長江文藝

1949—1959

短篇小說选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編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长江文艺

1949—1959

短篇小說选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9年·武汉



长江文艺
1949－1959
短篇小說选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編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3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耗 $\frac{1}{32}$・10$\frac{13}{15}$ 印張・24,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統一书号：10107・146
定 价：（7）0.95元

前　言

为了迎接偉大的国庆十周年，为了回顧和檢閱一下我們这个地区文学創作的发展和成績，并作为一点菲薄的祀物献給国庆十周年，我們編选了这本"短篇小說选"。

这个集子共有二十一篇作品，均选自分会机关刊物——"长江文艺"。題材范圍涉及到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建設、革命历史斗爭、兄弟民族和僑胞生活以及工农业大跃进等等方面。它們有的直接取材于重大的生活斗爭，有的只是截取了某些生活的片断，但却都从不同的生活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祖国人民十年来的斗爭和生活面貌，反映了我們祖国瞬息万变的神話般飞跃的現实。把这些出于不同作家的生活題材、思想內容、风格形式各异的短篇汇集起来，却可以成为一部丰富多彩的祖国人民生活的生动画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我国人民所經历的偉大斗爭，看到我国人民新的思想面貌的变化和成长，呼吸到我們英雄的时代的气息。作为我們十年来时代生活的紀录，我們感到把这些短篇汇輯起来是有意义的。

从这个集子中也可以看到十年来我們文学創作的发展。在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針和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指导下，我們的文学創作在为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現实生活服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如何在一天天发展，它的步伐如何在一天天更加坚实更加有力。在

編选过程中我們还感到，从“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說来看，后几年比之前几年，不仅数量有所增长，同时在反映生活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質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提高。有些作品正因为它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和艺术的形象力得到較好的結合，因而在群众中产生了比較深远的影响。

这里編选的作品，我們幷不認为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都已完美无缺了，但它們却大都是曾經广泛地受到讀者的欢迎。它們眞实地反映了时代生活风貌，它們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生动的艺术形象，鼓舞和感染了讀者群众。如“不能走那条路”、“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典型报告”、“胡琴的风波”等等，都是在群众中产生过較大影响的作品。

二十一篇小說，出自二十位作家之手。他們有的是有过多年写作經驗的老作家，但更多的則是建国以来甚至是近一二年来才开始提笔写作的工农作者和青年作者。他們是我們文学队伍中可貴的新生力量。正是因为十年来，許多工农和青年作者，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掌握了文学武器，迅速地进步和成长起来，才使我們的文学队伍不断地增加了新鮮的血液，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光輝的前景。我們要欢呼我們无产阶級的文学队伍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从这个选集的編选当中，使我們进一步深切地感到党的文艺方針的正确和偉大。如果沒有党的領导，沒有党的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針和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要想使我們的文学創作得到健康的发展和繁荣，是不可能的。能够編成这个集子，我們的文学創作能够取得一定成就，正是党的文艺方針在我們这个地区貫彻执行的結果，正是在坚持党的正确方針的同时，和各种不同的資产阶級的以及一切反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爭中取得

的。讓我們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級文学的大旗，讓我們更坚决更正确地为貫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針和政策，为爭取文学創作的更大丰收，鼓足干勁，坚持不懈地努力吧！

在这里还要附带說明的，就是十年来在“长江文艺”发表的短篇小說，并不是只有編选在这里的二十一篇才是最优秀的，只是由于篇幅所限，以及其他原因，如考虑到反映生活的方面等等，才这样編选的。特别是由于編者水平的限制，选之不当或有其他缺点，一定在所难免。我們誠摯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

一九五九年九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喜事重重

——翻身傜民結亲的故事

章　明

一

邓神保一肚子火，滿臉漲的通紅，对着农会主任盘老六嗷嗷叫：

"你說这是不是老封建？老太婆說要按老規矩办事，人是中意，錢不中意，就是我們傜人的規矩蹊蹺，我們傜人討一个老婆，民家人❶討五个也够了！"

盘老六起先是笑眯眯的看着这后生仔蹦来蹦去，一跳八丈高，后来他也不笑了，皺起眉头問他："水嬌对你講了咋話？"邓神保說："水嬌怕她娘，老太婆不答应，她就是哭肿了眼睛也冒办法。"盘老六說："你冒跟赵寡妇鬧起来吧？""鬧是冒鬧，不过后来我气死了。我說：好，你要老封建，我要新規矩，我們农会里解决！"盘老六忙問："她咋說？""她說：农会也要講理呀！女娃子是我的，又不是农会的，农会主任冒錢也不会嫁女吧？盘六叔，你說这事想个咋办法？"

这一下倒把盘老六考倒了，他是个本分人，开山种岭几十年，



❶ "民家人"是傜人对汉人的称呼。

沒吃过一天飽飯，可是他穷得硬梆，大小事要打个抱不平，曾經被狗腿子保长把他吊在地主李宝堂家的大梁上打过三回，可是也沒有把他打变样子。他虽是个傜民，今年开春却当选了全莽山的农会主任。論做事，公道是公道，办法却不多。不过他有两件好处，第一是嘴勤，有事就找农会諸干部商量；第二是腿勤，解决不了的就跑四十里路到笆篱区找区长，所以也就冒出过大岔子。今天听邓神保一吵，肚子里默一默神，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小問題，所以就照老規矩說："等我到农会商量一下吧，你不要急，早急三年患都生了嗎！"邓神保火气也消了些，抽了几袋烟，又罗嗦了两句就走了。

盘老六一想这事是不太好办，区长是說过婚姻要自由，不能父母包办，不許做买卖，可是討老婆要吃三天三夜的討亲肉，要谷子和光洋来过礼也是傜山祖傳的老規矩呀。

正想着呢，木板門呀的一声开了，他女儿盘銀花哼着山歌，一进門就把鐮刀丟在門角里，走出去把剛割的紅薯藤搬进屋，一搬一搬的搬了四抬箕，盘老六摸不清头脑就問："你怎么一挑挑了两担？"他女儿歪着头說："有人帮忙嘛！"盘老六問："哪个？"銀花停了一会，笑着說："赵三哥！"盘老六連忙站起来，"他怎么不进来坐坐？"說着就跑到門口，一看沒有人了，再望远处一看，看見赵三仔正往坡下走，他喊道："赵三仔，怎么不吃夜飯就走噠？"只見赵三仔回了回头，"不吃了，回去了。"哼了两声，却加紧脚步走了。

盘老六回到屋里，銀花正在切薯藤煮猪食，他問："三仔咋个不坐坐就走啦？"銀花說："我也不曉得，你去問人家吧！"話虽然說的很大声，可是她低着头，声音里就象有些怕羞似的。

盘老六一看这光景，就猜到六七分了，心里很是高兴，可是嘴里只哼了两声，忽然之間，他想起这事跟邓神保提的問題有关

系，一条妙計涌上心来。銀花不知道她爷子想什么心事，偷看了他一眼，等到他轉过头来，她又赶紧背过去用蘆秸往灶里引火苗了。

二

三十岁上就守了寡的赵寡妇，也是係山上有名的人物，她带着一个男娃子两个女娃子在係山上挨日子，六月天背着最小的女娃提着鉄罐上山挖甘草，冬天就刨蕨根磨粉吃，凭着一双手开了許多荒山荒土，种了包谷和紅薯。到这年秋天，居然还剩下几斗杂粮，她就去鬧子[1]上半賒半买捉了两只猪崽来喂，起早摸黑的挖猪菜，自己不吃省給猪吃，就靠这两个猪起本，缺油少盐的日子总算挨得过去。后来地主李宝堂看見她居然也活得起，就派狗腿子来收山租。她起初也吵了一頓，后来也沒有办法，只好按季交租子，連年飢荒，日子难挨，最小的女孩在六岁上餓死了。到底她也熬了十八个年头，把女儿都熬大了，赶到共产党来了，斗爭了李宝堂，减了租，农会又搞分耕（調剂佃权），分了三亩水田給她家佃耕。听說秋后又要实行土改，日子是要一天天好起来，她就越发往好里搞，精打細算，領着儿女发狠的做，一心想发家致富。

她的娘是招郎的，娘姓赵，爹姓李，只生她一个，所以她就頂了两姓，一时姓赵，一时又姓李，家里祖宗龕就有两个。她在十八岁那年招了郎，姓沈，家里的祖宗龕又增到三个。她本来养了六胎，头两个都沒有成人，第三个崽姓赵，叫赵三仔，第二个女就姓沈，叫沈水嬌，最小的满妹子叫赵毛女，才十四岁。照她的算盘，她还要走她家里的老路子，替水嬌招一个郎，不为别的，招

---

[1] "鬧子"就是乡下的市集。

进来就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苦撑两年，养几口猪，再把毛女嫁出去，收到的礼金加上养的猪，替三仔接一个老婆就不差什么了。

水嬌偏偏不照她的路走，一天天跟邓神保好起来。論起邓神保的人品，她倒有七分欢喜：作田象一条牛，两工抵人家三工。虽然脾气暴躁些，但是一見了水嬌就粗气也不出，順得跟一条猫一样。就是一宗，邓神保是一个独子，要招他进屋是不行的。赵寡妇就想：把水嬌嫁給他也好，收的礼金再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替三仔接一个老婆；等毛女大了，再給她招一个郎。可是她这个算盘又是打不通，邓神保也是个貧农，家里只有一个得了瘋瘫病的老娭毑，解放前又讓保长要壮丁款搞得精光，要把女儿嫁給他，那眞是老鼠尾巴上生疮，出膿也不多。恰巧这时西岭的唐老二的娘有意把儿子入贅到她家，她就另打主意，一心要把唐老二招到家里来。

照邓神保的意思，就想按新規矩来个自由結婚，聘礼最多是三五石谷子，也不吃討亲肉，私下也跟水嬌商量了两三次。这天他就以借篩籮为名，对赵寡妇露了些口风，誰知道赵寡妇就呱啦呱啦跟他吵起来。邓神保一气，也就頂了几句，这一来，女婿沒有做成，倒先跟丈母娘鬧翻了。赵寡妇看見他去找农会去了，心里又气又急，想来想去又埋怨起女儿来了，到底是女儿向外，大了就不由娘調算了。想着就走进屋想找水嬌罗嗦两句，不料一进屋就看見水嬌躲在灶門边哭了半天，眼睛紅肿得核桃一样。赵寡妇不覚又一陣心疼，想起这女娃子跟自己累死累活，熬过多少灾荒，連一身好衣服都沒穿过。想到这里，自己眼圈也有些紅了，不但駡女儿的意思早已打消，反而走过去伸手到灶里掏出一罐釅茶来，一声不响放在水嬌跟前，自己却怀着悶气爬上擱楼睡覚去了。

三

赵三仔今年二十二岁，虽然他跟娘从小吃苦受罪，但却生得清清秀秀，象一个女娃子。还小的时候，每次傜山上跳神，他总是領着一群男娃子跳在前面。右面的一伙女娃子，却总是盘老六的女儿銀花打头。有些后生欢喜开玩笑，就說他俩是天上一对地下一双，赵三仔一听就紅臉，銀花比他大方多了，撅起小嘴就把人家数落一頓。平常两小孩也最要好，三仔㯺紅薯地的时候，銀花就抽空来卷紅薯秧子，銀花一天要打三担肥草，累不过，三仔就飞快的动鐮刀替她割一担两担。

这些都是做小孩时的事了。等到两人都长大，却反而生疏起来，見面有些热辣辣的不好說話，銀花胆大些，老是她来找三仔。解放以后，赵寡妇家又耕了水田，經常要下山耘禾上肥，見面的时候就更少了，可是一見面就比往常更亲热，三仔虽然很累，却总要帮銀花做一点才快活。

这天他帮銀花挑紅薯藤回家，本来不打算叫盘老六知道，不料盘老六追出門来叫他，他慌忙应了两声就赶回来。家里灯也沒有点，叫了声姆娘，也沒有答应，他想一定都上夜学去了，就到床上摸了課本和笔，喝了一碗茶，就走到夜校去。

他剛走到桐子树林，就听到一男一女在細声談話，輕輕走过去仔細一看，原来正是他姐姐和邓神保。只听到邓神保說：“假若农会冒办法，你就等着我吧，拚着上大山破十年篾，也一定要把你娶到家。不过，那时怕我們都老了！”水嬌說：“不行，前天唐老二的娘来了两次，两个人嘰嘰咕咕談了半天，今天去送了点什么东西来，娘不肯把我看，我猜她是要……”邓神保就急了：“眞的？她要这样我就要到区上去告她！”水嬌說：“那你叫我咋样？她究竟

是我的生身娘呀!"邓神保說:"那你又叫我咋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停会又說:"好吧，大家死了心，只当是冒解放!你招你的郎，我打我的单身!"水嬌不說話，却細声哭起来。

赵三仔和姊姊最知心，心里有事不跟娘談倒先跟姊姊談，和邓神保也是从小一块玩大的伙伴，所以这时他就大声說:"莫哭罗，哭也当不得飯吃!想个办法吧!"把两人吓了一跳。水嬌听清了，就罵:"死伢子，装神扮鬼做咋个?"邓神保一把揪住他說:"你也不要笑我，你和我的病是一样!"三仔說:"我有咋个病?"神保說:"你不用瞞我，你和銀花好誰不知道?我劝你也趁早死了心吧，你屋里虽然比我好些，怕也拿不出那个数目吧。招郎，你娘不肯，等到你掙够了錢，盘老六早叫她嫁人啦!"这几句話正說在赵三仔的心坎上，呆了半天說不出話来。这时他姐姐就打趣他說:"莫哭，哭也当不得飯吃，想个办法吧!"

三个人左想右想，决定明天上笆篱区去問区长，到底婚姻由自家作主还是由父母作主，沒有錢怎么办。他們認为盘老六虽然答允想办法，但是农会究竟不如区政府能办事，并且慢的多，可是他們心里急呀!

四

第二天天一亮，盘老六就到副主任楊保書家去，恰巧民兵队长和运輸部长也去，盘老六把他的計划一宣布，他們都一迭声贊成。楊保書說:"这样好是好，就是你吃亏些。"盘老六說:"吃亏冒关系，带个头嘛，那个叫我是农会主任呢。咳，仔細想也就冒吃亏了，养女是养女嘛，又不是养猪指望它出膘!"楊保書說:"你这一比比的好，旧脑筋就是这样，养个猪想杀出一笔利錢来，养个女也想嫁出一堆光洋来!"說的大家都笑了。盘老六說:"这样吧，

今天正当笆篱的鬧子，我們到区上去問一問，更靠得住些，順便也赶了鬧子，卖点山貨。”楊保書說：“对！”盘老六回到家收拾了半担包米和一籃子鷄蛋，就同老揚到了区上。

張区长听他們一說，就拍大腿叫好，又說：“你們尽力去做，搞不通汇报上来，婚姻法上对于少数民族是有补充規定的。”楊保書搶着說：“我看这事搞得通，傜山上对婚姻法有很大的反映呢，現在有盘六叔来带头，事情就冒問題了！”張区长說：“对，你們看着办吧，要注意帶动他們，千万不要强迫，有困难就来找我，我們抽調干部下去。”

他們去鬧子上卖了山貨，各人买了几斤盐；盘老六带了一本新女儿經給銀花，替細崽买了一块石板，就赶回家去。走到半路，劈头碰到邓神保和赵三仔两个。赵三仔先自紅了臉，盘老六一看他們沒有挑担子，不象赶鬧子的样子，就問他們做什么。邓神保瞞不住，只好說了老实話，两个干部一听哈哈大笑，叫道：“你們不用着急，我来告訴你！”就把盘老六的計划和張区长的話一五一十給他們学說一遍。赵三仔又害羞又高兴，邓神保一肚子火气都化完了，两个后生就搶着把担子挑在自己肩上，四人一道赶回家去。

楊保書回到家里放下籮筐就到赵寡妇家去，赵寡妇正着急农会要跟她过不去，但是一看楊保書不象来鬧麻煩的样子，倒帮她簸了半天黄豆种，又問她山牛吃了禾沒有，有就报告农会派民兵来打，慢慢的談亲热了，楊保書才提起邓神保的事来，問她：“你老人家生了气吧？”赵寡妇說：“这細伢子眞是不知高低，他到农会說了咋个？”楊保書說：“冒說咋个，你放心，你也不要怪他，說老实話，傜山上討亲也太难了哇！”“太难了又不是我兴出来的規矩，这是祖傳的老乡俗呀！”“老乡俗是老乡俗，可是現在政府不許父

母包办婚姻，不許討亲做买卖，你說討一头亲要吃掉三四口大猪，还要谷子光洋，这不是又浪費又——”“浪費也冒办法呀，人家咋搞我咋搞，我討新妇要花錢不？人家有女白給我三仔，我也不要錢嫁女！”楊保書巴不得她說这一声，忙問：“当眞？不过礼，不吃肉？”“哪个跟你說笑話罗！”楊保書故意逗她一句：“过礼吃肉是老乡俗呀！”赵寡妇忙說：“跟你說眞的，咋个老乡俗！舞神召鬼大吃大喝我不喜欢，咋样省錢咋样好，彩礼免了，彼此省事，不吃討亲肉，还省了几口大肥猪！”

楊保書一看差不多了，就說：“你家三仔不小了，該討一头亲了吧？你看銀花怎样？”赵寡妇早就看中了銀花和自己一样粗手大脚，能說会做，她还不知道三仔和她的交情呢，她忙問：“你說盘老六肯么？”楊保書說：“哎呀，这却靠不住，不过礼不吃肉就嫁女，就怕他沒有你老人家脑筋这么开通！”赵寡妇急了，忙說：“那你去給他打通打通呀，他还是农会主任呢！”楊保書搖搖头：“难！就是盘六叔答允了，銀花不肯也不行，如今婚姻要自愿，不能包办！”赵寡妇冷了半截，半天才說：“这样說是冒办法罗？銀花現在跟哪个好？”楊保書說：“跟哪个好我也不曉得，总有个人吧，”話沒有說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赵寡妇一看笑里有假，忙道：“你这后生仔蛮不老实，有什么鬼快說吧！”楊保書笑了一陣說：“都告訴你吧，你三仔跟銀花早有交情了，你还在鼓里呢，盘六叔的脑筋也不要我去打通，不是說婚姻不能包办么，他肯不肯都不相干！”几句話把个赵寡妇說的笑得合不攏嘴来，罵道：“吃了冒事做，把我逗了半天！这就不要耽擱了，麻煩你去跑一趟吧。”楊保書說：“不忙，我这僧跟神保做媒来了呢！”赵寡妇說：“这样說我也不敢再計較彩礼了，不瞞你說，为这事我跟水嬌还鬧得不热和呢，可是我跟唐二的娘咋說呢？”楊保書說：“你老人家也眞是，你跟她

談定了沒有?""还冒談定,"楊保書說:"那冒关系,就是談定了还有办法呢,我們农会会找他們娘俩談。好吧,我这就到盘六叔家去,看看我这个媒人怎么样!"赵寡妇跟着送他出了門,扯着他的衣袖說:"要是你把这媒做成了器,我要杀一只老母鷄謝謝你这个媒人!"

五

从七月半起,傜山上就傳着秋收以后赵家、盘家、邓家都有喜事,照新規矩自由結婚,不要彩禮,不吃討亲肉。到扮禾时节,就傳得更凶了,后生們見了那两对人就說俏皮話,做父母的就找盘老六和赵寡妇問清底細。

这一傳不要紧,却惊动了傜山上两个人,一个是七十一岁的唐三跰子,一个是养了四个女娃子沒有男娃的李家娭毑。唐三跰子是傜山上独一无二認得字的老人,左脚拐了,他的輩分最高,务农为业,也兼做巫师,傜山上那家有个婚丧喜庆,跳神祭祖,总要請他做做法事,并且讓他坐在上席喝酒。这天他听到这消息大吃一惊,就气冲冲的去找盘老六,摆起大輩架子,当时就吵开了。盘老六对他講了一大套,可是他还是直着喉嚨喊:"那不行,你們农会样样都好,这一桩却是瞎鬧!"盘老六說:"依你老人家說要咋办呢?"唐三跰子說:"有例不可廢,无例不可兴,傜山从盘王以来就是这样結亲的,你要兴新規矩,你比祖宗还要'蹦'?"正吵得凶,李家娭毑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来了,她的理由又是一套,她家里只有四个女娃子,要是招不到郎,都不要錢就嫁出去,家里就一个劳动力也沒有了。

这时盘家門口挤了一大堆人,男女老少都有,讓唐三跰子鬧得不耐煩了,交头接耳指着他說坏話。盘老六說:"我說这也不是

我們几个人的事，現在大家都在这里，我們去灵官庙开个傜民大会討論討論，来一个合族公議，怎么样?”大家說:“好!”盘老六問唐三趼子怎么样，他本来想吵一通，就把亲事鬧垮，那里想开会討論，这时沒有办法，也只好一捋胡子說:“走!”

小小的灵官庙一下子就挤得水泄不通，一开会大家就喊:“讓唐三太公先說吧!”原来傜山上当他面就叫唐三太公，背地就叫唐三趼子。这时他顫顫巍巍的站起来:“我活到七十一岁了，吃的盐多过你們吃的米，过的桥多过你們走的路，从来冒听到有这样的事，老規矩是千万动不得的，得罪了盘王，傜山上的风水就破敗了!”他刚住口，就有一个小伙子說:“我来說，他說的句句是老封建，我不贊成!”唐三趼子一看正是自己的侄孙子唐老高，就瞪一瞪眼喝道:“去，哪个要你在这里呱啦呱啦!”大家嗡嗡地不平起来，唐老高說:“大家的事我也說得話，孙子有理服得太公!”接着就有許多人发表了反对唐三趼子的意見。唐三趼子一見势头不对，就轉了口风:“丢开老規矩不說，討亲不吃一吃鬧一鬧，两口子过不順的!”“过不順又不要你管!”“反对吃喝浪費!”这时妇女們就咬耳朵輕声地說:“口吃别人心不疼，你討亲肉还冒吃够呀!”唐三趼子一張嘴說不过众人，虽說也有几个老年人附和他一两句，到底是人少势孤，理由又說不过去，气得唐三趼子哑口无言，就故意装着听不見，发狠的抽旱烟。

大家对李家娭毑的問題倒討論了好久，因为这是一个实际問題，跟她一样的人家也很有几户，大家七嘴八舌一陣，办法就都想出来了，討亲肉还是不吃了，彩礼还是免了，丈人和女婿自愿互相送礼的听便；象李家娭毑这样嫁了女就沒有劳动力的，女婿就替丈人家帮帮工，或者住到丈人家去。李家娭毑一看这办法还差不多，吃亏也不大，也就点头說:“这样办我冒意見!”一場风波，

就这样結束了。

六

毛主席带来了好收成，傜山上今年家家丰收，扮完了禾，又把豆子和肥草种了下去，田里的事就少了，他們三家就都預备办喜事。如果是往年，那就要把他們忙死了，要杀猪，要盖蘆席棚把客人住，要攪酒磨豆腐，可是这些現在都不用了。这两桩喜事不但是傜山上的大事，也是全莽山乡的大事，农会一討論，就决定要在大学堂里行礼，請区长来証婚，而且决定不拜天地，只向毛主席行最敬礼，一不吃酒，二不送礼，却叫他們三家預备些花生和米花糖，送給老年人和小孩子吃。

照赵寡妇的意思，結婚是新式自由結婚，拣日子可还是要翻翻皇历，挑个黄道吉日，省得犯了冲煞什么的。盘老六說:“算了吧，这些鬼把戏如今冒人作兴了，那天搞好了就动手，以后事还多呢!”

好日子到了，虽然沒有討亲肉吃，人却到得特别多，外村的人也有赶二十几里来参加的，他們是来学习經驗，学会了好到自己村里也改革一下老风俗。張区长在中飯时分赶到了，大家劲头就更足，行礼是一对一对的来，先是三仔和銀花，后是神保和水嬌。新郎都穿着新的衫褲，戴着大紅花，新娘穿着傜家的新綉花大衫，系着闊腰带，头上包着綉花汗帕。喇叭和鑼鼓吹吹打打，比唱大戏还热鬧，唱讚礼的就是农会副主任楊保書，当三仔和銀花对毛主席三鞠躬过后，他就唱:“新郎新娘对面一鞠躬!”这一下本是他临时新添的，赵三仔心一慌，就不知道怎么办，銀花倒正正經經对他鞠了一躬，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时就有許多会唱山歌的后生子和姑娘編了許多新山歌唱起

来，其中一首頂出色的就是：

“又出日头又落雨，
又娶新娘子又嫁女，
不要彩礼不吃肉，
傜山上作兴新规矩！”

（选自“长江文艺”三卷四期）

战　友

于黑丁

一

多少年沒有看見家乡的皎洁美丽的月夜了。今晚，在我們走过的东北原野充滿了一片銀色的耀眼的光芒。它照耀我們前进，这对我們簡直是一种幸福的感覚。現在，我們在离鴨綠江边不远的一个小小的县城宿营了。我已經走进离别了十七年的家。准备和我們一起回朝鮮的几个朝鮮同志，笑着，把我包圍起来了。

“快啦，再有几天光景，我們就回到自己的祖国啦。”

“你們盼望多年，今天可有机会回到自己祖国去工作了。”我笑着說。

家里人和邻居們都走上前来了。有的人給我們送烟端茶，有的人給我們拿手巾端洗臉水，还有些上了岁数的大爷、奶奶、伯伯、大娘，把家乡出产的苹果、梨、花生，兜来一包袱一包袱，你几个他几捧的就把我們的衣袋給塞得滿滿当当的了。

“吃吧，吃吧，自己树上的。”

“今年咱这花生收成可不錯呢。”

輕松愉快，大家說說笑笑，显得那样亲热。每一个人的慈祥的眼光都在注視着我們。我又清清楚楚的听見，有些人在憤慨的异口同声說:

“东北从日本人跟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头解放出来，咱們才有現在的好光景。誰也不能再讓美国强盗来侵略咱們！去吧，帮助朝鮮把那些强盗們干干净净的都消灭掉！”

这是家乡人們的忠誠的声音，是每一个做父母的对他儿子发出激励的希望的声音。保卫胜利和自由，我們是去战斗啊！

我們怎么也不能安眠了。我和几个朝鮮同志站在院子里，一点也不感覚到疲倦。家乡的夜是温暖的，月光照着我們。我仔細看了看四周，西墙边那两棵桃树，比以前长得又粗又高了，叶子已經雕落，好象有多年沒有开花結果。在桃树底下井边放着的一个长方形的洗衣服的石槽，不知什么时候搬到北屋的窗戶外头。东墙边那棵石榴树早已枯死了，树干已經被人砍掉，只有树根还深深的埋在地下。

走近大門口，我指着靠街那五間南屋，对几个朝鮮同志說：

“同志，我告訴你們，以前在这儿住着一家朝鮮人。”

“怎么，朝鮮人？”

“是呵。他們是我們的好邻居，也是我們很好的朋友。他們在这儿开了一个小医院，救过我們流血的中国兄弟。”

几个朝鮮同志被我的話吸引了，他們安静的听我講下去。

“我在这儿認識了一个朝鮮女同志，她为了我們，一直在过着战斗生活。这一家，父亲和儿子都是很勇敢，很坚定的。明天我們走三十里路，經过一个小鎮叫朝鮮堡，从前，我跟这些朝鮮朋友們在那儿一起住过。”

“你知道現在他們到什么地方去啦？”一个朝鮮同志关切的問。

“听說东北解放以后，这个医院的老主人跟他儿子一起回国了。”

“那么，那个女同志呢？”

“你問她嗎？她的一切，我可以詳細的講給你們听。”

第二天一早我們出发了。当朝鮮堡出現在我面前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激憤了。这哪是朝鮮堡啊？那个山青水秀的小鎮，現在完全变了样。美国侵略者給这小鎮的人們带来了灾难。房屋沒有一間好的了，倒坍的倒坍，燒毁的燒毁，碎瓦、破磚、木块，东一堆，西一片。我再也找不到我們过去住过的地方了。那一条住滿了朝鮮居民的热鬧的小街，現在已經变成一片荒凉的瓦礫了。在每一个破坏的地方，在那些炸裂的大深坑里，有美国的炸彈片，有中国人和朝鮮人流的血。

我們不許侵略者玷汚我們的土地。在憤怒的火焰中，人們已經生长着复仇的决心。不論在什么地方，人們都是用战斗回答敌人，誰也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在这儿，我們亲眼見到中国人的血，跟朝鮮人的血是分不开啊！”一个朝鮮同志情緒激昂的說。

另一个朝鮮同志說：

“我們的战斗，也永远分不开啊！”

我說：

“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明天，我們还要站在一起的。我們是永远的战友。”

我看見了十七年沒有見面的家乡县城，我看見了和我共过患难的朝鮮堡。于是，我想起了我們的朝鮮朋友，想起了过去的战斗，想起了更多更多的事情。

“同志，你們听吧，我对你們講講。”

这样，我对几个朝鮮同志就开始了这个故事的叙述。

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

讓我先說一句，沒有战斗永远沒有深厚的友誼。这話你們相

信吧？我和几个朝鮮朋友的相識，就是从这个意义开始的。

家乡的县城变成牢獄了，我們生活在日本人的統治下。

冬天很快的过去。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們的友誼更深了。一天晚上，不远的几家大門又啪啪的响起来了。因为，我們是住在城外的一条大街上，这种情况是經常发生的。我从玻璃窗上望見，南屋医院的灯光忽然閃灭了，听見随着輕輕的开門声，院子里有人在走动。那个朝鮮老医生站到我窗前，带着父亲一般的关切的口气，小声沉着的說：

“喂，于明，听見了嗎？”

“听見啦。不知又在敲誰的大門。”我說。

我全家的人都惊动起来了。我輕輕的开开了屋門。金淑紅和朴毅走进来了。我放下窗外那一扇“雨搭”，点上了灯。

朴毅說：

“日本宪兵队又从城里出动啦！”

金淑紅异常鎮靜的站在我面前。很显然她还沒有睡，黑色的头发，依然光滑发亮。她穿着一件洁白的朝鮮上衣，一条天藍色的衣带，松松的象彩花似的系在胸前。她的黑色的寬大的裙子遮在身上，更显着她身段結实，健美。

“于明，把你的稿子和書收起来吧，我給你保存着。”她說着，两只黑黑閃亮的眼睛微微的笑了。

我收拾好了东西交給她，对她深深的表示了衷心的謝意。

朴毅对我說：

“把那些宣傳品也交給金淑紅放起来。”

我們把应該掩藏的东西都掩藏起来了。这时，站在院子里的老医生从外边走进来，松了一口气，說：

“街上已經沒有什么动靜啦。”

“大概已經搜查过了。”我說。“敌人是不是会注意我們呢？”

老医生迟疑了一会儿，說：

“那也很难說。反正我們想一切办法来掩护好。”

金淑紅轉身走到院子，向四下听了听，很快的溜回屋，她小声說：

“我們要特別留心自己的行动，不要讓敌人对我們发生怀疑。”

老医生对我說：

“他們对医生大概还不会怀疑，我很担心你的行动，一不小心就会暴露。”

我說：

“是应該注意的。不过敌人已經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我父亲为了我，也做了許多必要的工作。到現在我还沒有发現敌人对我有什么怀疑。”

老医生摘下眼鏡，用手巾擦了擦眼。他看了看，对朴毅說：

“已經九点啦，你今晚是不是一定要回去？”

还沒等朴毅回答，金淑紅走到他跟前，严肃的說：

“你不是說那边有人来接你嗎？不回去，他們会以为你发生了什么問題。”

朴毅看了看父亲，問：

“要带的藥品你准备好啦？”

“好啦。”老医生高兴的說着，走回南屋。

我們把朴毅送到后門。忽然，金淑紅站下了，听了听外面沒有动静，伸出手去便扶着朴毅的肩膀，嘴唇凑近他耳边，用中国話說：

“哎，我問你，你带了枪嗎？”

朴毅点点头。当他刚要去开門，金淑紅又扯住他的胳膊了：

“你等一会。”

她的身影在黑暗里一閃，便走回屋去。她很快拿出一件皮大衣，递到朴毅手里，小声說：

“你瞧，天阴成这个样子，說不定要下雨。穿上吧，在路上别受凉。”

朴毅是今天上午从朝鮮堡回来的。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在那里和一个朝鮮农民开了一个小杂貨店。这是游击队联系的地方。朴毅在那一带担任朝鮮农民的組織工作，因此他常常到城里和我們見面。每次回去，他总要給游击队带回去些藥品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今年二十六岁了，到中国来已經有八年。八年前他是一个工人。父亲学过几年外科，在家就开了一个小的診疗所。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員，因为参加政治活动，遭受了日本人的杀害。从此，他和父亲偷偷的逃出了朝鮮。他們对祖国，对祖国的人民，对战斗着的中国，內心充滿着无限的热爱。不知多少美妙的梦想在他們心里生长，这些梦想总有一天是会实現的。时代的光明的远景在召唤着他們，召唤着他們的劳动和生活更加愉快。今晚朴毅一走，老医生象每天一样，并不感覚到孤独。他和我們談着，笑着，就走回屋去安安静静的躺下了。

金淑紅說：

“休息吧，你明天还有工作。”

“再見。”我說。

她走出屋去，点了点头，把門給我带上了。

她回到自己屋去。我淸淸楚楚的听見，她在黑暗中，用着很低很低，但又輕松又快活的音調哼了一个歌。好象这歌声一直沒有停，好象她带着这歌声走进了睡眠。

二

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看窗外那一扇“雨搭”不知什么时候叫誰給打开了。窗戶照滿了阳光。忽然，我又听見金淑紅低低的歌声。她和我母亲总是每天搭伴一早去买菜，現在可能已經回来了。我从玻璃窗望去，她正在那一边打扫院子，一边在逗我小妹妹玩。春天的早晨是清新而柔和的，西墙边那两棵正在开放的桃花，带着艳丽的色彩，綴滿了湿潤潤的枝叶。雀在桃树上叫。她笑着，哼着歌。她和我小妹妹不住的用扫帚在吓唬麻雀。她笑，她唱歌，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为生活的真实和美丽。

“淑紅，雨搭是你打开的吧？”我爬起来問她。

金淑紅点着头說：

“太阳已經老高啦。”

院子打扫得亮光光的。剛才她不小心用扫帚弄落的桃花，一瓣一瓣落在井边，一瓣一瓣落在她黑色的头发上、洁白的衣服上。她放下扫帚，从井里打上一桶水，把石槽洗得干干净净的。

“你这样勤劳，把环境也改变啦。”我說。

她懂得我的意思。生活就是这么崇高。人們劳动，不是苦恼，是快乐，是生活理想的創造。她笑着看了看我，用手巾擦了一下微微发紅的臉，走回屋去。

我为了要完成一个工作任务，必須到十五里以外的村子去。于是，我带着一包东西从后門走出去了。

时間在前进。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考驗。自己在痛苦中，同时也要看到别人的痛苦。希望，使人們的友爱也就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了。下午，我回来了。当金淑紅听到我熟悉的敲門声，于是她就在后門里头小声說：

“于明!”

“是我,开开門吧。”我說。

門开了,她高兴的带着我小妹妹站在門口。她两只湿湿的手在用衣襟擦着。

“呵,你回来这样快。”她象受了感动似的說。

她关好后門,沒有再到井边去洗衣服,就跑向南屋窗前,手指在玻璃上敲动。

“舅舅,快出来。”

老医生慌忙的从屋里走出来了。他热烈的握紧了我的手,象一个青年人带着健康的感情兴奋的笑着。

“宣傳品都交給他們了,我和三道崗的一个同志也見了面。”我小声說。“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那边中国和朝鮮的农民都組織起来啦,声势浩大,他們参加了游击队,跟敌人已經干了两仗,消灭了四十几个敌人,还炸毀了四輛汽車!”

“眞是好消息!”老医生天眞的笑着,象要把金淑紅抱起来,就亲热的用两只手紧紧的抓住了她的胳膊。

“但是,战斗也給我們带来了不幸!”

金淑紅看了看我,惊訝的問:

“怎么,发生了什么問題?”

我很快的說:

“是一件平常的事。曾經到我們这里来过的那个朝鮮农民老李,昨天牺牲了!”

老医生低下头,一边思索,一边說:

“这是早就該料想到的。的确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斗爭就是这样啊,也許我們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同志去牺牲!难道我們会因为这个就害怕嗎?”

金淑紅靠在舅舅的身旁，她臉色显着非常鎮靜的样子，說：

“誰也不会想到害怕！父亲犧牲以前，就这样亲自告訴过我：‘淑紅，勇敢点吧，不要怕啊，去参加中国的战斗吧！讓我們跟中国的兄弟們一起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吧！’”

这是每一个朝鮮人的战斗意志。那些死掉的同志們的鮮血，流在中国的土地上，将更深的凝結了我們的战斗友誼。忽然，我看見金淑紅的眼睛有些湿潤了。一个人在快乐的时候，不是会笑嗎？但是在快乐的时候也是会哭的。我从来沒有看見金淑紅难受过，她性格那样开朗，臉上总是浮着笑影，嘴里总是哼着歌声。

老医生把金淑紅往身边拉了一把，給她擦干了眼泪。

“舅舅，我父亲跟母亲要是沒死，听說我們組織了这样多游击队，不知他們要多么高兴啊。”金淑紅又笑了。“我想，我們朝鮮人都会起来的。敌人杀了我父亲，杀了我母亲，杀了我們的同志，可是他們不能把朝鮮人全部杀光。我們总有一天会回到家乡。你还記得家乡吧？村南边有条清水小河，河边有一片树林，我小的时候常到山上去采茶花和什么好看的花……”

老医生象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他用和藹的口气，对金淑紅笑着补充說：

“你还忘啦，你們院子有三棵苹果树，你母亲常說，你小的时候总喜欢爬到树上摘苹果吃。”

談到了祖国，他們自然要想起了家乡的一些細小的事情。正象我們談到金淑紅，不能不想起她父母的遭遇。

半年以前，一天晚上，老医生和他儿子带着一个朝鮮姑娘走进我的房屋。經过他們的介紹，我認識了她，知道她是老医生的亲戚。这个姑娘就是金淑紅。

朴毅說：“她是剛从沈阳逃出来的，父亲跟母亲給敌人杀害了。

父亲在工厂做工，是个共产党員。母亲因为父亲組織罢工受到牵連，也牺牲了。”

“你怎么逃出来了的?”我用惊喜的眼光看着金淑紅。

“我在另一个工厂做工，朋友們告訴我消息，把我掩护起来，才得到机会逃出来。”

老医生站在金淑紅身旁，用手撫摸着她的头发，滿面笑容的說：

“‘九一八’以前見了一次面，才几年光景，长高啦。你今年是二十一岁吧？你比朴毅小五岁呢。”

“舅舅，你的記性眞好啊。”金淑紅象小孩一般，她瞪着两只大眼睛，热情的笑着，感到了亲切和温暖。

“我記得，你父亲带你离开朝鮮那一年，你才八岁呢。你父亲做了一輩子工人，是一个有骨气的朝鮮人。他带你們到过苏联边境，到过哈尔濱，到过吉林、沈阳。”

“我什么都記得。因为父亲老流动，我讀書也沒讀好，光小学就换了三个地方。中学是在吉林、沈阳讀的。”

由于我們住在一个院子，金淑紅就天天到我家来玩；有时她帮助我母亲做点活，有时她教我小妹妹唱歌。我虽然在初中毕业后，曾跟我叔父到过朝鮮，在菜园当过三年伙計，但是我的朝鮮話說得并不怎么好，这样，金淑紅常常教我和小妹妹学朝鮮話。我們不只是成为邻居，而且很快就发生工作的关系了。从此，金淑紅就留給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她的坚强的生命带着青春的毅力和热情，坚持着追求眞理的胜利信念。

有一天，朴毅从朝鮮堡又回到县城。当一个小小会議剛結束，我們紧張的工作就开始了。金淑紅坐在桃树底下一边洗衣服，一边在听后門的动静。老医生怕有人走院子大門，他便把大

門从里面关上了。他开着医院的小門，坐在柜台前机警的向外头了望着。很快我們油印的东西就完成了，我們把它藏起来，洗了洗手，使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金淑紅把洗好了的衣服，晒到繩子上。她走到窗前，从玻璃上看了看我們，跑进屋里来了。她停了一会儿，走回自己的屋去把一支手枪拿来，对朴毅說：

“帮我擦一擦吧！”

我問她：

“是你的枪嗎？”

她摇摇头，回答：

“不是，是我父亲的。我为了紀念他，一直把它保存到現在。”

金淑紅把擦好的手枪拿到手里，熟練的撥开了，压上了子彈，带着愉快的心情又把它放到怀里。

晚上，我熄灭了灯，早早的就躺下了。月光照亮了寂靜的院子，照亮了窗戶，照亮了我的房屋。一陣陣带有寒意的春风，从窗外傳来了輕微的脚步声，低低的凄凉而沉痛的歌声：

> 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那留恋的祖国。
> 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蒼茫和辽闊！
>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故乡的山河？
> 静静的夜，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 …………

这样的歌声，我第一次听見，它深深的感动了我，使我不能够再安静的躺着。我靠近窗戶坐着。我看見院子里的月光显得更亮了，只有桃树底下，給静謐的夜涂上了一层深灰的暗影。金淑

紅和朴毅在院子里散步，慢慢走到桃树底下。他們用朝鮮話在談着什么。他們的手撫着开滿了花的树枝。他們坐在井边的石槽上，朴毅用手撫摸着她的头发。春风吹动着他們的衣服。她扯了扯朴毅的大衣，給他扣上了衣扣。朴毅握住了她的手，她天眞的笑着，充滿着天眞的幸福。

“明天回去嗎？”金淑紅热情的面对着朴毅。

“回去。”

“为什么不能多住一两天呢？”

朴毅把金淑紅的手放到嘴边上亲了亲，說：

“我不是經常的回来嗎！”

金淑紅笑了笑低下了头。

“我跟你到乡下去生活好吧？”她問。

“那当然很好。”朴毅說。

“我希望你向舅舅提出来吧。”

“为什么一定要我提呢？难道你就沒有勇气嗎？父亲已經知道我們的事情了，我想，只要我們提出来，他是不会反对的。”

“我也这样想。”

金淑紅好象故意的試探他：

“你眞愿意我到乡下去嗎？”

“你自己应該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們把朴毅送走。当我回到房屋正在写东西，金淑紅手里拿着一本高尔基的“母亲”走进来了。

“打扰你一下，”她靠在我桌前不好意思的說。“告訴我啊，你的小說什么时候写好？讓我第一个先看。高尔基的書我看完了，再把法捷耶夫的小說借給我看看。”

我站起来从地窖的一个箱子里把書拿出来递給她。我問：

"昨天你在院子里唱的什么歌?"

"家乡的民歌。"

"它很感动人，我觉得它带給我們一种力量。你还会唱什么歌?"

"还会唱几个。不过，我最喜欢父亲教給我的一个俄罗斯民歌：'工人歌'。父亲每次唱它，总要流泪，我不敢看他唱。"

"我認識的朝鮮朋友，他們都喜欢唱歌。"

金淑紅語声那么爽朗的說:

"人們的生活永远离不开歌声。它不但使我們勇往直前，也使我們永远創造自己的幸福。"

三

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它給我們生活的天地增添了一片絢丽的光彩。

"你瞧，紅得象火。"

"不，象紅旗的顏色。"

我們常常在石榴树底下散步。蜜蜂歌唱它，会唱歌的人也歌唱它。

我們天天看石榴花，我們天天想到了战斗。

天下着蒙蒙的細雨，夜已經深了。从后門用繩子拴着通往老医生房屋的鈴鐺，警号似的暗暗的又响了。金淑紅站到我窗外，压低了嗓音这样叫:

"于明，起来吧，朴毅回来了。"

老医生匆匆忙忙的走到后門，靜靜的站在那儿側着耳朵往外听。誰也沒有再顧得說什么。金淑紅一个人走到前边，她白色的身影紧貼着后門，安靜的停了一会，低声的問:

“朴毅？”

但是，門外幷沒有回答，只听見好象有人被誰用手扼住了喉嚨似的，发出了几声粗啞的喘音。我們更加鎮靜了。夜色漸漸明朗起来。金淑紅回过头来，向我摆摆手，她从怀里掏出手枪来了，又把身子貼近了后門，小声問：

“誰呀？”

沒有回答。

“你是誰呀？我們家里的人都睡下了，你有什么事？”金淑紅又問。

“开門吧，是我呀。”

“朴毅！”

“是呀！……”

我們完全听清楚是朴毅的声音了。

当后門剛剛打开，我們看見朴毅背着一个人，由于过分紧張，他的身子已經仆倒在門口。

“快点，关上門！”朴毅喘息着，喜悅的說。

金淑紅关好了門，轉身靠近朴毅的身边。

“把同志背到屋，他受伤了……”朴毅握着金淑紅的手說。

金淑紅扶起朴毅，她又跪到地上，两只胳膊紧紧的抱着受伤的同志。

我們进了屋，点着灯，擋严了窗戶。我們把受伤的同志被血和雨水沾湿了的脏衣服脫下来，給他换上了干淨衣服。金淑紅端来一臉盆温水，用湿手巾給他擦掉了手上和臉上的血。我們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了。他昏昏沉沉的躺在手术台上。

“听外边动靜！”老医生說。

朴毅說：

“我到院子，你們听前門!”

大家真不放心，恐怕被日本人发觉进来搜查。

老医生檢查他的伤口，血流得太多了，已經失去了知覚。

朴毅在院子站了一会，就回来瞧瞧。老医生工作一会儿，就又不住的聚精会神的用耳朵静听街上有沒有声音。

“舅舅，怎么样?”金淑紅担心的問。

老医生严肃的回答:

“再听听他的心脏!”

朴毅凝神的站在父亲身旁。他帽子上的水，不住的往臉上流。金淑紅看了看他，問:

“这位同志什么时候受的伤?”

“中午。我們白天不敢走，晚上用担架抬到城东，又怕叫敌人发現，我就把他背回来了。”

“瞧，你臉上的水都吸到嘴里去了。”金淑紅把他淋湿的便帽摘下来，用手巾給他擦了擦臉，又把帽子扭干。“衣服都湿透了，滿身是血泥，快脫下来換換吧。”

我們圍着受伤的同志，屋里很静，静得好象連我們自己心的跳动都可以听見。

我用很小的声音問朴毅:

“今天中午和敌人有过战斗?”

“上午敌人发現了我們，企图向我們包圍，我們游击队迅速的分散。我們消灭了十几个敌人。这位同志正往外冲的时候，他一見有两个朝鮮队員眼看要被敌人包圍起来，他去救他們，自己也就受了伤，一直把战斗坚持下来。”

“啊，这样一个中国同志，为了救两个朝鮮人他受了伤，……”金淑紅很受感动的説。

老医生听完了他心脏的跳动，站起来說：

“他受伤的时間太久了，血流得又过多，但是我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金淑紅站到受伤同志的跟前，她很难过，这是她第一次亲眼看見自己受伤的同志躺在面前。她給他盖上了被子，但她又怕被子会压了他的胸脯不能很好的呼吸。她的手在他額上撫摸着，好象要讓他立刻恢复了平靜。

“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她問舅舅。

“給他輸血。”

我們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血抽出来，輸到他的血管里。金淑紅搶着說：

“舅舅，抽我的吧。”

“不，我来。”我說。

金淑紅笑着对我說：

“你身体那么弱，常常发燒，怎么能抽血呢？”

“讓父亲先驗我的血型。”朴毅說。

金淑紅制止着說：

“舅舅，他不行，看他疲劳的那个样子，一进門就仆倒地上。”

老医生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說：

“好好，先驗你的。”

“我的身体比你們都好。舅舅不是說过嗎，我小的时候还喜欢爬树呢……”她象小孩子一般的說。

当老医生把她的血抽出正在化驗，她臉上的表情非常紧張，好象連气也不敢喘，站在舅舅身边。她的眼睛充滿着希望的光，看着舅舅手里头的玻璃管，看着显微鏡，又看着舅舅变化的臉色。

“舅舅，行吧？”她歪着臉問。

老医生回答說：

"你的血可以用。"

一个人再沒有比期待着要完成一件事情，会得到更大的安慰了。她两只手不知要往哪放，她感到亲切、激动和鼓舞。

她看着从自己身上抽出来的血，很快的輸进受伤同志的血管里了。受伤的同志躺在那儿，經过一个很长的时間，他才睜开了眼睛，臉色也显着輕松些了。

我們一直站在他身旁看着他。

"舅舅，你看，他清醒些啦。"金淑紅欢喜得跳起来了。

老医生說：

"是的，他慢慢会好的。"

受伤同志的眼睛微微一閃动，又疲倦的閉上了。

金淑紅把手放到他的額上，她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輕声的叫：

"同志，你好些吧？"

他点点头，說：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們自己医院里。"金淑紅微笑着对他說。

"怎么？我們自己医院？"

"是啊。"她用手指着朴毅說："受了伤，他把你背回来了。这个医院，是我們自己人开的，你放心好好养伤吧。"

"这是不是在县城？"

"是啊。沒有关系，我們不会讓敌人发覺。"

为了他的安全，我們在商量，看看怎么样安置他才比較妥当。金淑紅說：

"把我的小房間騰給他住吧。"

我說：

“如果被敌人发觉了怎么办呢?”

朴毅說:

“这的确是个問題。”

老医生有点着急，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也想不出好办法。

我說:

“把他安置到我家里頂棚上吧。‘九一八’事变后，我們为了掩藏东西，弄了个伪装的頂棚，很不容易发現。白天讓他睡在上边，晚上我們就把他抬下来。”

“你家里的人会不会同意呢? 不管怎么样，我們要想一切办法把他掩护好。”金淑紅关心的說。

我說:

“家里的人沒有問題。我父亲我母亲一輩子沒做过坏事，他們都是好心腸的人。他們决不会把自己儿子做的事情向敌人去告密。”

当天晚上我們就爬上頂棚，金淑紅把頂棚打扫干淨，用藥水消了消毒，然后就搭好睡鋪，这样我們就把受伤的同志抬上去了。

“你就在这里睡吧。我們一定会好好照顧你。”金淑紅握着他的手安慰說。“手电放到你跟前。不要乱动，可别受凉。同志，你放心，有我們，就有你。”

“啊，謝謝你們。”他感激的爬起来。

金淑紅赶忙把他按撫下，亲切的說:

“为什么要这样客气呢? 我們都是自己人。”

“你很快就会好的，不要着急。你睡吧，好好睡吧。我們下去了，明天早晨上来看你。你好好睡吧。”老医生再三囑咐他。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頂棚上去給那位受伤的同志剛换好了藥爬下来，金淑紅就叫着母亲从前边大門走出去，往市場买菜去了。

她們回来，太阳剛出，四周还是靜悄悄的。

金淑紅沒有休息，她又匆匆忙忙的在那儿打扫院子。当她剛打扫到后門，忽然她輕輕的把我喊过去了。

“啊呀，你看，地下还有血！昨晚朴毅回来以后，我們粗心大意沒有发現。”她說。

我們赶快把門里的血用土盖上。我說：

“看看門外有沒有血？”

她把后門輕輕的打开了。当她的脚步剛剛迈到門外，一陣尖銳而惊惧的声音向她扑来了。我們一看，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从地上爬起来，渾身发抖的两腿跪在那儿。她穿的衣服很破烂，赤着两只脚，烏黑的头发显然好久沒有梳了，都披散在脖頸上。她的俊瘦的蒼白的臉蛋，由于缺乏营养，已經失去了儿童的丰滿的紅暈。她的一对发亮的黑黑的眼睛，带着湿潤潤的泪光，看起人来都显示出一种恐惧、哀怜和乞求的表情。

“你們不要打我，你們不要打我！”她又連連的叫起来了。

金淑紅把她扶起来，带到院子里，笑着对她說：

“你不要怕，我不会打你。”

女孩子往后閃着身子，說：

“我怕，我怕，你是日本人。”

金淑紅把她攬到怀里，用手摸着她的头发說：

“我不是日本人，你不要怕。你听，我說的是中国話。日本人哪是这样呢！”

女孩子慢慢安靜下来了。金淑紅把她带到屋里，問她：

“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石鎮。”

“家里有什么人？”

“什么人都沒有了，爸爸叫日本人打死了，媽媽吊死了！”

“啊，可怜的孩子！你怎么跑到县城？”

“我沒有地方住，我沒有东西吃。日本人說我偷东西，說我是瘋子，他們要捉我，我就跑出来了。”

“昨晚下雨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睡在街上一家門楼底下，半夜我覚得冷，就又跑到你們門口来了。”

“你来的时候看見門口有沒有人？”

“沒有人。”

“你餓吧？”

她点点头，用着感激的眼光看着金淑紅。

“你坐下吧。我給你洗洗臉，給你做飯吃。你不要怕，我不会讓日本人把你捉去。”

金淑紅說完，轉身就从鍋里打了一洗臉盆水，給她把臉、脖頸子，洗得干干凈凈的。又用梳子給她梳了梳头，找了一根紅头繩給她把头发扎起。

我把母亲找出来的小妹妹的一套衣服和一双鞋交給金淑紅，說：

“多么可怜的孩子！給她換上吧。”

“是啊，眞是可怜呀！你看，这孩子多么漂亮，多么懂事。”

女孩子象受了深深的感动，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她两只胳膊抱住金淑紅的腰，就把軟弱无力的身子投到她的怀里了。金淑紅低着头，紧紧用臉貼着她的面額，她的眼泪不由自主的一直沿着女孩的面額簌簌往下流。

“好孩子不要难过。你就住在我們这里吧。这里还有一个小妹妹，她可以和你一块玩。走，到里屋我給你洗洗身，把衣服換上。”

象这样的悲剧，难道只是发生在这女孩子一个人身上嗎？不知多少幼小的心灵被損害了！不知道多少天眞的儿童在灾难中失掉了父母，流落到无依无靠的生活的崎嶇的道路上！

老医生难过的只是沉默着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女孩子。朴毅深深的叹息說：

“这就是日本人带給我們的灾难啊！”

沒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們在生活的道路上停止前进。

…………

一天中午，金淑紅走进我的房屋，她坐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說：

“于明，我告訴你，不久我要到朝鮮堡去。”

“那边工作也需要你去。”

她沉默了。她的臉在燃燒。她低着头，不好意思的說：

“我和朴毅的事情你知道吧？”

“我早就想到了。”

她完全不象剛进来时那样拘束了。她很自然的笑着，臉色带着光彩，說：

“舅舅也同意我跟他結婚。”

“我想，你們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

我祝福似的笑着。

不久，除了老医生仍然留在县城，金淑紅眞的到朝鮮堡去了。而我，作为朴毅的一个店員的身份，也跟着到朝鮮堡去了。

四

一年以后。

朝鮮堡的夏天，滿山遍野都是綠色。田地变成了荒原。一条

很清的小河，从葱郁的山脚下流出来，弯弯的繞过了朝鮮堡，又向远处静静的流去了。树林象綠色的帳篷，一片一片的遮盖着朝鮮堡。这一百多戶人家的小鎮，有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朝鮮人。这个小鎮本来叫朝阳堡，因为有一条街是住着朝鮮人，所以老百姓就叫朝鮮街，日子久了，又改叫朝鮮堡。这里的老百姓，十家有九家是山东的逃荒难民；朝鮮人几乎个个都是受苦的农民，只有几家是做小生意的。城里的敌人經常派队伍下来剿游击队，因此，这里的农民不能好好过日子。

…………

好好的田儿，变成一片荒，
朝鮮堡苦，朝鮮堡苦，
不打走敌人呀，怎么生活！

金淑紅給朝鮮堡的农民編了个歌。她在朝鮮人們中間已經成为大家熟悉的人了。她現在做了母亲，孩子六个月了。虽然工作責任和生活担子一天一天在她肩上加重，可是她的样子并沒有一点儿改变，她依然那么年輕，那么快乐，那么开朗。好象她一时不笑，一天不唱歌，在她会感覚到是一件最痛苦不过的事。有时，孩子的哭声和她的歌声，总是溶成一片。

"啊，好宝宝噢，不哭吧，不哭吧，你听，媽媽給你唱个歌，……"

朝鮮堡的生活多么新鮮啊。她經常到河边洗衣服，上山背柴，有时为了工作的便利和需要，她还替我們偷偷的去送信。

她和朴毅說說笑笑，什么事儿都商量着办。朴毅常常不在家，有时几天不回来，我們留下看家，等待他的消息。

我們的小杂貨店天天开門，人来人往，簡直变成朝鮮人聊天的

地方。这一天，我和朴毅正在里屋，金淑紅抱着孩子进来了，她告訴我們說：

“李海龙又在柜台前边坐了一会就走啦。”

“他談什么呢？”朴毅問。

“談什么？两只眼睛直盯着我，他問这問那，好象在探听什么。我看这家伙不是好东西，說不定是敌人派来的特务！”金淑紅一边思索，一边小声說。

朴毅两眼瞅着外屋，說：

“我們要注意他！他来了两个月什么也不干，有时不在家，听說他常常到黑石鎮去。”

“他会不会注意我呢？”我說。

金淑紅說：

“你又会說朝鮮話，說你是店里的伙計，他还会不相信！”

“淑紅，你沒了解一下，有沒有人来找他？”朴毅站起来了。

“我今天早晨还問过别人，大家都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昨天天黑的时候，有两个人从他屋里出来，朝西边路上走啦。”

“我們要警惕起来！媽的，他要是搞鬼，我們就先动手！你好好跟群众联系，多了解些情况。”朴毅对金淑紅囑咐說。

“哎哎，老朴！来四两白干！”

外屋有人用手啪啪的拍柜台，一陣叫声打断了我們的談話。

金淑紅歪头往外屋一看，回过臉来輕声說：

“你們瞧，李海龙那家伙又回来啦。”

我們从里屋出来，李海龙站到柜台前边。他把一頂礼帽摘下来往柜台上一放，解开破旧西装鈕扣，敞开了怀。他拉过去一条凳子，轉身靠着柜台坐下，一只穿着高統胶鞋的脚，好象要踹人一般的蹬在門框上。他一边抽烟卷，一边看着我，龇着鑲了金牙

的大嘴說：

"来，喝一杯吧。"

我說：

"謝謝你，我不喝。"

他看了看朴毅，說：

"老朴，你一天忙什么？我怎么老見不到你？来，喝一杯吧。"

"我也常常見不到你。喝吧，喝吧，不客气。"

金淑紅怕朴毅喝酒，她忙把孩子往他怀里一放，开玩笑似的說：

"你再喝吧，滿嘴酒气，孩子就不讓你抱啦。"

朴毅在孩子臉蛋儿上叭的亲了一下，笑嘻嘻的說：

"是嗎，不讓我抱了？好，爸爸再不喝酒啦。"

这个朝鮮人李海龙，喝了酒臉就象个猴屁股。忽然，他沉着臉，回过头向門外一望，声音很低的說：

"老朴，你可知道嗎，附近游击队活动得很厉害，日本人沒有办法。我看，我們也得……"

他还沒有說完，眼光又探向門外。

朴毅看出他的意思了，忙問：

"你說什么？"

"我是說，我們朝鮮人都应該去参加游击队。"

金淑紅赶快走到門口，她向四周望了望，轉过身来，伸手在李海龙胳膊上扯了一下，显出害怕的样子，瞪大了眼說：

"怎么，你喝醉了嗎？你可不要在这里胡說八道，什么游击队游击队的。你要参加，自己去好啦，怎么还劝别人去呢！"

"我們怎么能参加游击队呢？叫日本人知道那还了得！"朴毅說。

李海龙感到有些窘迫，不知再怎么样說下去。

朴毅吹着口哨，两手高高的把孩子抱起来。他刚想叫孩子坐到他头頂上，金淑紅叫："不能呀，摔下来折了腰！"

孩子想哭，金淑紅接过来，抱到怀里，在臉蛋儿上亲了亲，說：

"好孩子不哭，叫爸爸給你学个百灵叫，学个胭脂叫，学个鵪鶉叫，学个画眉叫……噠噠噠，咕咕咕，……"

朴毅又把孩子抱过来，他就用嘴吹着鳥叫的声音，跟孩子笑，跟孩子鬧。

金淑紅感到无限的幸福，她看着丈夫，看着孩子。

李海龙斜着眼睛，恶意的搜巡了一周，扫兴的走了。

金淑紅望着走远的李海龙的背影，她回过臉来，說：

"这家伙可眞不是个好东西！哼，他还想套我們呢！"

我笑着对金淑紅說：

"他来这一手有什么用呢，还不是露出了他的馬脚！你眞机警啊！"

金淑紅站在朴毅面前。一陣微风带着野花的香味从綠色的田野上吹来了。她松了一口气，紅潤潤的臉，浮起了一层喜悅的光彩。孩子笑了，朴毅正在亲他的小臉蛋儿。于是金淑紅瞪着两只黑黑的眼睛，她看着孩子笑着。她低着头，她的头发貼近了朴毅的臉。她两只胳膊一伸，热情的把孩子跟朴毅抱住了。她一边亲孩子的臉蛋儿，一边高兴的說：

"我的孩子啊，媽媽喜欢你……"

生活对朴毅和金淑紅来說，不是負担，也不是痛苦，而是战斗的考驗和鍛炼。朴毅是一个乐观、健壮的人，但有时紧張的工作往往会掩盖了他本来的性格，他却显得更沉着、冷靜而緘默。

第二天早晨，金淑紅从河边給小孩子洗衣服回来，她急急忙忙的对我說：

"剛才我看見李海龙鎖着門出去了，我隐藏在树底下看着他，我看他一直朝着往黑石鎮那条路走去了。"

"他手里拿沒拿东西？"朴毅問。

"什么也沒拿。"

我說：

"我們一定要想办法了解一下，看看他到底到黑石鎮去干什么？"

金淑紅說：

"从他在朝鮮堡的表現来看，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坏家伙。是的，現在我們就应該进一步了解他到底在外边有什么活动。"

晚上。朴毅从外边回来，把我們叫到里屋，他說：

"李海龙到現在还沒有回来。后天早晨我們有一个战斗任务，这样，明天晚上我們必須在这里召开一个游击队长会議。現在有一个工作看看誰去做？"

"什么工作？"金淑紅問。

"就是，必須首先到黑石鎮把李海龙的情况了解清楚。"

我說：

"我去吧。"

金淑紅說：

"你那边沒有社会关系，去有些困难，还是我去比較妥当。我就說去看我叔父，誰也不会怀疑。"

"我同意你去。"朴毅对金淑紅說。"你去有好处，你叔父認識的人也多，他一定会了解李海龙的情况。"

金淑紅肯定的笑着說：

“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一定可以完成。”

“我完全相信。”我說。

第二天吃过早飯，金淑紅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了一下，抱起小孩子亲了亲，她把要带給叔父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放到背筐里。

她对我們說：

“我走啦。二十几里路，下午就可以早早回来。”

“下午我到山口接你去。”我說。

朴毅說：

“走吧。”

金淑紅微微笑着。在初秋的晴朗的阳光的照耀下，朴毅和金淑紅愉快的朝着葱綠綠的山林走去。他把她送过山口就轉身回来了。

下午。天气忽然阴起来了。当我剛剛爬上密林夹道的山口，从远远的山峰升起的一股一股暗云不断向山口拥来。一陣一陣小雨就从弥漫的云霧的天空刷刷的飄落下来了。我把带来的一把雨伞用胳膊挾着，披起了雨衣便走到一棵树底下站住了。山下的村庄在云雨中升起了裊裊的灰色的炊烟。沒有风，山林是静悄悄的。崎嶇的山道上沒有一个人。我从山口正沿着山路往下走，望見金淑紅在山底下樺树林旁边的一条小道上出現了。这一带的山路又窄又不平，两旁树木多，荆棘多，一到下雨天又是泥濘又滑溜。但她背着一筐子，一只手撩着裙子，迈着大步，急急忙忙的往前走。雨越下越大了。她头上用一块白包袱遮着雨，这样，她走着，走着，就奔跑起来了。她时而被树林遮蔽，时而一閃又出現了。她的白色的身影簡直象一个无畏的勇士在火綫上冲鋒，却一直不停息的冒着雨在奔走。

我跑向前去了。她見了我几乎要跳起来，异常高兴的就站下了。

"啊呀，你的衣服都淋透啦。"我說。

"不要紧。"她笑了笑，把拿在手里的白包袱用力扭干，擦了擦臉和头发。

"你穿上我的雨衣吧。"

"我不要，你穿吧。"

"穿上吧，别受凉。"

她沒有再推辞，就把雨衣穿到身上了。

我擎着雨伞。我們并肩走着。我递給她一条手巾，擦了擦从她头发上滴到眉毛和臉頰上的象露水珠似的雨点。

"謝謝你，这样的天气你还来！"

"为什么要这样客气呢！"

雨打着雨伞嘩嘩的响。我听到她平静的呼吸的声音。她在我胳膊上扯了一下，静静的說：

"靠这边一下，雨流到你身上啦。"

"李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完全了解清楚啦。李海龙那个坏蛋，眞气死我啦！他叫我狠狠的打了一耳光！"

"他怎么样？"我惊奇的問。

"回去再講吧。"

雨漸漸停了。我們还沒有走进鎮，就看見朴毅已經站到鎮头上在等我們了。回到家，金淑紅沒有休息，就把我們叫到里屋。

"我知道你們很着急。"她愉快的說。

朴毅說：

"好，你談談吧。"

"問題都弄清楚啦。"金淑紅兴奋而肯定的說。"从几方面了解的情况，已經証明李海龙是敌人特务机关派来的。他原先是在县

里日本宪兵队干事，后来敌人又把他派到黑石鎮。叔父見过他几次面，有好几个朝鮮同乡都認識他，也知道他的情况。”

朴毅說：

“那么叔父为什么不早告訴我們呢？”

“叔父以为我們早就知道他的情况。”

我問：

“你不是說李海龙叫你打了一个耳光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金淑紅象受到最大的侮辱，一陣激怒的表情爬上她的美丽的臉龐。她說：

“这个坏蛋，我真恨死他啦！想不到我在回来的时候，剛一出黑石鎮，就碰上了这个鬼东西！”

“啊，他？”朴毅問。

金淑紅的眼睛发紅了，忽然她失去了平靜，把牙一咬，非常激动的說：

“我恨死他，我恨死……”

“冷靜一点。”朴毅劝她。

“我真倒霉！碰上了这个鬼东西！”她的語声含有悲痛的音調，“他跟在我身旁，問我到黑石鎮来干什么？我說来看我叔父。他沒有再問我什么，可是他一步一步就又紧紧跟上来，他用手扯我的衣服。真討厌！我一扭头躲开了。他又跑上来。我說，李海龙你真不要臉！你干什么！你再这样，我要大声叫啦！这个流氓，他一伸手，就把我的胳膊扯住了。他把嘴唇剛貼近我的臉，我一扭头，猛一伸手就狠狠的打了他一个耳光。我轉身躲开了。这时，有几个朝鮮同乡跑上来劝他，可是他追我，我就跑，我头也沒回，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

“他沒有追上你吧？”我問她。

“我跑到树林里坐了好久，听了听沒有动静我才走。”

朴毅說：

“这个坏蛋！只要他再回到朝鮮堡来，我們就不能叫他跑掉！今天晚上不知他是不是能回来？”

金淑紅說：

“不一定。”

深夜。我們的会議开始了。在沒有开会之前，朴毅派了四个朝鮮农民，到李海龙住的地方去偵察情况。有一个人回来报告說，李海龙还沒有回来，他的大門还鎖着。

朴毅对那个朝鮮农民說：

“你們在他門前隐蔽起来，路口再派上几支枪，等他一回来就收拾他。”

金淑紅站起来看了看朴毅，坚决的說：

“把你手枪子彈給我几粒，我到門口給你們去放哨。”

她換了一身黑衣服，走出去了。屋門挤了十几个人，窗戶擋得严严实实的，外面看不見一点光亮。

“外边太黑啦，派一个同志跟你作伴好吧？”我說。

她說：

“这么大的人怕什么！”

“有什么动静，你别忘記拉鈴。”

她点点头。

我問她：

“你凉吧？我給你去拿件衣服好吧？”

她搖搖头說：

“你們給我照顧一下小孩子，别讓他哭啊。”

我进屋坐了一会儿，也沒有听到外边有动静，用繩子拴在里

屋的一个銅鈴挂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我又走到門口，小声問金淑紅：

“路口那边的人跟你联系过嗎?”

“剛走啊。”她的声音很低。

“他們看見李海龙回来了嗎?”

“門还鎖着呢。我已經告訴同志們,要加紧警戒!”她看了看前边，忽然扯了我一把:“听! 好象有脚步声呀!”

我把身子貼近門旁，仔細听了听什么动静也沒有。

我說:

“我們換一下吧，你进屋去歇一会好吧?”

她沒有說什么，伸手把我推进門去。

会眼看要結束了，忽然，里屋的鈴声急遽的响起来了。

“快! 外边发生了情况!”一个游击队长从身边掂起一支盒子冲出去了。

这时，只听見金淑紅在外头大声叫:

“誰?”

游击队长也大声問:

“誰? 站住!”

我跑出門去，看見金淑紅已經冲上前去了。

对面枪声一連响了四下。接着她又叫，随着她的叫声，我听見她朝对面打了三枪。

我想起金淑紅的孩子，我跑进屋去。我对朴毅說:

“我抱他。”

我紧紧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讓他遇到危險。

我們吹熄了灯，大家分散开了。一部分人从前門冲出去，一部分人跑到后院。我抱着孩子，跟着大家从院墙角爬出去了。

大家搜索着，在对面不远的地方，我們发現了李海龙的尸首。

朴毅扶着金淑紅。我左胳膊抱着睡了的孩子，用右手抓紧了她的一只胳膊。啊，她受伤了！

我叫她：

"淑紅，你听，誰跟你講話？"

"啊，于明同志！"

朴毅說：

"淑紅，我告訴你，李海龙叫你打死啦！"

她一听，猛一用力，伸手抓住了朴毅的胳膊：

"怎么，李海龙叫我打死了？这个坏蛋家伙，我恨死他啦！我在門口，我看見两个黑影从地里爬过来，剛要站起来，我就問他們，他們开了枪，好象有人推我。可是，我站稳了，狠狠打了三枪……"

路口那边有人回来报告說：

"有一个坏蛋家伙正想逃跑，我們两枪把他撩倒啦！"

金淑紅握住朴毅的手，說：

"朴毅，我覚得不行啦！我可能看不到舅舅啦！你好好带孩子吧。在中国坚持战斗下去吧！总有一天，我們会回到祖国……"

她昏迷过去了。然而，战斗在等待着朴毅，等待着每一个勇敢的人。

第二天，一个大的战斗胜利結束之后，我們回来了。但是，金淑紅已經断了气。沒有一个人不为她的死而感到沉痛。誰也会想到，她是为我們大家死的。当我們还沒有和更多的敌人接触战斗，她首先保卫我們，保卫我們战斗会議的胜利。她虽然死了，但是我們要跟着她前进。朴毅抱着孩子，看她安静的躺在那儿。他流着泪，低垂着头，我听見他仿佛在說：

“你为祖国牺牲了……”

他撫摸着她的伤口，撫摸她的勤劳的手，他在回想她战斗的生命的春天。

我們圍着她。朴毅有力的說：

“把她赶快埋葬了吧！敌人知道李海龙这个坏蛋死掉的消息，他們一定不会放松我們朝鮮堡的！讓我們就准备力量，迎接新的战斗吧！”

十七年以后的今天，我想起了这事，就象发生在眼前。

我对几个朝鮮同志說：

“在日本帝国主义跟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我們中国人跟朝鮮人就是这样战斗，这样生活的……我們把他們打敗了。現在美帝国主义也来侵略我們，我們一样也要打敗它的！”

一个朝鮮同志說：

“讓我們为金淑紅报仇吧！”

“朝鮮人有更多更多的金淑紅！”

我們在前进。

我們走向朝鮮前綫了。……

一九五一年

（选自“长江文艺”四卷三期）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

一

这几天，人人都在談論着張拴卖地的事情了。

俗話不俗，"要得穷，翻毛虫"。張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四口人种着十几亩地，要是不胡搗騰牲口，地种好，粮食也足够吃。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轉牛牙繩，今年春天把一头紅牡牛换了个小叫驴，回来做不成活，沒喂够十天又卖了。算下来賠了二十多万，想再买个牛犢，也买不住。这时乡干部对他說："張拴你不要胡翻吧！'翻拙弄巧，袍子搗个大夹袄'。"可是他偏不服气，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灾，牛卖不上价，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时候，好容易才算推出手，算下来一个驴价賠得干干净净，又欠下他妻妹几十万元的賬。

"蹋下窟窿背上賬，象黃香膏藥貼在身上。"張拴是个小农戶，經不起这波折，黑夜白天怎样打算，也过不去这一脚。他妻妹夫見天来要賬，連襟亲戚，惹得臉青臉紅，他也不想再說軟話，就心一横："卖地！卖'一杆旗'，拣好地卖，看有人要沒有！"

这"一杆旗"本是村子里头一份好地，形状是三角形，紧靠着流水壕。一年两茬起，誰見誰眼紅，是村里有名的"粮食囤"。張

拴咬住牙卖这块地，一来是好卖；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剩几个錢再去捞一家伙。因为种地他旣种不好，同时他也覚着种地老不解渴。

一提起張拴卖地，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有人猜这家，有人猜那家，誰也不能肯定。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潑点，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但也常常說穷，打量他們也不敢动这大本头。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二儿子东林又是个木匠，每月汇回来几十万。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亩业，可是还有人不相信，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員。

二

“人眼是秤”，这句話一点也沒錯說。宋老定今年一連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一封一封里都有錢。这算把他愁住了，他一辈子沒穿过一双洋袜子，可是也舍不得买，他只是把这些錢攒着又攒着。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餅，向他要过一次錢，他沒給，又一次是互助組里預备合主在下凹地打一眼井，东山又向他要錢，他說：“这几个錢我有用处，到以后你就知道了。”东山是个硬汉子，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錢。不过最近，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

宋老定一听說張拴要卖“一杆旗”地，就象他先前娶媳妇时花轎到門口那一会一样，心里又急又高兴，可又沒法出去对人說。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着。吃淸早飯时就一本正經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兴致勃勃地說：“張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說哩？”东山簡单地答了一句：“人家不准备卖。”

老定半天沒吭声，东山端着飯碗出去了。

夜里，东山回来得很晚，見他爹噙着烟袋，不住气地吸。他媽在一边打盹。

老定看見他回来，就問："区里有人找你，見他沒有？"

"見他了。"东山說罢很想再說些話，可是他沒想好应該咋說。老定是专門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他想着东山有个別脾气，年輕人得慢慢順說。

屋子里靜得象沒一个人。还是老定先开口，他磨磨蹭蹭地說："我今天見王老三，他說張拴賭咒要卖这块地。'一杆旗'这块地我摸底，那是黑氯土。只要雨水一灌，比上大粪还来劲。"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說："土地改革时分給張拴，我就想着咋沒分給咱。不过咱是干部，当然不能跟他爭这块地。現在要是他卖，咱可不能錯过这机会！"他說着盯着东山的臉，又說："做庄稼人啥貴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土！"东山知道他要說这些話，正預备回答，老定又叹了口气說："我要錢弄啥？还不是給你弟兄們打算，我能跟你們一輩子？"东山笑着說："張拴那地不卖了，你別听王老三瞎扯。"

"他不卖！"老定笑了笑，"恐怕他那一屁股賬沒人給他还！""他沒有多少賬。"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說起来，"今后晌我和他商量了。卖地不是办法。張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就那十几亩地，卖了咋办？咱和張拴家从前都是貧农，他現在遇住困难，咱要帮助他。咱咋能买他这地！"老头听得不耐煩，他风言风語听别人說过："东山是党員，他不会买地放賬。"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就气冲冲地說："咱咋不能买？就別人能买！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两情两愿，又不是凭党員訛他的，有啥不能买！"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說这样話，自己一急就說："爹！話不是这样說的！張拴卖地是不錯，可是他不卖地也行，只

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錢，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我已經答应借給他五十万块錢……。”老定沒等他說完就問：

“你啥时候承当他？”他翻着两只带血絲的眼。

“今后晌承当他。”

东山話还沒落地，老定忽地一声站起来了。臉憋的通紅，脖子筋起得大高，他象发瘋一样喊着：“这是东林掙的錢，不是你掙的。你借！你借！你咋沒有把我借給他，你咋沒有把你媽借給他！”

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东山娘也被惊醒了。她埋怨着說：“你妹子有喜事啦，我問他要过几百回錢，想买点东西，他都不給，就想着买地。你还和他爭个啥！”

三

父子倆鬧这一場气不要紧，可慌坏了东山媳妇秀兰。她先跑到麦場上解劝公公，叫他回去。老头冷冷地說：“我不回去，我想坐一会！”接着他又緩緩地交代說：“不用扯旗放炮的，不要弄得誰也知道了。”

秀兰急忙回到家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

“生气了，是不是？”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

“我也沒啥气可生！”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秀兰接着埋怨他說：“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他給老二买地就叫他买，你管他做啥哩！”东山一听秀兰說这話，就猛地坐起来說：“你怎么也說这話！現在不是說咱买或者别家买，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卖了，——他以后怎么过！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共产党員不是挂个牌子呀！”接着他又緩緩地說：“我自己知道我沒尽到責任。麦前我由張拴地边过，看見他地里麦长

得象香一样，我就觉得难受。都是貧农，明知道他种庄稼沒习惯，也沒有去帮助他。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說：‘看这块地的麦，賠不了籽种！’我臉上就象被打了一下一样。象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亏你是个青年团員！”

这倒引起秀兰的話来了。秀兰說：“我問你，你在我跟前耍枪哩，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你旣然能說这些，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說？”东山笑着說：“我沒說完他就走了，我有啥办法！”秀兰故意綳着臉說：“我也得批評批評你。平时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亲父子爷們沒有坐到一块說过話。你飯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乡政府了。你当你的党員，他当他的农民，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話办，他当然和你吵架！”东山笑着說：“你倒給我上起課来了。”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秀兰正預备說下去，忽然院子里响着老定扑蹋扑蹋的脚步声，东山急忙摆了摆手，秀兰住了口。老头到屋里后，东山静听着上房的动静。沒听清楚他娘說了句什么，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說：“他借錢他就借，只要他有錢！哪怕他借給人家万貫江山哩！”秀兰推了推东山，吃吃地笑着說：“这是叫你听哩！”

四

太阳剛露出鮮紅的臉，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淸淸的，田野里傳来隐隐的吆牛声。

宋老定沒有上地。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覚，翻过来，翻过去，老是想着买地这一件事。天明一起身，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

王老三解放前給地主当过賬房，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也算是个“事中人”。这几年村里人沒多理他，不过他却挺会巴結人，見老头老婆婆們就給他們“占六爻課”，見了干部就想尽方法說說进步話。过去看見宋老定，眼角就沒扫过他；現在他看見村里群众

挺拥护东山，見了老定就格外亲热起来。宋老定想买地这件事和他商量过，他就跑得象梭子一样。

老定剛跨进他家大門，他就迎上来說："咦！老哥，我昨天就預备去找你，張拴那事有門路了。"

"听說他不想卖了？"老定慢吞吞地問。

"漚两天也不要紧，反正有我哩。他想借几个錢，不卖地，我說：'你不憨吧，該卖就得卖，不受那洋症，借錢还是得还賬呀！'他心里又有点活了，你放心！"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說："保險能买到你手里。这地便宜着哩，明年一季麦就把你一多半本捞回来了。"老定討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說話，他說："他眞不卖咱也不强买。"王老三这时却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說："老哥，这机会不多，可不能錯过！咳，你呀，現在有二十来亩地，再买个十几亩，能养住个長工，就雇个長工。"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說："出一輩子力啦，該歇歇了。"老定听他說着，搭拉着头半天沒吭声，他脑子里嗡嗡直响。他在想着："我眞的要雇長工嗎？我是扛了十八年長工的人呀！"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門后，想起王老三过去給地主跑着买地也是这股子劲；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时，掌柜們在大麦天，看着別人黑汗白汗干活，王老三也是搖着扇子站在一边，看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說："去你娘的吧王老三，你是专会浮上水！"

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麦場里，一排麦秸垛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看看这个，比比那个，他想着，"我只要把張拴几亩地买下，哼，到明年麦天就看出誰的麦秸垛大了。"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好象有一群長工在自己場里做活……。他又看那边張拴的麦秸垛慢慢地小了，小得象草簍子那么大。他猛然想起張拴那一群孩子，在他眼前那一群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向他跑来。他急忙踮着脚走到家里。

秀兰正和婆婆在厨房里烙饃，两个人一問一答正說得有勁。老定听見媳妇說："我爹呀！他还是老脑筋……"他就站在院子里歪着头听起来。

"他还不是为你們。他已經半截入土了，还不是为你們打算。人一年一年多了，他能不为你們打算！"老婆这样說着。秀兰却笑着說："俺們才不叫他打算哩。現在咱是互助組，过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咱就参加合作社。将来能用机器种地，还发愁沒粮食吃！"老定听着气的胡子都立起来了，他想着遇住个强儿子，又碰到个別媳妇。

吃飯时候，秀兰端上了飯。老定把臉扭在一边看都沒看。秀兰說："爹！看凉了，吃吧。"他象沒听見。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向东山娘說："我不吃了，我去集上吃肉哩！"說着他抓住几个饃，气呼呼地說："我給誰省哩，我把八股套繩都拉断了，还落不下好！"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兰，秀兰臉朝着墙在暗暗地笑。

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頓。不过他沒有吃肉，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湯煮饃。

五

老定和东山鬧气有个特別地方，就是越生气越別着干活。哪怕是一个人耩地，一个人帮耬，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可是誰也不会蒙住被子睡大觉。

春天时候，因为借車，老定不愿意借給人家用，东山却承当了人家。两个为这事鬧了一場气，足足有十天沒說話。这一次鬧气，老定想着最少得半月不答腔。

天快黑的时候，东山开完党支部会議回来，老定正在喂牛，就装着添草沒看見。却不料东山問着："爹！咱那谷子割后，那块

地种成豌豆吧？”老定猛不防儿子会問他。他看了看东山的臉，臉上带着笑，虽然笑得不自然，他知道儿子是来和解来了。就慢悠悠地說：“行吧，那地就得調調茬。”說着就坐在院子里的捶布石头上。他想着儿子大概是愿意买地了，就磨磨蹭蹭地說：“你还年輕呀！啥都沒有置几亩土算事！地是根本。我活着不能給你弟兄俩买十亩八亩，我心里总是下不去。你怕啥哩？有我出头买，誰敢說啥。咱也不能光吃花卷饃，咱也得打算打算吃个白饃。哼！敢說咱每年再添几亩旱麦，”他說到这里一揮手說，“麦子就見年吃不完了。”

“咱現在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东山蹲在地下說了一句。

“不錯呀！有是有，可总是不寬綽。”

东山想着他爹还是这样固执，就把話轉到庄稼上。他笑着說：“咱东地那四亩谷子，你看今年能打多少？”老定思摸了半天說：“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东山知道他爹一說别家庄稼好就眼紅，就說：“林旺家那谷子今年一亩地能打一大石。人家組里那十九亩谷子一块强似一块，和咱那比起来高一筷子。”老定每逢听見这話就不服气，他哼了一声說：“只要舍得往地里上东西，誰的地也不是‘斋公’。”东山急忙說：“不錯，可咱就沒有上。咱今年春天要用十万二十万买点細肥上到地里，何止多打三五百斤粮食。”老定說了半天，結果又被东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就又变过来說：“光上粪也不中，那得看地里啥土質。林旺那块谷地过去是咱的哩，我能不知道，一块地淨是黑氯土，可养苗啦。”东山唯恐怕他不这样說，听到这里就插嘴說：“咱咋会把那块地卖給何老大了？”他說着带着埋怨口气。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臉，叹了口气說：“你也不用埋怨你爹，提起来这事，我渾身肉都直顫。民国三十二年，两季沒收，偏偏你媽就害了月家疾。我那时候正被朱家

开消了，回来只得見天推一車子煤卖卖，弄几个錢給你媽拾副藥。你那时还小。你那个小妹子咋糟蹋啦？你娘在床上躺着，我得見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想叫你外婆来，咱家沒粮食。我得做飯，侍候病人，起五更还得去推煤，結果把你那个小妹子活活餓死了。”老定說到这里眼圈紅了。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說：“等你媽病好，踢下一屁股賬，麦口期吃地主五升粮食，到麦罢还一斗。四亩地卖給何老大，算下来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錢，反正只够打发藥賬。”他接着搭拉着头說：“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学銅匠，你才十三岁！”他說着偷偷看了看东山从小受过症的臉。

“那时候也沒人救济救济咱？”东山反問了一句。

“救济！乡公所只差沒有把穷人骨头磋成扣，有錢人只怕你穷不到底！”他咬着牙又說：“哪象現在……”說到这里猛地停住了。东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他叹了口气，徐徐地說：“張拴現在家里情况和咱那时差不多。”他想了想又說：“咱那困难要是放在現在，就卖不了地了。現在共产党領导就是这样，只要你正干，下力，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能帮助，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产。”

老定沒吭声，他只覺得額头上的靑筋蹦蹦乱跳，脑子里象黄河水一样翻騰着波浪。

东山看着他爹那样子，就慢慢地說：“爹！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現在大家是互相帮助。你吃过那苦头，你知道那滋味，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

老定仍然沒吭声，他只覺得脑子里嗡嗡直响。

六

秋天。柿树林成行地排在地边上，密密的綠叶子交織在一

起，象一团帳幕；細細的枝条上，挂着綠色的柿子。

宋老定脫了一只鞋子，坐在柿树林下的高圪壕上。他看看天，天藍藍的沒有一絲云彩。他看看地，田野里的秋庄稼蓬蓬勃勃地象比賽一样往高处長着。特别是他跟前的一块高粱，穗子扑楞开象一篷小伞，綴滿了圓飽飽的象珍珠一样的果实。

“地种好眞是一亩頂二亩。”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就又想起来这几天他老想的事情了。

他想着千說万說还是多几亩土算事。以后东林們分家时，一个人能分一二十亩地多好。孙子們早晚提起来說时：“經我爷手买了多少地！”他們也知道他爷爷是“置业手”。他又想起来王老三說的：“过年一季麦就把一多半本捞回来了！”誰嫌地多！况且这是买“一杆旗”这块地，全村头一份好地，不能錯过这机会。他想着想着，站了起来一直走到“一杆旗”地里。

这块地張拴准备种旱麦。眼看快該下种了，还沒犁二遍。地里長滿了狗尾草。老定对着这些荒草叹了口气。

他从地里抓起把土，土黑油油地在吸引着他，“还是得买下这块地！”他說着看了看四下沒人，就沿着地边走起来，想步步看这块地究竟还有二亩四分沒有。

他由地角仔細地步着。剛轉过身子，猛地看見了地中間一堆生滿荆梢的黃土堆，那是張拴他爹的坟。

他心里噗通噗通地跳起来。他本来想不看，可是眼睛却老是往那里瞅。他想起来張拴他爹那样子。張拴他爹是解放前一年死的，耍了一輩子扁担，临死时还沒有一份地能埋葬他自己。張拴把他爹的棺材在破窑洞里放了二年，一直到土地改革后，才算把他爹埋到这块地里。他对这事情是一清二楚。他想起来張拴他爹临死时对張拴說：“早晚咱有地，再埋我这老骨头，沒有地就不

埋，反正我不愿意占地主們的地圪壕头！”他想起了这話，又想起解放前那几年受的苦，鼻子一酸，眼泪直想往外涌。沒步完地就赶快回村子去了。

到村头碰見长山老头正推了两半布袋麦。他就問：“到集上卖的？”长山老头笑着說：“不，借給張拴的，听說他准备打席，借給他去合作社卖了买葦子。”

“你今年打的麦子老多呀！”老定由不得說了这一句。

“多不多吧，反正够吃了。这放在家里干啥，我又不預备买地！”长山老头这么一說，老定臉刷地一下可紅了。长山老头推着麦上村东头了。老定看着他的背影，直想追上前去也碰他几句，可是他总覚得自己有点理屈，他最后說：“你才有几个錢啦，燒哩！”

七

吃罢晚飯，院子里是一片白朦朦的月光，几只蟋蟀在椿树下吵鬧着。老定呆呆地坐在院子里，他老是覚得好多声音在煩攪着他，一会是蟋蟀叫，一会是洗碗的叮叮噹噹声，一会又从厨房傳出来秀兰和婆婆說笑的声音。

“眞是乱！”他說了一句，脑子又赶快轉到白天所碰到的那些事情上去，杂乱的声音他听不見了。

这时由大門进来个人，叫着：“东山！”老定一听是張拴的声音，就說：“他去乡政府了。”他又立起来說：“張拴！你来这里坐坐。”誰知道張拴一問东山不在家，就慌里慌張地說：“不啦，不啦！”三脚两步地跑出去了。

“这小伙子見我就象見狼一样！”他思摸着踱到屋子里，东山娘問他：“張拴还卖地不卖？那錢借給他不借？”“地不卖了吧，有互助

組帮助就行。咱那錢可不能借!”他漫不經心地回答着。

院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他側耳听着是东山和張拴的声音。又听見东山悄悄地說:“到我屋坐吧!”两个人都去屋了。老定这时候听着下边屋里噥噥噥噥，就再沉不住气了。他看东山娘一眼，輕輕走出屋門，又覚得鞋底子老是响，就把鞋子脫在門檻外，赤着脚，立在院里窗子下。屋里这时正談得有勁，他听見張拴說:

“人就怕一急沒了主意，那几天我眞沒法子了。我想着‘想治疮不能怕挖肉’，卖! 就想起来卖地。心里想着:‘終究是不够一担挑了’，再去周口赶一趟，捞他一家伙，万一走点运气，就挣回来了。”

“你看你这打算多怕人!”这是东山的声音，“光想吃飞利! 不好好劳动生产哪会行? 現在可不是旧社会那时候。你还是打几个月席，以后好好种住地，可不敢再胡搗騰牲口了!”

“你那一天和我說話以后，我就决定照住你說的办，决定不卖地。你嫂子这几天也理我了，一想出办法什么都有門路了。人就怕遇事沒有人商量。你动員长山伯先借給我五斗麦子，他說:張拴! 誰能沒点事!”

“信貸社那二十万能借不能借?”

“信貸社主任說沒問題! 后来他們說三个月期。現在就是看你这里能借点不能! 差也是三二十万。”

老定在窗子下听到这里，他吸了一口气，听見东山說:“我爹总是打不通思想。他今年六十多了，我也不想叫他生气。他受了一輩子苦，弄几个錢自然金貴。不过你放心! 有共产党領导，决不能看着叫你弃业变产，大人孩子流落街头。我預备把俺这互助組的人召集起来說說，大家集合一下帮助你一把。”

老定想着平常看着孩子冷冷的，却想不到他心里会想到怕自

己生气。他又听見东山說:“你別着急! 长山伯借給你点，信貸社貸給你点，我再找几个人，大家再給你湊点，你就可以搞点副业生产了。另外找人和你妻妹夫說說，等你在生产中有了收入，再陆續还他的賬，这就过得去了。”

“东山!”他听見張拴激动地說，“你是怕别人說閑話，你放心！我知道咱村老少爷們都知道你这人，你是共产党員，不論誰提起你都說好。誰的心公道，誰見天为群众打算，村里人都知道。”接着他又輕輕地說:“誰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不会怪你。”他这句話說的特別輕，可是老定却听得特別清楚。

“我爹这二年也有轉变。你知道前年我参加互助組时，和他生那气。現在在組里，一些小事也不怕吃亏了。他干的也很下劲，我就想着过去我和他硬别也不行。象这次他要买你地，經过我劝說，昨天口气就变了。他說:‘張拴家那地咱不能买，过去我和他爹在一块推了几年煤，都是穷人，咱不能买他的地。’就是借錢这事他怕張风。”东山說着笑起来，張拴却接着說:“我也知道老定叔，他这人是直心人。他过去也給地主划过十字，他知道那卖地啥滋味。我爹常說:‘我和你老定叔将来死后都免不了給人家看地头！’誰想来了共产党，要是我爹活到現在……”

老定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用手使勁地捂住要流泪的眼，走到屋里，象一捆柴倒在地下一样倒在床上。

八

八月的清早，象秋天河里的水一样明朗、新鮮。

熟透了的秋庄稼，随风飄蕩香味，风徐徐地把这香味吹到种这些庄稼的人的笑臉上，吹到他們心里。

宋老定自从昨天晚上听了东山和張拴說話以后，大清早就起

来去地里找东山，他准备和东山商量一下，决定先在下凹地头打一眼井，秋后再安装一部水車。他順着一块高粱地走着，恰巧碰見張拴由对面走来。他正想上去打招呼，張拴好象故意回避的样子急忙拐到高粱地里。

“張拴！張拴！我有話要和你說！”他大声喊着，張拴只得从地里走出来。老定說：“后晌到我家給你三十万块錢！”

“借給我的？”張拴瞪着眼吃惊地問。

“不借給你难道我还想买地！你記住：以后要好好地下劲种地，要不，連你爹都对不住！”

他說罢后，就一直朝东一步一步地迎着太阳走去。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四年元月号）

一面小白旗的风波

吉学霈

一

伏牛山里的人都說：今年春天来的格外早。

可不是嘛，剛剛交进二月，伏牛山上的积雪就化了。白啦啦的雪水，漂着陈柴烂草、栗壳、黑树叶子，嚯啦啦从山谷里流下来。在小石河里蹦跳着，濺着浪花，象箭一样向大汝河流去。

大汝河两岸的雪早已化完了。黑油油的土地，被雪粉得酥松松的。麦苗开始"炸壠"了，綠葱葱的，甩着寬寬的叶子从地上掙起来，輕輕的在风里抖着。

护河堤上那两行老柳树也开始泛綠了。嫩黃嫩黃的柳芽，飽騰騰的剛鑽出头来。一陣暖柔柔的春风吹来，軟綿綿的柳条輕飄飄的在河面上划来划去。

太阳暖洋洋的照着。小麻雀欢鬧的在树枝上叫着。庄稼人开始春耕了。

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金閃閃的晚阳，离平頂山只一杆高了。凉颼颼的西北风卷得天空一片瓦藍色。大汝河象一条俊俏的銀龙一样，在金黃色的阳光照耀下，明閃閃的穿过葱綠的田野、村庄，弯弯曲曲向东流去。……

河两岸，不时傳来一陣銀鈴似的欢笑声。是誰在那边唱起"豫

西梆子”来了，嗓子是那样清脆而且响亮；是誰又在这边故意捏着腔哼起了“南阳大調”，声音是这样柔順而又纏綿。看吧！净是那些正在地里鋤麦的年輕小伙子和姑娘們，东一群，西一群；南一片，北一片，黑鴉鴉的，看有多少人啊！

南边，在临河滩那条东西直通的大路上，叶俊英和正德老汉一路說着笑着向西边走去。叶俊英看来也不过二十挂零，黧黑色的瓜子形臉上，長一对忽灵灵的大眼。一說話，她那双明閃閃的眼珠子，骨碌碌在人臉上直轉。她腋下挾着一捆紅白杂乱的小紙旗跟在正德老汉后边，正德老汉小声說着什么。

叶俊英笑着紧跟一步問：“正德伯，依你看咱社自从实行插小旗的办法以后，社員們的劳动态度比以前怎样？”

“唷，唷，唷！”正德老汉高兴的撅着胡子笑了。咂着嘴說，“依我看，嗯，嗯……比以前是强多了。要說嘛，咱們的社員可都不差乎，只是，嗯，嗯……过集体生活嘛，还是有个制度好些。你說哩？”說罢，扭回头得意的看看她。

叶俊英笑了笑，心里想：“你这个老头呀，各方面都好，就是碰住事怯紅怕黑的。”随卽笑着問：“你看第三組近来做的活够标准嗎？”

“良玉那一組？”正德老汉心里一惊。

“是呀！”

“嗯，嗯！”他点了两下头心里暗暗捉摸：“这媳妇可眞有眼力呀……可是叫我咋說好呢？那是她男人領导的組呀……这，这……”正德老汉在心里磨轉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說：“要說嘛，嗯，嗯……良玉那一組这两天鋤的地可就有些粗糙。只是……嗯，嗯，那一組净是一伙子年輕人，都正是学活时候。依我看……还对付过去。”

"我不同意你那說法!"叶俊英笑着頂他。"年輕人正学活原来不錯。可是有些活幷不是咋难做呀! 就比方鋤麦吧，这是粗活，只要不是毛手毛脚的只图快，那咋会鋤不好呢? 可是你留意啦沒有? 良玉那一組这两天鋤的麦有多毛糙，压的压，盖的盖，跟猫盖屎一样。麦壠里的草沒鋤淨，还撇下好多'格子'。"她心里疼了一下。停了停接着問:"这两天你沒听到别的社員們有反映嗎?"

其实，这个問題正德老汉是老早就看出来了。别的社員也的确給他反映过。可是他呢，是一个面善嘴軟人，明知道第三組鋤的麦不好，可又怕出面得罪人。因此，这个問題就一直压到他舌根底下沒敢提出来。这会听叶俊英突然又問起这回事了，就滿口承認說:"嗯，嗯，人前人后也有个别社員提过。"

"这你就不对了。"叶俊英笑着看看他。紧接着追問:"那你为啥还把南岭、东洼第三組鋤的麦地插上紅旗呢?"

他沒想到叶俊英会追問他这回事。心里一急，嘴里跟塞着个大蒸饃一样，哼哼吃吃的說:"嗯，嗯……跟那些年輕人打交道嘛，我考虑还是少打別为妙。你知道，他們这会都跟犟牛犢子一样，只可以順毛抹。……"接着，他眨巴眨巴眼笑着小声說:"俊英，伯跟你說句沒大小話。你跟良玉是两口子，黑天白地在一块哩，你就沒有背后跟他提提?"

叶俊英臉忽地紅了。笑着責怪他:"正德伯，看你說的，依你說，咱大伙定出来的制度就不管用了嗎?"

"嗯，嗯……"正德老汉晃着头說，"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年輕人脾气躁，弄不好会打击他們情緒。"

叶俊英禁不住笑了。她知道他是故意跟她兜圈子。就揭开来說:"你呀，一句話戳透，只怕得罪人，是不是?"

正德老汉看看把自己的老底掀了，就笑着認錯:"嗬，嗬! 俊

英，你知道俺們这上年岁人就是有这么个缺点，能将就的就将就过去了。”

可是叶俊英并不放松他，紧接着說：“正德伯，不能象这样呀！你知道，大伙把咱們选出来，就是要咱們給大伙管事哩。可你呢，总怕得罪人，任凭叫社里受損失自己也不說話，这能对得起大伙嗎？再說，”叶俊英停了停叹口气說，“社长去学习眼下又不在家，社里的千斤担子就靠咱两个来担的呀，都怕碰着自己那还会行？依我的意見：以后不管輪到誰去檢查活，千万不能馬虎。要不，咱們大伙定出来的制度还有啥用处？”

正德老汉越听心里越慚愧，眨眨眼赶紧点着头說：“行！行！”可是心里却暗暗叫苦：“啥事說着容易呀！可是良玉那孩子，誰不知道是个‘紅臉汉’，脾气又倔的要命。”

其实，自从叶俊英听到社員們中間一些反映以后，随即就跑到南岭、东洼几块麦地里看了一遍。回来后，她就把这个問題給良玉提了出来，而且在言語之間还半开玩笑的批評了他一頓，交代他以后注意。可是良玉呢，却沒把它当成一回事，只嘻嘻哈哈的吵老婆：“嘿！就您社干們会挑毛病！”叶俊英对他說：“社員們当中也有意見。”他一听就气嘟嘟的說：“算了吧！啥有意見，这明明是看俺做活快了，他們眼紅！”当时，叶俊英就批評了他一次，可是他不服，便硬着脖子走开了。再加上上半月是正德老汉負責檢查活，馬馬虎虎的把良玉那一組鋤的几块麦地也插上紅旗了，他就覚得更有理了。

这半个月，該輪着叶俊英檢查活了。她下定决心要把这股邪气压下去。

两人說着走着，不多时就来到了柳树滩，拐过柳树滩南边就是九亩坪。李良玉那一組今后晌就在这里鋤麦。

二

九亩坪是块四面临墒沟的好洼地，青蕩蕩的麦苗已經快扑滿壠了。要按季节算，現在才是麦苗刚“炸壠”的时候，可是因为这块地肥实，土头壮，再加上去年上底粪又多，所以这块地里的麦苗就格外旺。

地西头，一群年輕小伙子一字儿排开，吵吵閙閙的，象餓虎扑羊一样，掄着鋤向西头猛扑。

“喂，加勁呀！誰鋤到头誰先歇！”

“冬娃，提精神干呀，别在后头当尾巴！”

“淨吹大气！”冬娃直起身狠狠蹬了一下鋤板上粘着的湿土，用手背胡乱在臉上抹了一把汗，不服气的說，“大龙，看着吧，赶不上你把我的王字顚倒过来，哼！”說着，一弯腰又呼呼鋤起来。

“啊哈！冬娃賭的妙呀！”天成大張着嘴笑起来，“王字再顚倒一千遍还是个王字啊！”

哄一声大伙都笑起来。

这时候，叶俊英和正德老汉从东头悄悄来到地里了。两人低着头一面走，一面在查看着他們鋤过的麦地。叶俊英正走着忽然站住了，小声喊：“正德伯，你看！”說着弯腰用手扒了扒，几棵綠葱葱的麦苗从土里露出来了。她生气的埋怨：“看，麦苗正在起头时候呀，敢象这样压嗎？”

正德老汉笑了笑，指着前面說：“看！那里尺把子远只刮破了一层地皮，草还是原样长着哩。”叶俊英看了一眼，不滿意的皺了皺眉头。

两人又巡視了好半天。說实在，麦地可就是鋤的有点不大象話。叶俊英再也忍不住了，諷刺的向西头喊：“喂！您們沒盘川了

嗎？干嘛那样失慌？也向后头看看做的活啥样！”

小伙子們都停下鋤了。紧接着就爆发出一陣震耳的笑声。

大龙嘻皮笑臉的在西头喊叫：“嘤！良玉嫂！就是沒盘川啦呀！赶黑歇老家哩！”

“叶副社长，明天可得表揚俺組呀！”天成拄着鋤把扯着喉嚨喊，“看看俺的工作效率吧，一后晌就把这块地‘消灭’完啦！”說罢，脖子一伸張着大嘴哈哈笑起来。

叶俊英又带气又想笑，故意攻击他們：“好哇，看着吧，一会就表揚您。”

李良玉披着个黑棉袄从地西头来了。小伙子眞是长的膀扎腰圓。他那副黑里透紅的大臉膛上，还汗浸浸的冒着热气。

来到跟前，叶俊英笑嘻嘻的劈头就問：“良玉，这就是您鋤的地嗎？”

他一听来势有些不对，故意瞅瞅地下，滑稽的眨着眼笑着反問：“噢，够不上标准？”

“你看看吧！”叶俊英生气的看了他一眼，掉过头来就走。一面走，一面指給他看：“看这，土把麦压住了。看那，撇那么长个‘格子’，草还照样長着。噢，看这，只刮破了一层地皮，那棵刺脚芽只鋤掉了半拉。”叶俊英走了几步，又用脚踢踢地下說：“看！有的地方鋤的深，有的地方鋤的淺，坑坑凹凹的……”随后，她又接二連三的指出了許多毛病。最后，她笑着問：“你說，这够标准嗎？”

李良玉看看正德老汉，臉不由得紅了。他不服气的强辯：“哼！不能那样挑剔呀！做庄稼活嘛，一个人一个做法。再說，全組七八个人哩。一把手伸出来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哩……。”

“别胡扯啦！”叶俊英笑着膀他一眼搶着說，“这不够标准。”她輕輕叹口气愼重的說。“再說，你是組长，又是团員，你应該带头

执行社里的制度呵!”

李良玉一看要刮他的胡子，就暴躁的問:“那么依你看哩?”

叶俊英看看他沉靜的說:“給你們插上白旗，你們明天再拾掇一遍。”

“插白旗?”李良玉气的嘴动了半天，恶声恶气的問。

“嗯!”叶俊英眼盯盯看着他，重复着說,“插白旗。”

“好!”李良玉狠狠点下头，扭轉身气呼呼的走了。“随便吧!乐意咋办就咋办。哼!”

正德老汉看着两口子在爭吵，心里干着急，可是不知道說什么好。这会看良玉气呼呼的走了,急的手抓着褲子心里想:“看看!鬧出事来了吧!”赶忙在后面喊,“良玉，良玉!”可是良玉連头也沒回。

叶俊英看看他，不滿意的笑着說:“你喊他做啥?”說着順手抽出一杆小白旗，哧一下插到地当中了。

三

黄昏。

吃晚飯的时候，李大娘就看出情形有些不对头了。擱往常，两口子一进家就喜笑顏开的，亲昵的再不用提啦。虽說，有时候也为了社里的事拌两句嘴，可从来也不象今晚上这样严重过。

良玉气呼呼的来啦、走啦，連句話也不說。好象就跟沒有見一家人似的。媳妇呢?究竟是个能干人，虽然也逗着小苓子說話，平时俊英和小苓子姑嫂俩就很要好，可今天总不象往常那样自然。

媳妇涮了鍋碗，就扯着小苓子回她屋走了。李大娘一个人在院里坐着想了半天，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啥究竟来。

李大娘剛回到屋里不久，小苓子就从外面跑进来，咕嘟着小

嘴直嚷:"娘，娘，赶快吧，俺哥跟俺嫂子在屋里吵架哩。"

李大娘一听可慌了脚，連忙拉着小苓子就往院里跑，剛跑出屋門就站住了。李大娘是个細心人，她知道两口子頂嘴不会因为啥多大的事。根据她自己年輕时候的經驗，也无非是做媳妇的錯說了一句話；再不是，就是做媳妇的哪点"对不起"自己的男人。因此，当男人的才发了脾气。再說孩子跟媳妇都是年輕人，也說不定是因为屋里事发生爭吵，当老的也不好就貿然出面調停。因此，她就悄悄立在媳妇的窗子下头，打算先听听再說。只听見里面媳妇說:

"你好好想想吧，我究竟为的啥？还不是为了工作？"

"哼！說的好听！"良玉气呼呼的。"我看你是誠心办我丟臉，叫大家看我的笑話。"

"你咋会这样想呢？"听来媳妇象是很抱屈。"咱是两口子，我跟你有冤？有仇？"

"哼！那不是明摆着的！"良玉更气了。"正德伯人家是庄稼老行手，人家能看得过去，可你，却偏偏跟我为难。"

"正德伯？"媳妇也火了。"他不配当农业股长！怕負責任，怕得罪人。要都跟他一样那就糟了。"

半天沒声音。

好久，良玉又补上一句:"你有本事！哼！"

媳妇輕輕叹了口气，劝說着:"你不用跟我发恁大脾气，問題呢，还在哩，你要是不同意，咱可以在社干会上研究研究。只是，我劝你以后多給社里想一想，也多替我想一想。唉！"

李大娘听了半天，苦听不出个头緒来。心里正在納悶，却影影綽綽听見屋里有迭被子的声音。随即听見媳妇小声吃惊的問:"大冷天你往哪去？"

“这你管不着!”

窗子上黑影一閃，良玉挾着被子气呼呼的从屋里跑出来了。李大娘一急，再也顧不得自己是在偷听人家房哩，就失声吆喝：“良玉，給我爬回来!”可是良玉沒管那一套，連头也沒回走了。

李大娘立了半天，生气的埋怨:“唉! 眼看二十多的人啦，还是那股牛脾气!”

李大娘扯着小苓子来到屋里，媳妇看見她笑了笑赶紧給她挪了把椅子，好象刚才根本沒有发生过一点事情一样。李大娘心疼的問:“孩子，您两口为了啥? 嗯?”

俊英笑着說:“娘，沒因为啥，俺是鬧着玩哩。”

可是婆婆不信，一定要問个究竟。問的紧了，俊英就把后晌发生的事情源源本本的給婆婆說了一遍。最后又笑着安慰她:“娘，你可甭生气呀，俺不会記仇的。”

李大娘看看媳妇笑着說:“这我清楚。”接着她又叹息的說:“唉!給大伙办事可就是不容易呀! 老天爷，全社几百口人，又是七家八姓的，对付不住誰能行? 唉! 娘看的清楚呀! 你成天东跑西跑的，为了社里的事，連碗飯都吃不到嘴里……”

俊英笑着說:“娘，你不用操恁大心，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婆婆怜惜的看看她，笑着責怪的說:“看看你那臉这几天不是瘦下去半个?”

婆婆又接着說:“說到良玉那孩子，他就是那牛脾气。你不用在意。”她抬头看看媳妇，惭愧的說:“要說嘛，办公事不能顧私情。只是嘛，他总是个男人家，常在人前立站哩，看娘的分上，你以后多迁就他，免得生閑气。”

叶俊英知道婆婆是一片好心，就笑着說:“娘，你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惹你老人家生气啦。”

婆婆走后，叶俊英躺在床上任咋也闔不住眼，心里实在难过。自己明明是为了工作，可是良玉却偏偏一口咬定說是跟他故意为难。要象这样下去社里的工作还咋再进行呢？再說，自己的男人尚且如此，那么以后还咋能去批評別人呢？迁就他嗎？不，不，这不能，哪能拿着工作去开玩笑？最后她下定决心要跟他爭个究竟。

良玉这天晚上就睡在前院他那間棚子里面。原来，这間棚子是喂牲口用的。自从去年他的互助組轉社以后，牲口集中到社里喂了，眼下这間明棚子只盛了些柴草。

他裹着一条薄棉被躺在靠着墙那張坏了腿的床上，翻来倒去直轉身，脑子里七上八下的在想心事。想来想去，最使他气憤的就是老婆不該跟他为难，对着别人讓他丟人。于是，他又仔細回想一下近来老婆对自己的态度，的确是不如以前那样亲热了。特别是她自从去年年里当上副社长以后，就时常挑自己的毛病。想到最后，他竟至心里难过起来，气憤的想："走着看吧！反正我不能叫你把我踩到脚底下，哼！"

忽的一股西北风在院里兜了个圈子，嘩啦啦卷着几片干树叶子直扑进来。他猛的打了个冷顫，伸头向外一看，天阴的跟个墨池一样，就赶紧拉拉被子蒙住头，重新又想起来了。……

四

叶俊英被一陣什么声音突然惊醒了，她仔細一听，房檐底下那棵小枣树被风甩的日——日直叫。突然一股大风卷来，扑扑答答一陣乱雨点打在窗紙上，她心里一惊："嗳呀！这么冷的天，又刮风又下雨，他只拿了条薄被子，不冻坏他嗎？"她再也沒心睡了，就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在桌子上摸着手电灯，找了条旧衣裳頂在头上，大跑小跑从屋里跑出来。

西北风一陣一陣卷着冷雨点子劈面打来。地面上，已經明閃閃的滿是积水了。她深一脚淺一脚的跑到門口，剛一拉开大門，劈面一陣大风扑来，吹得她倒抽了一口气。門外头是一片漆黑，除了风声和雨声以外，再也听不見有别的声音。她这时才眞的犯了愁:“大黑天，又是深更半夜的，我去哪找他?”她一个人在門口呆了半天，心里难过的不行。最后，才无可奈何的想:“算了吧!这是他自己找的。”

当她拖着两只沉重的腿回来走过院里时，出其不意的听見棚子底下有含含糊糊的咂嘴声。她赶紧用电灯一照，原来是良玉睡在那里。她又是气，又是怜惜，赶紧跑回屋取了条厚棉被輕輕給他盖上。她立了一会，輕輕叹口气，正要轉身走的时候，良玉忽然醒了。他問:“誰?”

叶俊英由不住嗤一声笑了。

良玉的怨气还沒消。一听是老婆的声音，就再不吭声了。可是这时覚得身上沉甸甸的，伸手一摸多了条被子。

叶俊英笑着問:“还生我的气嗎?”

他沒搭腔。气嘟嘟的轉了个身。

“看你那股牛脾气!”叶俊英笑着数落他，“有問题不会好好談，淨鬧別扭!”

“嘘……”他痛痛快快的出了口气。

“你想想，”叶俊英一歪身子坐在床沿上。“自己做錯了事，还怨别人跟你为难，大家定出来的制度要是你不执行，还叫我咋再去批評别人呢?你总覚得你那面子要紧，那么大伙的利益就不要紧了嗎?”

任凭俊英怎样劝說，他連腔也不搭。俊英心里眞是又好气又好笑。临走时，俊英給他掖了掖被子，偎着他輕輕說:“良玉，千

万听我的話呵！明天天要是晴的話，你一定把第三組带到九亩坪，再把那块麦拾掇一遍。”

李良玉扒开被头把头伸出来一看，老婆走了。这时候，不知怎的心里覚得暖烘烘的，輕松松的。但同时又有一些惭愧的感覚。他輕輕松口气，轉个身把头一蒙甜蜜蜜的睡了。

五

第二天清早，雨停了。灰白色的薄云炸开了縫，露出藍天。輕溜溜的西北风吹着，可是地里还粘乎乎的不能下鋤。趁着这个閑空，叶俊英就叫小虎子去通知社干們上午开会，預备研究一下春耕問題。

吃过早飯，社干們就三三两两的来到社屋里了。因为人还沒到齐，大家都在随便閑扯。

不知是誰忽然提了一句說，第三組昨天在九亩坪鋤的麦地得了杆小白旗。这一句話提的不大紧，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随即就乱嘈嘈的說开了：

“哼！”馬如意气憤的聳聳膀子，誰也沒有看歪着脖子說，“我看早就該有这一着了。”

李春明笑着看看馬如意，把右手举起来往下一劈，哈哈笑着說：“二組长，我眞贊成你这意見。”接着，他狡猾的眨着眼比划着說：“我的媽呀！看看他們三組鋤的那个地吧！我敢賭咒，就眞跟驴身上害癩疮的一样，东一疤，西一片的。依我看——喃！这叫掙分主义。”

“是呀！”妇女劳力組組长李凤芝也不滿意的說，“三組做活只图快那是他們不对，可是看好也就碰上正德爷那个活菩薩，明明看出来活做的不好，可他偏怕得罪……”

后面一个妇女輕輕戳了她一下。李凤芝往門口一看，正德老汉一脚踏进門来。可是她毫不在乎的說:“来就来吧，那怕啥?”她随即站起来把自己的椅子讓給正德老汉，笑着說:“正德爷，俺們对你有意見，你把三組給寵坏啦。”

“嗬嗬……”正德老汉紅着臉笑了。然后摆着手說:“这这……你不用往下講啦，閨女，我接受批評。往后知錯改錯。”

“咳!正德伯!”另一个妇女劳力組組长李巧巧尖着嗓子問:“听說良玉两口子为插旗的事还鬧了矛盾?”

正德老汉往周圍看了看，見良玉和俊英都沒在場就放心的笑着說:“啊喲!良玉一听俊英說要給他組插白旗，霎时間气得嘴烏臉青，那样子可眞吓唬人。可是俊英呢,”他晃晃头摆下手說:“不管那一套，硬实实的把白旗插上了。”

大伙一听，都同意的点着头笑了。尤其是那几个爱說話的姑娘們，簡直要把房子吵塌。

“对呀!俊英做的好嘛!这才叫公事公办。”

“我看良玉哥自尊心也太强，自己不执行制度还发啥脾气?”

“哼!大男子思想!”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

李良玉一走到院里，就听見屋里吵着良玉长良玉短的。不用說是在批評自个。他心里一慌，臉忽一下紅了。往屋里进吧，可覚得眞有点不好意思。灵机一动，就趁势到社屋隔壁那間盛草屋里去了。

李良玉坐在草屋里，心里覚得实在太别扭。看好两个屋中間只隔一道半截墻，那边說什么，这边听得清清楚楚。

是誰又尖着嗓子說起来:“哼!說来說去，我看李良玉是沒把老婆放在眼里。覚得别人說我行，自己老婆……”

“不能那样說呀!”这是李春明的腔口，“老婆是老婆，那是他

家里的事。可是要論到工作上，人家俊英是領导哩，这不能芝麻胡桃一齐数。”

李良玉越听心里越虚。明知道自己理輸，群众都不同情自己，可是心里总有点不大服气。

正在这时，隔壁屋里突然靜了下来。接着，大伙都亲亲热热笑着跟俊英打招呼。

“俊英，良玉怎么沒来？”

“俊英，你做的对呀，要不是这样，社里的制度还有誰来执行？”

“良玉回去又跟你吵了沒有？他們那一組是不是天晴去拾掇九亩坪那块麦地？”

李良玉心里砰砰砰跳了起来，他生怕俊英会把昨天晚上自己作的事告訴大家。要眞是那样，可把人丢透了。

他霍的站起来，身子靠着墻，炸开耳朵听听俊英究竟說什么。

“你們想到哪里了？……”俊英爽朗地回答大家，“良玉回家以后表現的蛮好。您想嘛，他究竟还是个团員哩，他不执行制度叫誰去执行？他已經答应啦，地皮一黄就去拾掇九亩坪那块麦。”

“喃！这就对啦！”正德老汉这么說了一句。于是屋子里就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李良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长长松口气暗自思摸：“她可眞能干呀，怪不得大伙都那样拥护她。”

…………

散会的时候，叶俊英和李良玉一块往家走着。叶俊英看看路边的麦地已經散土了，扭回头来笑着問：

“今后晌去九亩坪嗎？”

“嗯，”李良玉心里直想笑，赶紧装着搔头，用胳膊遮住右半个臉說，“不去能行，你已經替我答应了嘛！”

"你在哪听到的?"叶俊英忍不住也想笑。

"我……"

"你在草屋里。"

"啊?"

"你不用大惊小怪,"叶俊英忍不住笑着說,"我看見你在草窩里蹲着。"

这一說,李良玉再也忍不住了,臉一紅,一溜烟头前跑掉了。

六

天摸黑,良玉才从九亩坪鋤地回来了。他看看院里沒人,就悄悄的拐到棚子底下,把被子挾回媳妇的屋里。

吃过晚飯,李大娘見孩子回媳妇屋睡了,心里不免暗暗高兴。可是她还放心不下,等到更深人静的时候,她又悄悄的走到媳妇的窗戶下面了。只听見两口子亲亲昵昵的在里面說話,声音很輕:

"你到底沒拗过大家? 嘻嘻……"

"大家?"孩子笑着說,"咱服从領导嘛。"

媳妇吃吃吃笑起来了。……

"那你以后可要小心,"媳妇笑着說,"别啥迁就你都行,說到工作上,你可休想叫我迁就你。"

"去你的吧!"孩子輕輕笑了起来,"誰还光叫你迁就,往后多帮助我就对啦。"

"咱們互相帮助。"媳妇高兴的說。

半天沒說話。突然两个人都吃吃吃笑了起来。……

李大娘心里暗暗想:"对,媳妇說的在情理,擱工作上,就不能光迁就个什么的。"她輕輕松了口气,躡手躡脚地走开了。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証明信

海　默

一

战斗結束两天了，杜学全还是一点消息也沒有。

牺牲了嗎？沒有查到遺体。負伤了嗎？所有包扎所的伤員名单中都沒有他。也許是烈士的面貌被炮火灼伤已不好辨認了，这也不大可能啊，这次突破前，我們强烈的轟击使得敌人的炮火根本沒能够发言。本来打进突破口时还有人見过他，他的脚不太得劲，左脚面上因为在偵察时被蝎子草扎得肿起来，他只好穿了双布鞋，并且把鞋臉剪了个口子，就这样他还是紧跟着突击組爬上了这八百多公尺的高山。这样說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他挂了彩，被友軍抬了下去。

总之，班里只有杜学全不知下落。

这几天正开战評会，这个战斗我們一次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的一大半，而且在八小时內把敌人在去年化了半年时間占領的几个陣地全部收复，現在友軍新的攻势又要开始，这以后想要歼灭它一个师簡直是手拿把稳的事。班里評了評，这一仗全班都有功，杜学全第一次上战場时沒有經驗，第二次剛上突破口就挂了彩，这次他本来发了誓：立不上功就不回来見朝鮮老百姓，所以一开战評会，就想起他来了。

这个年青人給这班里留下不少典故，直到現在大伙还跟吃飯叫"凑份量"，因为他参加志愿軍那会，規定体重要有五十五公斤才合格，他拚命吃了頓咸东西，然后喝了两大瓢水，勉强凑到五十四公斤半，又經他找村长，找团支書，找区委書記，爭来爭去总算录取了他。到現在，班里把"凑份量"这个詞的意思又发展了，每逢战前开飯，就有人說："多吃点，凑点份量！"背炮彈时也有人說："再来一箱，凑点份量！"他們把这个詞越用越广，凡屬于超过任务，爭取立功一类的內容都能用上这句話。特別是魏亮，专好逗他："这不是凑份量，是凑数，你这么小还能打仗，老美那大个子一伸手就把你按倒了！"有敲鑼的就有打鼓的，只要魏亮逗开了头，个子又粗又大的副班长就該插嘴了："也有好处，目标小。"他人小自尊心可不小，班长知道他的倔性子，說到这一見他眼皮搭拉下来要发脾气，就立时向大家挤挤眼，于是魏亮一伸舌头，杜学全噗哧一咧嘴，大伙又在一块有說有笑了。

"是不是这小伙子因为怕立不上功，不好回来見人，就乱闖一气鬧出事来了呢?"班长越寻思越不放心。"这个小家伙毛手毛脚的，保不准能干得出……"大伙也不由得都往这上头猜起来。上次打坑道时，炸藥用完了接續不上，他曾偷着去拆过沒爆炸的炸彈。那会儿上級因为这样誤伤过人，下过命令禁止拆卸。他剛参軍不久，为了想超过任务，就偷着去了，幸亏沒出事，被他搞到了二百多公斤炸藥，他还不自私，每个組都送去一些，可是这样还是关了禁閉。这可不能怨連长机械，紀律总是紀律，不过把他关起来后，从来鉄面无私的連长却偷着去看了他一回。連长这次批評比平常还严格：

"为啥不准你去拆卸呢，这是为的爱护你的生命；命！你有第二个嗎？你小时候害了重病，你媽哭不哭？啊？为了你，父母化

多少心血呀？現在把你交給了国家，更不允許你不爱护自己，除非必要，你沒有这权力……”

特别連長在临走时，拉着他两只还沒很长成的手看了他半天，然后笑了：“小家伙，新兵，下一回可不准了！哨兵，讓他回去罢！”

按說他从这次出来后改变多了，他还向团支部提出过保証，难道他这次又大意起来了？

“到底他上哪儿‘凑数’去了呢？”魏亮嘟囔着。这話乍听起来象开玩笑，可是含着对熟悉的战友亲切的想念心情。

眞的，他到底哪儿去了呢？冲上突破口时还有人見过他来呢。

二

通到突破口的高山，有七十五度的坡度，杜学全和大家一样，光用脚算是不行，非把两只手加上爬不上去。他把枪背在身上，手攀着長滿刺針的灌木，脚踩着尖利的石礦子，胸膛象鉄匠爐的风箱一样，就这样呼吸还嫌不够用，气喘得越来越短促，在我們第一次炮火急襲过去后，他居然拐着一只脚和大家一块爬上了山頂。

透口气罢！他用手把衲領解开，抖了抖，凉风灌进来，眞痛快！

“快跟上！”前面傳来班長的命令，他剛想向前跑，左脚被石礦子夹住了，正这会，左边敌人的地堡里一梭子机枪打出来，前面有几个人倒下去，他連忙跳向左边那个洼地爬下。等到我軍第二陣炮火向前延伸射击时，他爬了起来，这时他感到脚上少了件东西，原来剪开口子的那只鞋丢掉了，他心一酸：“眞丢人，剛打仗丢了鞋，不怪人家說我不行。”他想回去找，可是这会队伍正象

海浪一样后浪推前浪似的向前涌，轉身都轉不回去，而且他听見自己那个突击班的联絡喇叭越响越远，他只好赤着一只脚追向前去。

他沿着被炮火打得滾燙的石渣道路向前冲，鋼鉄的屑末还有点燒脚，有时他踏到大块冒烟的彈片上，有时踏在炸开的鉄絲网上，那只赤着的脚也不知破了多少口子，流了多少血，脚后跟越走越震得后脑袋发懵，他已感到不是肉而是骨头接触在石块上。最初他只是感到椎心的刺痛，慢慢地小腿麻木了，整个腿僵直了，好象一只是眞腿，而另一只是假腿在走路。終于他穿过了四道鉄絲网，进了交通沟。

"这是哪部份队伍呢？"他借着炮火的光亮在烟雾騰騰中分辨了一下，发現周圍的面孔越来越生疏了。他知道这一回仗打得大，好几个团的兄弟部队都参加了，他忙大声問："喂！同志！你們是哪部份？喂！我們突击組上哪儿去了？"这会誰能听見他的話呢。他沒办法，只好自己向前寻找。他迈过无数横躺竖臥在地上的敌人尸体，穿过几道交叉的交通沟，一看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原来这交通沟是环形的。可是这次他轉回来后，却一个人也不見了，連打听道路的人都找不見了。

"完了！立功計划可完了！"他已忘了脚痛，只是心里跟掉了底似的，他恨不得抓住个什么东西，能讓自己的心免得这样蕩游游地。他拖了这么久沒給家里回信，还不是为的等这次战斗完了随报功单一块寄回去；他已回信答应在这次战后給北京三女中的同学寄一件战利品去，他对駐地那家炸死了父母的小孩子表示过，一定打死十个美国鬼子替他报仇，他向支部提出要在这次战斗中爭取入党，他把很多希望寄托在这次战斗上，这一下，全完了，他一松勁，坐在了地上。

正这会，一道强光閃过，他看見前面不远的小山包下有个人

影，他立刻跑了过去。原来那是个負了伤的战士，腿炸断了，半卧在那里，揮动着已經炸掉了手的胳膊，高声喊："同志們，冲啊！我不能走了，你們替我完成任务罢！"他想上前去照护他，剛向那人跟前迈了两步，那个战士几乎是下命令一样的喊道："別管我，往南去！快！"

他看見这情形，一股热气涌到头上，感到头有点发脹，心不知为什么急驟地跳动起来，他想："我这算干啥，丢人，那儿不是打仗！"立刻他向那战士指的方向跑去。

他一面向前跑，一面感到越来越不象自己的队伍了，队形，联絡信号都变了，不仅不象自己的营，而且也不象自己的团，他决心不再顧虑这些，反正都是抗美援朝的，他直向那火光密、枪声急的地方跑，他心想："只要能赶到最前沿，你就不能不讓我参加战斗。"

但是，前沿在哪里呢？他这次为了怕迷路，干脆也不顧得炮彈噗噗地在身边爆炸，跳出交通沟，一脉順着山梁朝直走，他感到自己一直沒改变方向，但为什么还不到前沿？我們究竟打出去有多远了？

他正犹疑間，突然后面有人喊了一声："站住！"他回头一看，已經有人用枪瞄住了他，手电照到他身上。他連忙也端起枪，可是那人已走到近前：

"算了罢！你那是什么枪？歪把子嗎？"

杜学全低头一看，自己的冲鋒枪把子已被打断了，半截木把还挂連在上边，不怪在剛才一顆炮彈爆炸时，他感到枪身震动了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杜学全立刻問，他估計这不可能是敌人。

"干什么的？抗美援朝的。你是干什么的？"

杜学全一听，这人說話好横啊，不过可以肯定是自己人了，

于是他也学着那个人的口气說：

“我？也是抗美援朝的！”

“前面是敌人，你死命的跑什么？”

“有敌人才往前跑咧，不打敌人打誰？”

“躺下！”那人厉声喝着，用手一按，把杜学全摔倒在掩体內，接着他自己也跳下来，压到了他身上。

轟！

分明是一顆重磅炸彈在附近爆炸了，掩体塌下来，两人被埋在里面。杜学全想动，那人压住他不放。紧跟着一陣排炮轟轟轟轟挨次打向陣地背后，在山谷的回音还沒消失时，那人已跳起来，抹去了嘴上的土：

“你是哪部分的？怎么不認得你呀？”

“我？八分队的，失了連絡了！”

“好，別走了，听我指揮罢。”那人說話口气还是硬邦邦的。

“这人眞驕傲啊，張口就叫我听他指揮！”杜学全心里有点不服，“不过，也許他是个班长。”再联想起剛才炮彈爆炸时，他的动作那个痲利勁，心就平下来了。

这时东方天空已經透了紅，那不是炮火，是黎明的曙光。在这暫时的安静里，被炮火惊飞了的鳥，又怯懦地落在陣前那唯一的燒焦了的树杈椏上振翅叫了几声，虽然是輕輕地几声鳥叫，却給杜学全一个很大的震动，这声音报告天色就要大亮了，平时老战士們常告訴他：“攻陣地容易，守住难，天一亮就要你的本事看了。”想起这句話，他的肌肉立刻收縮了一下，“怎么？就数着我不頂事嗎？”他恨不得打自己两个耳光子，他一面抱怨自己这种突然襲上心来的紧張，一面偷看了那位同志一眼，曙光給那位同志涂了个紅臉，只見他在那儿已經把剛炸塌下来的鋼板盖好，然后檢

視了一下手中的一棵剛繳获的冲鋒枪走了过来，他的动作是那样从容，倒使得杜学全眞的臉紅了，他剛想問他姓什么，那位同志已經說起来：

“你是个新同志吧？我告訴你，咱們这是最前边了，好比五根手指头，咱們在当間那根的指甲盖上，敌人要上手背，非走咱們这不行。敌人要从小拇手指头那儿上也行，那他得把后背梁給咱們当枪靶。他要敢从咱們这儿来呀，人少了不頂事，人多了……哼！也不見起上得来，因为啥呢，你想，他一打咱們这儿，指导員那儿就知道信了，指导員带着一个班在手背上，咱們这先得把敌人过一遍篩子，剩下个三儿两个累爬了蛋的敌人，准經不住主力在上面往下反击，一反就反下来了！你明白不！咱們不怕人少，越少越合算……”

他說話的嗓音时而沙哑时而尖細，不知为什么，杜学全最初所感到他說話太横的印象一点也沒有了，現在反而感到过于綿軟，有点跟老太太念經似的。

在他們說話功夫，远远公路上敌方汽車的灯光已經織成一条光带，灯光象穿梭一样，人声也很嘈杂，那位同志机警地瞟了一眼，猛的站起来：

“快！給你！”那同志把自己手里的一挺冲鋒枪递給杜学全，然后又指着附近几个已改修好了的工事說：“这几个工事給你，別忘了，打垮了就得修上，这儿还有一千多发子彈，十来个手雷，是我从烈士身上搜来的，我上前面去，敌人上来你掩护我，我压梭子时候你就打！”說完，他提起旁边的一挺新繳的美式机枪，就向左前方一个小山包跑过去。

他走后，天漸漸亮起来，霞光透过濃云，象扇子般似的射向这一带山头，所有的高地都染成黃一道紅一道的斑痕。杜学全借

着这还很微弱的晨曦向左前方看去，原来那一带根本沒有可用的工事，只見那个同志一直沒停手，搬石块，扛麻袋，修这儿补那儿，工事作完又到敌人尸体上去搜罗子彈了。

杜学全看見这情形，只覚得臉上一冷一热的，又感激又过意不去，"好人哪!"他一面补修着自己的工事，一面不住地念道着，他感到刚才对这个偶然相遇的战友不滿意是可耻的。"眞是！我咋这么幼稚呢!"

三

杜学全从泥土和鋼鉄碎片里抬起头来，他想翻身，不知咋回事，就象梦魘压住了似的有劲使不出来。好不容易他用两肘拄着地向后跪縮了一下，他看見了肩头下边那块变了颜色的土，他一惊："哦！怎么我挂彩了?"这念头一轉，猛然使他想起这是刚被敌人一陣猛烈的炮火轟击以后，一想到这，他忽然感到有了点劲，立刻警覚地左右看了看，身旁还沒有一个敌人，原来敌人还沒上来，于是他又平静下来。現在，精神上松弛成了他唯一的休息了，只有在这短暂的松弛时，他才能来得及想想身边的一切，看看周圍的环境，看看在更危險的地方坚持着的那位战友。他向左前方望了望，他看見了那个同志照例又摆了摆那块照明彈的小降落伞上的白綢子，刚才他那儿落了足有五六十发炮彈，居然还活着，使他感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又抬了抬右臂，还能动，可見骨头还沒断，可是手指有点僵直了："筋打断了?"他怀疑起来，他想檢查一下，包扎一下，但他又一想："管他呢，好不容易有了点空隙先歇歇再説"，于是他仰过臉来，舒展地躺在了工事內。天上的烟屑尘砂还在刷刷地落下来，他也不怕迷了眼睛，瞪着眼睛看着天。从早上六点半敌人开始攻击起到現在有十一个鐘点了，敌人的反

击几乎是每小时一次，开始时，他时时刻刻紧張着，現在，他心想:“打仗，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因此，反而滿不在乎起来，加上又累又餓，所以只要有一点安适时間，他也不愿放过去。

現在敌人的炮火已停止了，他知道敌人一定在向山上爬，他头一次經历这样沉寂时恐惧得心一直跳着，經过連續八次的炮火轟击和反扑，他这次簡直象沒事一样了，他准知道从山下到山上要有十七八分鐘，乐得休息一会。他看着天上已經西斜了的太阳，开始他总在埋怨太阳走得太慢，現在他又有点舍不得它了，那会他是盼望黑夜早点来，敌人反击早点停止，自从他查了一下陣前已摆了一百多具敌人尸体后，他又盼望太阳慢些落，讓敌人多凑点数了。

他歇了有两三分鐘，忽然又想起山前那片和自己家乡相象的小平原。在这个白天里，他除了老远地看看那个战友，就是看看平原上的房子。他为这房子生了不少幻想，他想如果眞的能把这山头守住，能把这次仗打胜了，能把那块地方夺回来，那家房东該多高兴呢！他每逢想到这儿时就好象从更南边的陣地上回来了，这可不能功臣自居，要假装是买东西从那儿过，等走到跟前去一看，房子里头挤滿了人，房子已修补起来，水果都熟了，小孩一見面就把腿抱住，你們都說我小，可是小孩照样跟我叫志愿軍叔叔……

想到这里，于是他把身子挪向前一点，他探头一看，那片房舍已經不見了，那些長滿了青草和野花的房頂，翠綠的树枝都遮在一片烟雾中，在烟雾稀薄处已經出現了无数蠕动的人影，原来就在他不注意的功夫，敌人已借烟幕掩护冲上山来。

“好多敌人哪！”敌人这次足有一个加强連，而且这次不是先从前面攻，却从四面冲了上来。杜学全完全沒料到敌人还有这一手，一看就慌張起来，由于剛才一时的疏忽使他不知应該怎么办了。

他楞了一会，連忙檢查了一下身边的武器，剛才的炮火把那挺在敌人第二次反扑时繳获的机枪打掉了，身边只剩下七十多发子彈和一个手雷一个爆破筒。这怎么能挺得住呢？不由得使他盯住了那根爆破筒，他把它拿起来，用袖子拭去了雷管上的土，他想起了楊根思，想起了用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这次，他覚得只有象他們一样了。脑子剛这么一轉使他又立刻想到："上級能知道我罢，能追認我当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員嗎？家里和祖国的朋友們的信是不能回了，不过，兴許他們能从报紙上看見我，可惜到了記者来訪問的时候我已經不会說話了，上次一个記者問过我，你第一次打仗怕不怕？这才是廢話咧，这会我什么都不怕，要說怕就是怕别人不知道我，其实何必一定讓别人知道呢，只要我对得起祖国就行了。……"

他脑子里这么一閃，那个同志在左前方嚷起来，他在炮火声中断断續續地听見了这样几句話：

"别怕……别讓炮火打着……敌人……人多……越人多越胆小……有命在……命……敌人就上不来……"

这些話給了他很大的刺激，他又联想起連长說过的話，生命！一个生命在这会有多么大的价值呀，就因为山上有这两个人敌人就上不来，是啊，"不能随便牺牲自己，除非必要……"于是他定了定神，心情稳定下来，把那个打开了保險的爆破筒放下，又拿起冲鋒枪。

敌人的这次反扑是集中了所有的剩余的兵力組織起来的，由于我們占領了这个山峰，使敌人江北岸的工事都暴露在我們面前了，假如他不把这山头夺回去，江北岸就会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他們更看出不拔出这个点，主峰根本攻不下，每次爬到半途就暴露在左前方那个同志的火力射击下了，因此，敌人集中了所有的

机动炮火，打向这个不到二百平方公尺的小山梁，紧跟在炮火后面，敌人四面冲上了山。

杜学全这时忽然想起班上常和他开玩笑的那句話："都說我人小，是凑数来的，我看今天敌人才是凑数呢……"

嗟嗟嗟嗟！最先上来的敌人倒了下去，杜学全数着："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〇三……他媽的，数不过来了！"

他的突然扫射使敌人又退縮到了那个洼部，他的前几个手雷都是在那儿爆炸的，"敌人专好到那儿'集体会餐'，照家伙罢！"他正想把最后一个手雷扔过去。正这会，左前方那个同志已击退了前面的敌人，掉过枪口支援这边了！我們后方的炮火也支援过来。

眞奇怪，这次敌人来得急去得快，敌人确实一次比一次胆小了，还沒等杜学全使用最后一根爆破筒，敌人已垮了下去。

敌人打退下去半天，他还端着枪楞在那里，总覚得周圍还有敌人似的，足有五分鐘后，他才恢复了平靜。等他把由于紧張所产生的錯覚完全排除掉了以后，他开始清醒过来，他眞正感到自己生命的重要了！"哦！原来只要有一口气在，别看我人小，这块土地敌人就占不了。"他才知道，他的立功希望，他要为朝鮮打出个和平来的愿望，他那些从来沒向別人說过的理想都寄托在这上面。"死！滚一边去罢……鬧了半天只要我不死，敌人就得死！"

"小家伙！好样的！"那个同志沒等敌人撤完就跑到杜学全的掩体里，"眞行！你今年十几呀？"

杜学全不好意思起来，幸亏泥土遮盖了他的臉紅，他鼓了鼓勁敞着嘴說："不小了！二十五六啦！"

"扯淡！别充大人啦，頂多十八！"

"十八怎么的！"

"說的是呢！十八岁就这么勇敢，眞有前途！"

“得啦！别臊俺們咧！还不全亏了你……”

杜学全居然眞害臊了，把头低了下来，不过他一边低着头，却一边斜着眼睛瞟着那个同志，他还是头一回看見那个同志笑着臉向他說話，趁机会就把这句早就想問的話說了出来：

“你是党員吧？”

“是，你呢？”

“团員，不过我申請入党了！”

“好！这次我可以給你証明。”

听他这样一說，杜学全不知道自己該怎么答复好了，停了停，冒然地問了这么一句：

“你是四川人吧？”

“为什么是四川人呢？”

“英雄多半出在四川嘛，你看，黃繼光……”

“那可不一定，朝鮮战場是个出英雄的地方，哪儿人也有……”那个同志說到这儿大概是覚着說的不对头了，頓了一頓，然后补充說：“我是山东的。”說完，他的臉色一沉，杜学全不好再問了。

两人同时坐下来，坐在那一堆炸碎了的小麻袋上。杜学全这次才看清了那个同志的面孔。他有二十七八岁，左耳根下直到脖子上有一条两寸多长的伤疤，中等身材，眼睛看起人来盯住人不动，由于他也在察看杜学全，使得杜学全被对方象两个小电泡一样的眼光逼得又低下头来。

这会太阳已不那样惨白了，被烟尘遮得只看出一个黃圈，一道道的烟柱已和一条条的黑云接連起来，云縷的一端扯出个不愿見人的月亮。月亮下边正是那个杜学全整天观察着的房舍，現在房前的烟幕已經消失，在金黃色的阳光剛要涂染那长滿青草的房頂时，一个黑影从房上飄过，两架黑色的敌机冲出云霧盘旋过来。

"飞机!"杜学全說。那个同志連头都沒抬，还是呆呆地瞅着杜学全不說一句話。

"喂! 你怎么沒穿鞋呀?"那位同志忽然开了口，好象是剛才发現杜学全赤着脚。

"先丢了一只，后来跑着不得勁，又把那一只也甩了!"

"来，穿上我的!"那个同志立时脫下自己的鞋来。

"这是干啥呀，那你不是也一样光着脚!"

"不要紧，我从敌人那儿借一双!"

"那不犯紀律?"

"我們先报告指导員哪。"說时，他掏出小本子，扯下一張紙，写起信来。

"为这事去找指导員多不値得，算了罢!"

"还有别的事呢，"他执拗地說，"主要的是去取点彈藥来。"他把信写完，折成三角形，交給杜学全，"快去，快把鞋穿上，就在那儿，你看見沒有，順这沟繞过去，一片栗子树后面，那个洞子里，就是連指揮部。我們的指导員是个大个子，明眉大眼的，一見就会認識他，要是指导員不在了交給他的代理人也行。"

"这不行……"杜学全犹疑起来了，"他是不是有意讓我躲开这里? 就是! 敌人什么时候把坦克也集中在山下边了，他一定先发現了这些才来讓我躲开……"

"快去吧! 你想不想打胜仗?"那个同志簡直是嚷起来了，"快去! 同志，我是党員，你是团員! 我这一次命令你一回吧!"

杜学全見他眼里的血絲几乎要跳出来，只好穿上他那双被彈片炸开好几个口子的鞋，他剛要走，那个同志扳住他的肩膀，突然改变了口气，象对小弟弟一样的說:"等敌人炮火襲击过了再回来，啊? 听見沒有，千万千万，不是为别的，为守住陣地。天眼

看黑了，敌人攻不下这里，他前面那几个山也得讓給我們。炮火打时有我在，炮火过去有你在，只要有一个人在，陣地就丢不了……”

四

在杜学全从指导員那儿背了两箱手榴彈回来时，炮火簡直要把这个山头打平了 而且不同的是敌人这次增加了四架飞机狂扫濫炸。他完全相信了自己的判断，那个同志是有意讓自己避开这次轟击；想到这，激动得血直向脑門上涌，他也顧不得炮火猛烈，从一个彈坑跳到另一个彈坑，向陣地上跑过去。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覚得自己身子灵活多了，簡直不象是炮彈在打他，飞机在扫射他，而是他向彈雨中射过去，有如冬天的貂皮帽子，雪花离他很远就融化了，就避开了。

他沒先到自己的掩蔽部，他先奔左前方那个工事跑过去，硝烟迷得什么也看不見，那位同志的工事哪儿去了？人哪儿去了？等这陣炮火稍微平息些后，他发現了露在泥土外面的衣角，他把衣服一拉，原来是一挺用衣服包着的机枪，枪旁边才是被泥土盖滿的战友，他拍掉了他身上的土，看見了他赤着的双脚和脊背。杜学全走后，他不仅沒取用敌人的鞋子，而且把仅剩下的一件上衣脱下包了武器。杜学全忙把他連搖几下，那个同志嚷了一声，睜开了眼，他沒有吐出嘴里的泥，牙咬得砂粒嘎吱吱地响着說：“陣地沒丢罢?”杜学全点点头，他就闔上双眼，再也不講話了。杜学全环視一下他身上，背部受了重伤，有一只腿已經被血和泥土粘滿，摸摸他的胸口，还有一息气，杜学全正想給他施行急救，敌人已冲了上来，这次敌人沒从前边先上，一股迂回部队已到了他自己原来那个陣地前面了，他只好放下这个心脏还在跳着的战

友，三跳两跳跑回原来自己的工事內。他知道自己背的冲鋒枪已沾滿了泥土不能射击了，只好取出手榴彈来，但他一弯身，发現脚下土中有个硬东西，他拣起一看，原来是一支敌人的卡宾枪，用一块洁白的小降落伞綢子包着，而且压滿了子彈。

他的思想正在回忆那个在这样严重情况下，替他从敌人身上搜罗来武器，而且細心地用自己心爱的白綢子包上了的战友时，敌人已跳上了工事，他已来不及还击，举枪順手一掄，打中个褲子紧綳在瘦长的腿上，拖着一双沉重的大皮鞋的敌人的小腿肚子，敌人栽倒下来，他趁势跳出了工事，端枪向前，一面扫射着一面冲了上去。

敌人在离此二十公尺的地方沒遇到照例的射击，肯定这儿已不可能有人了，因此杜学全象跃出洞口的雄獅一样的猛烈地动作，一下子把敌人完全震慑住，前面的人躺倒下来，后面的人掉头就跑。就在这同时，他的战友那个方向，机枪也响起来，他苏醒了，这就使杜学全扫除了后顧之忧，敌人的第九次反扑被打垮下去。

杜学全松了一口气，按着腹部的新伤口，赶忙去看他的战友。

在那挺枪口还冒着烟的机枪上，他一只手还扣着扳机，但是他已不再說一句話了，不知他是用尽了最后的力量死去的，还是又負了伤，因为他身上伤口多得已分不出哪个是新伤。

杜学全为了怕自己万一牺牲后，讓敌人发現他的尸体，就把他背回到自己那个較为坚固的掩蔽部內。他慢慢地把他平放在地上，查了一下他的遺物，他身上只有两万元人民币，一支断了的金星笔和一个小本子。他打开这个被子彈穿了三个洞的染血的本子看了看，在第一頁上写着黃繼光、邱少云的名字，第二頁里夹着一封沒写完的信，信上头几句是：

今去此信不为别事，現在把我立功喜訊报告二老父母大人。我們就要出发了，这信上我空着个地方，要等我回来才能填上，因为我鬧不清我能立几等功，另外，告訴秀珍，讓孩子快点上学罢，听說国內正大建設，可别讓孩子长大了当个沒用的人。……

杜学全一看这信就呆住了，他仔細看了看，信封上写的不是山东，是四川，这个人一切都心里有数，連自己是哪省人都不愿夸口，想到这，感到自己鼻窩边上又热又痒，嘴角已能尝到泪水的咸味了。

趁着这会敌人很安靜，杜学全在那封信的空白上替他填上：“英勇地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献出自己最宝貴的生命。”他把生命两个字写的特别大，写完，他又伸头向陣前查看了一下战果，数目字大致不差，他們陣前已横臥了三百多具敌人尸体。

这时，烟雾弥漫的天空又挂上了一层灰布帘，在家里，該是吃晚飯的时候了。突然，东南方向响起了剧烈的炮声，炮火越打越猛，反而覚得天亮了許多，三十分鐘后，六发紅色信号彈升上了遙远的天空。

“怎么回事呢?”杜学全跳出了掩蔽部，他向山下一看，敌人的坦克已掉头逃走了，对面山头上的敌人也在慌忙撤退下去。

他观賞着这动人的景象不知道該怎么办。白天，他一直注意观察着的那一片可爱的房舍和小平原又展开在眼前，虽然天已黄昏，但他却越发看得清楚了，他感到那几間房子比剛才更近了，現在看起来，說不定剛才幻想的会变成事实，他估計那里的老百姓一定会很快回来。他和敌人搏斗了一整天，現在看起来，不仅换取了个更坚强更勇敢的生命，而且换取了这一片和平土地，他簡直想馬上坐下来給祖国写封信。

他正想着，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头，他回头一看，原来就是剛才見过的那个指导員。他連忙行了个軍礼，停了会，他把烈士的两万元人民币和半支鋼笔一个本子遞給了指导員:“这是他最后的錢，給他交了党費罢，指导員，我到現在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我有好些話还沒来得及跟他說，他就……”

指导員把东西接过去，輕輕地念着:“刘振海同志……”然后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杜学全看着指导員，讓自己的眼泪尽情地流下来也不去拭，但这时指导員背过了臉去，稍停，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回过头来說:

“你們的行动我都看見了，这是給你写好的証明信，我打电話問过，你們队伍就在打炮的那个方向，快去归还建制罢！你們队伍就要出发了！”

“往哪儿出发？”

“要往前进，你沒看見友軍那边又打响了，敌人这一綫整个垮台了，你可能还赶得上去执行新任务。”

五

在杜学全找回部队的时候，連队正在集合准备出发。他把自己的証明信交給指导員，又把那个牺牲的战友的未写完的信委托文書轉給軍邮寄走。連队的同志立刻把他包圍起来，魏亮凑上来說:

“好！这会你可眞是凑数来了，我們班上九个人都立了功，加上你整十个。”

杜学全这次沒和魏亮开玩笑，經他这样一說反而流下泪来，他抓住魏亮的手說:“沒有这样的好战友，我算什么呢，你知道不！比他，我差远了……他什么都沒說，可什么事都完成了。”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四年四月号）

雨

李　准

太阳偏西的时候，东风突然刮起来了。

合作社喂牲口的張存厚老头，呆呆地立在牲口棚下。他看着飲牲口的水缸外面，潮的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由不得吸了口气。

他慢慢地走出牲口棚，看了看天，一堆一堆的黑云彩，象厚厚的被子一样，把太阳蒙住了。

"咋会遇在这个天去拉煤！"他說了一句，就回到家里悶悶地吸起烟来。

張大娘在屋里正蒸饃。她凭老經驗象看了鐘一样准确地知道饃蒸了多少时候。她掀开籠，热气象云霧一样把她籠罩了。她先用指头捺了捺，接着吹了吹手，就拿了两个热饃递給老头說："你尝尝！苞谷面抹点油，甜絲絲的还带香噴噴哩！"

存厚老头慢慢地說："你放到那里吧！我心里窩囊了一疙瘩，現在吃不下。"說着又抽起烟来。

停了一会，他到門口看了看說："鉄拴們今天是鷄叫两遍时套的車，要是装煤不耽誤事，現在就过来獅子桥了。"他說着看看老伴的臉。明知道她沒有走过这条路，不清楚，可是他还要問。

張大娘經他这一問，才明白了他为啥吃不下饃。她知道他有这个老脾气，每逢社里牲口拉車出外，到該回来时候不回来，他

就坐卧不安。今天又发了这个老毛病，她就嘟嚷着説:“你管他們到哪里啦！那几个牲口是你的命，在家你操心，出外你也操心。咱社里有这个規矩么，燒火剝葱，各管一工，你喂你的牲口，車出去了，你能破开成两个人再跟出去一个……”她罗罗嗦嗦地說着，老头听得不耐煩，接过来說:“就你的話多啦！牲口使着了咋办！他們哩，咱哩，究竟是誰哩！”存厚老头哼了一声不吭气了。

“你不是跟鉄拴交代过叫他們少装点嗎?”

“你看看天！”存厚老头瞪了她一眼。張大娘悄悄地走到門口一看，她吃了一惊，东风象捺住大树的脖子一样呼呼地刮着，黑压压的云彩，立时把天空罩住了。

“这个死老天爷，說变就变！”她朝着門外小声地罵了一句，轉过来又笑着說:“不要紧！紧下慢下他們就到家了。”

存厚老头朝門外看了看，叹了口气說:“就怕紅石沟那个坡！要是沒上来坡就下起雨来，可就糟了！”拉煤这条路是他跑熟的，他盘算着今天是鷄叫两遍套車，走得再快，这时候也不过折回来剛过獅子桥，离紅石沟还有十几里路。况且小伙子們出門，誰敢說他們能不耽誤事。

天越来越暗了。外边的风刮得正紧。存厚老头在屋里突然嗅到一股雨腥味儿，他急忙扒住門一看，由不得“啊唷”一声，臉都变成青的了。

張大娘看看自己老头的样子，心里也覚着不安然。老两口沒儿沒女，一块熬过了几十年，好容易熬到現在，日子有个过头啦，因此她关心老头超过关心她自己。

“咱自己的牲口也沒見你恁操心！現在是一个社的，你管他們哩，一天夜里起来喂四五回，还不够你受！今天夜里摸点黑，他們总要回来的。”張大娘和老头解釋着，却不防老头說:“以后不要

說这話！光說管他們，管他們，这是管咱自己的事！”停了停，好象想起了什么事，又說：“我問你，咱分的粮食是从哪来哩！”

“就那也該吃吃点，該喝喝点，鎖着你那眉毛头，就象誰欠你二斗黑豆錢一样！”張大娘說着笑起来，又把饃拿了过来。

“我头有点疼！”存厚老头沒奈何地說了一句。

“忽嚨嚨嚨——”雷声象山倒了一样地响起来。存厚老头忽地站起来到門外一看，象銅錢那么大的雨点子从天上掉下来。

“他們未必到紅石沟！”存厚老头搓着手說着。院子里的雨已經象盆潑似的下起来了。

存厚老头在屋子里轉过来轉过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想着車在路上咋办。

“你猜你那小布衫用了多少布？”老婆問。

“紅石沟那坡那么陡，准上不来。”老头說。

“前天刘聚問我說咱社里牲口都是喂啥了，喂的那么胖。”老婆又想扯开。

“这一回牲口可要使扑蹋啦！”老头又說了一句。

張大娘看着沒法子，自己就拣些不吃劲的事說起来，存厚老头却一句沒听見。他听着外面雨嘩嘩地下着，仿佛看見鉄拴和刘庆两个被雨淋得象水母鷄一样，鉄拴不住气的在紅石坡下打着騾子，刘庆在后面扛着車，牲口喘着拉着，可就是拉不上坡，牲口身上的雨水和汗水一齐往肚子下边流着，突然！駕轅騾子前腿滑倒了……他想起鉄拴們現在在路上的困难，又想着这些牲口平素聞着他的手那个亲热劲，由不得眼睛潮湿了。

“点灯！”他喊了一声。張大娘趁势摸着将他的胶鞋掂到箱子后边，却又摸来摸去故意說：“死洋火也不知道弄到哪啦！”

外边的风更紧，雨更紧，象千軍万馬奔騰一样的嘶叫着。存

厚老头心里象火燒一样，这时候他連鉄拴們的呼喊声和牲口鼻子“呼嚕！呼嚕！”的出气声也仿佛听見了。他覚得要是不去接他們，好象气都出不来一样。他看着老婆还沒有点着灯，就打个箭步跑了出去。

“給！給！你的胶鞋找着了！”張大娘在屋內喊。

“不穿啦！”

“你有病呀！”

“病好啦！”

他一直跑到牲口棚下，順手拉了两个牲口。正預备取套，突然手电灯一閃！

“誰？”他問。

“我！”

“社长！”存厚老头心里一亮，就知道他来干什么，就問：“长套你拿来了吧？”

“拿——来啦！再拉一个，咱們有这个条件么。”社长拉着喉嚨笑着說着，把套搭在一个馬身上，又說：“我一个去吧？”

“我在家也睡不着覚！”

“騎上！”社长說着翻身騎上馬。

“騎上？”存厚老头犹豫了一下，他忽然脑子一閃：“騎上快！”就点了点头，也翻身上馬。两条腿一夹馬肚子，那馬跟着社长的馬象飞箭一样地向紅石沟奔去。

雨越下越大了，三匹馬消失在灰霧蒙蒙的雨夜里。

一九五四年四月开封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四年六月号）

实 习 生

辛　雷

一

春天，早晨的阳光，把湿漉漉的街道，照得耀眼发亮。实习生楊雪珍——一个剛上二十岁的青年，背了背包，走进了汉水鉄桥工程段。

她一进了大門，就望見一根矗立云霄的"德立克扒杆"❶，在太阳里反射着朱紅色的光輝；接着，听到好象从半天空傳来的砰砰巨响。她想：这是击打什么呢？再走了几步，机器的响声繁杂了；电焊的青光，象閃电似的到处乱晃；广播喇叭，发着震耳的响声。她眼花了，心脏跳动起来了；她完全被工地的气氛包圍住、被工地的一种新奇的力量吸引住了。她一股勁的往前走，一直快走到汉水边上，才发現自己走迷了路。

她拐回来，向着东边那排象机关办公室模样的白房子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道：段长办公室，一定是間很寬大、很整洁的屋子；一定有許多設計員、繪图員、工程师，也許有苏联专家……大家埋头在一列列的桌子上，靜悄悄的工作。段长，一定好象"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那个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

---

❶ 是一种大型起重机。

当她一眼看見門口挂了"段长室"的牌子的时候，她神經有点紧張了，忙着把介紹信掏出来，两步走到門跟，一看：門却是鎖着的。是一把很大的白鉄鎖。她鼻孔哧地出了口长气，好象皮球泄了气似的，臉孔頓时松弛拉长下来。撅着嘴，把背包摔在門口，一点劲都沒有似的，靠着墻，坐在背包上。过了两分鐘，她站起来，脚跟重重地跺了两下，心神不安地轉了几轉。这时，她听見从河边傳来一片工地上特有的响声，她对自己說："到那边看看再回来！"她笑着跑着，到了河边，站在岸坡上，往下一看，在她眼前展开了一个庄严、奇偉、寬闊的"水上現場"。紅色的高大的"德立克"，伸着巨大的鉄臂，吊着一根两个人也抱不过的鋼骨水泥管桩，嗚的一声，从她头頂上空掠过。她頸子一縮，皺起眉头，眯着眼，望着它。这个玩意好象一个巨人掂着根笔杆似的，毫不費力地，把管桩輕輕地、慢慢地擱在河面一个桥墩木架上。河面上，扒杆船吊着汽錘，在半空砰砰地击打鋼板桩；从鍋爐、汽錘……散出来的水蒸汽，好象早晨的烟雾似的，弥漫着整个河面。多少平面鋼板船呵！多少工人在那里紧張地工作呵！多少沒有見过的新机器在阳光里发光呵！楊雪珍站不住了，她好象一只燕子掠下沙滩似的，順着岸坡往下跑。警卫同志吆喝了她好几声，她才回头来問："什么？"警卫同志指了指自己的胸部，大声說："符号！"她沒有符号。很扫兴，很懊恼。这时，岸坡上广播："黃段长！黃段长！办公室有人找你！……"楊雪珍一听，懊恼的情緒飞跑了。她想：段长一定要回去的！我得馬上領个符号！她又輕快、又喜悅，低着头，微笑着；好象小孩子玩似的，脚尖点着輕便鉄道枕木格子，放着小快步，咚，咚，咚地往回跑。

她一口气跑回来，气吁吁地进了段长办公室。黃段长眼光从眼鏡框上看了她一眼，看过了她的介紹信，就在信箋边边批了几

个字。把眼鏡往上托了一下，好象一个老父亲似的和藹地笑着，用着十分柔和的調子說道：

“楊同志，分配你到水上工区去好吧？啊？你現在先到总务科，給你找地方住下，啊？休息一两天……”

楊雪珍粗黑的眉毛一聳，打断了他的話，說：“段长！干嗎要休息一两天？現在把行李放下，就到工地！呃！您还得給我弄个符号！”

黃段长又在信箋上加了几个字，还是劝她休息一下，就送她出門口，庄重地点了点头，用眼光送她轉过走廊。

楊雪珍出来，想道：哦！原来段长是这个样子的！倒不象我自己想的那样。

她找到了总务科，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管理員把她引到一座破旧大楼底下的一間又阴暗又潮湿的房子里。她一进去，就发現一个女同志，坐在窗戶下，低着头看書。她很高兴，把背包扔下，連跑带跳地走过去，好象見了老同学似的，笑着跳着拍着她的肩膊，声调清脆地問道：

“同志！你貴姓？你来了多少日子了？你的工作好吧？……”

那个女同志，給这股乍然扑过来的、又粗卤、又冒失的热情，冲得有点慌乱了。她慌手慌脚的从床上溜下来，鞋都沒有穿好，就抓住楊雪珍的两只手。眯笑着問：“你是剛来的干部吧？你……”她瞪着两只眼睛，惊奇地看着这个象男同志打扮的高个子的姑娘。她被这个火辣辣的青年感染得兴奋起来了。她望住她：寬闊开朗的、象面鏡子般发亮的額門，两只圓圓的、充滿热情的、象黑夜的火星般的眼睛，健康的、不加修飾的臉孔。她想：这个人的生命力多充沛，多飽滿呵！这么热情、开朗，她不知說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嘴唇都抿不住地笑着。

楊雪珍兴冲冲地問这問那，那个女同志，十分耐心地，一件一件的給她講。看样子，楊雪珍好象要从她那里，一下就要挖出全部工地情况似的，問个沒完。她倆談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原来这位女同志姓崔，是团总支委員。最后，楊雪珍說："崔同志，我把团的关系介紹信給你吧？我現在到水上工区去！"

那个女同志，接了她的关系介紹信，說："你新来乍到，水上工区办公室不好找，我領你去！"

楊雪珍說："那不好，你昨夜熬了夜，今天該歇歇！你讓我自己去吧！"

她到了水上工区，找到了工区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在一艘草綠色的小輪船上。

干部們正在上仓一間用白磁粉刷得非常雅洁、精致、明亮的小房間里开会。

她望着这艘小輪船走去。这办公室太新鮮、太有趣了！簡直象西湖的画舫。她一步从大木船跨过去，好象在学校运动場里越障碍似的。人們剛散会。工区主任头发蓬乱，胡髭八叉的，看样子最少有两个星期沒刮臉了。他的近視眼鏡，溜到鼻尖上。她一面看着他讀她的介紹信；一面留心他的眼鏡。她担心地想：主任的眼鏡会不会掉下来呢？他又不往鼻梁上托一托。

工区主任把信看过了，就和党支部書記研究。支部書記是一个头发漆黑、臉孔紅胖、举动庄重的人。他看了她一眼。她想：他好象要发現我有什么工作能力似的！

他們决定把她分配到第三号桥墩去。工区主任从旁边抓住一位挾着一件尽是泥巴的藍棉大氅的矮个子，給她介紹說："这是邱工程师，他是有十多年工作經驗、在他的履历上有过几座桥梁的好工程师！你跟着他，会学到很多东西的！他現在負責三号桥墩。"

她眼巴巴地望着邱工程师那副非常謙虛、和藹的臉孔。想：眞幸运，又碰到了个好老师！

她跟着邱工程师出了仓，回过头来，对工区主任和支部書記說声："再見！"就从輪船上一縱身，跳到大木船上去了。

二

晚飯后，她回到宿舍里，見了两个女实习生，她馬上就和她俩熟識了。她們在一种新的友情里异常兴奋地說着、笑着，用手帕扇着；覚得房子里热得要出汗。

再过两个鐘头，她就要和一位技术員同志，接十点鐘的夜班了。她們劝她先睡会覚。她說："哎呀！我能睡着了？"白天見面的那位崔同志，大家都叫她崔大姐，在灯下忙着写报告提綱，她也插进来說：

"小楊，你还是睡一会吧！工地不比机关学校那样正規。要善于休息，要不到了工地打开瞌睡，可不好！"

她覚得这几句話，包藏着很温厚的同志感情；她很感动，用着一种尊敬的眼光，望着崔同志，笑了笑。好象个孩子似的說：

"好吧！听你們的話！睡一会。"

她棉袄棉褲都沒脫，就睡下了。工場的电焊青光，在窗戶上忽閃；桥头打桩声，震得窗戶紙扎扎响。她紧閉着眼，自己給自己說："什么都別听！睡吧！"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睡不着。她看了看表才八点十分。翻了个身，又挤着眼，脑瓜子好象故意和她搗乱似的，竟放开电影了：紅色的"德立克"、战斗着的水上現場、烟霧弥漫的河面、邱工程师、工区主任、陈技术員……她又看了看表，还不到八点一刻。

崔大姐看見她那个不安勁，就給她說："你放心睡吧！到时間

我叫你，我也到工地去。”

楊雪珍抬起头来，好奇地問：“崔大姐，你怎么又值夜班？其实你的工作滿可以白天干嘛！”

崔大姐，手捏住笔，笑了笑，答道：“这是我們总支分工輪流值班，便于及时掌握情况。”

有个躺在被窩里，两条粗大辮子搭在綉花枕头上的女同志說：“你不知道人家崔大姐的工作作风，又深入，又細致！政治理論又高深，咱們这屋子里的同志，得她的帮助可大咧！”

楊雪珍听这一說，高兴地說道：“哎呀！那好极了！崔大姐你可得好好帮助我！”她的脚在被窩里乱蹬，好象要人家馬上就帮助她似的。

崔大姐一边写着，一边笑着說：“你听她說咧，咱們在一起，都应該互相帮助！”

她們說着說着，快九点了。楊雪珍一骨碌爬起来，說道：“算啦！不睡啦！”大家看她的着急劲，都笑起来了。她虽然来了才半天，大家都覚得和她很熟識了；互相間好象有一股友誼的热气在流动着。这会，誰也不介意怕得罪她，都向她开炮了：

“小楊呀！你太不冷静了！你还缺乏工程师的理智脑瓜咧！”

“你把身体搞垮了，你的爱人也不答应你！”

楊雪珍听了这陣友誼的“进攻”，好象誰給她搔痒似的，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十分响亮、爽朗。最后几乎笑得站不住了，往床上一倒，臉朝墙壁，用手背擦着眼。她覚得自己全身都泡在同志間直率爽快的温暖的气氛里，很舒服，很痛快。她起来，一面紧鞋带，一面說：“得啦！得啦！我求你們别再‘进攻’我了！”当大家静下来时，她喘了口气，又补充两句：“眞的！我躺着也是白躺，倒不如到工地看看有意思！”

她把头发往帽子里一塞，腰带胡乱一束，对崔大姐說:“我先走了!”說完，就慌慌張張地在門口淡紅色的灯影下消失了。房子里的人，好象頓时睡着了似的，悄然无声。

她到了工地，哎呀！好一幅灿烂奇偉的夜景！那座巨大的日光灯，好象早晨山頂上升起的太阳似的，从高高的岸坡上直射下来，把整个水上現場都暴露在它的强烈的光輝下。排架上、吊船上、发电机上、跳板过道上……全是电灯、日光灯、水銀灯；整个河面，好象銀河似的，一望都是活蹦乱跳的銀片。楊雪珍，她眞想跳起来大叫几声。她一只手遮住眼睛，头都不敢抬，胆怯地走过那长长的跳板，站在三号桥墩的木架上；望着这个水上現場的平面。她覚得这个工地，好象一个船只稠密、五光十色的大海港；又象是望不尽头的、繁华喧嚣的夜城市。她胸脯起伏着，鼻孔好象作着深呼吸似的。她自言自語地說:

“好大的气魄!这是咱們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气魄呵!”

她想道：看吧！咱們这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用不着几年，她就会象只勇敢的大軍艦似的，冲破波浪，走进社会主义的大世界……

她正在那里出神，一个青年站在她跟前，叫道：

“楊同志!你早就来了啊?”

她吃了一惊，連忙答道:“哦哦……你……你也来了?”

这位同志，就是和她一起值班的技术員陈国基。听崔大姐說，他是水上工区不脱产的团支委，兼三号桥墩的团組长。这人，有二十五六岁。黑黑的四方臉，鼻子有点往上翹，突出的下顎骨，好象黑鉄般坚硬。楊雪珍白天見了他，有个好印象。她覚得这个人踏实、沉着。心想:“他的优点，正是我的缺点，我应該好好向他学习。”現在他們在一起工作了，她覚得很高兴。

"陈同志！你白天給我介紹的情况，我还有几个不懂的問題，你給我講講吧！"她偏着脑袋，两只热情的眼睛，殷切地看着他。

陈技术員慢呑呑地説道："你别急，白天我給你談的，只是一个情况的輪廓，具体的問題还很多；咱們有时間再扯吧！現在，我先把你的工作説一説。咱們工地技术員少，一般的实习生，都学着做技术員的工作……"

"那！那怎么成呢？我不！我什么也不摸門！"她的眉头馬上結起个疙瘩。

陈技术員，笑了笑，看着她，説："你别急嘛！你听我説，这本来是不恰当的。可是，在这技术干部欠缺的情况下，只好这样。当然，象你現在乍一来，不摸門。等你慢慢工作熟練了，就好办了！"

她听到这里，剛才的眉头疙瘩展开了。她声調輕快地説：

"好吧！你可得好好帮助我！我現在一点都不懂呀！"

陈技术員瞟了她一眼，好象要重新打量她一下似的。然后用一个老大哥的口气説道："当然，你来了才半天，想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一个青年学生，热情是好的，可是有时犯了急性病，对工作是有害处的！特别是剛到一个新崗位，要格外注意。"

楊雪珍有些害羞了，她低着头，吃吃地笑着。心里想：这个人眼眞尖！我的毛病全看在他眼里了。她勉强抬起头来，臉紅紅的説：

"好吧！我怎么插手工作，你赶快給我説説！"

正在这时，雷工长来了，他是个体格魁梧的人。两手叉着腰，好象三国演义里張飞的气势。他高声説道："老陈呀！汽鍾漏汽啦！你看咋办？"

陈技术員問清了情况，又爬上排架上去看了看，覚得需要找

电焊工帮忙，于是他亲自找电焊工去了。工友們趁空把两根管桩接好了，在岸坡上，圍着煮土瀝青的火堆。一面烤火，一面等电焊工。大家都埋怨电焊工来得慢，心里很焦急。火焰卜卜地蹦着，燃燒着的木头，好象生气似的，嗶嗶剝剝地爆着。

楊雪珍远远地望着他們，听他們說得真热鬧；覚得他們滿有意思。她忽然想起在学校时的野火晚会，心里高兴极了。跳过桥墩的木架格子，好象向着同学們奔扑似的，跑过去，笑眯眯地往人縫里一挤，两只手搭在两个工友的肩膀上。

那两个工友，偏过臉来一看，不习慣地把肩膀挪开了。

誰也不說話了，火堆周圍，一片靜寂。这时，除了柴火嗶剝的响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沒有。

楊雪珍覚得很奇怪，她暗暗地想：为什么我一来，大家都这样呢？真叫人猜不透！她感到有些难受。过了一会，她想打破这个僵局，就向大伙問道："你們打桩凈碰到哪些問題？"

大家因为电焊工来得慢，都有点不高兴，誰也沒兴趣說話，沒有人回答她。她以为大家不明白她所問的問題，又启发地說：

"比如，河床有什么障碍啦，工具好不好使啦……"

"那，都有。"一个四十来岁，臉孔瘦长的工友，勉强地答。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問題呢？"

那个瘦长臉工友，笑了笑，答道："你跟我們一个时期，什么都知道了，河床里，什么稀奇古怪的情况都有。"

她覚得这个瘦长臉的工友倒好接近，可是，别的人对我为什么那样冷淡呢？

天发白了，天空的星星逐渐稀少，雪雀叫喚了，海鷗也在河面出現了。

“怎么？天亮了？”她觉得什么事情都沒有做。带着一絲絲不滿足、不痛快的心情，把打桩紀录工作交了班。

下班回来的时候，脚步輕飄飄的，舌头发苦，眼皮撑不开。可是，当她躺到床上，就睡不着了。好象根本就沒有熬夜似的，精神好得很。从那个紙窗窟窿上，漏进一縷耀眼的、蹦跳着的、尘土紛飞的阳光，射在她的臉頰上，暖洋洋的。她微笑着，望着它。窗戶給风刮着，滿有情意地向着她叫喚道：“好嘩！好嘩！好嘩好嘩……”

她想起昨夜的工地生活，想起那些現代化的机器設备，想起那些場面、气魄；她抑止不住地想道：哎呀！組織上分配我到这样的一个工地来学习，眞幸福呵！上級这样有意識的培养我，实习完了，成个技术員，再过些年，我就成了建設社会主义的工程师了！我个人的愿望也达到了，祖国也慢慢建設成美滿幸福的国家了……那时，那时……那时祖国就象早晨的太阳那样美丽，連一块石头，都会放光；連一根草，也会微笑了……

晚上，她到工地去，走到石碴場边，碰到雷工长和瘦长臉工友老馮在談什么。雷工长說：

“今晚的活够做了！上一班把第十七根桩打坏了，你看咋弄！”

“那，旁边加打小桩吧！你說咋办？”老馮順口回答。

“你說得好听！小桩头沒有了！”

楊雪珍在后边一听，急了。她往他俩中間一挤，声音发急地說道：

“雷工长！我去找陈技术員去吧？”

等了好一会，雷工长才回答道：“别忙！先去看看。”

他們到了三号桥墩，陈技术員已經来了，他找了个潜水員下

去摸了一下，說:“雷工长，这桩非补不行了！小桩头又沒有，咋办?”

“那咋着呀？得想个法呀!”雷工长說完，跑到别的桥墩找去了。

陈技术員，嘴里嘖了一声，抓着自己的头皮。楊雪珍看見他露出一副吃了辣子似的嘴臉，很替他难受。可是，自己也沒有什么好主意。

陈技术員把工友們都叫到跟前来了，說:“沒有小桩头，怎么办？大家出个主意吧！三个臭皮匠，頂一个諸葛亮嘛!”

陈技术員这一說，大家都大眼瞪小眼了。大概过了有三五分鐘，那个瘦长臉老馮突然高兴起来，大腿一拍說:

“陈技术員！我想起来了！咱們拌快干洋灰，自己动手造吧！可是……不知道咱們材料庫，有沒有那种化学藥品?”

“那是……叫什么藥品……我也搞忘了。咱材料庫不一定有……”陈技术員，微笑着。

楊雪珍站在旁边听着，忽然記起在学校讀过的工业化学書里，有可以使洋灰快干的化学藥名。她高兴得不得了，一步搶到陈技术員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說:

“陈同志！我有那种書！我带来了！我現在就去拿来查查吧!”

这时，正好是雷工长回来了，听到他們議論拌快干洋灰，搞不清什么藥品。他說道:

“这不是叫水玻璃嗎？老陈你开个条子，讓我去領！材料庫有的是!”

楊雪珍一听，很高兴，說道:“对！就是水玻璃。咱們領去!”

楊雪珍，提了一桶水玻璃，跑在前头，第一个先回来了；果

得滿头大汗。

她把袖子往胳膊上一卷，就伸手到桶里去拌水玻璃。水是冰凉透骨的。她一边拌，一边兴奋地叫道:“快倒洋灰来! 快! 快!”灰浆濺了她一臉：眉毛、鼻子、耳朵全是麻麻密密的斑点。

雷工长說:“楊同志! 你讓咱們干吧! 等下把你的手燒烂了!”

楊雪珍滿不在乎地回答道:“不要紧! 我会洗的!”

工友們七手八脚的忙着，不到两个鐘头，就把桩头造好了。

这时，楊雪珍把手洗净了，才发現自己的两只手，給燒得又紅又肿。雷工长凑近一看，問:“燒烂了吧?”楊雪珍笑眯眯地說:“沒关系!”两手搓了搓，就作紀录去了。

当新的桩头打下去的时候，她兴奋极了。她一边作紀录，一边想道：你看! 我和工友們共同劳动創造的桩头，打下去了! 在学校里整天說参加祖国建設，这不是眞的参加了嗎? 想到这里，她覺得內心里别住一股力量，恨不得长一双翅膀飞起来。

三

楊雪珍来工地一个星期了。

第五号桥墩，需要一个比較老練的技术員去准备木沉井的浮运工作。組織上把陈技术員調去了。第三号桥墩的打桩工作，就交給楊雪珍負責。

楊雪珍想：打桩作业，也沒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問題，还有邱工程师呢!

今晚，是她独立工作的第一个夜晚。天好象故意和人鬧別扭似的，竟下起雨来了。

她穿了件公家发給的深藍色的雨大衣，和一双漆黑的高筒胶皮靴；束好了腰带，把头发塞到帽子里。在灯光下，拿鏡子照了

照脸。又低着头，从胸脯往脚下打量了一下；不觉自己跟自己笑起来了。正好崔大姐从外边回来，她一面脱雨衣，一面笑着說：“漂亮！多威风的一个指揮官！”楊雪珍臉紅了，揍了崔大姐一拳，就往外跑。到了門口，还回过头来說：“崔大姐，等我回来再和你算賬！”

雨，嘩嘩地下着。

她兴奋地放开大步往工地走，雨点打在她身上，雨大衣、雨帽上，沙沙作响；她一个人，走着，微笑着。

她連跑带跳，走过了那条长长的、又湿又滑的跳板。突然背后有个粗嗓子喊道：“慢点！别摔倒了。”她回头一看，原来是雷工长。她笑了笑，答道：“不要紧！練出来了！”她站着，等他走过来，拉住他的手，說：“雷工长！以后你要多帮助我啊！”

雷工长用粗嗓子回答道：“那——还用說的！”

楊雪珍到了三号墩，馬上就感觉到陈技术員不在身边，好象失掉了依靠似的。她想：今晚就是我一个人了。一个人，沒人商量，工作多不好做呵！当然，重大問題有工程师做决定；可是，那些日常細小問題，就得自己来作决定了！工程上的細小問題，誰能担保不会弄成重大問題呢？我这个責任不輕呀！我眞有点害怕……

她想着想着，突然有块湿淋淋的木块从上头掉下来，跳到她的脚尖上，吓了她一跳。她猛然抬起头来，风把她的雨帽一掀，她連忙按住。她抬起头来，看不出这木块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汽錘領工員連忙打唿哨，汽錘停住了。

“桩帽打坏了！”有人叫嚷着，声音在潮湿的夜間，特别可怕。

楊雪珍心砰砰跳，雨帽歪着，声調发抖地問：“怎么办？啊！怎么办？”

旁边工友"小鋼炮"，轉过臉来，瞟了她一眼，沒有回答她。她臉紅了。后悔自己不該溜出这句带有恐慌声調的話来。

雷工长两手叉着腰，象根木桩子似的站着，眉头挤了个大疙瘩，望着上头的桩帽。楊雪珍很着急，想：这到底怎么办呀？她拉了拉雷工长的袖，問："雷工长！咱們仓庫里还有沒有桩帽呢？"

雷工长把身一轉，两袖的水珠子，哩哩啦啦地落着。他看了她一眼，不好气地回答道："有还用愁！你又来了！"

她想了一下，声調放得特别柔和地說：

"那，我們是不是把它拿下来，修理一下呢？"

雷工长沒有回答。

过了一会，雷工长叫吊車司机，把桩帽吊下来修理了。

桩帽修理好以后，雨也下小了。河床里什么障碍都沒有；冲一回，打一陣，桩下得很順利，不用一小时就打一节。工友們的情緒，又提起来了。楊雪珍說話的声調也响亮了。

下半夜，两点来鐘。楊雪珍正站在管桩跟前作紀录。两只圓圓的黑黑的眼珠，在粗黑的眉毛下，一閃一閃地看着桩上画的尺寸。水冲射一回，管桩下沉一点；心里暗暗高兴着。手拿着鉛笔，在上下牙齿里，敲打得嘀噠嘀噠响。

突然間，管桩噝——噝——噝的下沉……沉……沉……

楊雪珍慌了，連声叫道："呃！呃！怎么？怎么？怎么啦……？"

在人丛里，有一个人好象雷声般响的叫道："糟了！出了事故了！"

楊雪珍高声叫道：

"关水！关水！"她的声音急得发抖，脚跺得木架嘭嘭响。

射水停止了，可是管桩还往下沉了十来秒鐘。她的臉色蒼白，拿着紀录簿的手，嗦嗦地发抖。她尽量想使自己表現得沉着一些，

可是做不到。

“怎么办？啊？怎么办？”她連声地向雷工长問着。

雷工长平静地說：“别慌！沒啥了不得的！你看看它下沉多少吧！”

可是，她还是鎮静不了，心脏好象一只在捕鼠籠里的小老鼠似的，要从胸膛里闖出来。她仔細地看了一下送桩，比平常沉下得多。她搖了搖头，說：“雷工长！我找邱工程师去！”她挾了紀录簿，在細雨中消失了。

她爬上小輪船，下到阴阴暗暗的仓底。一盞油快点干了的小馬灯，在桌子上，散着暗淡的光圈。人們一个一个裹着被子，打着呼嚕，聞到一股臥室气味。她一个个都看过了，沒有邱工程师。她非常泄气地出来，站在輪船边緣上，想道：我到哪里找他去呢？这样漆黑的夜，路又那样滑！她想起来了，晚上他到段长室开会去了！可是，会不能开到这个时候呀！

她上了岸坡，看見席子搭的广播室，漏着灯光。她想起那里有电話机，还有广播器，又高兴起来了。

可是，电話打了，段长室沒人接；再叫技术室，也沒人接；后来叫調度室，有个人回答她：“剛才走了！”她皺了皺眉头，搖着广播員的肩膊，叫道：“广播員同志！广播員同志！請你醒一醒！”那个拖着两条辮子的女同志，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眼睛都睜不开。

“广播員同志，三号墩出了事故了！你給我广播一下，叫邱工程师回来！”

广播員带着瞌睡的低沉音調，給她連續广播了三次。

她想：工地那么大，邱工程师听得見听不見呢？她心情沉重地回到了三号墩，也沒給雷工长招呼一下，就悄悄地，一个人坐到雨水滴嗒的排架下。一面等邱工程师，一面計算着管桩的下沉

量。她心里算着:“桩总长四十四公尺……减去水面高……再减去水深……四十四减十一公尺八……”

她算到这里，不知道誰,“啊，啊，啊——”,打了个大呵欠；好象是对着她打的。她心乱了，算錯了。她生气地拍了一下紀录簿，重新再算。

最后，她得出了一个数字:“管桩下沉量三十二公尺二。”她突然高兴起来了。从排架下飞跑出来，声调清脆响亮地叫道:“雷工长！雷工长！这桩的下沉量，沒有超过标准！不用补桩了！拔送桩吧！”她的寬闊的額門，发亮了；粗黑的眉毛，飞起来了；眼睛充滿着微笑；鼻翼一起一伏地掀动着。

雷工长認眞地問:“你沒有算錯？”

她一听这話，忽然想起这个責任重大，搞錯了不是玩的。她再复算了一遍，对雷工长說:“沒錯！拔送桩吧！”

“你說了算不算数？”

她不耐煩了，两眼向雷工长一瞪，說:

“怎么不算数？这我还不能作决定嗎？我負責！拔吧！”

送桩拔起来了，邱工程师也赶到了。楊雪珍把剛才自己的大胆决定，向他报告了，邱工程师計算了一遍，說:“决定得正确。”她說不出的高兴，說話的音波，在河面上跳蕩着，轉身好象跳舞似的；脚步把木架踏得咚咚地响。她覚得全身的毛孔都是舒暢爽快的。

下班回来，春天早晨的阳光，照得她臉孔比橘子还紅。装滿雨水的胶皮鞋，在她脚下，好象青蛙似的閣閣叫喚；岸坡上长了新綠叶的白楊树，好象欢迎的队伍，热烈地对她欢呼:“嗚啦！嗚啦！嗚啦啦啦……”她对它們微笑着,脚步非常輕快地，几步就爬上了岸坡。

她在石碴場的交叉路口，碰見了崔大姐。原来她也是剛从七号桥墩那边工作回来。她高兴得不得了，好象好几天沒見面似的，扑过去，把她抱住，叫道："哎呀！崔大姐！我告訴你一件大事！"

崔大姐給吓了一跳，两眼瞪着她，問："什么大事？不是出了事故吧？"

楊雪珍臉都急紅了，她往她背上，咚的打了一拳，嘻嘻地笑着說：

"不是！不是！你猜也猜不中！我給你說吧！昨夜，我开始独立决定了一个技术性的問題，这是我有生命史以来第一次大胆地对祖国建設負責！有意思极了！……"

接着她如此这般的把昨晚的事向崔大姐講了一遍。

崔大姐听完了，点了点头，說：

"好是好，不过做得有点冒失，連和工长商量都不商量，不太好！"

楊雪珍眯着眼，向崔大姐笑了笑，說："我当时計算了，觉得正确，就忽略和人商量了。崔大姐，以后我注意吧！"

她俩回到宿舍里，崔大姐睡了，她还不去睡。掏出日記本来，記下了昨夜的事，然后才躺下去。这时，她觉得連木板床也是軟綿綿的。

四

三号墩的打桩工作胜利結束了，五号墩浮运木沉井的准备工作已在开始。

楊雪珍和雷工长那个工班，也調到五号墩去了。

雷工长和他的工班，是很能干的，大部分工友，都是十多二

十年工龄的起重工。有不少人在珠江桥、柳州桥、錢塘江桥、黃河桥上干过；跑遍了半个中国。去年在湘潭鉄桥拼梁，創造了最高紀录，得了中央人民政府鉄道部一等奖状。不过，这个工班不太好領导。雷工长脾气暴躁，他自己說："我是个大老粗。"

不过，楊雪珍和雷工长他們，相处得很好，生活得很愉快。

楊雪珍，是个无忧无虑、爽快开朗、但有些幼稚的人。她什么都不放在心里。沒有什么私心，也沒什么成見；对誰都一样地喜欢，一样地充滿热爱。有时，她和工友們說着話，发現了别人衣裳上有尘土，就象对亲人一样的給他拍打干净；要是发現别人的扣子沒扣好，就一边說着，一边給人家扣上。哪个工友要塡写入党志愿書、塡履历表、写自傳，她都一概高兴帮助。班里开会当紀录、写挑战書，她都是自告奋勇的去作。在工地，領材料、要汽灯……她都乐得跑腿。工作完了，或者在休息的时候，她和工友們打手掌、比手力、教跳舞，玩得滿亲热。和工友們在一起生活，覚得十分舒服。

工友們都很喜欢她，老远老远望見她，就招呼她。經常和她一起到食堂吃飯，你买一个紅燒青魚，他买一个粉蒸排骨；六七个人湊在一起，就象会餐似的，摆滿一桌；大伙吃着、說着、笑着，滿有味道。特别是雷工长，对她关心极了，看見她的棉袄湿透了，冷得嘴唇都发烏，就叫她脱下来，帮她烤干。要是看見她头望着天的跑，就大声喊道："小楊呀！走慢些！小心踩着釘子！"雷工长眞象对自己的亲妹妹般关照她。

她覚得自从那次打桩的技术决定以后，大家再也不把她当作"女学生"看待了。自己在班里的地位，和剛来的时候，大大不一样了。說話发表意見，别人对自己也更尊重了，自己对問題的处理也大胆得多了。

四月八号那天，天气很坏。风卷着雨，在河面上翻騰。到了夜間，又是雷，又是雨；天黑得伸手不見拳头。

在桥渡綫汉阳上游——距离灯光灿烂的水上現場有一里地远的木沉井上，挂着几盞被夜色包圍得暗淡无光的汽灯。雷工长工班的工友，正在紧張地进行捆綁木沉井工作。

排架頂的平台上，一盞手提灯，照着两个黑影——雷工长和楊雪珍。他俩蹲在排架頂的边緣上，淋着雨，手撑在湿淋淋的踏板上，低下头去看工友們工作。楊雪珍只顧往下看，脑袋一直往外伸，往外伸；雷工长一把抓住她的肩膀，綳着臉，警告她說：“怎么你这样大意！摔下去不就送命了？”楊雪珍回过头，臉紅紅的对雷工长說道：

“不呀！你看看！他們捆得不对！”

雷工长伸出脑袋去，看了半天，說道：“沒有什么不对嘛！”

“你看！是不对嘛！你光好和人抬杠！他們把鋼絲繩捆在排架里头那些直支撑上，应該捆在外头的斜支撑上才对！”她的黑眉毛竪起来了，她的眼睛放射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光芒。

雷工长也急了，他站起来，粗声粗气的說：

“那就怪了！捆在斜支撑上！这是哪个师傅教你的？”

楊雪珍一听“哪个师傅”这几个字，馬上就想起过去他們認为自己是个“女学生”，她想：这不是明明諷刺我？她两只圓圓的眼珠，狠狠地盯住他，带气地說道：

“我沒有什么师傅！这要什么师傅？捆在排架外头的斜支撑上，力量的重点就由整个排架担負，安全系数大！捆在排架里头那些直支撑上，力量的重点就集中在排架的局部上，安全系数小！这是明摆着的！还要什么师傅来教？”她的声調，又尖又脆，音波在

岩壁間，起了回声。

雷工长指着她問："捆在外边斜支撑上，会不会滑掉？你有天大的安全系数，滑掉了有啥用？"

"你不会捆牢靠点？"

雷工长叹了口气，說：

"哎呀！我的老天爷！由你呀……我和你說不来！"

楊雪珍看他那个样子，一个思想从脑子飞过：你看他多固执！想到这里，她也就更动气地說："我看这是技术問題！"

雷工长听了这句話，动了眞火了。他大腿一拍，嚷道："好啦！这是技术問題！我干了二十多年，就連捆个繩子的技术也沒有了！咱們都是飯桶！伙計們！咱們干也是白搭！算了吧！"

他拿了手提灯，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楊雪珍看見工友們停工了，覚得弄糟了！这回可把关系搞坏了！可是，这明明是違反材料力学原理的！要按他們这样做，将来出了事故，我能負这个責任？不成！这个問題得好好解决！

她对雷工长說："好吧！咱俩到工程师那里研究了再做吧！"

雷工长气憤憤地答道："我这个大老粗懂得啥？你自己去好了！"

他两只眼睛看着她胆怯地扶着栏杆，慢慢地往那又湿又滑的梯口走去。他搖了搖头，无可奈何地走过去搀了她一把，用灯照着，慢慢下去了。

当楊雪珍上岸坡时，他說了一声："給！"把手提灯递了給她。

她走了不远，雨大起来了。

她提着手提灯，沿着泥濘的岸坡，战战兢兢地走着。密密的冰凉的雨点，打在她火辣辣的脸孔上。剛才的吵嚷，使她很伤心。她想：他們这样不接受意見，以后我怎么工作呵！这回，我非得

把工程师請来，叫他好好給他們……想到这里，一不留心，脚下一滑，手提灯一晃，噗噔摔下去了。还好，手提灯的火焰只是受惊似的跳了几跳，沒熄。她爬起来一看，手和身，尽是泥巴。

她很快就到了过河渡口，上了小划子，前面就是灯光灿烂的河面了。她覚得身上长出一股暖气来，恨不得一步跳到那边去。

她在二号輪船下仓，找到了邱工程师。好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家見了媽似的，带着伤心的調子說："邱工程师！我沒法干下去了！"邱工程师从那堆图样里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眨着眼，望着她。她把剛才事件的經过，連雷工长怎么和她吵，都告訴了他。她以为邱工程师一定会說雷工长几句的。可是，他只是鼻子哼哼地笑了笑。然后在桌子上找了張写过字的信箋，翻过来，說："咱們画个图，看看啊？"他就在紙上，画着木沉井和排架。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房間的書籍、图样、計划之类所构成的研究气氛呢？还是由于邱工程师的柔和語調的关系？楊雪珍喝了两口热茶，嘴唇开始浮現出微笑来了。她也伏在桌上，手指拈着自己一綹从帽子里搭下来的头发，擱到嘴里嚼着，眼睛一閃一閃地看着他划。邱工程师把图样画好了。他用鉛笔在图上指着說："你看，你的意見，是从这里繞过来，这样，这样，捆住，啊？"

"嗯。"她銜住那綹头发，含糊地应着。

"他們的意見，是从里边这个地方繞过来，把这所有直支撑都捆住，是吧？"

她沒哼，眼睛光是盯住他的鉛笔头。

"捆里边……的……直支撑……"邱工程师的脑袋仰着，眼睛望着仓頂，皺着眉头，計算着。

她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臉孔，等着他作最后的决定。她的耳朵竖着，心脏卜卜地跳着。

“楊同志！我看就按他們那个捆法吧！”

“怎么？这，这，这怎可以呢？”她全身震动起来，把腰一挺，生气地把头发往脑勺后边一甩，眼睛冒着火星，狠狠地盯住他。她奇怪他会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她胸脯挺得直直的，問：“邱工程师！这能担負多大的力量，你計算好了沒有？”

邱工程师，站起来，搓着手，微笑着，在仓板上一边走着，一边說道：“我計算过了。当然，要单純比担負能力，你那个捆法力量是大些。可是，你这个捆法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如果超过五吨的压力，它就会滑脫！”他的两只眼珠，从那深深的眼眶里，瞅着她。然后，背着两手，来回走了几步，接着又說：“他們那个捆法呢，力量是稍差些，但是作为側面担負木沉井的力量，是够了。你要明白：两側的排架的作用，不过是扶它一下，不是整个木沉井的压力都靠它。他們这个捆法，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較保險，不至于滑掉！而你的捆法，一滑掉，安全系数就等于零了！”

她，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望着窗外，自言自語地說：“安全系数，等于零……”

邱工程师走到她跟前，拍着她的肩膀，微笑着說：“就按他們的捆法去做吧！楊同志，沒有什么犹疑的必要了！你要明白：象这样具体的施工方法，我們是缺乏經驗的，在这一点上，說老实話，我們不如他們；以后遇事多和他們商量，虛心学习，不可急躁……怎么样？啊！……”

她眉头一皺，抽了口冷气，不覚叫道：“哎唷！那我回去怎么說呢……”她臉紅了，两只滿是泥巴的手，捂在自己的臉上。

邱工程师还是鼻孔哼哼地笑了笑，說：“这沒有什么！服从眞理嘛！就这样吧？”

她嘴唇机械地重复道：“就这样吧……”

她提着手提灯，晃了两下，出仓去了。

当她快走近木沉井的地方，站住了。她想：我怎么对他們說呢？眞要命！……她什么理由都想不出来，她发覺自己的思想突然变得迟鈍了。过去一直認为自己比誰都聰明的脑瓜，現在好象个油膩的破表似的。她的脚步，不覺又慢慢往前挪动了。

現在，离他們只有三五十步远了。他們吸烟的火光也看見了，說話的声音，听得眞眞的。她想：他們一定会向我开炮！从此以后，他們一定看不起我了！我在他們班里站不住了！哎呀！我的媽呀！我到社会里来，头一个就碰了个这！叫我怎样去見人？……

她又站住了。

她听到小鋼炮那个嗓子說："这竟什么賽！反正咱班倒楣！"她全身震动了一下，只是想哭；可是，哭不出来。

河水嘩嘩地向前奔流着，波浪被岸坡的岩石碰撞了回去，发出嘭啪嘭啪的响声。

她想：我能够老是站在这个地方嗎？他們还等着我工作……快走吧！太沒出息了！有錯誤就改唄！有什么了不起的？……她咬着嘴唇，脚步一迈，提灯一晃，向前走了。

"怎么样？小楊呀！"工友們都站起来，把她圍住，一齐問她。

她臉孔通紅，干脆地回答："你們对！按你們的做！"

雷工长听了她这样說，大腿一拍，长长地叹了口气，搖着头，半晌才說道：

"小楊呀！你看你誤了多少时間，你成天叫嚷着和时間賽跑，和洪水賽跑；可是，咱們工人辛辛苦苦做了，你又不同意。你光記住学堂那两本書，不考虑工人的意見，不相信工人。我問你：毛主席是怎样教你的呀？"

小楊剛才还以为他們一定会把她包圍起来，象攻击堡垒似的

开炮轟她；可是，工长只是比平时說話声音高一些的数落她。“小鋼炮”也反而不啃声，只是呼哧呼哧地出着气。船面上，是靜悄悄的；幽暗的灯光，照着雷工长眼窩里两只灼灼发光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地瞅住她。他两眼又象責备她，又象原諒她；她把脑袋搭拉下来了。她覺得自己好象个受罰的小学生，眼泪噗噠噗噠的往下掉。

雷工长平靜地向工友們說：

“咱們干活去吧！”

工友們都上排架工作去了。只有小楊一个，坐在船头上沉思着。手提灯沉默地照着她的背影。

她想：是的，我不对！可是，我的毛病在哪里呢？是方式方法問題呢？还是思想作风問題？或者象工长說的不考虑工人意見，不相信工人？……

她想着想着，突然有人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她肩膀一聳，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崔大姐。她詫异地睜着两只又圓又黑的眼珠，发呆地望着她；慢吞吞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抓住她，又惊又喜地問道：

“你怎么来了？你来得正好！”

崔大姐笑了笑，說：

“我从七号墩回来，路过这里看看木沉井捆好沒有。……你怎么愁眉苦臉的？”說着，就坐在小楊身边。

小楊叹了口气，就放低声調，把剛才的事給她全說了。最后，她問崔大姐道：

“我搞不清我的毛病在哪里？崔大姐你是团总支委員，你帮助我分析分析！”

崔大姐想了想，說道：

“我記得前些时，你决定了一个技术問題，我好象劝过你。我覺得在你的思想里，沒有搞清楚一个問題，就是实习生怎样实习？是叫工人死板的照着書本去做呢？还是把書本原理与工地具体情况結合起来研究、指导？因为你沒搞清这个問題，加上自己主观、热情冲动；沒有虛心冷靜的考虑工人的意見，沒有和工人商量研究；就出了这个問題。你不看看技术員陈国基的工作方法！他不論布置什么工作，发生什么問題，总要找工人商量。这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你应該好好向他学习！你看我說得对不对？”

小楊想起来了，当她剛来不久的一个晚上，陈技术員为了解决桩尖問題，怎样找工人商量研究。她想：“可不是？怎么平时自己也这样說，就是問題发生时，什么都忘了。是不是工作熟了，自己就主观武断起来了呢？还是自己在工班里地位改变了，自己不虛心了呢？……”

“怎么样？”崔大姐手搭在她的肩膊上。

“对！你說得对！”

崔大姐站起来，說：“好，起来，咱們看看他們捆排架去！”

她俩提了手提灯，走到排架跟前，抬头望着排架上头，工友們正在紧張地工作着。

崔大姐問小楊：

“你看，鋼絲繩的叉口，上三个叉环，力量够不够？”

小楊皺着眉头，認眞的想了一下，說：“力量稍差一点。”說了她就往排架上爬，崔大姐說：“你当心点！”小楊回头笑了笑，說：“不要紧！我有把握！”說着，就爬上去了。崔大姐走了。她爬到工友們做活的地方，声調还带着些嘶哑地說：“雷工长，叉口上擰三个叉环成不成呀？恐怕力量不够吧？”雷工长发現她爬到这上头来，倒給吓了一跳，忙說：“小楊，你下去！这不是你爬的地方！”小楊

哪里听他的，她仰着头两只眼睛一閃一閃地望着雷工长，說道：“不要紧！你看上三个叉环力量怎样？”雷工长用搬子敲着叉环，答道：“再加两个保险些。”說了，他就对工友們說：“鋼絲繩的叉口，一律上五个叉环！”

天亮了。

无限辽闊的天边，鋪开了一溜朱紅夺目的彩霞。望不尽头的大地，升騰起乳白色的霧靄。笔直高聳的烟囱，冒着一陣陣的黑烟。經过长夜睡眠的城市，苏醒过来了。整个河面被阳光照得金光灿烂。輪船、帆船、小划子，都忙着奔赴自己的前程。雪白的海鷗，拍着壮健的翅膀，在水面翩翩飞舞。整个大地，在雨后的阳光里，鮮明清新，生气勃勃，呈現着强烈的生命力和生活的美。

楊雪珍站在排架頂的平台上，暖洋洋的阳光，照映着她鮮紅的臉孔。她覚得自己沐浴在幸福的海洋里。她发呆地望着这个可爱的山河大地，两手撫着一起一伏的胸膛，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下班了，雷工长叫道：“小楊呀！咱們回去吧！”

在汉阳岸下坡的时候，雷工长和往日一样，象关心自己小妹妹似的，搀住小楊，他們一起，走过了最泥濘的一段。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五年元月号）

小藤簍的故事

刘　眞

一　小藤簍的来历

我有一个九寸长，六寸寬的小藤簍，这小簍还盖着一个很結实的长方形的盖子。一提起这个小藤簍哇，話可长着呢，它是我媽媽結婚时候的嫁妆。我媽媽今年六十四岁，她十八岁結的婚，我算了算，这小藤簍最少也有四十六岁啦。可是，它仍然是九寸长六寸寬，盖着它那結实的盖盖，一点也不显得老。只是听媽媽說，她結婚时，姥姥用黑紅色的油漆，把这小簍漆的油亮油亮的，几乎可以照出人影来，是送給媽媽装針綫和零用东西的。可是現在，那黑油漆已經不見了，只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黑黄顏色。当然哪，那时候咱們中国还是清朝統治的时代，許多男人头上还有着一条长长的辮子呢，可是現在，咱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經建国六年多了，中間經过了这么多年代，我的小藤簍見过了各种各样的人，經历了許多許多事情。今天，我就替它来說一說，它所見到的一些人，和經历的一些事情。

二　睡午觉

从我五六岁的时候，这小藤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現在，我已經二十六岁了，它还在我身边。一看見它，我就把我很小时候

的事都想起来啦，所以，要說小藤簍的故事，就不能不說說我自己。

小时候，我最討厌媽媽叫我睡午覚，本来是嘛，中午外面有許多好玩的东西，比如，在我們村子的南头，有两个又大又深的水塘，这塘里的魚可多呢，每天中午，都有很多人抬着大网，下去捉魚。一下子，捉上来一些大虾和螃蟹，又一下子，捉上来一些蹦蹦跳跳的大鯉魚，眞好看呀。我跟着魚网来回跑着，眼睛都不敢眨一眨，恐怕錯过了看見大魚的机会，气也不敢大声喘，又怕吓跑了魚。

有一天，我正在这么瞪着眼的看着，突然，两只大手从背后把我抱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媽媽。她說："好女儿，又热又長的天，不睡午覚会生病的。"說着，她把我連拖带拉的抱回了家，替我把头放在我的小枕头上，她也枕着她的大枕头，躺下来，閉上眼睛，給我搧着扇子。一会儿，那扇子就噗噠一声，自动从她手里掉出来，她就呼呼的睡着了。可是我怎么睡也睡不着，水塘边一陣陣的叫喊声，大笑声，一下就把我的心捉走了。我想："一定又捉住了大魚。"我忽一下坐起来，伸腿就想往外跑，可是，又怕媽媽醒了生气，怎么办呢？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好办法，我想，媽媽干活干的又累又困，要睡半天才能醒，我回到水塘边去好好的玩一会儿，在她醒来以前，再跑回家，偷偷躺在原来的地方，閉上眼睛，象眞睡着了那样的喘着气，她一定以为我并沒有出去，是一直睡到現在的。

三 掉进水里

我悄悄的又回到水塘边上来，首先看了看那一对装魚的大木桶，里边多了两条大魚，可惜自己沒有看見是怎么捉上来的。

这时候，一只喜鵲在枣树枝上“吱啊——吱啊吱啊”的叫了两声，我抬头一看，它剛剛銜住一个最早熟的大紅枣。我听媽媽說过：最早熟的紅枣最甜。喜鵲哧楞一声銜着紅枣飞走了，我就飞快的追着跑，我想：只要喜鵲一張嘴，那紅枣掉下来就是我的。我追呀追，追到一个小水坑边上，那紅枣正好掉在水里，喜鵲向漂在水上的紅枣伸長着脖子，叫了一声，我对它說：“你有翅膀，会飞，再到树上去找吧，这一个是我的了。”嘿！它眞的飞走了。我高兴的跑到水边去撈紅枣，眞糟糕，那枣离水边太远了一点，我使勁往前探了探身子，中指的指尖剛剛能碰到，我又往前一使勁，只覚头一重脚一輕，我头朝下栽进水里去了。一下子，眼睛鼻子和嘴，都被水堵住了，憋的我乱蹬乱抓了一陣，想站起来，可是手脚怎样也不管事了，那种难受的味道，除了我，誰也不会知道。突然，我的两只脚，被一个人的大手紧紧抓住了，他往高处一提，我头朝下离开了水。他按了按我的肚子，从我嘴里嘩嘩的流出来好些水，我这才痛痛快快的喘出一口气。那人把我的头轉到上边来，用粗粗的声音問：“还活着嗎?”我点了点头說：“嗯!”他說：“唉喲凤妞！可把我吓死了，我以为你已經死啦，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这才睜开眼睛，看見抱着我的是張五叔。我指了指水里說：“大紅枣。”他“噢!”了一声，放下我，拿起担水的扁担，两下子就把紅枣扒过来：“給你吃去吧，你为它也受够了苦难。”我一面咬了一口那脆生生的紅枣，一面想：“下次再撈紅枣，我也找一根長棍子来，那就掉不进水里啦。”五叔說：“快回家叫你媽給你换衣服去。”

他一說“回家”我才忽然想起来，我是在媽媽睡午覚的时候，偷跑出来的，本来打算在媽媽睡醒以前，再偷跑回去，討厌的喜鵲，叫我忘記了时間。現在媽媽早就起床啦，我穿着这一身湿衣服，

頂着滿头的湿头发，怎么去見她？見了她說什么？我越想越害怕，轉身向村外跑去，想叫风和太阳快快帮我把衣服和头发弄干，等到天黑再回家，媽媽就不会知道我掉进水里啦……。

四　回到家里

一直到天黑，我的衣服和头发才干，我把身上的泥用力擦掉，沿着墙根，偷偷溜回家来。我藏在門后边，想先看一看媽媽的臉色，是喜欢的呢，还是撅着嘴的！

一会儿，媽媽拿着碗和筷子，从厨房里出来了，她沒有笑着，可是也沒有撅着嘴，看样子，她并不知道我掉进水里去的事，我的心这才落地了。

我正想办法：看怎样从門后边出来，才不被媽媽看出我是做了錯事……忽然，張五叔从大門外走来，一面大声說："刘大嫂！咱凤妞回来沒有？"我的心又蹦蹦地跳起来，我急忙用两只手蒙住耳朵，不想听見他对媽媽說我掉进水里去的事。可是，这討厌的耳朵偏偏什么都能听見，媽媽說："她中午偷跑出去，到現在还沒回来，有什么事嗎？"五叔說："是这样：中午我去担水，走到水塘边一看，媽喲！水里有两只小脚丫，我提起来一看，原来是咱凤妞……"媽媽大声"啊！"了一声，五叔說："别怕，她可能是剛剛掉下去，沒有淹死，还知道要她的大紅枣呢。要不是我去担水，咱凤妞就完了。"媽媽听了这些話，就象我还在水里一样，惊慌的喊着："凤妞，凤妞！"就往外跑。这样一来，我好象覚得眞的还在水里，也吓的大声哭开了。五叔把我从門后边抱出来喊："大嫂！别出去啦，她在这儿。"媽媽轉回来，紧紧抱住我，泪珠子象雨点一样，噗嗒噗嗒直往下掉。我更委屈，被水淹的那股难受味道，本来早就忘記啦，現在又感覚到了。媽媽說："这場大禍，都怨你

中午不睡覚，偷偷往外跑，这样作对不对？”我哽哽咽咽的說：“不……不对。”媽媽又說：“叫水淹了，就应該快回家来換衣服，免得病了。可是你，一直到天黑才回来，回来还藏着，对不对？”“不，不……不对。”說着說着，媽媽又哭了：“你想一想，要是你不把自己做的事先告訴我，就是你死了，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噗哧一声笑了：“要是我先死了，以后还怎么回来告訴你？”媽媽也笑了：“是啊！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应該听話，不应該哄媽媽，不应該一个人随便出去乱跑。”

五　小藤簍也睡午覚了

我把我自己的事說了半天，恐怕你們已經把我的小藤簍忘記了，現在我就回头来說它。

第二天中午，媽媽用布給小藤簍卷了一个小枕头，叫它躺下，还給他盖上一块手巾当被子。我吃了午飯一进房門，媽媽就說：“你看，連小藤簍都睡着啦，你也快睡吧。”我笑着躺下說：“天这么热，还給小藤簍盖被子，把它热病了怎么办？”媽媽說：“还是你想的周到。”

我把小簍身上的手巾拿掉，紧紧抱住它，媽媽給我們搧着扇子，我就高高兴兴的睡着了。

从这以后，我每天把小藤簍当成娃娃，和它一起睡午覚。紧靠着我家的院子，有一棵大楊树，树上有三个很大的烏鴉窩，每天天剛亮，烏鴉就“哇，哇”的叫开了。从前，因为我不睡午覚，早上醒得晚，媽媽做好了飯叫我我还不醒。現在，烏鴉們一叫，我就醒了，我覚得它們的声音那么新鮮，好听。尽管有人說：烏鴉是不吉利的鳥，可是我，一直到老都会很喜欢它，因为它是每天最早叫醒我的好朋友，只要一听見它的叫声，我就急忙自己穿

好衣服，跑到柴棚里抱柴来，帮助媽媽做早飯。有一次我病了，媽媽就說：“别起这么早。”我說：“不行，烏鴉們早就叫我了。”我問媽媽：“这三个烏鴉窠里，是不是住的三家？每家有几口人？是不是有爷爷和奶奶？”媽媽不經心地說：“我沒有到他們家去过，不知道，还是你自己到他們家去看看吧！”从此，我很关心我的这些烏鴉朋友們，常常很久很久的看着，看看那几个是哪一家的，它們誰是爸爸誰是媽媽？它們每天黃昏哇哇的叫个不停，是唱歌还是吵架？或者，它們在商量一件什么事情？

六 把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去

媽媽还有一个大藤簍，样子和小的相同，只是它比小的高出一头，寬出二寸。有一天，媽媽把小簍里的針綫包，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統統放进大簍里，对我說：“小的送給你吧，你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去。”我很高兴，可是，我有什么东西呢？噢！想起来了，姥姥送給我一个小皮人儿，一捏还会“吱吱”响呢；还有一包花布条和花布块块；还有一些好看的磁碗片片和各色各样的小瓶子。这些小瓶子，我都把它們当人看待，好看的当成大姑娘和小媳妇，不好看的当成男人和老太太。我常常用磁碗片片，摆成一个一个的小院子，院子里还有小房子，花布块块当被子，叫他們一家家的住进去。叫这家的姑娘和那家的小伙子結个婚，两家就成了亲戚，我还用盒盖盖当馬車，叫他們坐上去串亲戚。有时候，这家的老太太死了，亲戚們都来吊孝，我用自己的声音替他們哭，男的用粗嗓，女的用細嗓。我迷上这种“当亲家”的游戏，一天天的不出門，除非街上来了耍狗熊的，或者唱木偶戏的，才能中断我这种游戏。不玩了，我就把这些宝貝們統統放进小藤簍里。从此，媽媽一有了事，怕我跟她搗乱，就把小簍往我身边

一放:“跟它玩去吧!”这样，小藤簍就成了我童年最好的朋友了。

后来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現在花的錢，是人民币，我小的时候，还花銅子儿。銅子儿是圓圓的，上面有一条龙，还有的上面是两杆交义着的旗。一个銅子儿可以买两块糖，或者，一大把花生。

每年过年，我跟着媽媽到亲戚家去拜年，总要碰上一些姥姥和姨姨，她們摸摸我的头說:“看这閨女，烏黑的头发，两眼挺有神，越长越有出息。”說着，她們就拿出几个銅子儿来，往我兜里塞，媽媽象打架一样推人家的手，常常偷偷对我說:“看見誰給錢，就跑的远远的，穷人家的錢来的可不容易。”尽管这样，每过一个年，我还是有了一些銅子儿。媽媽只好給我縫了一个小布袋，把它們統統装了进去。

我想：我也应該把我的錢袋放进小藤簍里。我掀开媽媽的木柜子，看見我的小錢袋放在媽媽的大錢袋身边，我把它們两个比了比，覚得我的太低了，媽媽的太高了。我就把她的倒出来一些，把我的小錢袋装的滿滿的，放进小藤簍里去。有一天，媽媽发現她的錢少了，就問我是怎么回事，我覚得那么多圓圓的銅子儿很好玩，怕媽媽把她的要回去，就說:“不知道。”媽媽打开我的小藤簍，提起錢袋一看，說:“怎么这么多?”我說:“不知道它們是怎么跑进来的。”媽媽說:“好哇，几天沒看，我的銅子儿都长了腿啦，是不是?”我很有道理的說:“是你說的，叫我把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小藤簍里去。”媽媽把两手輕輕一拍:“唉呀呀！天下好东西可太多了，你最喜欢的东西也太多了，你是不是打算都放在你的小藤簍里去？孩子，不行。有許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喜欢，或者，那是大人們很有用的，不能只顧自己。要是你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也不跟别人說一声，都偷偷拿去，慢慢的，不是就变成一个

小偷和説謊的小騙子了嗎?”一听这話，我的臉刷一下紅了，泪珠子也滴溜溜的直往下掉。我急忙把所有的銅子儿都倒出来，数出我原有的四十四个，其余的都放回媽媽的大布袋里去了。媽媽眼睁睁的看着我，笑了。

七 粮食粒

这是秋收时候的一天上午，我提着一个小竹籃子，里边放一把小刀子，打算到村东松树林里去，挖甜草根吃。剛出村，就走进了一块割过的黄豆地里，这地是大財主家的。眞奇怪呀，地里到处都一片一片，撒滿了金黃黃的豆粒，噢！我想起来啦，媽媽說过：如果豆子割晚了，早熟的豆莢就会炸开，豆粒就从里面蹦出来了。媽媽还說过：黃豆能榨油，能做豆腐，还可以磨成細面包餃子、赶面条。現在，这滿地的黃豆粒，都睜着鼓溜溜的眼睛看我，好象在說:“我們这么好，却沒有人要了。”我立刻弯腰蹲下来，一粒一粒的往我小竹籃里拾。拾起这一个，还有那一个等着哩，我对它們說:“你們别慌嗎，反正我都要把你們拾起来。”我拾呀拾呀，覚得滿眼睛里都是黃豆粒。我沒有抬头，好象也沒有喘气，不知拾了多长时間，我的小竹籃忽然滿了，可是地里还有这么多，怎么办呢？我只好放回家去，回来再拾。

回到家，媽媽早就吃过午飯了，她不高兴的說:“也不回来吃飯，大人这么忙，还要去找你，哪去啦?”我把竹籃子往她面前一放:“黃豆粒。”她聳起了眉头:“拿的誰家的?”我急了:“你就沒有好心眼儿，这是我在財主家割过的豆子地里，一粒一粒的捏起来的。那里还有很多，都等着我再回去捏。”媽媽的眉头慢慢松开了，眼睛也睜大了，仔細的看了看那些黃豆粒，笑眯眯的亲着我的臉說:“眞是好閨女，媽媽錯怪了你，吃了飯再去拾吧。財主們光知

道吃飯，欺压人，只有穷人才知道，种地眞不容易。把地耕起来，土块一个个的打碎，撒上种子，等青苗出来，鋤了一遍又一遍……咳！总起来一句話：只有劳动的人，才知道自己用血汗換来的粮食，丢了有多么可惜……。”媽媽还对我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記不起来了。

我吃着飯，媽媽問我：“把你这些黃豆放在哪里？”我說：“能不能放在小藤簍里？我是不是可以說，这是我最心爱的？”媽媽笑了：“当然可以，你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应該是你最心爱的。”

从这以后，我每天提着竹籃子，和一些小朋友們一块去拾豆粒。拾来的有黃豆、黑豆，还有紅豆、綠豆。媽媽給我縫了好几个布袋，把各色豆子分别装起来，放进小藤簍里去。秋收完了以后，我已經抱不动我的小簍了。

有一次，媽媽給我包的杂面餃子，她說：“这面里，有你拾来的豆粒，你吃着怎样？”我咬了一口，仔細嚼了嚼；眞是的，这一次的餃子特别特别香，比哪一次的都好吃。

八　可恨的奶奶

我有一个奶奶，你們誰也沒有見过那样奇怪的奶奶。听媽媽說，他娘家从前是大地主，她爸爸对穷人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把人家吊起来打一頓，明明是人家的地，他硬說是他的。終于有一天，穷人們造反了，搶光了她家的东西，燒了她家的房子，把她那坏爸爸也打死了。她家穷了，她就嫁給了我爷爷。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老实种地人，自从奶奶来到我們家，就沒有一天安靜日子了。她天不怕地不怕，連爷爷都罵。后来爷爷死了，她那股厉害劲都使在媽媽身上了。今天說媽媽脚大，走路太快，明天又說媽媽說話嗓子太高，不懂礼节；还說媽媽，天生是穷人家的姑娘，

不規矩，不应該跟婆婆講道理，婆婆說一句对一句。她整天不干活，到邻家去說閑話，說这一个不好，那一个不对，每次必須先把媽媽罵一頓，好象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才是好人。

每天早晨，她还有一个规矩，不管有再忙的活等着媽媽去干，媽媽也要先走到她床边，問一声："您夜里睡好了嗎？做梦沒有？身上是不是舒服？"碰上她高兴，她就說："睡的舒舒服服，还做了个吉利梦。"如果她正在生媽媽的气，她就說："沒睡好，一閉上眼睛，就看見一个不懂規矩的母夜叉，跟我頂嘴，跟我吵架，把我气的死去活来。"她常常这样指桑罵槐地罵媽媽。媽媽碰了她几次釘子，早晨再也不去問她了。

她說媽媽越来越不听話，就叫爸爸打媽媽。也不叫爸爸到我們房里来睡覚了，說是如果爸爸跟媽媽好了，爸爸也就是不听她的話啦。其实爸爸很怕她，她叫爸爸打媽媽，爸爸也不問是发生了什么事，举手就打。

就是有一天晚上，爸爸說外边房里太冷，到我們房里来了。半夜里，奶奶又是哭又是笑的鬧騰起来，說是死鬼上了她的身。爸爸急忙起来去陪她，媽媽大声說："我去請扎針先生。"她开开大門就走了。房里只剩了我自己，我以为眞是死鬼上了奶奶的身，我把头鑽进被窩的深处去，憋出了滿头汗，也不敢露出来。一会儿，媽媽把先生請来了，我很想听听，那先生怎样用一根大針，从奶奶身上把鬼扎跑。可是眞奇怪，奶奶的房門嘩啦一响，她立刻不哭也不笑了，好象沒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媽媽回到我們房里，气的臉色焦黃，哆嗦着声音說："眞不要臉，我就知道她是假装的。"我从被窩里坐起来，用手指用力划着臉蛋，狠狠的說："羞羞羞，不要臉，装鬼，装瘋，羞羞羞……。"

九 媽 媽

从这以后，奶奶对媽媽的仇恨更大了。有一天晚上，媽媽一面在灯前做針綫活，一面給我講梁山上一百零八将的英雄故事，我躺在被窩里，静静的听着。忽然，奶奶推門进来了，她的臉眞难看，好象要杀人的样子。二話不說，抬手往媽媽臉上打去，媽媽一躲，沒有打着，反而紧紧抓住了她的手。我一看是个好机会，搬起我的小枕头就去打奶奶，媽媽大声喝住了我："你敢作死！"气的我干瞪着眼睛，站在床上发抖。奶奶拚命想抽出她的手来打媽媽，媽媽不打她，也死不放她的手。奶奶眞不講理，大声哭喊开了："东邻家、西舍家，你們都来看一看，儿媳妇快把我打死了。"我也大声喊："你們都别听她的話，她撒謊，是她想打媽媽，媽媽沒有打她。"忽然，爸爸拿一根大棒子闖进来。媽媽慌忙把小藤簍扔給我說："給你，我走了。"爸爸一棒沒打上，媽媽鑽了个空子跑了，奶奶和爸爸紧紧追上去。我使勁抱着小藤簍，大声哭起来："媽媽，媽媽……"

从这一夜媽媽跑出去，三天三夜了，还沒有回来。好心的乡亲們帮忙，把我姥姥家，姨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都找遍了，到处找不到媽媽。白天找，黑夜提着灯籠也去找，我們家天天挤滿了人，人人都睜着两只愁苦的眼睛，有的說："可恨这条运河离我們村太近了，可能是跳河死了。"又有的說："也可能跑到很远的远处去，不打算回来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他本来在外村当長工，为了找媽媽，他也回来了，一听人們这些話，他紧紧抱起我，嗚嗚哭起来，我比他哭的更痛。

我哭着，跑到运河边上去，大声喊："媽媽，回来吧媽媽，沒有人管我了。"河水静静的往北流去，沒有人回答我的話。我抬头

看着很远的远处，难道媽媽跑到天与地結連着的地方去啦？只要有人告訴我，就是走一輩子，我也要去追媽媽……。

張五叔忽然高兴的跑来說，媽媽找到了，叫奶奶不要再生气。可是，奶奶幷不高兴，她的臉拉的象驢臉一样长，半天才說出："对她說，回家来得先給我磕头認罪才行。"

五叔把奶奶的話对媽媽說了，媽媽又捎回口信說："我沒有罪，也不磕头。"我从人群里挤出来說："媽媽沒有打奶奶，是奶奶要打媽媽，媽媽沒有罪。"这可把奶奶气坏了，伸手向我打来，多亏五叔把我抱走了。

又过了几天，許多人都来劝解，奶奶才說："叫她回来吧！如今世界越变越坏，做婆婆的吃亏才行。都怨我命苦，有了这样的儿媳妇。"我心里想："不是你吃了亏，是你沒有理了。"

媽媽終于回来了，臉又黃又瘦，眼睛掉进深坑里去，我一看見她，就扑到她怀里哭起来。媽媽抱着我，半天才說出："我在河边上麻子棵底下，坐了三天三夜，本想跳河死了吧，又想：你这么小，我死了誰管哪！为了媽媽受的苦，你要长成一个有志气的好閨女。"我哭着，点着头說："嗯，嗯……。"

十　日本人来了

記得，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听見天上有嗡嗡的声音，人們都抬头往上看着，說是日本人的"洋飞艇"来啦，要把村庄都炸平。过了些天，就听見北方的远处有咕冬、咕冬的声音，好象有块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震的窗上的紙嗶嗶响，人們又說：这是日本人进攻中国的大炮声。接着，就从北边退下来好些好些蔣介石的中央軍。那些兵啊，就象运河的水，在我們村西大路上，摆成了沒头沒尾的大长溜，誰也砍不断，誰也擋不住，整整过了半月多。

有些兵，有的把枪扔掉，換上便衣，偷偷跑回家去了，他們还吓唬着說:“快跑吧，日本人可厉害啦，不管老人小孩，見了一起杀。”奶奶吓哭了。我們村的一家大財主套上大馬車，眞的跟着中央軍往南跑了，还有的坐上船从运河里往南跑。可是，穷人沒有車也沒有船，跑出去不餓死嗎？留在家里又怎么办？

忽然有一天，人們傳說：毛澤东朱德的老紅軍，从山西开过来了，是眞正打日本的队伍。我哥哥还講了很多紅軍的好处，可惜我那时太小，也听不太懂。只記得哥哥那时很高兴，他对媽媽說:“这一下，我們有救啦，中国有救啦，我要去找紅軍。”媽媽陪他哭了一陣，第二天夜里，他就和村里十多个年輕小伙子，背起中央軍扔掉的枪，过运河西找紅軍去了。

又过了几个月，日本人眞来到了我們村，村里的財主們为了說明他們是“好百姓”，就把我們村上当紅軍的人的名单，报告給日本人。日本鬼子把我們这些家搶了个淨光，然后把房子燒了。多亏我們全家人都跑出了村，要不然哪，可都完了。

从此，我就沒有家了。在一天夜里，村里好心的人們，套上好几輛老牛車，把八路軍的家屬們送过了运河西。我們找到了哥哥，他穿上了一身灰色軍装，又紅又胖，比原来好看多了。他把我們送进了抗日家屬被服工厂，媽媽做工，奶奶給工厂紡綫，現在她再不干活可就不給飯吃了。工厂有个小学校，人家說优待家屬子弟，不干活，光念書就叫吃飯。

就这样，我有了鉛笔和書，我学的第一个歌子是这样的:“第一杯茶呀，敬我的媽呀，我去当兵你看家呀……”可好听哪。媽媽摸着我的头說:“你太好了，媽媽受的那些苦，你再也不用受了。”她流出了泪。我問她:“你不想家嗎?”她說:“你呢?”我說:“我想小藤簍，‘它被燒了呢？还是被人搶去啦？里边还有那么多好东西。”

媽媽抱住我説:“好好念書吧，往后，还会有更多更多，你喜欢的东西……。”

十一　最好的礼物

离开家的那一年，是一九三八年，到了一九四五年我們家才解放。这时候，虽然我还沒有完全长成大人，可是，我已經是八路軍的宣傳員了。我媽媽当上了妇女会的干部，上級派她回我們县工作。一九四一年，她就加入了党。我奶奶当了七年抗日家屬，也不再欺負媽媽了，嘿！共产党員，还受誰的欺压呢?所以，媽媽比离开家的时候更年輕了。虽然她已經五十三岁，两只脚还沒放开，可是她干起工作来，比年輕人还有精神。

第一次回到村里，乡亲們对我們可亲热啦，見了面又是哭又是笑，話多的好象十天十夜也説不完。村里当过大汉奸的坏人都跑了，我們就住上了他們的好房子。乡亲們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有油条、有点心，也有日本人燒我們房子的时候，人們从里边搶出来的家具，七八年了，人們都細心的保存着。

我們东邻家四奶奶，已經八十二岁，头发全白了，她拄着拐杖，抱着一个包包，走到我跟前，一面解包一面説:“凤姑娘，我送給你一件礼物。”“啊！我的小藤簍?”説着，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不知怎么搞的，哭开了。媽媽笑嘻嘻的看着我，可是她眼睛里，却流出了清亮亮的泪水。

四奶奶用顫巍巍的声音説:“我黑夜盼，白日盼，到底我把它亲手交給凤姑娘了。”

解放战爭中，我一直在最前綫，小藤簍由媽媽給我保存着，我到北京来学习了，媽媽才把它寄給我。我打开一看，里边装的統統是我的日記，从我开始会写字的第一本，一直到最后寄給媽

媽的一本。

媽媽的信上說:“你小的时候，我告訴过你，叫你把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去，那么，这些日記，是不是你最心爱的?”我抱起了亲爱的小藤簍，对着媽媽工作的那个方向說:“是的，是的。”

眞是的，我常常掀开那些小本本，一頁頁的翻呀翻，上面有我画的正在跳舞的小人，小人的胳膀腿簡直象长弯了的木棍；还画着我家的大門，小院子、房子、白楊树和小藤簍；再大一点的时候，又画了我爱人的臉，画的一点也不象，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他。那些日記上写着，某月某日，我为什么笑、为什么哭，那一天打了个漂亮仗，我看見了一些怎样的俘虏。那上边还写着我去过的許多山，太行山、大别山、峨嵋山……。还写着我走过的运河、黃河、淮河、长江……总起来一句話，看見小藤簍，就想起了我整个的童年。

如果小朋友們愿意，我就把那些日記本中写的每个故事，以后繼續講給你們听。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六月号)

回　国

秦　牧

哦，小朋友，你們两个是不是吵架了？为什么一个撅起了嘴唇，一个鼓起了腮巴？人家劝你們，你們就摇着肩膀，彼此都不理睬。是不是因为爸媽分給你們苹果，一个大些，一个小些，因此吵起架来了？是不是因为在学校里为了芝麻綠豆大的事情，你給我起一个花名，我踩了你一脚，就这样鬧起来了？

少年时代吵嘴的事是常有的，但也常常使自己长大后回忆起来，十分后悔。

我就有这样一些后悔的事情。

当我也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是一个小华侨，跟随父母住在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

那里滿街滿巷都是中国人，据說好几百年以前，是大群中国人飄洋过海，帮助当地人民辛勤开辟才逐漸繁荣起来的。后来帝国主义把这些地方搶去，升起了他們的国旗。但是，那一带仍然到处是中国人。

我們讀書的学校里，学生也都是中国小朋友。我在这个学校已經讀了四年了，眼看着小同学們一年年在长大起来。学校門外，有許多中国小販、馬来小販、印度小販在卖着东西。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們象一群小蜜蜂似地“嗡嗡嗡”飞出了校門，奔向各个小

食摊。那时候我們就用学来的印度話、馬来話去向各民族的小販买东西吃了。除了中国食品外，印度人卖的葡萄面包和鷹嘴豆，馬来人卖的辣酱米粉和羊奶，都是我們所喜爱的。馬来人牵着几只母羊站在路边，要小羊去撞撞母羊的乳房，然后就挤出一銅碗一銅碗的羊乳来，那味道眞好啊。

我們是小学四年級生，和我常常一同去买东西吃的是馮小澄，他和我是同書桌的同学，我們眞是好朋友。他好吃，我也好吃。但爸爸媽媽給我們吃午餐的錢不多，吃了可以使肚子飽起来的飯面一类东西之后，就沒有多少錢可以买零食了。多买了零食，錢又不够买能够塞飽肚子的东西了。眞是沒有办法的事！馮小澄有一次舐着嘴唇对我說：

"吳林，什么时候我們一个人能够有一瓶汽水喝就好了。"說着，怪神往地露出他的雪白的大門牙。

"一瓶？我相信两瓶都喝得下。"这就是我的回答。

于是我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买的零食分一些給他，他买的也分一些給我。这样，我們吃的份量虽然还是差不多，但种类就丰富起来了。种类一多，我們好象也吃多些东西了。而且，两个人一起吃东西是比較有趣的，我們坐在大树下，把一粒一粒的鷹嘴豆丢到半空中，然后張大嘴巴去接，接得准了，就卜的一声咬碎吞下。这样我們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間中都有东西可吃了。

自然，我和馮小澄做好朋友还因为我們同桌子坐。同一張桌子，这个关系可不小呀，有时候他的橡胶擦沒有带来，有时候我的墨盒胶紧打不开，就要互相支持了。而且，說起来眞是慚愧。那时候我們并不知道抄襲别人的习題有什么不好。在默書的时候，我們也时常偷看，先生当堂問書的时候，我們有时也偷偷地提示。这些行为自然是很不好的。可是那时的先生，发現了这种現

象就只知道打我們，却从来沒有很好的把道理告訴我們。假如我們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一定会高举着拳头喊着"准备着，为实現共产主义和祖国的偉大事业而奋斗。"

自然，我們有时也共同研究功課。我們漸漸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了。星期天我們时常互相到对方的家里去，我們一同去逛鳥兽店，一同到海滩捉螃蟹，或者和街上的儿童一起踢足球。我也常常請馮小澄到我家里来看我养的"巴摩魚"，这是热带一种硬鱗的耐死的魚，另一个名字叫做"过山鯽"，它們能够从一个池塘跳到地面爬到另一个池塘去。我养了三条，时常把它从水缸里撈出来，讓它們在厨房里的地面上賽跑。而馮小澄，就是我家的"巴摩魚田徑賽"的热心观众了。

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从不喊彼此的渾号。那个时候，班里有好些人都給人起了花名。个子高的給人叫做"长脚蜢"，矮小的給人叫做"坐地炮"。我們也都有渾号。那些渾号眞是討厌呀！馮小澄因为門牙大，給人叫做"大板牙"。我呢，眞气死人，說起来又是一百个慚愧，我因为不喜欢洗澡，有时臉上也有一两撇墨，竟給人叫做"肥田粉"。但我們自己是从不互相称呼花名的。当別的小同学說：

"喂，肥田粉和大板牙眞要好呀！肥田粉是不是想把大板牙擦得更白一些呢？"

我們就会象女孩子似的盯了他一眼道：

"要好，要好，关你什么事？"

是的，我們是好朋友。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却把我們的友誼搞糟了。

那时候我是个小运动員，踢得几下足球，我很羡慕那些号称"鉄脚"、"鉄头"的足球选手，也拚命学习用我的头来頂球和远射。校里的选手沒有我的份，但是在班里我却是个"球門"哩。有一次

学校举行班級足球比賽，輪到我們和五甲比賽，这一下我們可緊張啦。快上場的时候，各班的啦啦队都在欢叫。馮小澄拉住我道:“要好好守住球門，別給班里丟臉呀！要提防那个張永龙，他盘球盘得好厉害！”

“知道，我們的后卫一定要死纏住他，不讓他接近球門。”

我嘴上說得鎮定，心里面可象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同学們和先生們都人山人海圍着看，球門要是守得不好怎么办呢！

我們各自在球場上商議战略后，大家就擦着已經涂滿松节油的小腿，又擺擺手，伸伸脚。当哨子一响，中綫开球以后，我們就投入激烈的战斗中了。那才眞热鬧呢！四圍的啦啦队都叫了起来，平时容易害羞的女同学这时也做了啦啦队員。她們喊道：

“四乙踢得好，踢得妙，踢得呱呱叫。”

“五号加油，赶快追上去呀！”

有女同学在做啦啦队你就不能不更英雄一点。前鋒們都变成了滿場飞，后卫們也都在紧張地截击。我們守門的就各各做好了一个蹲在馬上的姿势，在球門外奔来跑去。一个球飞来了，就拚命似地把它抱住或把它踢开，就算那是一个炮彈，我也顧不得这許多了。在人声沸騰中，我們几乎連褲子松下来也沒工夫去拉紧褲带了。

当一方踢进一个球时，啦啦队就大叫甚至怪叫起来，这里面又夹杂着另一方面的嘖嘖声。有的人用头去頂球或者用屁股去撞球，滿場子就哈哈大笑，女同学也用責罵的口气笑着贊美道:“眞是衰呀！”比賽一場場地过去了，临近終場的时候，我們踢成二比二。

看起来这是个平局了。但五甲的人比我們高大，而且联絡得好，攻势还是很猛烈。尤其是他們的前鋒張永龙，很会盘球，球

一碰上他的脚，就好象鉄片給磁石吸上了。我守門正守得气喘如牛的时候，張永龙又截到一个球用脚盘着攻上来。我們队里的后卫去截他，跑得太急摔了一跤，張永龙已經跑到球門外十四五碼的地方了。我們班里的小同学可紧張啦，大家爭着喊道：

“球門当心，赶快救球！”

“吳林，小心呀！”

“…………。”

我慌慌張張地張开双手，球已經象箭一样射过来。我举手一擋，球剛剛比我的手高几分飞过我的头上，射到門里去了。我登时覚得眼前一陣发黑。在对方啦啦队的鼓掌欢呼声中，我听到我們班里的同学埋怨道：

“怎么不出力跳一下！眞气死人！”

“这个球門，是个紙門！”

“水蟹呀，肥田粉！”

什么？喊着我的綽号駡我“水蟹”的是馮小澄！水蟹就是那种最瘦的海蟹，煮熟了，剝开壳来都是水，只有一点点儿少得可怜的肉。广东人是借它来形容一个人沒本事的。什么？难道我是一只水蟹嗎！

哨子又响了，我振作精神再守住球門，但过不了两分鐘，哨子又长叫起来，原来时間到了。成績是三比二，我們失败啦。

我自然受到許多人的埋怨。我自己也埋怨自己，为什么慌張到跳不起来呢？回到教室里，我覚得自己周身癱軟，簡直象一条“棉花魚”了。

馮小澄也回到課室来，他掠一掠头发，伸出一只食指指着我，要笑不笑地搖搖头。那个神情仍然象是在說：“水蟹！”

“为什么你在操場上大声說我水蟹？喊我的花名？”我責問道。

“你不是肥田粉嗎?”

“大板牙，大板牙!”我盛怒地还口喊叫道。

“肥田粉，肥田粉!”他也大声嚷道。

我出力地把桌盖碰了一下:“嘭!”

馮小澄也恼了，他也碰了一下，又是一声“嘭!”

班长李家駒起来干涉了:

“你們是做什么的，踢輸了球找桌子出气嗎?”

我們都悻悻地沉默着。我偷偷地瞄了馮小澄一眼，看到他咬着嘴唇，臉上的几粒雀斑似乎更加紅了。紧接着他也敌意地扫了我一眼，嘴唇輕輕歪了一下，說不定他又发現我的臉上有什么地方骯脏了。但我們的眼光一接触，又急急的避开啦。

这以后，我們就互相“不睬”了。說老实話，“不睬”眞是一件麻煩的事。我們的椅子、桌子都是相連的。我們为了不讓彼此的身体相接触，就各自坐在长椅子的一端。这样一来，椅子中間大半空着，而我們却常常得把半个屁股悬空在椅子外面。再說桌子罢，既然大家不睬，手就不能过界了。手一过界，对方就要掀抽屜，說不定那么撞了一下，就有一滴墨水滴到練习簿上。不止这样，大家不睬了，就不会彼此借东西啦。有一次我忘記带小刀，沒有办法削鉛笔。馮小澄有小刀，我却不向他借，拚命用牙齿来咬，最后发覺牙齿毕竟不能当做小刀用，才跑去向后面的同学借。有一次馮小澄忘記带胶擦，他当然不会問我，却去向后面的許靜生借。許靜生是个吝嗇鬼，他积了許多花花綠綠的邮票，却从不肯給人一枚。还时常問别人要。馮小澄向他借胶擦，他說:

“你那个柔佛邮票給我吧!”

“你的邮票还比我多。”馮小澄說。

“那么，你向吳林借罢。”

馮小澄沒办法，盯了他一眼道:"拿来，拿来，下課就給你吧。"

就这样，下課后馮小澄就送了一枚"柔佛邮票"給許靜生。我心里討厌許靜生的做法，但看到馮小澄迫不得已拿出了邮票，却感到一种恶意的快乐。

在默写的时候，我們起初各自用手掩着試卷，生怕被对方偷看去。但后来发覺大家不但不屑去看对方的試卷，下課后笔記也不会互相望一下的。这样，不偷看自然是件好事，但是我們学习的勁头可差啦。

当先生打我們时，我們擦着手掌，噙着眼泪、撅着嘴唇回到座位，总是彼此悻悻地望了一眼。我这样想:"你高兴吧！你很行嗎？你想下次不会輪到你嗎？"我想馮小澄的想法也和我差不多，因为当他挨打回到座位时，也用这样仇恨的眼光望着我。

我們不睬的事情終于全班的同学都知道了。班里的小朋友对于"不睬"的同学有一个医治的方法，就是在上体操課的时候，課前課后，把两个"不睬"的人拉在一起，用力拖他們两个人相碰，一面喊道:"和好啦，和好啦。"碰到两个人都笑起来了，常常也就和好了。班里的同学也捉我們去碰过一次。但我們两个都是倔强的小家伙，我們各自挣扎着，并发起脾气来咆哮大叫。我甚至还去咬那些拖我的人的手。最后班长李家駒眼看沒有办法，就說:

"算啦，算啦，体育先生来啦。"

就这样，我們仍是沒有和解。

以后，我每天中午都自己去吃东西了。我不会再到他家去，他也不会再到我家里来。媽媽有一次問我道:

"馮小澄这些日子怎么不到我們家来啦？"

我的喉嚨馬上象給什么东西塞住一样，支支吾吾沒有回答。这样的事情，我眞不愿意告訴媽媽哩。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虽然还有許多朋友一道玩，我可以和吳景星下軍棋、可以和徐可成跳繩、可以和許靜生一道看集邮簿……。但是和馮小澄仍是互不理睬。这样总好象失去一件什么东西一样。我有时在家把水缸里的几条“巴摩魚”掏出来，看它們在地上爬行的姿态，想起了前些日子馮小澄到我家来，大家拍手喝采看着“巴摩魚”爬行的情景，总有点悵惘的感覚。

学期过后，我們升上五年級了。我已經不和馮小澄同坐在一張椅子上，这样就更不会交談了。虽然我也做过梦，梦見他来叫我，他呢，也在别人面前善意地談到我，不用說，这时候我們彼此已經沒有什么怨恨了，我不会用眼睛盯他，他也不会盯我。但我們仍然繼續不睬下去。

这时候，我們家里发生了一桩巨大的变化。

那年，馬来亚的报紙上天天出現“不景气”的字眼，“不景气”就是資本主义統治下的地方发生經济恐慌。树胶园里割下来的树胶、錫矿山里挖出来的錫矿都卖不出去。报紙上的行情牌价天天都在跌。人們一看到这些东西跌价了，就惊慌得很。不久，許多华侨工人失业了，带着他們的割胶刀和一点可怜的行李，到处去流浪。失业的人一增加，买东西的人就減少了。于是杂貨店、布匹店、咖啡店、洗衣店……的生意統統都不好了。这样人們就更加穷困。于是报紙上就出現許多人跳楼、跳海、发神經病的事情。我們的家也被这个“不景气”的风暴吹得搖搖摆摆了。爸爸的那間行鋪經营失敗，他失了业。回家来总是喝酒，叹气，和媽媽吵架。我們的餐桌上，肉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們兄弟姊妹看見父亲那个样子，都不敢大声吵鬧啦。在各个行业生意都不好当中，当鋪的生意却很好。人們爭先恐后到当鋪去，把自己心爱的东西举到柜台上面。我們兄弟也常常給家里拿东西去当。当鋪的伙計总

是嘮起了嘴，端詳我們是不是小偷。然后就把一个放大鏡夹到眼睛上去，查看我們送来的东西值錢不值錢。但不管多么好的东西，都只能典当到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錢罢了。

日子越来越艰难，最后，爸爸对我們說，在新加坡再也生活不下去，他已經筹到一笔錢做船費，要带我們“回唐山”了。

你也許覚得“唐山”这两个字很希奇吧。但南洋的华侨却总是这样称呼祖国的。一千多年前，我們的“大唐帝国”的声威曾經远播到欧洲亚洲各地。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日，华侨們仍把自己叫做“唐人”，把汉字叫做“唐文”，把祖国叫做“唐山”。

回唐山啦，回唐山啦！我們感到生活中来了一件新鮮的事情。但我們又是快乐，又是忧愁。快乐的是回到国內，可以到我們在書本里認識已經很久的上海、杭州等許多祖国好地方去，可以不受帝国主义鬼子的气。忧愁的是到了祖国以后，生活不知道怎么样。那时候，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当儿，我們在报紙上的漫画里，常常看到一座被风吹雨打，歪歪斜斜的大厦。大人們說，那就是代表当时的中国哩。

什么？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嗎？

大人們都忙着整理行装了。

終于有一天，爸爸吩咐我报告班主任，明天就不再去上学了。要学校里給我証明書。我在家里再休息一两天，就要跟爸媽一起上船了。

那天，我在上学途中注意着路上的一景一物。纒着头巾赶牛車的印度人、把东西頂在头上的馬来人，許許多多辛勤劳动的中国同胞，路旁一株株濃綠的街树，都使我感覚到无限新鮮。我們学校对面，有一排栅栏，栅栏里有許多鉄軌，常常有大火車头停在那儿喘大气。过去我从来沒有注意它們的，这天，在踏进校門

之前也禁不住多瞧它几眼了。

班主任賴先生平常是爱打人的。我幷不怎么喜欢他。但这天，我一踏进他的房間。却不知道有一种什么力量，使我亲切地、規規矩矩向他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当我一五一十說明了来意，幷交出家里的信件的时候。賴先生惆悵地說：

“很快就走嗎？”

“再在家休息一两天，就上船了。”

賴先生慈祥地点点头，突然伸出手来撫摸我的头。“好吧，回去讀書也一样，我們是中国人，以后都是要回唐山的。証明書下午給你，今天你好好在学校里玩玩吧！”

这天下午的第一节課，是賴先生上的国語。我一踏进課室，就覚得气氛有点特別。講台上鋪了一条白布，上面有一瓶野花。花，一看就知道是在操場后面的山坡上采来的。瓶子是一个用空了的旧墨水瓶。但就是这些平常的东西，使課室里的气氛变得庄严隆重起来了。这时已經有些同学知道我就要离开学校，大家的眼光都朝着我看。賴先生和平常一样，淸了淸喉嚨，就开始講書。我一边听書，一边却胡思乱想。倒不是象平常一样，想着抽屜里的蟋蟀和窗外树上啁啾的鳥儿。而是后悔沒有好好讀書。这个課室，这个講台，我們曾經在这里听許多先生講过課的，我們曾經在这儿大家輪流講述过傻女婿、老虎外婆、丑小鴨、驕傲的公主一类故事的，今天我就要和它告別了。这些先生們，同学們，我也都要和他們告別了。当日本軍队侵占祖国东北的时候，我們曾經在这个远在国外的教室里开过会，大家都在臂上纏起紀念国土淪陷的黑紗，听着校长演講，大家一起捏紧拳头哭泣。而在我們后面，一个英国警长却象老虎似地坐在那里监視着我們……。我們放学时又曾經和那些平白无故用水枪向我們射水的白人小孩打

架，当警察追来打我們的时候，我們就手牵着手一同奔逃。哦，我們曾經一同到植物园去旅行，看那千百种的热带鮮花。曾經一同去游覽过莱佛士博物館，看館里陈列的大鯨大象的骨胳。大家曾經在一道度过多少辛酸和快乐的日子啊！而現在我就要离开他們了。想着想着，我突然覚得每一个人都可爱起来，連那平日爱跟我們男生吵嘴的女生赵美娜，平日爱打我們手掌的賴先生，此刻我都覚得他們十分可亲。更不要說馮小澄和所有其他的同学了。我眞想去拉一拉他們的手，都抱一抱他們！……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賴先生已經講完一大节課了。他放下書本，扑去身上的粉笔灰，望着我温和地笑，然后就宣布道：

"吳林就要回唐山去了，明天他不再来上課啦。下边的半堂的时間，我們大家来开一个欢送会……。"

他說了一些勉励我和提到当时国难严重的話以后，就宣布开会了。

班长李家駒象一个小政治家似的踏上講台。他講得眞有条理，他希望我回国以后好好讀書，长大了去打侵略我們的帝国主义。他代表大家欢送我……。老实說，这些話其实也很平常。但我却听得十分感动，連眼眶都发热了。

接着又有两三个小同学上去講話。眞是出于意料，連那个拖着两根小辮子，老是罵我們男同学"衰"，常常向先生报告我們的越軌行动的女同学赵美娜也上去講了。她說我們大家都是热心爱国的人，都是国家的小主人翁，大家永远都应該互相惦記着。她說从她曾祖父因为貧穷，卖断田地到南洋謀生算起，她家已經在南洋住了四代了。她只在課本里讀到中国，不知道中国是怎么一个样子。但是她长大了一定要回到中国去。她的姊姊有些已經穿起外国服装，日常說話也用外国語了。但是她是永远也不会忘記自

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在她講話的时候，班主任賴先生不断点头，照我估計，几乎一連点了二三十下。赵美娜說完話，把辮子搖到胸前跑下来。大家都噼噼啪啪鼓掌了。

接着就輪到我。課室里那么肃靜，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我的心不禁突突地跳。我站到講坛上，搔了搔头皮，吞了一口唾沫，清了一下喉嚨，才勉强說出話来。要是在平时，光是这个搔头皮的小动作已够惹来哄堂大笑了。但是，此刻課堂里却鴉雀无声。我說我很感謝大家，因为南洋有这个該死的"不景气"，我的爸爸沒法再住下去了。我回到唐山去也一定好好学习。我說，我会記住大家的。希望我們将来能够常常通信。将来大家一起都去打侵略我們的帝国主义。我結結巴巴地說完話，象例行公事似地講了一声"完了"。同学們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这个小潑皮这时也象一个怪規矩的好学生似的，又向賴先生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下課后，同学們都热烈地圍着我。我簡直象是馬戏班里那騎在象背上的象童那么逗人喜爱了。沒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回到祖国去，一种共同的热爱祖国、向往祖国的情感把我們紧紧地联在一起了。虽然我們生在英国殖民地，但大家却都是会講北京話的。我們的肤色和臉型都差不多。我們都同样过清明、过端午节、过中秋、过春节。我們大家都知道黃帝、唐太宗、屈原、杜甫、岳飞、文天祥……是我們共同的祖先。就是这种民族感情，它使我們突然亲热起来啦。同学們这时爭着和我談話：

"吳林，給我写紀念册！"

"吳林，你暈船嗎？"

"吳林，你将来到那里升学呢？"

就是沒有一个人喊我"肥田粉"。其实在这个时候，喊一喊花名倒是挺亲热的。我一面給大家写紀念册，一面也請他們給我

写。許靜生甚至硬要送給我一个婆罗洲的邮票，那上面印着的是一只野猪呢。

吳景星打开了一張地图，說：

“我們来看看，到唐山有多远。”

經他这么一說，成群小朋友都圍着去看地图了。

“哎喲，这里离唐山有一千五百多海浬哩！”

“嘖嘖，看我們的祖国眞大呀！这么大呀！”徐可成說着，用手在上面比了一下。

我后来才知道，祖国原来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就是把月亮搬到地面来，祖国的大地也够做一个盛着这个大卫星的盘子呢。

正在大家紛紛議論的时候，上課的鐘声又响了。

从賴先生来上課的时候起，一直到开欢送会，一直到下課大家看地图……，我一直覚得远处有两顆熟悉的眼睛在望着我。我不用抬头，但是却能够覚察到那两顆眼睛在向我窺視。現在，上最后一課了。那两顆眼睛也向我注視得更頻繁了。我知道那就是馮小澄的眼睛。我想看他，但又怕看他。最后，我鼓起勇气抬起头，两个人的視綫正好碰在一起。这一回，我們都不象平时那样，眼光一接触，就各自急忙把头别开了。我們惶恐和友爱地各自对望了好一下，馮小澄才慢慢回过头去。我也懊丧地把头低下来。我看見他的眼圈紅了，我也流泪了。后来我感觉到：馮小澄好象撕出一張紙来在急急忙忙写些什么了。

我是多么的懊丧啊，假如我們現在能够亲亲热热地講話該多么好！

放学的鐘声响后，同学們都一个个提着書包走了。最后，課室里只剩下馮小澄和我两个。我們誰都不愿意就此离去。

突然，馮小澄好象下了决心似的，提着書包向我跑来。他很

辛苦地咽下了一口唾沫，勉强地、害羞地笑着。把一个小紙团掉到我的桌子上，就赶紧一溜烟跑出課室了。

我拾起小紙团，拆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你要回唐山了！讓我們和好罢。今天晚上請你到我家里来玩，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对你不起的馮小澄。”

我拿着紙条发楞了好一会，突然覚得眼眶发热，鼻子也酸了。我失魂落魄地踏上回家的路。一路走一路想：“一定要去一趟才好。”因为懊丧的心情支配了我，我又象那次踢輸足球一样，軟得象一条棉花魚了。

晚飯后我呆呆地倚着窗子发楞。媽媽走过来摸我的額。問道：“是不是不舒服？”我搖搖头。媽媽又說：“是不是舍不得大姊姊留在这里？她将来也会回唐山看我們的。”我听了咬着嘴唇沒作声。媽媽又說：“給你几占錢（几分錢）你去逛街买东西吃吧！”逛街本是我最喜欢的，到小食市場去，一分錢一分錢地买果子、买海龟肉、买雪花球吃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但此刻我却沒有这份心思。我想了一下，就囁嚅道：“我想去馮小澄家里玩。”媽媽說：“你这个孩子是傻的！要去就去好了？呆什么？馮小澄和你挺好的……”我沒等媽媽說完接过了几个銅板，就一溜烟地跑到街上去了。

到了馮小澄家門口，我举手就去敲門。馮小澄快乐地奔出来开了門。他略微带点不好意思地拉着我的手上楼去。他的媽媽姊姊都和我打招呼。馮伯母說：

“哎呀，好久不見你到我們家来，人也长高了。”說着，就来摸我的头。“說，怎么不来玩？”

“他，他……。”馮小澄支支吾吾說不出。最后灵机一轉道：“媽，他要回唐山去啦。”

他的話更激发了大人們对我的亲切情感。馮伯母怪小澄为什

么不早說，她一面急忙拿出些椰子糕来給我吃，一面絮絮地問我的家庭状况。告訴我中国南方幷不怎样冷，冬天坐在門楼里晒太阳是怎样的舒服。又說我可以吃到新鮮的荔枝、楊梅了。这些东西在新加坡是很难吃到的。

后来馮小澄又拉我到天台上去。那夜繁星滿天，无数顆星星綴滿黯藍的天幕。我好象滿胸都充塞着一种不安和激动的情感。我們朝海那边望着，好一会都沒有講話。馮小澄終于指着北极星說：

“那边就是唐山，姊姊告訴我，在那顆星下面，就是我們的祖国。”

我点了点头，有一种舍不得离别的，难受的情感。

“从前的事，”馮小澄呑着唾沫說道：“……是我不好。”

“……都是我。”我也赶紧应道。說时連望也不敢望他。

“哎，我們不提那些事情啦。你还記得唐山嗎？”

“我三岁就跟爸爸出来，不記得了。”

“我听爸爸說，他們从前出来外洋的时候，要坐一种翹着头的大木船，船要經过一条湘子桥，听說一过了桥，水就咸了，因为許多人舍不得离开家乡，在那里流了泪，水就变咸啦。”馮小澄說。

“我也听媽媽說过，”我回忆了一下，也接着道：“唐山的塔很多，有的人到外洋来了，他們的媽媽，妻子挂念他們，就走到高处去望他們，因为要想望得远，就一天搬几块石头来垫脚，这样越垫越高，就变成很多塔了。”

“唐山一定还有許多东西很好吃的。”馮小澄又說：“有一次我的媽媽病得很厉害，医生都以为会死啦。她什么东西都不肯吃，就是要人做家乡的点心給她吃，而且样样都做，每样她都尝一点点。她已經出来几十年了，还是爱吃家乡的东西呢。……后来，后来她吃了点心果然好了。”

“你将来也到唐山去嗎?”

“怎么不去！一定要去的。将来我們长大了，不知道大家还認得不認得?”

“認得的，一定認得的。我听說一个人长到多高了，声音都是差不多。”

“但样子一定变很多了。我拿我爸爸从前的相片来看，就認不出他。不过不怕，我們还是会記得起名字的。最好我們大家不要改名字。”

“是的，最好不要改。”

“……你的巴摩魚还活着嗎?”

“已經死掉一条了。我們要走了。媽媽說余下的要拿来做酱魚吃。”

“……唉，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总是‘不景气’呢！雇用我爸爸的那間鋪子，听說也‘不景气’呢。”

我們仿佛有一种大人似的感叹的情緒。以后我們又談到学校里的同学，談到捉鳥和斗蟋蟀，我們才显得比較活跃和兴奋了。

那晚我們談到很晚，直到夜深才依依不舍的分手。我在家里休息的那两天，馮小澄又和好几个同学来看过我一次。

我們全家搭大輪船离开新加坡的一天終于到来了。在房仓里，已經結婚的大姊姊和就要回国的全家人叙别，她拉着母亲的手，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房仓里热，一軸吊起来的香蕉一个接着一个答答地熟得墜下地来。但兄弟姊妹們却都沒有吃香蕉的胃口了。最后汽船响起了长笛，催促送客的人回到碼头去。大姊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船仓。我們都站在甲板上目送着她。船上，成群回唐山的华侨都挤在甲板上。他們大都是漂洋过海来劳动了許多年，却只带着一点寒酸的行李回到故乡去的。大家又是忧愁，

又是快乐，一張張臉上都表現着复杂的情緒。海面上，火船、汽艇、舢舨、浮筒在幌动着，海鷗也在这中間飞来掠去。有一些馬来潜水手，坐在一只只舢舨上，向輪船上的人要錢，每当人們掉一个小銀角子下海时，他們就縱身跳进海里，把銀角子从海底撈回来，滿身湿漉漉地爬回舢舨，高举着銀角子給投錢的人看。一些投錢博取娛乐的欧洲旅客就在船上哈哈大笑。我看着看着，不禁拉住爸爸的手，問道：

“爸爸，为什么馬来人总是这样穷，比我們中国人还穷？”

爸爸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說：

“因为他們亡了国。”

正說着，姊姊已經在碼头上揮动着手巾和我們告别了。这时候，出我意料，馮小澄和他家的老女工也赶到碼头来了。他匆匆忙忙竄进人丛中到处張望。我急忙喊道：

“馮小澄！”

“嗳，吳林！我能够上船去嗎？”

“不行啦，船要开啦。”

陪他一起来的老阿媽也赶紧挤上前来，用手复在額上張望，一面解釋道：

“他一定要来送行，他娘就叫我陪他来了。你們順风順水啊！”

爸媽都向她笑着招手。媽媽用手肘撞撞我說：“你还不赶快和他們說謝謝！”

我就用手裝成一个喇叭筒的样子放在嘴上叫道：“謝謝你們，再見啦。”

“再見，順风順水！”馮小澄也把手做成喇叭筒向我喊叫着。我看見他难过地舐着嘴唇。

这时，汽笛又长鳴起来，船身开始移动了。于是我們揮动着

手巾，船上，碼头上，都有千百条手巾在揮动着。也許是因为我們眼里有一层泪水，也許因为船已經开远了，总之，逐漸地人影模糊了。再見了新加坡，再見了亲爱的馮小澄！

这說的是多年前的事哪。你看，我現在已經不是一个小朋友，而是一个大朋友了。我不再跳跳蹦蹦地在球門前搶球，却变成一个戴上眼鏡写文章的人了。在这些岁月中，国家的变化更大啦。漫画里出現的中国，已經是一个屹立着的巨人，而不再是一間风吹雨打的破屋子了。我們已經把永远沒有"不景气"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漸建立起来了。在馬来亚，馬来人正在和当地的其他被压迫民族一同举起了三顆星的旗子和殖民地軍队血战，他們最后也一定要摆脫亡国的痛苦、爭取到独立地位的。現在华侨回到祖国来，已經不会再愁眉苦臉了。有的人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拉着手风琴唱起歌来。有一个华侨，甚至特地做了一件衣服，上面縫滿了五角星，踏上回国的火車时他就把这件奇怪的衣服穿上表示庆祝啦。中国現在变得这样的强大，使你想起来真快乐得心跳。但当我有时想起从前的事，也不禁悵惘地惦記着馮小澄。一想起从前那些无謂的爭吵，我总覺得害羞。自从那次离别以后，我就再也沒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要是我有一天会在路上碰到他呀，小朋友，你猜我会怎样呢？我要快乐地拍着他的肩膀，把他抱起来。我要請求他再喊我一声"肥田粉。"我要带他登高去眺望祖国的錦綉河山。要和他一起去参观农村工厂。而且，还要把他带进雪糕店里，一連灌他三瓶汽水哩。

所以，我上头說过啦，为不相干的小事爭吵，实在是无謂的事。

一九五六年三月·广州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六月号）

芋头籽

严亚楚

傅金德把日記本子翻破了，也沒找出这笔賬，心里一陣焦急，头上冒出綠豆似的汗珠。

他是保管員，去年社里留的芋头籽，是他亲自过手称的，一共有三千多斤。本来社剛建立不久，当然談不上有公共的房屋，要說都放他在家里，可是一家几口子住的地方幷不怎么寬敞，所以自己只留下几百斤，其余都分散給社員們家里貯藏。

現在麦子已經勾头，正是栽芋头季节，可这笔賬目不見了，弄不清誰家寄存了多少。

他知道在日記本子上找再也沒得指望，便狠勁地把它甩在一边。停了停，用衫袖在額角上揩了揩，又重新拉开抽屜。翻了一大陣，仍然找不着这笔賬。“未必鬼摄去了？”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身子沉重地往凳上一坐，两道濃厚的眉毛連成一条，臉上的皺紋越来越深，几根稀朗的胡須，衬托他这副面孔，虽然只有四十几岁，倒显得象五十多岁的人了。

这时他的妻子李細凤提着一籃子青菜，从外面进来。她一路走着，一路看着籃里的青菜生气，想着回去要狠狠将金德埋怨一頓。那知一进門，却看金德臉扳得象秋后的严霜。頓时她立即由生气变成了惊惶。心想：“出了什么事呀？”她呆立了一会，輕輕巧

巧把籃子放在灶上，慢慢移到金德的身边，压低喉嚨問道:“你怎么啦?”金德心里正在千头万緒，忽的想到：賬目虽然掉了，大概社員們会自动把芋头籽拿出来吧？一时又想到：大家評选我为“爱社如家”的模范，可如今我却象在参观时看的那只蜡制苹果——好看不好吃；自己是一生好胜，如何才能不叫人家指背呢？……他的脑子里眞象巨浪在翻騰，忽听妻子一問，便急忙带着希望的口气回答道:“芋头籽的賬掉了，你看到了嗎?”

“啊！还是为了这……”她剛才綳得紧紧的臉皮，突然輕松得多了。

“是呀！你撿在哪里吧?”金德不等她說完，又追問了一句。

“我又不識字，曉得是什么猪賬狗賬。”她边說边把青菜往鍋里放。“家里的事情你倒不急，光为着社里急死了。”她一双細小的眼睛向金德翻了翻，又接着說:“明明家里沒有許多粮食，你偏要打腫瘦臉充胖子。”

金德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話，很不耐煩的說:“那一餐沒吃！老是‘充胖子，充胖子’，硬把这句話当歌子唱。”

“吃是吃了，为什么别人都是吃大米，我家飯里要合菜呢?”她一面燒火，一面翹起嘴巴說。

“哼！好了疮疤忘了疼，記得民国廿年吧——破壩吃水草，現在合这一点菜，你还不耐煩，要是比起那时来，可算得天天在过年。”金德把烟袋擱在嘴边剛要吸，又放落說:“麦子已經黃了，就是苦，也只苦这两天。”

“棺材过得六月，死人过得六月嗎？麦子还要几天，总不能餓到几天。”

“……”金德嘴唇顫动了几下，看样子是要发脾气。本来他剛才为了芋头籽賬沒有找到，心里在发躁，加上細凤又对他埋怨，

恰似火上添油，当时很想将細凤大駡一頓，但是，忽然去年卖余粮的事情在他脑子里一閃，剛吐出嘴唇边的怒火，又閉住了。他把香火在烟袋上磕了磕，猛力地吸了几口，把生气的話儿換作相劝的口气說:“过去沒餓死，未必現在还餓死了?”

“要碰回把疱，看你下回还爱假好看不?”細凤說罢，拿起飯瓢子在鍋里搞了一陣，却不見金德回答。她慢慢偏过头来斜視了一眼，見金德手抱膝头，眯着眼睛，大概又是在考虑芋头籽的事情。

細凤再也沒說什么，一心忙着做飯。

他夫妻俩鬧了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原来去年秋收后，乡里进行“三定”工作，金德被选为积极分子到区里去开会。他这时虽然是社員，可不是代表社里去开会，因为他們的社是在去年谷子出齐的时候建立的，社員們决議誰种誰收。所以报产量还是各报各的。金德在討論会上，曾經說过这么几句話:“不能自己打爹駡娘，劝别人行孝，只要自己报实产量，保險群众的余粮卖得彻底。”他的話得到大家一致贊同。的确，他在报产的时候，眞象放鞭一样，誰也沒对他說句牙齿外的話。不过这引起了乡党支書的注意，因为党支書跟他同垸，对他的心性都摸熟了，知道他那怕家里沒得燒火的，也要装点好看。过去有一年他穷得沒有年飯米，他老婆把陪嫁时一双銀手箍叫他拿去換了办年，他想：别人买的炮起碼是千子图，我买这五百炮太不象样，所以他宁可少粜点米，多买点炮，要拼着和别人一样；解放后，他分得有块田和别人一般大，两家收的谷都差不多，他在称谷的时候，連籮都算数，仿佛說比别人多一斤都有味些。他有了这样的特性，所以党支書恐怕他报过了火，卖了口粮，对执行政策来說，就会有偏差。此时他提出說:“产量要报实，但是也不能带空头。”的确，金

德是眞多卖了两百多斤余粮，这当然是与他性格有关，但是他也幷不是信口开河。他是用过去来比現在，正如他剛才跟他老婆所說的現在就好比“天天在过年”。尤其是他想到五四年遭受到百年来未有的水灾，政府把整个灾民安全轉移到上乡，发放了許多賑款和貸款，及时恢复了生产。在轉移时，他不幸害了一場大病，政府花了一百多万元（旧币），給他診好了，出院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医师的手說："我已經不算人，多亏党把我救活了，今后能活多少年月，都是共产党賜給我的。"他从此心眼里認識到党和人民是血肉相連，党宣傳社会主义幸福的好日子，他不是抱着“眼看是实，耳聞是虛”的态度，他是以实际行动来追求自己的美滿生活。他当时多卖这两百多斤粮食，也曾考虑到了，只要把菜园里的青菜和蘿卜种好点，节点約，是会过得去的。他老婆却很不滿意，認为丢着大米不吃，要合菜，这是虱子鑽破絮——自寻苦吃。为这件事曾和他吵过几回，要他找党支書要購粮証。金德也明知家里的粮食不够，可他想起去年带头卖余粮的时候，有个別的人对統購不滿，說他是“硬头空”，“假积极”，若是現在要供应，那眞叫别人罵。所以当細凤吵的时候，他总是溫和地相劝。今天夫妻俩爭吵了几句之后，細凤見金德焦急得这副样子，不禁后悔起来，觉得：往日过那样苦日子，夫妻俩都很少紅臉，現在为这点事，不該常把气他受，要是把他气病了……她想到这里，不禁起了痛惜之心，記起楼上积得有几十个鷄蛋，是准备孵鷄儿的，就少孵点，煮几个給他吃吧。她往灶里添了一把柴，剛要上楼，却見金德起身往外走，便說："飯已熟了，只要煮点菜就吃，你到哪里去？"

"就来。"金德答应着，已經踏出了門坎。

細凤望着他走了以后，急忙上得楼来，在罐里拿了几个鷄

蛋，一眼望見楼角边的芋头籽，不禁心中一动，暗想：金德剛才說芋头籽的賬目掉了，誰还能記得我家里有了多少，要是偷一点，就免得合菜。她走近前去，拾取一个芋头籽看了看……不！社里的东西，怎么能偷？若是社員們知道了，那怎么走得出世？她把芋头籽輕輕一丢，慢慢下得楼来，把鷄蛋打在鍋里，坐下燒火，又安慰自己說：偷点不要紧，我过去在外乡討飯，偷过一回米，沒有犯，未必这一次就犯了。她正在想得出神，忽然一股臭味鑽进鼻孔里，才发覚鍋里的蛋已經燒黑了，連忙拿取澆筒舀了一筒水往鍋里一倒，嗤，……一陣热气往上冲，焦头烂額的鷄蛋連連顫动了几下，但是这时她的手也隨着顫了起来，她鼓起勇气，走到門口望了望，沒得人来，急忙轉身，将門半关半掩，怕风吹开了，端了一条凳撑住。她再也不待慢，拿了一只小籮，象猴子上树一样，很快地爬上了楼梯，来不及找畚箕，就把籮放倒，一双手往芋头籽里一插，象洋老鼠爬球爬了一陣，估計有几十斤，連忙挽起籮索，提着就走。这时她滿身毛孔收縮，比得了瘧疾病的人还冷，心里是想控制自己不顫，但他怎么也不听使喚。当她下到最后两步梯子的时候，忽听“咔嚓”一声响，門开了。她心里一慌，手一軟，籮掉下来了，芋头籽潑了滿地。她睜着一双羞慚的眼睛向外一看，原来是狗打架把門碰开了，她不禁抽了一口冷气。急忙从芋头籽上面踩了过去把門重关上，顧不得地上有沒有鷄屎，双手一伙乱抓，撿完了芋头籽以后，又把柴箱里的柴翻开，把籮里的芋头籽藏在里面，然后又蓋上柴，她的“瘧疾”才算好了一半。这当儿外面傳来嘈杂的声音，她抽开門閂一望，只見塆里的四盛向金德指手划脚，說些什么，却听不清楚。

原来金德剛才未出門以前，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不管誰家放沒放芋头籽，开口就問：“你家放的芋头籽有多少？”他的意图是：

恐怕有个别的落后社員，听說賬掉了，会把芋头籽瞞住不报，这样先把他詐住，就不愁他不說了。他想只要能把芋头籽都收攏了，不仅对社里沒得損失，另外对自己来說，也可能挽回一部分不負責的名誉。他認为这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当他問了几家之后，有的社員果然告訴了他斤两多少，但是有的社員却說:“記不清楚，看賬吧。”还有的社員說:“家里根本沒放。”到了李四盛的家里，当然他还是照例說:“你家放了多少芋头籽?”这一下可碰了釘子，因为四盛家里根本沒放，他素来又是个暴虎脾气，听了这句話很不乐意地偏着头望了金德一眼，随着沉着臉反問金德一句:“你說有多少?”本来四盛正在吃早飯，坐着背向大門，金德从外面进来，沒有看到他的臉，只听到他的話，眞以为他家放了芋头籽，便說:“你不記得放了多少嗎?”

四盛再也忍不住，把筷子往桌上一擱，厉声地說:“你几时放芋头籽在我家里?”

“沒放就沒放，我不过是随口問問，你何必做出这种形色来!”

“你是随口問呀!你是硬說我家里存得有，这叫别人听了，眞以为我瞞社里芋头籽。保管員說話这样不負責，那不行，我去找大家談談看。”四盛說着，气冲冲地出門去了。

金德这时虽然自知理屈，但是对四盛的态度也很不滿。他垂头丧气出得門来，只見四盛站在社主任的門口，紅臉漲頸指脚划手向大家說:“三元哥，金枝嬸……你們大家帮我証明一下，去年我家里是不是放了芋头籽?”他正在等待大家的回答，一眼望見了金德，便接着說:“你来了正好，凭大家把这件事弄清楚。”

頓时許多怀疑的眼光，都注視到金德的身上来了，因为大家都在想:“他剛才到我家里也是这样說呀!”

金德又煩恼、又慚愧，本当把掉賬的事情告訴大家，覚得一

时很难开口……这时社主任端着一碗飯从家里出来，忙問什么事。大家把这件事告訴了他。主任向金德望了一眼，和顏悅色地問：“金德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金德知道再也瞞不住，只得硬着头皮說：“我不負責任，把芋头籽的賬目掉了。”

“啊！”大家都明白了剛才金德到家里問芋头籽的原因。是誰很爽俐的說：“既然这样，何不早說，叫大家把芋头籽拿出来就是了。”

“是呀！合作社是一家嘍，那有什么关系。”社主任知道金德是“响鼓不用重敲”，同时他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缺点，所以不但沒說他一个“不”字，反而鼓励他說：“賬掉了焦悶也无益，不过以后……”

“主任！”四盛連忙插嘴：“金德叔說我家里放了芋头籽，現在賬目掉了沒有根据，那不更引起大家对我的怀疑。”

“眞金不怕火，你放心吧。”主任又向大家說：“我們还是把芋头籽挑来称一称，吃了飯去栽吧。”

“好！”社員們答应着，立刻都回去了。

金德見大家沒批評他，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他想：这是大家看得我起，“君子自重”，以后再也不能馬虎。他一面想着，一面兴冲冲地往家里走。

細凤正手扶門框，望着远远稻場里的人們圍住金德紛紛談論，別的話沒听見，“芋头籽”这三个字却听得一清二楚。常言道：“賊胆心虛”，她想着：“莫非剛才芋头籽搞潑了的时候，被誰看見了？……”她正在怀疑不定，忽見金德走路匆忙，样子很象生气，这格外引起她不安了。事有湊巧，金德一进門就說：“快把芋头籽搬出来。”金德嗓門提得很高，細凤眞以为偷芋头籽的事情被他知道

了，現在找她发脾气，当时强辯着:“誰說的?”

“什么誰說的?”金德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主任剛才說叫把芋头籽挑去过称，吃了飯好去栽。你怎么象得了精神病?”

細凤才知道自己疑惑錯了，随急轉口說:“我是說吃了飯再搬。”

“不!帮我把芋头籽搬去再吃。”金德无暇多說，急忙拿起一担籮往楼上走。細凤只好提心吊胆地帮着忙了一大陣，她的手时不时顫动得象彈琴一样，尤其是芋头籽过称的时候，她比古时伍子胥过昭关还心急。

“我的又一百二十四斤。”金德一面称秤，一面高声喊着。会計在算盘上打了打說:“傅金德三秤共三百二十八斤。”細凤听到报数字，心里象鹿撞一样，深怕誰說她家里芋头籽少了数。

不一会全部称完了，会計总共算了算，共三千零二十斤。細凤見大家沒說什么，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混过了关。

社員們正忙着挑芋头籽下畈去，忽然一个老年社員沉思着說:“誰家放了多少芋头籽，我不知道，不过总数我記得好象是三千二百四十斤。”

“是呀!”金德把胯子一拍。“提起来我也記得，不錯，是这多，还有誰家沒拿出来呀?”

“不会吧?是干蝕了秤?”社主任不作肯定的說。

“我曉得干了要蝕秤，不会蝕許多。”金德停了停，又接着說:“誰家要是沒拿干净，还是拿出来吧，总不能說吃食不留种吵!”

社員們你看我，我看你，默默无言。金德低下头来，沒有出声的說:“唉!怪我不小心。”他在責貶自己，同时对偷芋头籽的人也很不滿意。

細凤听了金德的話，却象孙悟空被唐僧念的紧箍咒把头箍住

了一样，目不轉睛看着地下的芋头籽，脑子里象一壶开水……

“几千斤都拿出来了，未必誰还留着几十斤不拿出来，不必多疑，一定是干蝕了秤。”社主任想到了：誰要是存心偷，也逼不出来的。只要他以后覺悟了，还会自动說的，或者将来查出来了，对他进行教育，今天在急水头上下篙——起不了作用。所以就这么馬馬虎虎作了結論。社員們怕耽誤工夫，也就挑着芋头籽去栽，沿路走着，紛紛議論，有的說是蝕了秤，也有的說是誰偷了。

太阳从东山跑到西山，劳累了一天，現在应該休息了。当它快要鑽进山后安眠的时候，并沒有露出絲毫的倦意，用它的余光照着金黃色的麦穗閃閃发亮。

金德扛着一張鉄鍬走在田野的路上，心里贊叹地說：“社里今年倒在麦囤里去了啊（庄稼最好的意思）！”他一路欣賞不尽，不覺到了五斗丘田边，便立定脚步，望着田里心中琢磨了一会，又数着脚步包着田埂走了一圈，自說自应地：“嗯！大家估計得不差，社里还有四百斤芋头籽，再买六十斤，保証可以栽得起来。”他又到何家壠看了看田缺，回得家来，已經是掌灯的时候。

細凤正坐在灯下，翻开“样包”，寻出一块厚紙，准备剪鞋样子。忽听脚步声响，她知道是金德回来了。連忙把厚紙放在桌上，出房来說：“飯都快凉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呀？”

“还不是为了芋头籽，不知是誰偷了，以致不够，大家叫我明天去买，我恐怕买多了，是个浪費，买少了，田栽不完，所以亲自去看了看田亩的大小，一搞就黑了。”

細凤听了金德的話，两眼出神地望着柴箱里，心里象針刺一样。

“有热水嗎？我洗个澡。”金德把鍬放在門背后。

"有!"細凤答应着,連忙打了一盆水送进房去,把衣服和鞋子都办好了。"洗吧!"説罢,便靠在灶边如醉如痴……

"哈哈……"金德洗好了澡,无故笑起来了。"这眞是'踏破鉄鞋无覓处,得来全不費工夫',还在这里呀!哈哈。"

細凤听了这沒头沒尾的笑声,忙問:"什么事?"

金德穿好了衣服,打开房門,拿了一块厚紙說:"你是准备把它剪鞋样子吧?这是芋头賬!"

"啊!"細凤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笔賬为什么夹在这里呢?因为去年初建社的时候,金德当保管員是"大姑娘出嫁——第一次。"不但沒經驗,就是日記本子也沒預备一个,当时称芋头籽,沒有找着什么記賬的本子,就用他的細伢在校里練习美术的一張紙的反面写的。芋头籽剛称完,恰巧社里买回了双鏵犂,金德比小孩过年还欢喜,一心跑去試耕,賬目也忘記了收撿。細凤看見紙上画得有花,以为是張廢紙,所以把它夹在"样包"里,准备以后剪鞋样子。

今天被金德看見了,他得意忘形的說:"看看到底是誰偷了,要将他狠狠批評一頓。"他說着把会計今天写的賬和这笔賬一对,臉上泛出一陣紅暈,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重新把賬对了对,确实自己家里賬目隔得太多,心里很焦急地問細凤:"我家芋头籽怎么会少了許多?"

"不……曉得。"

"不曉得!"金德鼓起眼睛看着細凤,常言道:"出門观天色,进門观臉色。"他想起早上細凤說話神經錯乱,这时神色紧張,心里已經猜透了八九,当时厉声地說:"家里除了你沒偷,我沒偷,未必是狐狸搬去了!"

"……"

“賬在这里，你还不承認!”金德搖头晃脑地逼問。

細凤知道隐藏不住，紅着臉說:“你不要大喊大叫，莫讓別人听見了。”

“嘿!你做出这种不要臉的事来。”金德气得发抖。“我爱一生的面子，被你这一回全丢光了。”

“你不說,未必別人曉得?”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金德握紧拳头在胸膛上輕輕敲了几下。“縱然別人不曉得，偷社里东西的人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全体社員呢?”他越說，越有火，越难过，賭气往外就走。細凤一把拉住說:“你到哪里去?”

“把你做的不要臉的事，跟社主任談一談。”

“別人沒追問,你何必屎不臭，挑起来臭呢?再說我是你什么人?鼻孔丑，嘴也跟着丑。”

金德听了她这句話，象“定身法”把一双脚定住了，两眼望着壁上“爱社如家”的奖状，心里有說不出的苦恼，觉得这件事要是真的說了，光荣的奖状会变成悔过書，今后有什么臉面再做一个社員呢?若是不說，一个偷，两个偷，社不要垮台!他想到这里，睁大眼睛，盯着細凤狠狠地哼了一声，随即就倒在床上睡了。

“起来吃飯吧。”細凤站在床边說:“全社几百戶,偷这一点芋头籽，算什么。”

“嘿!要是几百戶都偷一点,你說有多少?!”金德翻身坐了起来，又倒下去，倒下去又坐了起来，三番两次之后，用右手背拍着左手的手掌說:“大家叫我明天去买芋头籽，这可怎么办呢?你真把我坑死了啊!”他气极了，在床厅上捶了一拳。

細凤可怜地說:“芋头籽当然还是要去买的，不然別人就会曉得我……”

“你还怕别人曉得嗎？你哪还要臉！”

“你再不要生气吧，人有臉，树有皮。”細凤軟弱无力地坐在踏板上，想了一想說：“不去也行，明天你就在家里歇一天莫出去，夜晚把芋头籽挑到社里去，就說是在街上买的。”

“偷社里芋头籽，卖社里的錢，良心也問不过去，亏你想出这样好的主意。”

“家丑不可外揚，就这样將錯就錯吧。”細凤千哀告，万恳求，金德口里虽沒应允，心里总算同意了。因为他想到面子要紧，已經到了这种地步，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他出了一口长气，面向床里一翻，細凤几次叫他吃飯，他也沒有答应，以后叫得他实在煩不过，厉声地說：“人参燕窩也吃不下去。”这一夜他眞象鍋里炸油条——翻来复去，哼不絕声……

晨风赶走了濃烟似的密霧，朝霞淹沒了几顆明亮的星星，在这样清靜的早晨里，阳鵲飞鳴伴奏着社員們的劳动歌声，格外清脆，响彻云霄。

傅金德往常这时已經起床，可是他今天因为要歇在家里买芋头籽，所以只好睡着不起来。

响亮的歌声傳进了他的耳朵，使他非常难过，本来平时他跟着社員們干活，也很喜欢插着唱两句，可是今天的歌声，却激起了他更煩悶，甚至好象在向他指責。他再也不愿听下去，无奈春风不能随遂他的心意，还是一陣一陣把歌声送进窗来。这时床上軟綿綿的被絮变成了荆棘，刺得他再也睡不下去。他急忙翻身起床，扛起鋤头往外就走，正碰着細凤淘米回来，慌忙扯住他說：“你今后当眞不想再見人嗎？”金德用手一推，細凤連連退了几步，险些儿把米也弄潑了。不管金德怎么生气，她还是把他拖进房来。

太阳站在高山头上，早飯已經熟了。金德正拿着烟袋在吸，忽听外面生产队长和一个社員說:“要車水整田，現在差人怎么办?”

“昨天夜晚不是已經把工分好嗎?”社員說。

“你还不曉得嗎？原来計划今天把湖里打的湖草都拖回来，可牛車不够用。昨夜到第二社去借，他們說不空，今天大早他們来說：节用了一乘，又叫我們去拖，所以把分好了工的人抽去了。”

金德听說社里差人車水，心里象猫抓一样。想起在訂生产計划时，自己曾作过保証:“克服困难，多找窍門，爭取实現亩产千斤。”現在正是一分光阴一担粮的节骨眼上，社員們巴不得长着两双手去做，我却躲在家里，挖社里的墙脚。我前年害病出医院的时候，不是跟党說过：往后能活多少年月，都是党賜給我的。难道說就这样来报答党……他不禁掉下几点热泪。他把細凤恨透了，恨不得給她几拳。

“队长!”外面一个女社員喊:“我先前准备鋤菜园，既然社里缺人車水，我就不去鋤吧。”

“那好!还要差一个。”队长說。

“着点累，三个人‘牛調尾’(輪流換班的意思)車，行不?”

“那还有什么說的，哈……”队长笑了起来，女社員又接着說:“我回去拿車手子来呀!”她說罢，脚步跑得噠噠地响，金德感到这脚步比踏在他心上还沉重！当下气憤地問細凤:“你听到了吧，人家为了社里利益，那怕割心都舍得，你却割社里肉，补你的肉。”

細凤低头落眼，一言不发，身子象比往日短了一尺。

太阳剛下山，月亮就随着追逐上来了。

“日子过得好快呀!”这是金德近几年来經常所說的一句話。的

确，他往往干活正干得起劲，觉得一混就天黑了。今天这一天，他欲坐不得，欲睡不能，包着房里团团打轉，这正如老古話所說的："欢乐嫌天短，愁煩恨更长。"眞是一刻比一年还难过。

終于盼到了黄昏时分，細凤这时已經把芋头籽翻了出来，分做两籮装着，連催金德挑到社主任那里去。金德挽上籮索，拿起扁担，剛要挑又放下，哭丧着臉說："这叫我怎么挑得出門！"他把扁担一丢，又跑到房里横在床上躺下了。細凤也随后跟进房来，細声地劝說："还是挑去吧。"

"你会偷，怎不会挑。"金德剛說到这里，忽听外面喊："細凤嫂！金德哥回了沒有？"

"回来了。"金德听出是社主任的声音，連忙翻身起床，拖着鞋子出房。

社主任提着一大籃剛摘下来的蚕豆，笑眼眯眯地問金德："芋头籽买回了嗎？"

"嗯！"金德勉强带着不自然的笑臉回答："主任！有什么事嗎？"

"你家里事情我們都清析，現在蚕豆已熟，因此大家先摘些給你吃，吃完了再去摘，叫你再不用合菜。"

"那怎么能行？"金德感动地說。

"怎么不行，是要算夏收預分支賬的。"

"蚕豆还沒黄，摘着吃是要減产的，决不能为我个人影响社里收入。"

"这是大家的决議，象你这样情况是个别的，影响不大。"主任放下籃子，随手在籮里拿起一顆芋头籽，哈哈大笑的說："眞是！做事要老手，这芋头籽眞买得好，和我們社里的差不多。"金德听了这句話，心里象刀絞一样，一双潮湿的眼睛，望着籮里，一映也沒有映……

"还沒吃夜飯嗎？"主任望着灶上鉢子里盛的青菜在冒气。又回头向金德說："細凤嫂哪里去了？"

"她……在房里。"

"在房里！"主任見金德說話吞吞吐吐，心里不禁怀疑起来，便說"嫂嫂和你吵了嘴嗎？"

"主任！她……"金德想把心底的話告訴主任，剛說出口，又留住了。他痛恨細凤，隨即暗里罵道："她病了。"

"啊！"主任素来关心社員們的健康，听說細凤嫂病了，便三脚两步往房里边走边喊："細凤嫂，身体不舒服嗎？"

細凤剛才听到主任談及摘蚕豆的事情，也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悔恨自己一差二錯，不該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来，后又听到主任說："这芋头籽眞好，和我們社里差不多。"这句話，眞象一盆烈火，把她炕得滿臉通紅。主任走进房来，就用手在她的額角上一摸。"哎呀！有点燒，去請医生看一看吧。"

这时金德已經进得房来，滿身有力地，取下壁上挂着的"爱社如家"的奖状，先开了口："主任！你拿去吧！我家里再也不能挂它了。"主任思索了一会，心里稍为明白，便說："金德哥，不要过于急躁，你說說，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她做的，叫她說吧。"

"細凤嫂！你就說吧。"

細凤拉起圍裙角揩了揩眼睛，喉嚨里象塞着什么："主任！我，我錯了……"她慢慢用手向籮里一指，用听不見的声音說："那是社里的芋头籽……"

一九五六年五月初稿　七月修改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荒島风雨夜

峻　青

去年四月間，我在舟山群島的一个小島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海上暴风站的故事。

那一天，我因事要到东磯島去，正好东磯島漁业合作社有一个老漁夫到定海来送魚，于是，我就順便地搭上了他們回去的船。

开船的时候，太阳已經斜在西天了，估計八九十里的路程，恐怕要走一整夜。

这时候，海上风平浪静，小船平滑地擦着水面，温柔的海水，輕輕地拍打着船板，发出了含糊不清的絮語。

船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公公，从小就在海上飄泊，到过烟台、大連，講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話。白发蓬松的头，紅紅的面孔，老长的銀白絡腮胡，一双眼炯炯有神，打眼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經历过无数海上风險的老漁夫。他很健談，看样子好象还讀过一些書，說話常常夹着一些名詞儿，不时地縱情大笑，所以一路上，我們絲毫也不感到寂寞。

船行了五十多里以后，夕阳就已經西沉了。西天边上，燃燒着一片緋紅色的晚霞，几朵紅云，在霞光里面，就象一团团燃燒着的棉絮，把辽闊的大海也映成了紅色。大海里，密密层层的細浪跳耀着，在那細浪的頂尖，反射着的夕阳的紅光，就象一片浩

瀚无际的抖动着的星火。海鷗，鼓动着它那被夕阳染成了淡紅色的翅膀，成群地在水天交界的緋紅色的背景里飞翔。……

啊！美极了，这海上的黃昏。

“好看嗎？”老漁夫大概是看見了我那一副出神欣賞的样子，側着头問我。“一会儿，月亮上来还要更好看呢。”

“月亮，今儿有月亮嗎？”我問，眼睛在望着在那辽远的水平綫上的一群閃着紅光的帆影。

老漁夫沒有回答。

我回头一看，只見他低着头在紧盯着船下的海水，臉上显出了紧張的样子。

“什么事？”我詫异地問。

“糟了，要起暴风了！”

“这样好的天气，怎么会突然起暴风呢？”我不相信。

他指着水面說：“你看。”

我注視水面，只見海水晃晃搖搖地乱动，就好象有无数个怪物在水底下翻动似的，一串串珍珠似的水泡，紛紛揚揚地鑽到水面上来，发着沙沙的响声，迅速地迸散了消逝了。……

“看見了嗎？”老漁夫看了我一眼說。“这就是要起暴风的征候。”

我看看天，天空依然是晴明地，晚霞的紅光依然是那么鮮艳。我看看海，海依然是温柔地平靜地，根本就不象是风暴要来的样子。

“你大概是不相信吧？”老漁夫看出了我的犹疑，果断地說：“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我是要找个港灣避风了。”

“怎么，今夜不走了？”我着急地問。

“走？那你不要命啦？”老漁夫严厉地說。“你看，”他的手向南面

一指。我顺着他的手望去，只見南面的大海里，有許多漁船，都落下了蓬，象归槽的馬儿似的，紛紛揚揚地向着东面的一个港口疾奔。

“回港了，他們都回港了。他們一定是看見暴风站的暴风警号了。唔，再向东走一会，我們也就看見了。”說罢，他落下了蓬，奋力地打起桨来。

向东走着，南面的島影漸漸地移向了西面，一会儿，在更远的东南面的一个海島的影子就漸漸地出現了。在那个島子的山頂，几个綠色的灯球，就象一串月亮似的悬在半空。

“看見了吧？”老漁夫指着那灯球說。“桃花島暴风站挂綠灯了。这回你可信了吧？”

我沒有吭气，心里非常懊恼。

“沒有办法，只好半路住一住了，等风息了再走。”老漁夫安慰我說，一面用力地打着桨。“咱們奔桃花島吧，那里有住的地方。”

有什么法子呢？也只好这样了，在海上是冒不得險的。于是我們就向桃花島的方向紧赶。果然赶了一段路程，就起风了。开始的时候，只是一陣輕溜溜的微风，沙沙地掠过了海面，海面上，立刻跳起了无数个閃閃跳跳的浪花。待了不久，风势就增强了，它似乎是突然从海里鑽出来似的，呼呼地吼叫着，卷起了一排排雪白的浪花。那浪花的泡沫，凉森森地扑上了小船，濺到了我們的身上。小船开始搖晃起来了。这时候，西天边上晚霞的紅光已經漸漸地消逝了，在那太阳沉下去的水天交界的地方，却还殘留着一抹淡淡的紅暈。

夜色漸濃了。

东面，在那蒼蒼茫茫的大海的上空，出現了亮晶晶的星儿。然而，星儿很快地就不見了，一大片烏黑的云块，就好象突然从海底下涌出来似的，飞快地向西面蔓延过来，吞沒了星儿，遮住了半个天空。天，立刻暗了下来。那蔚藍的大海，立刻就变成深

黑色了，开始沸腾起来。

“不行了，”老漁夫紧張地說。“桃花島赶不到了，怎么办？”

我向南望了一下，桃花島已經被低低地在海面上翻翻滾滾的云堆遮住了，不見一点影子。只有那山頂上暴风警号的灯，冲破了层层的云块在黑暗中閃着光。这灯，現在已經是紅的了。

“到那里去吧。”老漁夫指着在我們左前方不远的地方的一个黑黝黝的影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問。

“乱石島。”老漁夫說。“島上沒有人家，只有一个小石屋。沒有办法，只好到那儿去避避风了。”

于是，我們就飞快地向乱石島奔去。

象天气的突然由晴变阴一样，我們的老漁夫，也突然由爽朗多話而变得阴郁沉默了。他一声不响地搖着櫓，臉上罩滿了阴云，爽朗的笑声，变成了低沉的呻吟。他仰着头，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視着那在蒼茫的夜色中奔騰咆哮的大海，嘴巴抖动着，从那濃密的长須里面，发出了一陣低沉的抑郁的歌声，歌声越来越淸晰了，是一首古老的海上的漁歌：

> 伙伴們一个个伸頸張望，
> 啊呀呀总不見那山上的火光。
> 黑沉沉阴云低垂风大浪狂，
> 大海啊你莫把好人埋葬！
> …………。

这雄壮而悲凉的低沉的歌声，把我引进了一个海上风暴和船舶失事的惊心动魄的意境。我的心沉下去了。

一会儿，我們靠近了乱石島，船在海灘上拋了錨，我們爬上了山坡。山上沒有人家，沒有树木，到处是乱石縱横，山半坡有一个小石屋，屋子里鋪着一层柔軟的干草，看样子，是經常有人在这里过夜的。我們进了石屋，胡乱的吃了一点船上带来的点心，就在干草上躺了下来。这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海面上，黑沉沉地什么也看不見。暴风，也随着黑夜的来临，呼呼地刮起来了。

大海沸騰了。

那一排排小山似的浪濤，挾着破坏一切的力量，一个紧跟着一个，恶狠狠地向着峻峭的岩石上猛扑过来，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暴风把在岩石上撞碎了的散乱的白色的泡沫，象雨点似的带进了我們的小屋子上。风越来越大了，它瘋狂地在石屋的外面咆哮着扑打着。好象要把石屋掀到大海里去似的。在离石屋不远的地方，一块臥牛大石被风刮翻了，磆碌碌地順着山坡翻滚，轟然一声墜落大海里去了。这大海的瘋狂的咆哮和凶猛的风声汇成了一片狂怒的呼嘯。震懾着人們的神經。

我躺在石屋里面，怎么也睡不着。望着那黑沉沉的大海，听着那惊心动魄的风浪声，心里感到一种无端的恐怖和不安。我看看老漁夫，老漁夫也沒有睡着，蹲在一边老是叭噠叭噠地抽烟，烟鍋里的紅紅的火光，一閃一閃地照出了他的紅銅般的面孔，銀白的大胡須，沉思的阴郁的眼睛。抽了一会儿，他又哼起那首低沉而悲凉的古老的漁歌了。

> 伙伴們一个个伸頸張望，
> 啊呀呀总不見那山上的火光。
> …………

“老公公，你很喜欢这个歌子嗎?”我打断了他的低吟問道。心里覚得有些好奇。

“嗯，儿十年了，我养成了这么个习惯。”他慢騰騰地說，声音仍然是低沉的。“每逢海上起了风暴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要哼这一个歌子。”

“这个歌子还有什么来历嗎?”我問。

他搖搖头:“来历倒沒有什么来历，只不过是个习惯罢了。有的时候，它也会使我想起一个傳說来。一想起这个傳說，我的心里就沉甸甸地。”

“什么傳說，你可以講給我听听嗎?”我請求道。“反正現在是睡不着。”

他沉吟了一下說:“好吧。”磕了磕烟袋，抬起头来，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无边的黑夜，慢騰騰地說:“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南面福建有一个老漁民，出海捕魚，在海上遇上了风暴。那时候，正是夜里，回港来不及，靠岸又找不到，四面黑茫茫的一片，浪头象小山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压下来。不一会儿，船就被打碎了。老头子抓着一块船板，在海里漂呀漂呀，整整漂了三天三夜。以后，就漂到了苗子湖島。喏，苗子湖島就在这北面，那时候也是一个荒島，山上沒有人家。老头子爬上了山，餓得直发昏，找不到东西吃，只好找点野菜墊墊肚子。那一年，海上的风暴特別多。不少的漁船在海里出了事。老头子看着海里漂着一块块的船板，心里就象刀扎的一样，以后，他就想了个主意，白天在山上弄了很多的柴草，夜間就在山頂上，点起两把火来。这火光，照得很远，特别是海上起了风暴的夜里，这火就燒得特別地旺。很远的地方都望得見。海上的漁船，一見火光，就赶紧往山脚下避风的地方奔。这样一来，很多的漁民都得救了。起初的时

候，老头子点起火把，一来是为救人，二来也是指望着有人看見火光，上山来把他救下去。可是，那知道山很陡，船靠到山下，这火光就看不見了。所以漁民們都說这是把神火。每在大风暴的夜里，山上亮起了火光的时候，漁民們就朝着这火光燒香叩头。却始終沒有一个人上山去看看的。日子久了，老头子知道他是沒有指望能下山了。可是，他还是天天点起火把来，一心一意的救人。……

“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山上的火光天天亮，天天亮。不論是晴天阴天或是大风大雨，火光从来就沒有断过。大約是过了这么三年吧，也許是五年。有一天夜里，海上又起了风暴，这一次的风暴特别大，狂风挾着暴雨，把大海都攪翻了。四面是一片漆黑。这时候，在大风浪里翻滚的漁民，都伸长了脖子，急巴巴地寻找那山上的火光。可是那火光却一直不見，大家又燒香又叩头，仍然是沒有希望。大家的心里又是急又是納悶。这时候，船已經接二連三地翻了几条了，人，已經是沒有指望了。到天快半夜的时候，突然，山頂上的火光亮起来了，嗬，这火，比平日燒得更大更亮，簡直象两个太阳，把黑沉沉的大海，照得一片紅光。漁民們心里立刻象开了花，都急急忙忙地向着这火光赶奔。可是奔了不久，还沒到山脚下，这火光就突然倒了下来，閃晃了一陣儿，就不見了。大家指望着它再亮起来。可是，它却一直再也沒有亮起来。大伙們暗摸着方向，靠上了山脚，抛下錨以后，大家就嘀咕起来了，都覚着奇怪，因为平时的火光，总是一夜亮到天明的，为什么今天到半夜才亮，而且只亮一会儿就不見了呢？天亮了以后，就有十几个青年人，結着伴儿，一起爬上了山。山上不見一个人影，却滿地是人的脚印，大家順着脚印一步步往山頂上找去，走到最高的一个山頂上，看見了一个石洞，石洞外面，躺着

一个老人。漁民們吓了一跳，走近一看，这老人瘦得象根干柴一样，头发胡須长得老长，身上穿着龙褲，[1] 手里紧握着两个已經熄了的火把，躺在洞口上。……

“这一来，大伙們都明白了。漁民們抱着老人的尸体，眼泪刷刷地直流。……

“以后，漁民們就在这山上修了一座庙，庙里的神象，也是干瘦干瘦地，須发老长，身上穿着龙褲。——老伙計，咱們明天經过苗子湖島的时候，我一定带你上山去看看，这是眞的，它穿的是龙褲。世界上的菩薩哪儿有穿龙褲的呢？只有苗子湖的菩薩穿龙褲，唉！它才眞是咱漁民的菩薩呢！一直到死，他还挣着一口气，点起了火把，給漁船引路。以后就和火把一起死了。不，他沒有死，听說从那庙修起来以后，山上的火光又亮起来了。一直亮到現在。……”

老漁夫的声音低沉下去了。头也慢慢地低垂下去，陷入了深沉的沉思中。这时候，屋子里突然显得特別的寂靜，而屋子外面大海咆哮和暴风怒吼的声音，就显得特別的厉害了。那浪濤凶猛地冲击着石屋下面的悬崖，石屋都覚得有些震动了。

我完全被这古老的海上傳說吸引住了，听着石屋外面的暴风呼嘯和大海咆哮的声音，我竟然忘記了我們是在島上的石屋里，而好象是置身在一只与风浪挣扎的小船上，在茫茫的大海里，急切地等待着山上的火光。……

夜深了，大海仍然在狂怒地咆哮，一股旋风，挾着冰冷的雨点，吹进了石屋里面，我們都不禁的打起了寒噤。

“冷了。”老漁夫蜷縮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酒瓶，仰起

---

[1] 龙褲是漁民們穿的一种衣服。

脖来，咕咚咚地喝下了半瓶，然后不声不响地递給我。我摆摆头，因为我不会喝酒。他也不再讓，就默默地揣进了怀里。

“老公公，你看見过苗子湖島上的火光嗎？”我好奇地問道。心里还在想着他剛才講的那个故事。

“沒有，”他搖搖头。“人家都那么說，可我从来沒見过。我想，这也許是人們編造出来的吧？可是，人們为什么要編造这么个尾巴呢？老伙計，你知道：海上的天气变化得可快着哩，說晴，一眼能望到天边，連个云彩花儿也沒有；說阴，一块烏云飄上来，立刻大雨就瓢潑似的澆了下来。今儿不就是这样嗎？正是风平浪靜的好天，忽然間就起了暴风，把海都刮翻了底。你想一想吧，夜間，在海上遇了风暴，浪头象小山似的一个紧跟着一个压下来，小船就象枯叶儿似的在浪头底下打轉轉，一不小心，就打个粉碎。在这个时候，人是多么想着攏岸哪！可是，四面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見，誰知道那里是岸呢？这个时候，忽然山上有了火光，嘀，我的天哪，你說心里該是什么滋味吧？老伙計，这是人們的希望啊，人們希望这火光永远不熄。”老漁夫越說越兴奋了，看样子，似乎是燒酒发生了作用，他的話又多起来了。“可是，希望总归是希望，不是事实。現在，倒真正有了一种火光了，这我可亲眼看見过。”

“啊？在那里？”我惊奇地問。

他无声地把嘴向門外一撅。

我向門外望去，只見在那沸騰的騷动的无边无际的黑沉沉的海空上，有几个紅色的灯球在放着耀眼的光芒。哦，我明白了，他指的是桃花島暴风站的大风警号灯。

“你說的是暴风站的灯嗎？”我問。

“嗯，是它。”他深深地点着头，“你看它多么亮！它不光是夜里

能給你引路，更要紧的是它能在一两天以前，就能告訴你暴风的消息。老伙計，你知道，咱們漁民是多么希望老早就知道暴风的消息啊！它行，要来暴风了，它就挂綠灯，叫你赶快回港；风刮起来了，它就挂紅灯，叫你特别的小心；风过了，他就挂白灯，叫你放心的出海打魚。嗬，这玩意儿可灵啦，自从暴风站建立起来以后，咱們这海面上，就再也沒有翻过船。漁民們都叫它是活菩薩，我看哪，它比什么活菩薩都灵。"說着，他抬起了头，定定地望着那遙远的灯光，显出了一付肃穆而虔誠的神情。望了很久，忽然轉回头来問我："現在几点鐘了？"

我看看表，綠色的螢光針正指着十二点一刻。

"唉，大半夜了，他們还在工作。"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說。"这样大风大雨的夜里。"

"誰？"我不解地問。

"誰？暴风站的同志嘛！"他大声地說，感情有些激动。"多么好的同志啊，一看見这个灯光，我就想起他們来了。老伙計，你要是不想睡，我再講个故事你听吧？"

"我不想睡，你講吧。"我高兴地說。"又是很久以前的傳說嗎？"

"不，不，"老漁夫連連地搖着头說，"就是現在的，是暴风站的故事，我亲眼看見过的。"說着，他狠狠地抽了两口烟，磕了磕烟鍋，咳嗽了两下，抬起头来，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桃花島上的灯光，开始講敘了——

这个事嘛，是出在前年的秋天，带魚汛快来的时候。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吃飯，乡里有人来叫我，說有几位上級的同志請我到乡政府去談談，我心里好生納悶：是誰呀？請我干什么？到了乡政府一看，屋子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县政府水产科

的老周，他是一个复員軍人，二十五六的年紀，高高的个子，紅臉膛，說起話来老远就听得到，听說在部队上是战斗模范，朝鮮战場上受了伤，一条腿殘廢了，走起路来一跛一顚地，不大得劲儿。組織上分配他在县上工作，他常常上我們这島子上来，还常常和漁民們一起出海。和我們大家混得蛮熟，我們都喊他老周，都喜欢和他开玩笑。四个月以前，他和县人民銀行的一个姑娘結了婚，結婚的那天，我还去喝过他們的喜酒呢。現在，他正和另一个人在那里看海图。那一个人，我就不認識了。他四十左右的年紀，个儿不大高，干瘦的，身上穿着一套褪了色的粗布制服。褲子上，还补了个补綻。很象一个庄稼人。

老周一轉身看見了我，就向那人点了点头說：

"老七头来了。"

那人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說：

"老公公，你很忙吧？"

我張着个大嘴直发愣，不知是那会子事。

老周拍着我的肩膀說：

"老七头，你不認識吧。这是郑……"

那人連忙打断了他的話搶着說：

"我叫老郑，我叫老郑。老公公，麻煩你了，我来向你請教。唔，坐下，抽枝烟。"

我在桌边坐下了，老郑递了枝烟給我，又給我擦着火，然后，慢騰騰地問道：

"老公公，听說你到过白骨山，是嗎？"

"是啊，"我說。"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你打听这个干啥？"

老郑說："不是快到带魚汛了嗎？我們要建立一个暴风站，想

找个合适的地方。”

啊！又要建立暴风站！我的老天，政府多么关心咱們漁民啊！我一听这个消息，高兴的呀簡直不知道該怎么好了。老伙計，你該知道吧，咱們舟山这块洋面上，暴风頂多的就是带魚汛这一季。解放以前，在这一季里，哪一年不翻几十条船？一九四〇年那一年，一次大风暴就刮翻了五百多条船，死了五、六百人。滿海都漂着破船板和死尸，全島哭声一片。……那个情形啊，到現在想起来头皮还一炸一炸的哩；現在可好了，建立起暴风站来可就不怕了。我高兴地問道：

“暴风站打算安在那里？”

老郑說：“你看那里合适？”

这一句話可把我問住了。因为我知道：带魚場是在离我們这儿很远的东北角洋面上，那里什么島都沒有，只有一个白骨山，看样子，他們是要在那山上打主意。可是，那里是个險地。

“除去白骨山以外，再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了。”老郑說。“可是很多人都說不行。老公公，你到过那里，你看怎么样？”

我說：“論地点，再沒有比白骨山适中的了，它就在漁場的中心；可是在那里安暴风站是不行的。”

老郑看了看老周，小声地說：“他也說不行。”

老周皺了皺眉头說：

“老七头，你先别說行不行。你只談談山上的情况好吧？”

嗬！我說不行这小伙子倒不耐煩啦。那好吧，我談談情况你們就知道行不行了。

“那地方嘛，我們都叫它是險地。”我說。“为什么叫它是險地呢？因为到那里去先要經过一道鬼門关。”

“什么，鬼門关？”老郑笑了。

“眞的。”我說。“白骨山下面，乱礁很多，特别是暗礁厉害，那里又是在老洋里，风浪很大，水流太急，漩渦太多，船走到那里，一不小心就撞翻了。几年以来，那里翻的船可多着哩，所以都叫它是鬼門关。”

“不經过那里不行嗎?”老周問道。

“不行，一定要經过那里，别处沒有路走。”我說。

“还有什么危險?”老周問。

“还有嘛，白骨山四面都是悬崖絕壁，船不好靠岸，山下风浪又大，弄不好就撞翻了。”

“山上呢?”老周粗声地問，看样子他是不耐煩了。这小伙子总是天不怕，地不怕，不爱听人家說困难。可是，这是事实嘛，又不是我瞎編造的。

“山上嘛，这是一个荒島，什么都沒有，山上尽是石头。那一年，我的船在鬼門关撞碎了，好容易爬上了崖，在山上住了三天三夜，沒得吃的，差一点儿餓死。……”

“以后餓死了沒有?”老周問道。

“餓死了还能在这儿和你們說話。”我沒好气的說。

老周哈哈笑了說:“听你說了半天困难危險，我看哪，也不过是那么会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嘀！这小伙子，口气倒不小。那个地方，咱們漁民不管是誰提起来都要伸舌头的，他倒說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行啊，老郑，”我說。“那可不是玩的，暴风站安在那里，无論如何不行。”

老郑沒有吭气，低着头沉思了半天，眉头皺得紧紧地。

“这个說不行，那个也說不行。我看哪，不行也得行。”老周大声地說，眼睛看着老郑。“决定吧，就設在那里。”

老郑仍然沒有吭气，他站起身来，慢騰騰地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檽，向着窗外的海面上望了很久。海面上，有一点点风，卷起了一道道白花花的浪花，好象在一片藍緞子上滚动着一条一条很长很长的棉花卷。……

“聞名不如見面，”老郑忽地轉回身来，把手一揮說。“老周，咱們亲自去看看好不好？”

“好，”老周高兴地說。“咱們馬上就去。”

我一听这話，吓了一跳，就劝他們說：

“不行啊！老郑，那地方不是随便能去的，你們千万别冒失。”

老郑笑了一笑說：“不进宝山就得不到宝。試試看吧，老公公，謝謝你，再見。”說罢，他紧紧地和我握了握手，轉身就走。

老周笑着用指头点打着我的鼻子說：

“你呀，老七头，就是个胆小鬼。”

“什么，我是胆小鬼？我是为的你們哪！”我說。可是这話一出口，我就覚着不对了：我是为的他們，可他們是为誰呢，还不是为的我們？他們两个都不是咱們舟山人，可他們千里迢迢的跑到咱們这儿来，給咱們办事，为咱們花費心血，現在，又冒着危險上白骨山。……唉！

我站在門口，眼睛直光光地望着他們走出了村口，心里感动得那个滋味呀，就沒法儿說了。

正在这个时候，乡长走来了，我就問：

“乡长，那个姓郑的是区上的还是县上的？”

乡长愣了一下說：

“怎么，談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他是誰呀？”

我搖搖头。

“老糊涂，”乡长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笑着說。“那就是舟山专

署的郑专員哪!”

啊! 郑专員! 他就是郑专員!

該死，該死! 我怎么連想都沒想到他呢?

郑专員的名字，我早就听說了。在我們几个島上，他的傳説可多着哩。他是去年才調来的，听說是北方人，从小在山沟里长大，連只船都沒見过，就更不用說大海了。他一来，就从这个島子跑到那个島子，尽和咱們漁民弟兄們一起混，有时还隨漁民一起出海。不久，他就交了很多漁民朋友，很快地，他就把咱們漁民的情况摸得烂熟了，連咱們舟山話都講得很好了，他知道咱們漁民的心事，也知道咱們漁民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所以四月間，嵊山的暴风站就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暴风站这个名字咱們連听說都沒听說过呢，都还不大相信它。可是自从那个暴风站建立起来以后，一个黃魚汛过去了，沒翻过一条船，沒死过一个人，喃，这一下子，漁民們可高兴透了。到处都在談論着人民政府和郑专員的好处，听着这些傳說，眞想着見見他，嘻! 想不到，今天来找我的就是他! 无怪他对建立暴风站那么热心呢!

該死，該死! 我为什么不好好地看一看他?

噢，他要到白骨山去了，不行啊，那样的地方，今天又有风，怎么能叫他去呢? 不行，无論如何不能叫他去!

我拔起腿来，就向村外跑去。

乡长在后面喊:“老七头，你要上哪儿去?”

我沒顧得回答，一口气跑到了山脚下。轉过一块岩石，就看見港灣里停着一只漁輪，郑专員和老周，已經上了漁輪，漁輪冒着汽突突突地响着正要开动了。

“郑专員，等一等，等一等!”我一面跑，一面揮着手大喊。

老郑笑嘻嘻地向我招着手說:

“别忙，老公公，慢慢走，慢慢走。”

我气喘嘘嘘地跑到了船跟前，着急地說：

“郑专員，无……”

“你叫我老郑。”郑专員打断了我的話。

“好，老郑，无論如何你不能到白骨山去。”我央求他。

老郑笑了一笑，說：“謝謝你，老公公，不要紧的。”

“不，不行啊，老郑，你就是要去改日再去，今天有风，那里太危險了。”

老郑搖搖头說：“不能再等了，漁汛馬上就来了。今天无論如何也要去的，就是再大的危險也要去，老公公，再見吧。”說罢，他把手一揮，就命令开船了。

我心里一陣感动，跑上两步，两手攀着船头，大声地說：

“老郑，你們一定要去，我也去。”

“怎么，你也去？”老郑問道。

“我也去，”我大声地說。“我給你們当向导。”

老郑笑着搖了搖头說：“算了吧，老公公，你那么大年紀了，别去啦。”

“什么？”我生气了，“你們都不怕，我怕什么？我去。”

老周看着老郑說：“叫他去吧，这老头子的脾气很犟，我知道的。”

老郑沉思了一下說：“那好吧。不过这太麻煩你了，老公公，謝謝你。”

我說：“那里的話，倒应該謝謝你們哩！”

漁輪开动了。

嘀，在海上这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玩意呢。它象一匹小馬似的，在海浪上一跳一跳地跑得飞快。用这玩意儿捕魚，那

是太好了，又快、又稳、又安全，比起咱們的小木船，那眞是天上差到地下去了。

“你看这个玩意儿好嗎，老七头？”老周見我在不轉眼睛的望着漁輪，笑嘻嘻地說。“把它送給你，好吧？”

嘀，这小伙子，又要和我开玩笑了。你瞧，他臉上不是剛才皺着眉头的那个气虎虎的样子了。我知道他那个脾气，在办事的时候，誰要是說困难、不行，他的两道刷子眉就皺到一起去了，誰要是忽忽隆隆的去干，他就开心了。这小伙子，眞怪。

“什么，漁輪嗎？”老郑听着我們談論就插嘴問道。

“是啊，”我說。“这个玩意儿太好了，到什么时候咱們漁民都能用这个捕魚那才好呢。”

“快啊，”老郑說。“将来咱們漁民都能用上这个，就象农民都能用上拖拉机一样。光这个还不行，咱們还要建立近代化的漁港哩。”接着他就談起漁港来了，你听听吧，这个近代化的漁港可不得了，又有什么造船厂啦，制网厂啦，气象台啦，电信局啦，制革厂啦，罐头厂啦，魚粉加工厂啦，还有什么冷藏、制冰、动力等等等等，嘀，可热鬧啦，听着这些打算，我心里喜的簡直就沒法儿說了。老周拍着我的肩膀說：

“老七头，听見了沒有？将来咱們舟山該是个什么样子啊！”

“天堂！”我說。

“比天堂还要好。”老周說。“多活几年吧，老七头。”

“要是依着我的心意，再活上一百年我也嫌少了。”我說，“最好是能有人发明一种藥，吃了长生不老。”

这一說，我們大伙都笑起来了。

漁輪跑的很快，不知不覺就进入老洋了。我們的东磯島越离越远了。老洋里，水漸漸地变成了深黑色，风浪也漸漸地大起来

了。白花花的浪头，一个跟着一个迎面扑过来，把船掀得老高，漁輪搖晃起来了。

这时候，太阳已經偏西了，天上涌滿了灰色的云彩，太阳从云縫里射下几条白光来，照在深黑色的大海上，阴慘慘地。风，呼呼地直吼，浪头不断地打我們的甲板上飞过，把咸滷滷的海水，濺了我們滿身。老周唔唔地吐起来了，可是他轉到一边，使勁地閉着嘴，不讓我們看見。

又走了一会儿，东磯島的影子已經模模糊糊地看不見了，在偏东北角上，出現了一个小黑点子，它黑烏烏地象一块大石头似的漂在海面上。那就是白骨山。这时候，风浪更大了，水流也越来越急了。船搖晃得也更厉害了。老周双手紧抓着栏杆，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白骨山，白骨山，越来越清楚了，忽然在右前面不远的海面上，忽隆一声，一股白花花的水柱，噴起了半天高。

老周吃了一惊，說:“这是什么?”

“暗礁，”我說。“前面就是鬼門关了。”

“鬼門关!”老郑的一句話还沒完，左前面又忽隆一声，噴起了一股白花花的水柱，比剛才那个更高，响声更大，啊!糟糕，进了鬼門关了，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了。

老周站在船头上，却象沒有事似的，笑嘻嘻地說:

“我倒要好好看一看，这个鬼門关是个什么样子哩!”

这有什么好看的呢?死都不知在那一霎哩!

这时候，船漸漸地慢下来了。

白花花的水柱，左一个右一个地直向上冒，就好象有很多炮彈在海里爆炸，炸起了一股一股的水花。船就在这些水柱的空里慢慢地走，这眞象走在刀刃上似的，我的心老是悬在半空里。我看看老郑，老郑也紧紧地握着栏杆，看着船两旁冒起的水柱，一

句話不講，很沉着的样子。老周呢？还是那一付俏皮的不在乎的样子。……

幸亏那天是白日，风浪又不算太大，我对那地方也还算熟悉，所以总算是沒有出事，捏着一把汗过了鬼門关，靠近了山脚。山脚下，水流更急了，乱礁也更多了，水打着漩渦儿翻滚，浪头忽地涌上了半空，忽地又劈头盖脑地压了下来，把船打得东摇西晃。山上尽是悬崖絕壁，連棵树木都沒有，在那黑烏烏的岩石上，落着一大群灰白色的水鳥，它們是那么多，又那么密，落在岩石上就象黑布上撒上了一把芝麻似的。一看見我們的船，它們就扑噜一声飞了起来，把天都遮黑了。……

我們的船轉轉悠悠地想找一个地方靠岸，可是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能靠上呢？沒有一点淺滩，到处都是直立着的岩石，象刀子切的似的絕陡絕陡的。大浪又象山岭似的一排跟着一排往崖上涌，船忽地推到浪头頂上去，忽地又拉回到浪头沟里来，一推推起有半天高，一拉又拉回了好几丈，船上的人，都被推拉得东倒西晃，老郑也唔唔地吐起来了。这样一連靠了七、八次都沒有靠上，有一次，只差一点点，船險些就被浪濤推到岩石上，我吓得臉都变了色，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全沒了主意。

老周也不象剛才那个不在乎的样子了，他两个拳头握起又伸开，伸开又握起来，好象全身的勁儿都沒有地方使，急的不得了。他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两道刷子似的黑眉，紧紧地皺在一起，仰着头，直盯着山崖，看样子，他好象恨不能把脚一跺，登时从船上飞上山崖。……

老郑还是很沉着的，安慰大家說：

"不要急，不要急，一次靠不成再一次，慢慢来。"

以后，我們移动了一个地方，在島子的东面，好不容易找到

了一个比較平坦一些的乱石滩，船总算是靠上了。我不禁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啊！老天爷，今天沒出事，可眞算是僥幸啊！我的心还在怦怦地跳呢！

老郑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叫老天爷沒有用，咱們比老天爷的本事还大哩。"

老周高兴得象个山羊似的，从船上一蹦就跳到了岩石上，大声地喊道：

"胜利啦，咱們胜利啦！鬼門关都擋不住咱們，别的就更不在話下了。"

又向上走了一会儿，在一块岩石縫里，我們看见了一个骷髏，它倚在岩石窩窩上，手扳着石角，臉朝着大陆。看样子，他是一直地躺在那里，眼睜睜地望着自己的家乡餓死了。

老郑停在这个骷髏的面前，呆呆地看了好久，眼圈儿湿漉漉地。老周紧咬着嘴唇，一句話不說，象只牛似的，看着骷髏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山半腰，有一座小石庙，那一年，我漂到这山上来的时候，在这小庙里住过两夜。現在，庙里的菩薩已經很破乱了，墙壁上的石灰也都掉下了一大半，可是在东面的山墙上，那一首詩，却还是很清楚。这詩不是用笔写的，是用石头刻在墙上的。我小时候就听說过这首詩的故事，傳說那是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年青的漁民，在海上遇着了风暴，船在鬼門关打破了，他飘到了这个島上。島上沒有吃的，他餓的不行，每天都爬到山頂上了望，希望能有一只船来救他。可是，大风一連刮了二十多天，海上連一只船的影子也看不見。这个年輕人就这么躺在小庙門口活活地餓死了。死以前，他用石头在墙上刻下了这首詩：

船破鬼門关，
人飄白骨山，
望家家太远，
云濃不可見。
飢腸轆轆响，
輾轉生死間。
呼天天太高，
喊海海无边。
悲极仰天問：
天公何此慘？
寄語吾亲友：
切勿到此山！

我把这个故事，对着大家說了一遍，大家心里都酸溜溜地不大好受。老郑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墙上的詩，直叹气。老周什么也不說，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台子上的菩薩，不知在想什么。

我們爬上了山頂，山頂上风很大，把衬襟刮得拍拍地直响，人，搖搖晃晃地站不稳。这是白骨山最高的一个山頂，站在这里向四面一望，嗬！四面是天連水，水連天，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岸，陆地和别的島子，連一点影子都不見了。只有在那很远很远的东面，在水天交界的地方，隐隐約約地有一股黑烟，不知是航行在公海上的外国輪船呢还是蔣介石的什么破艦队？

老郑拿着望远鏡望了好一会儿，回头問我說：

“老公公，你們捕带魚就在这周圍嗎？”

“是的，”我說。“这周圍正是带魚的大流。”

“在这里挂上灯能望多远呢？”老周問道。

我估量了一下，說:“至少二、三十里以內都望得見。”

老周向四面打量了一会儿，看着老郑說:

“郑专員，决定吧，暴风站就設在这儿吧。”

老郑沉思了半晌說:

“这地方是好，可是有很多困难哪，島上沒有人家，沒有房屋，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住的地方有。”老周打断了他的話說。“小庙里不是很好嗎？我早打量过了。”

“水呢？山上連口井都沒有。”我說，“那一年我在这山上差一点儿干死。”

“又来了，又来了，”老周不耐煩地說。“活人还能叫尿别死不成？不能从大陆上运水来嗎？”

“从大陆上运？那可不象說話那么容易。”我說。“离陆地那么远，鬼門关又那么难走，海上一刮风，什么船也别想靠上来。……”

“算啦，算啦，”老周的两道刷子眉又皺在一起了，气虎虎地說。“这些都算不得什么，郑专員，就这么决定吧。”

老郑叹了口气說:“老七公的話也有道理，这一些都不能不說是困难。可是暴风站不能不建立呀。我看哪，还有一个大困难，那就是动員人的問題。”

“怎么？动員人还有什么問題？”老周問道。

“有問題，有問題。”老郑慢騰騰地說。“你想想，这个地方誰愿意来呢？你就是勉强把他动員来，他不好好工作，出了事故那就糟了。”

是啊，这么个地方誰愿意来呢？别說还有那么多的艰險，就是在山上光悶还悶不死嗎？人，誰不愿意享享福，过的舒服一点？我东邻家的那个孩子——小李，在上海上学，毕了业，分配他到

沈家門来工作，他不愿意来，嫌沈家門地方太小，不如在上海舒服，以后虽然勉强的来了，却一直好多天情緒不好。

老周哈哈一笑說:“人沒有問題，我早就想好了。”

“誰?”老郑問。

“我来。”老周拍了拍胸脯說。“再找一个給我当助手就行了。”

老郑說:“时間很长啊，同志；不是三天五天的，至少也得两个月。”

老周說:“这我知道，别說两个月，就是一年我也来;郑专員，就这么决定吧。”

老郑再沒有說什么，只是低着头沉思了半天，然后抬起头来，走到老周跟前，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老周，低低地問道:

“就这么决定嗎?老周?”

“决定吧，郑专員!”老周大声地說。

老郑沒有說話，深深地点了点头，就紧紧地抓住了老周的手，用力地搖晃了两下。

这时候，我看見老周眼里閃着泪光，也紧握着郑专員的手，笑了。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里去，整整一夜沒有睡着。一想起老周要求在白骨山工作的那个情形，我心里就感动的不得了。我活了这么大年紀，在旧社会里，山南海北也闖了不少的地方，可从来也沒見过这样的人，他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埋着头給人民办事，那里有苦他們到那里去，那里有好处他們讓給别人，唉，除去共产党以外，世界上到那儿去找这样的好人呢?

話儿无腿跑的快，白骨山要安暴风站的消息，很快地就傳开了，全島上到处都在談論着这桩事情。大伙高兴的不得了，都說可好了，活菩薩又来了；可是也有人不大相信，特别是那些上了

年紀的人，平日里一听白骨山这个名字，他們就伸舌头，現在他們怎么也不信那里能安暴风站。

可是过了三天，暴风站的人就来了。

他們一共来了两个人。老周和小李。小李就是我东邻家的那个孩子，前天在白骨山上我还重念起他，說他不愿到沈家門工作。現在听說他是青年团員了，比以前进步了，可是我看他那样子，好象是不大愿意到白骨山去，老是低着头，不大高兴的样子。这也难怪，他还年輕哩，今年才二十岁，去年还在学校上学，今年春天参加了工作，平时話語又不多，挺腼情的样子，活象个小姑娘。

老周可就不同了，一下船，老远就喊我老七头，又說又笑的，看他高兴的那个样子，就好象他不是要到那个波浪滔天荒无人烟的孤島上去，倒好象是到丈人家娶媳妇似的。我心里本来想着和他开个玩笑，問他为什么不把新媳妇带着，可是話到了嘴边又截住了，現在是开这种玩笑的时候嗎？

眞怪，平日的时候，漁民們連白骨山的边都不敢沾，可是今天听到老周要去安暴风站，大家都爭着去給他們当向导。还沒等到老周答应，他們就爬上了船，把船挤得滿滿的，老周費了很大的力气，才說服了几个人下去。

那一天，天气很好，海里风平浪静，天上一点云花儿也沒有。傍黑的时候，我們到了白骨山。山下的风浪仍然不小，成群的大浪一排一排地向岩石上直撞，轟隆轟隆地响着象放炮一样。撞碎了的浪花，象烟雾似的白蒙蒙的一片，在岩石上面浮浮游游地。我們的小船，在鬼門关轉游了半天，好容易靠到山脚下，又在急流里直打轉儿，象个树叶儿似的，一忽儿飄到东，一忽儿又飄到西，費了好大的力气，才总算靠上了岸。我們大伙七手八脚地把东西搬上了山，山坡的那座小庙，就成了暴风站的仓庫了。大米、木

柴把小庙塞得滿滿的，老周和小李的睡鋪，就搭在柴草的上面，象个鳥窩似的。老周看着屋子里那一大堆东西，喜的閉不煞嘴，拍着我的肩膀說：

“老七头，你不是說山上沒吃沒喝的嗎？瞧！这是什么？至少也吃上三个月，哈哈，上級照顧的可周到哩，你看：米、面、罐头、餅干，还有手溜彈，枪，哈哈，冲鋒枪，你瞧！我在朝鮮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枪，老朋友啦。这是郑专員特地从专署警卫排抽給咱的。小李，上級对咱們暴风站多关心哪！郑专員說：住几天，他还要来看咱們呢。”

小李沒有吭气，只是嗯嗯地点了点头，就轉在一边，眼睛直光光地望着大海出神。

老周今天可开心啦，他一刻都不閑着，别看他的腿不大得勁儿，可他什么事都要动手。那么重的发电机，他一口气从山脚下扛到山頂上，压得一歪一歪的，我要給他接一下力，他的头直晃着說：

“别，别动手，老七头。动坏了可不得了，这是咱們漁民的命根子啊！”

眞的，他拿着发电机比自己的命还宝貴哩。就生怕碰痛了它似的。在山頂上搭了个草棚子，把发电机放在里面，棚子外面，又豎了一根杆子，是挂大风信号的。山頂上，尽是石头，豎杆子很不容易，用钁头吭哧吭哧地打半天才能打一个小洞，把老周累得滿头大汗，我們劝他休息，他把眼一瞪說：

“这还累着啦？我們在朝鮮打坑道比这个累还不休息哩！”

天黑了，他还在吭哧吭哧地打，一直打到小半夜，把信号杆子豎上了，他才回到小庙里休息。

那一天夜里，島上的风很大。小庙又沒有門，风呼呼地直往

里吹，冻得我直打顫。山下面，大概是漲潮了吧，浪头扑着岩石，轟隆轟隆地直响，象打雷似的，吵的我睡不着觉。我爬起身来，吸着了烟，用被圍着身子，蹲在墻角里。我看看大伙，村子里来的漁民小伙子們都已經睡着了，忽隆忽隆的酣睡声打得山响。小李好象沒有睡着，用棉被紧包着头，翻来复去地。我輕輕地喊了他一声，他也沒有答应，假装睡着了。老周根本就沒有睡，他依在柴草堆上用手电筒照着在写什么，听見我在抽烟，就抬起头来問道：

“冷嗎？老七头。喏，把这被拉过一点去，咱俩盖。”

我說：“不冷。大半夜了，你怎么还不睡？”

他說：“不忙，我写封信再睡。”

写信？半夜里写信給誰呢？一定是給新娘子。

这一下叫我猜着了。他笑了，点了点头。我曉得，一提起新娘子来他就从心眼儿乐开了。听說他們小两口的感情很好，女的是个青年团員，在县人民銀行里工作，人长得很漂亮，我看見了好几次哩。

“写吧，”我說，“明天我給你带回去，亲自送給她。可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老周笑嘻嘻地問。

“把你們这次分别时候的体己話儿說給我听听。”

老周說：“这下子你可要短啦，这次根本就沒見面。”

“啊？沒見面？”我有些不大相信。“她到那里去了？”

“到专署学习去了，已經去了一个多月了，前天还来了一封信，說給我打的毛衣打好了，叫我去拿。可我心里明白：明明是叫我去看她，那里是拿什么毛衣？咳！女孩子們总是心眼儿多！”說到这里，老周嘻嘻地笑起来了，看他喜的那个样子，眞是从心眼儿高兴。

"你去看她了沒有?"我問。

"来回一百多里路,得一整天,暴风站的事情又这么急,晚来一天耽誤多少事情啊!几万漁民的性命都在咱身上,哪有功夫去看愛人呢,再說,即使有功夫,我也不去啊!叫人家說:愛人剛走沒几天,就跟着屁股追,我才不干哩。我向来就討厌婆婆媽媽的。"

我說:"那也不能算婆婆媽媽的,小两口嘛,誰还不是恩恩愛愛的。"

老周沒有吭气,停了半天,低低地說:

"这次沒見面倒沒有什么,可是我却种下了一块心事。"

"什么心事?"我問道。

老周笑眯眯地靠着我的耳朵小声地說:

"她怀孕啦。"

我一听,把手一拍高兴地哈哈笑着說:

"这不是一大喜嗎?怎么能說是心事呢?"

老周笑了說:"我挂記着她的身体不大好。老七头,我这里还有几块錢,你带給她,叫她买点鷄蛋吃吃。"

我說:"行行,我亲自送給她。老周,你快当爸爸了。"

"嗯,那可不含糊,"老周扳着指头說。"八月、九月、十月……明年五一节的时候,就抱小家伙了。"

看样子,老周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一提起孩子来,他就喜得閉不煞嘴,話也特别的多了,一会打算将来給孩子起个什么名字,一会儿打算将来孩子长大了叫他去干什么……整整談了大半夜。到天傍亮的时候,才睡着了。

第二天清早,我們起来吃了一点东西,就和老周、小李告别,解船回来了。

走的时候，老周和小李一直把我們送到了山脚下。

小李这孩子，恋恋不舍的两只眼直光光地望着我們，一句話不說。是嘛，人誰不恋群呢！我們这一走，山上就只剩下他們两个人了，孤零零地撇在这荒島上，心里怎么能不难受呢！

按理說，我出来两天了，到这个鬼地方来，家里的人都在挂挂着；現在要离开白骨山，心里該很高兴吧？可是，我的老天，不知怎的，我的心里却非常难受，脚踏上船板的时候，心却象掉在小庙里似的。老周和小李紧握着我的手說再見的时候，我的眼圈热乎乎的，眼泪差一点儿流了下来。唉，我，六十多岁的人啦，在海上多少年的风吹雨打，人死船翻，早把一顆心磨得象石头般的硬，可是今天，不知怎的，却老是想着流泪。

老周呢？却就象沒有事儿一样，还是那么嘻嘻哈哈又說又笑的，我們的船离开了山脚老远，他还站在崖子上，招着手，大声地喊：

“老七头，再見吧，祝你們这一季丰收啊！唔，那封信可别忘了带給她呀！”

船离了岸，顺着风，跑得飞快，我回头看看，老周和小李还站在崖子上向我們招手。船越走越远了，他們的影子也越来越小了。一会儿，就什么也看不見了，白骨山也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孤零零地漂在老洋里面。四面天連水，水連天，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岸。

啊，我的老天爷，我的心掉到白骨山上去了！

带魚汛一轉眼就来到了。

漁民們都紛紛出海捕魚了。

鑼鼓叮叮咚咚地响着，一条条漁船离开了港灣，揚着帆儿，

向老洋里出发了。

这一年，带魚眞是丰收啊！

老洋里，船象树叶儿似的密，北到連云港，南到温州、大防一带的漁民都来了。一齐集中在白骨山周圍的洋面上，紛紛揚揚地少說也有一万多条。嘀！可热鬧哩！

我們社里的捕魚队是在白骨山的东北角上，那里正是大魚流，一网拉上来，白花花的象銀条似的一堆就是半仓，劈劈拍拍地乱跳。大伙儿喜得閉不煞嘴。

这一年，天气也特别好，从魚汛开始，接連二十多天，每天都是晴天，一清早，东面一片紅光，到中午，天空瓦藍瓦藍的連点云花儿都不見。海里风平浪靜。白骨山上，白天沒挂过一次风球❶，夜間也沒挂过一次紅灯。山上靜悄悄的，好象沒有人似的，可是一到夜間，白灯就亮起来了。这白灯是又大又亮，就好象一个月亮悬在半空。人們一看到这个白灯，就知道明天又是个大晴天，大伙只管放心的捕魚好了。

每到看見了这个白灯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老周和小李。夜里我常常望着山上的灯出神，心想：他們两个为咱們几万漁民弟兄，在那里受苦耽險，整日整夜地工作，眞是辛苦啊！可是海上的人，又有几个知道他們呢？大伙儿連他們的姓名都叫不上来，連他們的影子都沒見过。也許，一場暴风来了，山上发出了警号，漁民們都安安稳稳地回了港，几万人得了救。可是大伙还不知道救他們的是誰呢！也許以后在一个什么地方当面遇上了，也还不知道他就是救命恩人。如果老周他們在山上出了事，悄沒声地牺牲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們是为咱們漁民牺牲的呢？或許也有人根本連

---

❶ 风球即白天的暴风警号。

想都沒想到他們呢。

咳！他們才是眞正的无名英雄呢！

我天天挂念着他們，我們这个捕魚队的人全都挂念着他們。在出海的前一天，我們特地派人到沈家門去买了一些咸肉、酱菜、餅干，准备路过白骨山的时候送給他們。还有，老周的爱人秀英托我带給老周的毛衣，也准备一起送上山去。可是因为我們捕魚的那个地方，离白骨山很远，所以一直过了二十多天，东西还沒有送上去，我們大伙心里都非常着急。

过了几天，我們的船，漸漸地从东北角移向了西南，离白骨山越来越近了，山上的信号杆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这杆子，是我和老周亲手竖起来的。現在，一看見这杆子，就象看見了老周和小李一样，我的心砰咚砰咚地直跳，心想：这杆子还是和原来一样，老周和小李現在却不知是个什么样子？

伙計們商量了一下，我們把船靠了岸，抛下錨，留下了两个人在船上看守着，我們一大帮人就拿着东西上了山。

这时候，太阳已經偏西了。西天边上，一片紅光，把海水都染紅了，把山頂也照得通紅。老周正站在山頂上，臉朝着东北面，手搭在眼上，在那里向大海里望哩。一回头看見了我們，高兴得象山羊似的从这块岩石上跳到那块岩石上，气喘喘地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我，又是打，又是踢，大声地喊道：

“啊呀，老七头，啊呀，老七头。”

我說：“輕一点，你不要我的老命啦！”

他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小李在小庙里忙活什么，一听見声音，三步两步地跑了上来，紧紧地拉着我們的手，一句話說不出来，眼圈紅紅地，嘴一咧，笑了，一顆泪珠落到了地上。……

我張大着嘴，看看老周，又看看小李，也半天說不出話来。他們两个都瘦了，特别是老周瘦得厉害，臉上的顴骨鼓得老高，一双大眼深深的凹了下去。是熬夜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山上风大？他的眼圈紅紅的，象个烂桃子似的。

“你瘦了，老周。”我說。心里覚着酸溜溜地。

“那里，我覚着比以前更結实了呢。”老周哈哈地笑着說。“老七头，听說今年海上丰收，是嗎？”

我說：“是啊！十多年沒有这样的丰收了。一个网就拉半仓。”

老周高兴的不得了說：

“我和小李天天都站在这山頂上看。你瞧，在这里看的多清楚啊。看大伙捕魚的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今年丰收了。天气又好，直到現在还沒收到过一次大风警报呢；唔，老七头，这信号你們在海上能看得見嗎？”

“看見，”我說。“全漁場都看得見。”

“那就好，”老周高兴地說。“这么說，暴风站还不算是白設了。这些日子，我和小李一直就耽心怕远处看不見；这一来，咱們就放心了。是吧，小李？”

“是啊，咱們总算是沒有白吃人民的大米。”小李也笑嘻嘻地說。他本来是一个不大爱說話的人，可是今天的話也特别的多起来了。就象一个离开家很久的孩子，老是向我們打听陆地上的情况：問县上的張三李四現在是不是还在那里？区上的刘五、王六最近又怎么样？沈家門大街上的人是不是还那么拥挤？县政府大礼堂这些日子放映的是什么影片，……你瞧，他是多么想念陆地啊！可是依我看哪，想念虽然是想念，他可比剛来的时候好得多了，又說又笑的，很快活的样子。

我把秀英托我带来的那件毛衣拿給了老周，老周喜得閉不煞

嘴，立刻就穿到了身上，美滋滋地說：

"眞暖和，眞暖和。"

这时候，天已經黃昏了。山頂上风呼呼地吹着，有些冷。老周到庙里搬了一些木柴，就在山頂上生起火来，大伙圍在一起，一面烤火，一面說笑。火光把大伙的臉照得紅紅的。老周打开了收音机，給我們听北京和上海的广播，嗬！又是戏，又是歌，可热鬧哩！我們也是二十多天沒听到陆地上的消息了，大伙听着收音机，乐的不得了。

我說："别看你們离开了大陆，倒很热鬧哩！"

老周說："誰說我們离开了大陆？我們天天都和大陆上的人在一起，听他們唱歌，听他們講話，听他們演戏……"

"还听他們上課。"小李打断了老周的話，插进来說。

"怎么，还上課？"我不明白了。

"是啊，"小李看着老周說。"人家老周可用功哩，天天听收音机里的講課，学文化。成夜的不睡覺，眼睛都熬紅了。"

"是嗎，老周？"我問。

老周說："咱們文化太低，不学点儿怎么能行呢！"

这时候，山下的人来找我們了。說从嵊山洋面，下来了大魚群，叫我們赶快下山。我們就把带上来的咸肉呀鮮魚呀給他們放进了小庙里，他們怎么也不收，叫我們带回去，我們把东西丢在庙里就向山下跑。老周也跑着来送我們，可是，我看見他每跑一步，嘴就咧一下。我听小李偷偷告訴我說：因为島上的风大，潮湿，老周上山不久，腿上的伤口就犯了，有时痛得滿头冒汗，几天吃不下飯，可是他总是瞞着小李，不叫小李知道，有时痛得重了，他就气得用拳头狠狠地捶伤口。他眞是个剛强人。我看到他在岩石上嘴一咧一咧地跳着，心里火辣辣地不好受。我停下脚步，

回身迎上了他，低低地說：

“老周，你要注意身体啊！”

他笑了一笑說：“放心吧，老七头，搞不垮。”

我說：“你有什么話要告訴秀英嗎？”

他想了半晌，搖了搖头說：“沒有。要說的上次信上都說了；你只告訴她，說我身体很好就行了。别叫她挂念着。”

我苦笑了一下說：“这事我办不到。”

“为什么？”他吃惊地問。

“我不能向她說謊啊，”我說。“你的身体幷不好。”

“去你的吧，”他咚的打了我一拳說，“誰說我身体不好，来，咱們倆試一試！”說着，他在岩石上站直了身子，跨开步子，拉开了架子，招着手喊道：“来，老七头！”話音还沒落，他就一个踉蹌，險些跌倒下去。我赶紧上去扶住了他，他苦笑了一下，看着脚下的石头大声地駡道：

“这熊石头，太滑了！”

这那里是什么石头太滑呢，我看的清清楚楚是他的腿站不稳，痛的头上直冒汗珠。我的眼圈一陣热，眼泪簌簌地直淌下来。……

我覚得有滿肚子話，可是什么也說不出来了。只是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就跑下了山。

赶到漁場的时候，魚群已經下来了。

四处的漁船，也都迎着魚群赶来了。

海面上，帆船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边。

这时候，海上风平浪靜，天空烏藍烏藍的一絲云花儿也沒有，一輪又大又圓的月亮，从东面那水天交界的地方，慢騰騰地升了起来。把大海照得雪亮，海面上，閃閃晃晃地映着一片銀光。就

象一条銀色的大道，一直通到月亮跟下。

眞是好天气啊！

我們的漁船，就在月光底下下网捕魚，打上来的魚儿，倒在船仓里，迎着月亮閃閃晃晃的，活象滿仓白銀。嗬，魚越来越多了，天交半夜的时候，大流下来了，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正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誰喊了一声：

“啊呀，糟糕，挂綠灯了！”

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果然，白骨山頂上，挂起了三个綠色的灯球。

“坏了，”我說。“要起风了，八級大风！赶快收网！”

立刻大伙乱成了一片，紛紛收网回港。

也有人不大相信：現在又不是二月十五日蛤蟆动，[1]怎么忽然間能来这样的风呢？可是，暴风站不由你不相信，它什么时候說过一次謊呢？

我們的船赶快地收起了网，落下了蓬，急急忙忙地向着东磯島赶奔。

在海上，船靠攏的快，散的也快。

綠灯挂上了不久，白骨山的周圍就連一条船的影子也看不見了。

船向后跑着，許多人都难过，說：“太可惜了，这么大的魚群讓它漏掉了。”

当然漏掉了魚群是可惜的，可是我心里想着的却是白骨山上的那两个人，一路上，我不断地回过头来向白骨山上望，月光下，

---

[1] 漁民傳說，二月十五日这一天必刮大风，而且来的突然，漁民們叫这个日子为蛤蟆动。

白骨山象个淡淡的影子似的，隐隐綽綽地看不眞切，可是山頂上的那几个灯球，却是那么明亮。这时候，已經換上紅灯了，大风很快就要来了。我想，老周和小李，这个时候，一定是站在山頂上的紅灯下面，在望着海上的船只，紛紛揚揚地回港避风。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陣感动，自言自語地說：

“好同志，你們放心吧，我們就要到了。”

天亮以后，我們赶到了东磯島。不大一会儿，就起风了。风越来越大，到天傍黑的时候，大海就好象要翻过来似的，刮得滿海都是烟霧，白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了。海边上，浪头起天高，抛錨在港灣里的小船，就象放在天上的风箏似的，被浪头搖晃得一飄一飄的，好象眼看就要掙断了綫飞到天上去了。

看着这样的大风，大伙都直伸舌头，說：

“要是沒有暴风站，这一次不知要翻多少船哩！”

这話誰說不是呢？这一次，誰也沒有料到暴风会来得这么快，要是沒有老周和小李，白骨山上，不知又要添多少白骨呢？可是这一来，老周和小李要吃苦了。我記得小时候听爷爷說，有一年刮大风，大浪把整个白骨山都盖沒了。这話不知是眞是假。不过从我記事起，到現在五十多年了，还沒有見过这样的大风呢！我漂到白骨山上那一年的风就不小，可是浪头也只是打到小庙下面的崖脚上。老天爷，这次风千万不要刮大，快些晴天吧。

可是，天不从人愿。

一天过去了，大风沒有停。

又一天过去了，大风还是沒有停。

我愁得夜里整夜的睡不着覺，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側着耳朵听，屋子外面，大风老是呼呼地直响，大海老是嗚嗚地直叫。白骨山上老是在挂着紅灯。……

大风，接連不断地整整刮了二十多天。我这么大年紀了，經历过的事情不能算少，可是象这么大的风，刮这么多的日子，还沒經历过一回哩。在这二十多天里面，海上不見一只船的影子，我的心里就象油煎的一样。白天，我常常爬到山頂上，迎着风向白骨山望上半天，可是能望見什么呢？大海象滚了鍋似的，白茫茫的一片，云彩低低地压着海面，什么都望不見。看着这迷迷蒙蒙的大海，我眞恨不能插上两个翅膀，冲破云雾，飞到白骨山上去！

我們島上的人，都替白骨山上的同志着急，白天有不少的人冒着大风跑到山頂上去望，尽管什么也望不到，可是人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去望。好象那一天不去，就放不下心似的。在这些刮大风的日子里，人們的臉上都是阴沉沉的，見了面的时候，不象以前那么爱說爱笑了。心里都象結了个疙瘩。

国庆节在大风中过去了。

过了国庆节以后，风好象是小了一点儿。可是海里的浪，仍然很大。船仍然不能出港。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跑到山上去望白骨山上的灯光，望一遍，灯是紅的，再望一遍，灯还是紅的。大伙都在发愁，耽心着老周和小李，也耽心着魚汛快要过去了。

紅灯一夜一夜地亮着，一直过了好几天，才看見了白灯。那时候，已經天交半夜了。我象往常一样，在那个时候起来，爬上了山，抬头一看，嗬！白灯！雪亮雪亮的白灯！

我高兴得立刻大喊起来：

“挂白灯了，挂白灯了！大伙都来看哪！”

漁民們从睡梦中惊醒，听着声音，都往山上跑来。

看見了白灯，大伙都高兴的不得了。紛紛商量着要連夜去筹

办粮食、小菜，明天一早，就往白骨山上去送。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啊呀，灯熄了！”

我抬头一看，果然白骨山上的灯光不見了，大海上一片漆黑。

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用力地瞪大着眼望着島上。这时候，山頂上那么多的人，全都伸长了脖子，鴉鵲无声地望着白骨山。停了大約有吸袋烟的那么一会儿，灯光忽地又亮了，停了不久，又閃晃了几下，接着又熄灭了。从此以后，一直到天亮，就再也沒有亮起来。

大伙的心哪，嘭咚嘭咚地直跳，你一句我一句的就猜測起来了：有的說恐怕是山上上去了海匪；有的說也許是发电机出了毛病；有的說或許是島上的人餓死了，机器沒有人开。……

这一夜，許多人都沒有睡，有的一直在山頂上站到天亮，心里象刀割的一样。

鷄叫的时候，风势漸漸地小下去了。

大海也漸漸地平静了。

天上的云彩飄忽飄忽地向四面散开了。

东天边上，放出了一片紅光。

一輪火紅的太阳，从烏沉沉的大海里慢騰騰地升了起来。啊，天晴了！

我們連早飯都沒顧上吃，就組織了二十几个年輕力壮的小伙子，带着武器，带着粮草，准备向白骨山出发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条灰色的漁輪嗚嗚地叫着，飞快地开进了港口。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专署的指导船。郑专員站在船头上，老远就向我們招手。我三步两步地跑了过去，老远就喊：“老郑，你們要上哪儿去？”

“上白骨山。”老郑説。“本来早就要去了，因为有风，一直耽擱到現在。”

“白骨山出了事了！”我説。

老郑吃了一惊説:“什么事？你快説。”

我就把夜間看到的情况对他講了一遍。

老郑一听，臉立刻变了色，説：

“快开船，快开船！”

我和漁民們也都爬上了指导船。

海里沒有风浪，沒有云霧，漁輪开得飞快，象救火車似的嗚嗚地叫着往前直冲。天傍晌的时候，就开近白骨山了。

离山还有那么远，老郑就吩咐鳴汽笛。我們大伙都站在甲板上往山頂上望，山頂上，信号杆子都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可是汽笛鳴了好久，却不見一个人影。

我們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臉上挂上了一层冷霜。心，嘭咚嘭咚地直跳。……

船越靠越近了。

連那山崖上的水鳥，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山頂上却仍然不見人影。白骨山靜悄悄的，就象死了一样。水鳥落在信号杆子上，呱呱地直叫。螃蟹伸着两个火紅的大鉗子，在岩石上晒太阳。……

“完啦，完啦！”我心里暗暗地説。眼泪不自禁地涌了上来。

船靠岸了。

我們跳上岸，就往山上奔。

山上仍然靜悄悄地，不見一个人影，山坡上的那一些白骨和骷髏不見了。石头縫里，却到处是一灣一灣的海水，里面有一些小虾小魚在乱蹦。看样子，浪头已經扑上山坡了。

我們一口气奔上了山腰，跑到小庙跟前一看，啊呀，我的天哪，小庙里边空空的，什么都沒有了，米袋子、木柴，干草搭的睡鋪都不見了，老周和小李也不見了，有的只是滿地一滩一滩的海水，在海水里面，还有几条一尺多长的魚在那里乱蹦，啊！看样子，浪头已經打到小庙里了，可是人呢？人到那里去了？粮食呢？

我的身上吓出了一身冷汗。

接着，我們就往山頂上跑，心想也許他們是在山頂上的草棚子里，可是跑到山頂上一看，糟糕！草棚子連个影子也不見了，草棚子里面的发电机呢？也不見了。我喊了两声，沒有人答应，山頂上，静悄悄地，什么也沒有，只有那根信号杆子还竪立在那里，成群的水鳥在杆子周圍飞起落下的呱呱直叫。……

我們大家都象呆了似的，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大海，心里象乱麻一样的乱。

老郑說："同志們，咱們散开队伍，各处去找一找吧。也許会找得到他們的。"

我們就三两人一起，順着山脊，去搜寻起来。我心里想：找也是白找了，这么大的一点山，一眼就望透了，那还能藏得住人呢？一定是被海水冲走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涌了上来，心里酸溜溜的。

找了好久，什么也沒有看到。

我們又回到山頂上，大家坐在石头上，眼睛望着山下的大海，一句話不說，一个年輕的漁民，用手捂着臉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这一哭，我的眼泪可就止不住了。……

老郑一句話不說，老是低着头在想，想了一会，他站起身来，走到信号杆子下面，弯着腰看了一会儿，拉起了一根电綫，順着

电綫，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来招呼道：

“喂！同志們，这里有根电綫，咱們再順着电綫找找去。”

这一句話提醒了大家，我們都站了起来，順着电綫就往南面走，走了不远，电綫就轉到一块很大的岩石后面去了。繞到岩石后面，就看見了一个岩洞，电綫弯弯曲曲地进了岩洞，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了，三步两步地跑了过去，跑到洞口一看，啊呀，我的老天！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周仰面朝天的躺在洞口外边，眼睛紧紧地閉着，臉肿得又青又亮，嘴唇干得裂开了口子，流出来的血水变成了黑色，凝在嘴角上了。小李倒在机器旁边，臉朝里躺着，一只手还搭在机器的上面。……

我喊了一声，他們沒有答应。我一头扑过去，抱着老周就哭了起来。

老郑也滿眼含着泪水，蹲下身来，紧紧地握着老周的手，說不出話来。这时候，不知是誰喊了一声：

“别哭，别哭，小李还沒有死呢。”

我摸摸小李的心窩，他的心果然还在砰咚地跳，身上也热乎乎地；我再摸摸老周，老周身上象火炭似的，热得烫人，心，跳得特別快。

老郑派人到船上去拿了热水瓶和点心来，倒了杯热水，給他們两个灌了下去，不一会，小李的肚子就咕碌碌地响了起来，长长地喘上了一口气。老周呢？还是象死了似的躺着一动不动。

我轉着头看了看岩洞里面，洞里空空地，除去发电机以外，什么都沒有，只有一些吃剩下的野菜和海螺壳。看着这些菜根和海螺壳，大伙直掉眼泪。可是我們还不明白：他們是怎么从庙里搬到岩洞里来的，一直到郑专員在小李的身上找到了一本日記本对着大伙念了一遍的时候，咱們才全明白了。

原来在海上起了暴风的第三天夜里，风浪就扑上了半山，那时候，老周在山上值班，小李在庙里睡觉。浪头扑进了庙里，把小李从睡梦中惊醒，他差一点被卷到了大海里面，好容易抓着一条棉被和半袋大米跑上了山顶。这时候，山顶上的草棚子也被风掀进大海里去了，大雨又嘩嘩地下了起来。他們冒着雨摸着黑找到了这个岩洞，把发电机搬进了洞里。

风还是不停地刮，半袋米不久就吃光了，以后他們就在山上弄野菜吃，野菜很快地也吃光了，以后他們就去弄海螺。可是因为风浪太大，岩石又滑，老周的腿自从海上起了风以后，痛的更厉害了，走路很不得劲儿，有一次，他在岩石上弄海螺，一失脚跌进了水里，幸亏小李把他拉了上来。从那以后，他就病倒了，渾身发热，嘴里干得連涎水都沒有了，在迷迷糊糊的昏睡中，老是喊："水，水，"可是稍一清醒的时候，他就起来工作，还鼓励小李，叫他坚持，說大风很快就要停了，船很快就要来了。

到了国庆节那天，他們已經是五、六天沒吃东西了。餓得直发昏，躺在地上长拖拖地不能动彈。

老周說："小李，今儿是国庆节，咱們要好好地庆祝一下哩!"

他們咬着牙爬了起来，磨蹭着到了海边上，洗了洗臉，刮了刮胡子，回来打开了收音机，收听北京的广播。一会儿，天安門前的鑼鼓声和口号声就热火火地响起来了，他們听着，高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也跟着收音机里的口号声一起大喊："毛主席万岁!"

喊了一会儿，他們就抱在一起，又是跳又是唱。整整鬧了大半天。……

国庆节以后，他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老周在一天当中要发两三次昏，小李也躺在那里不能动彈。可是只要不发昏的时候，

老周还是咬着牙爬起来开发电机，听收音机。他的身体早已經不行了，常常昏倒在机器旁边。小李劝他休息，他用力地摇着头一句話不說。到第三天夜里，他又要起来工作，可是刚爬起来就摔倒了，他咬着牙再爬，又摔倒了。他紧紧地抓着小李的手，两眼直光光地看了他半天，然后点了点头，就閉上了眼睛。……

小李吓的双手抱着老周哭起来了。

老周睜开了眼睛，喘着气說：

“别哭，小李，风快停了，咱們能坚持到的，你能，我也能！”

天小半夜的时候，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报告大风已經过去了。他高兴地大喊起来了：

“小李，快，快，大风过去了。”

小李高兴的流着眼泪，爬到收音机前面，仔細地听了一听，一把抓住了老周說：

“可好了，老周，风停了！风停了！”

老周哈哈地笑了一声，咬着牙爬了起来。

“你上哪去？”小李問。

“挂白灯！”老周說。

小李說：“我去。”

老周搖了搖头，晃晃倒倒地爬上了山頂，白灯亮了，他两只手紧抱着信号杆子，仰起头来，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白灯，哈哈地笑着說：

“啊！白灯，可是把你盼来了！”

話音还沒落，他就倒下去了。

小李咬着牙忍着泪把老周拖回了岩洞，接着，他也就昏过去了。发电机沒人管理，白灯一会儿就熄了。这就是我們在东磯島上第一次看到的。以后，小李又醒了一次，看到灯熄了，他又爬

了起来，去开发电机，可是不久，他又昏迷过去了。这就是我們在东礁島上第二次看到的。……

唉！灯熄了，人也……。

老漁夫說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沉了。下面的話，就一点也听不清楚了。接着，他就大声地擤起了鼻子。是心情的感染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的鼻子里，也突然覚得热乎乎酸溜溜地，心里非常难受。可是因为我急于要知道老周和小李以后的情形，就用力地压抑着心里的激动，催問道：

“說呀，老公公，老周和小李以后怎么样了？”

“当天就把他們送到医院里去了。”老漁夫說。

“以后他們两个都好了嗎？”

老漁夫停了一停低低地說：

“小李总算是复原了。”

“老周呢？”我不安地問。

老漁夫沒有回答，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的心沉下去了。

“老周进了医院，就一直沒有再醒过来。”老漁夫狠狠地吸了两口烟，低低地說：“他死了以后，我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封信，那信上嘱咐秀英不要难过，好好学习，好好撫养孩子。……这封信还是在国庆节以前写的呢，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可是他还坚持着，一直坚持到挂上了白灯。唉！多么刚强的人啊！秀英生的那个孩子也眞象他爸爸，长的又白又胖，笑起来哈哈的，現在才刚满一岁，就歪歪扭扭地要自己走路了，大人怕他摔跤，要扶着他，他就生气了，两道刷子眉擰成了个疙瘩。啊！眞象他爸爸呀。我們島上的人，都喜欢这个孩子，誰到沈家門，都一定

去看看他，每逢赶集的日子，他家里可热鬧哩，連从四、五十里以外来的人也都去看他，这个带点糖給他，那个带点水果給他，这个抱抱他，那个亲亲他，簡直都爭不到手。眞是好孩子啊！人們一看見这孩子，就想起了他的爸爸，唉，人們怎么能忘記他們呢？”

“小李現在在那里？”我問道。

老漁夫用嘴向着門外一努，指着桃花島的方向：

“喏！”

“在桃花島暴风站？”

老漁夫深深地点了点头：“嗯，在那里。我前面不是說过嗎：他当初和老周上白骨山的时候，工作不安心；可是从白骨山回来以后，他完全变了，上級要分配他别的工作，他不干，一定要求在暴风站工作。我常常看見他，他比以前长高了，也結实了，話也多一些了。每次見了面，他总是向我講老周的好处，說老周怎样不舍得吃那半袋大米，总是讓給他吃；說老周怎样教育他坚强起来学一个共产党員的样子……喃，你听吧，他說起来簡直就說不完，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到最后，他一定要告訴你說他决心一輩子都不离开暴风站了。前天，他还对我說：今年秋天带魚汛的时候，他还要到白骨山去，唉！多么好的同志啊！……”

老漁夫的話音又低沉下去了。白发蓬松的头，也随着低垂下去，深深地埋进了手掌里，陷入了深沉的沉思中。……

我感情激动地站了起来，走出了石屋。

不知什么时候，大风已經停息了。云彩也飞快地向四处散去。月亮高高地挂在中天，向大海放射着銀色的光輝。不久以前还在瘋狂咆哮的大海，現在也平息下去了。它象一个疲倦了的巨人似的，在月光下面喘息着，顫动着。那黑沉沉的海上，閃动着一片

銀鱗似的波光。不久以前，还在被狂濤怒浪猛烈地冲击着的海洋，現在也平靜下去了。那細弱的温柔的波紋，輕輕地撫摸着疲憊的岩石，发出了柔和悅耳的潺潺声。……

桃花島上，紅灯已經不見了。現在是一輪又亮又大的白色灯球，象一輪月亮似的挂在平靜的大海的上空。我倚着岩石，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那白色的灯球，感情象潮水似的沸騰起来了。…

也許老漁夫还不知道大风已經停息了吧，石屋里面，又哼起了那个低沉而悲壮的古老的漁歌：

伙伴們一个个伸頸張望
啊呀呀总不見那山上的火光
黑沉沉阴云低垂风大浪狂
大海啊你莫把好人埋葬
。………………

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夜初稿
国庆节修改于上海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

晨

張有德

初秋的夜晚是寂静的，虽然有几只秋虫在"唧唧"地叫，但那也只能更衬托出夜的寂静。秋庄稼，那些高粱啦、玉米啦，满身撒满露珠，发散出潤湿清新的气息，听得見它們"各巴各巴"拔节的声音。

一所由庙宇改建成的小学校，座落在一片秋庄稼的当中，这是大营完小——因为小学校的南边就是大营鎮。在那淡淡的将要消失的月光下，小学校显得那样幽静而又神秘，听得見或者說感觉出那一个个黑黑的小窗戶在微微地呼吸。

一声刺耳的响彻云宵的火車汽笛，带来了隆隆的震得大地也在发抖的車輪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但当那汽笛声在天空繚繞以后漸漸消失，車輪声漸漸远去，大地反显得更为寂静了。淡淡的月光終于消失，夜，呈現出黎明前的黑暗。

这时候，由小学校南边的大营車站，走过来两个孩子。那女孩子一边走，一边还向那男孩子嘱咐着什么。两个孩子走完了大路，就順着庄稼地中的小徑，直向小学校走去。

他們走到学校門口，推了推門，里边鎖着。男孩子正要喊門，被女孩子止住了。于是，两个孩子繞到学校后边，輕輕地，輕輕地，走到一个窗戶下面，听了听，之后，脚踩着两块磚，把耳朵

貼到窗戶紙上，听着。

在那小小的屋子里，两位女教师合躺在一張床上。現在，两个人都醒着，默默地各人想各人的心事，誰也怕发出一点声音，影响了对方的睡眠。

那昨天才来的，年輕的王玉琳，睜着圓圓的大眼睛，好象在黑暗里，死死盯着什么。她在想着昨天那个在她一生中的不平常的下午。就在昨天下午她来到这个小学校以后，就在时校長把她向孩子們介紹了以后，她就眞的由学生变成教师了。在她未到这个小学校以前，她想象着孩子們一定是非常欢迎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孩子們由于对教了他們五年的李老师的热爱，对她的突然到来却表示了冷淡。当李老师上完了最后一課，說出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孩子們几乎都流泪了。她記得清清楚楚，那个叫司馬什么的胖胖的男孩子，拿着一迭算草走到李老师身旁說:“李老师，你看，我暑假里演了这么多算草，这一学期，我再不会有二分了，可是您……”当时，她是多么激动啊！她第一次感到当教师是那样不容易，但又是那样幸福。特别是她听了李老师一堂課，昨天夜里李老师又那么亲切地給她交代了半夜工作，使她从心底里感謝李老师，对李老师表現出无比的尊敬。她后悔自己到校迟了，不能多和李老师相处一些时間。她也想到明天的工作，明天，她就要开始上課了，虽然时校長和李老师都劝她准备几天功課，可是孩子們怎么办呢？能坐在教室里等她在細細备課嗎？唉，誰叫她来这么迟呢！……

“拍塌”，忽然窗外的两个孩子弄倒了一块磚，打断了王玉琳的思考。

“誰呀？”睡在那头的李老师抬起头問。

两个孩子不敢回話，小声咕噥着，互相抱怨。

“誰在窗戶外边?”李老师坐起来，披上衣服。

“眞有人嗎?”王玉琳有点惊慌地也坐起来，披上衣服小声問。

两个孩子又小声咕噥了两句，女孩子就回答:“是我們，李老师。”

“眞是不听話，”李老师一边穿衣服一边說，“告訴你們别来得太早，还是来这么早。張福珍，你和誰来了？来多会了?”

“和范福喜，我們剛来。”“往大門口吧，我去給你們开門。”王玉琳也在默默地穿衣服。昨天她那种激动的心情又燃燒起来了。李老师点着灯，向王玉琳說:“昨天夜里沒睡好吧？孩子們就是这样，他們想到哪里，就非作到哪里不可。”“是呀。”王玉琳感叹地回答着。

李老师出去不多会，就把两个孩子領到屋子里了。灯光下，李老师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孩子的鞋都湿了。“露水那么大，你們站到窗外干什么?”李老师又象責备，又象爱护似地說。

两个孩子互相看了看，兎强笑了笑，張福珍就由口袋里取出了一張紙条:“李老师，秦小芸讓我带給你的。”

李老师在灯旁把紙条展开。王玉琳也湊过去看。紙条上写着：

亲爱的李老师：

听說您要走了，我眞想哭，可是我記着您的話，“女孩子要克服爱哭的习慣”，我把眼紧紧閉住，不叫泪流出来，可是，后来还是流出来了。可是，我沒有哭。

李老师，吃了您給我买的藥，病快好了，只是爸爸不叫我出門。明天清早，我不能去送您。您到那里要給我們写信，要常来看我們。

李老师，有一件事不知能給您說不能，爸爸說，我媽媽沒死的时候，很想給我認个干媽，可是沒有認，媽媽就死了。爸爸想叫我認您当干媽，可是爸老不敢說。老师能当干媽嗎？請您告訴我。　秦小芸

李老师輕輕地把紙条放到桌上，看着那玻璃灯出神。王玉琳默默地翻开一本算草。第一頁是3分，第二頁是4分，第三頁是5分。在那大紅“5”字的四角，算草的主人用水彩顏色画着四朵小紅花，画得那样精巧。

李老师輕輕地把那紙条迭起来，感叹地說：“这孩子太可怜了，从小就沒有了娘。唉，昨天后晌只顧忙，倒忘了再去看看她。”

“是呀，”王玉琳輕輕地合住算草，有点負疚地說，“都怨我来得迟了。”

“李老师，”張福珍眼圈紅紅的，低低地有点羞澀地說，“要是老师能当干媽，我也叫您干媽吧？”

“可以，”李老师摸着張福珍的头，笑了笑，“反正都一样。”又看着王玉琳說：“可是，你們王老师很年輕，倒象你們的大姐姐呢！”

張福珍和范福喜好象很陌生地看着王玉琳。王玉琳免强笑了笑。她知道：孩子們和她还沒有什么感情啊！

“李老师，現在什么时候了？”范福喜問。李老师看了看手表：“四点五十分”。“我們走吧，”張福珍說，“他們还都在等着呢。”“誰？”李老师奇怪地問。“咱們班的同学們。”

“在哪？”“車站。”“我的天，”李老师慌忙由抽屜里拿出梳子，“你們怎么这样傻！全在那里嗎？”

“就是秦小芸沒去，”張福珍說，“我們昨天夜里商量好的，今天您走的时候，請您再給我們講講話。”

李老师一边梳头，一边向王玉琳說：“瞧，他們就是这样。”

王玉琳深情地看了看張福珍和范福喜，沒有說話。她說什么呢？她在师范学校里是个爱說爱笑的姑娘，同学們都管她叫“乐观派”，可是現在……，固然，毕业的时候，老师向她說过，老师

对孩子，应該是：亲切而又严肃，活潑而又庄重，既是严父又是慈母，既是长者又是朋友。当她进这小学校大門的时候，她也曾故意把胸脯挺得稍为高点，把步子迈得稍为大点，把臉放得稍为严肃点。但她却万万沒有想到，她的心現在会被燃得这样热，冰得这样凉，束得这样緊，散得这样乱。

李老师梳完了头，走出去打来盆洗臉水，胡乱擦了擦臉，漱了漱口，說："王老师，我看别惊动大家了，他們起床后，你給他們說一声就是了。唉，对孩子們眞是沒有办法。"

"等等，我也去。"王玉琳說着就拿起洗臉盆去盛水。"你去干什么？"李老师拦住她，"車站离这里挺远的。休息吧，昨天一夜也沒睡好。我在你这么大年紀的时候，整天就光爱睡覚。"

"我一点也不累。"王玉琳勉强笑了笑說。——的确，她沒有感覚到累，尽管她昨天跑了十五里路，夜里又沒有睡好覚。

"累的，"李老师笑着說，"只是你心情太紧張了。我初到学校教書的时候，前几天連飯都不想吃呢。把心放平稳点，越紧張越教不好。"

"是呀，我是有点紧張。""王老师，洗臉吧。"聰明的張福珍已經把洗臉水打来了。王玉琳說了声"謝謝"，就赶忙洗臉。她必須去送李老师，和李老师相处只有半天，就好象相处了几年一样。对于李老师的走，她和孩子們同样感到难过，只是她沒有孩子們那样容易流泪罢了。她甚至覚得，几年来她学的那整本整本的教育理論，只不过是李老师平常說的話作的事而已。特别是昨天下午她听了李老师的那最后一堂課，更使她感到这一点。

李老师纏不过王玉琳，只好写了个紙条留下，大家一齐走了。

他們悄悄地走出了学校。东方剛剛現出魚肚白。凉凉的微风，清新的空气，"唧唧"的虫叫，"喔喔"的鷄啼。

張福珍和范福喜在前面跑着，他們要赶快去向同学們报告。

李老师提着手提包，一边走，一边又向王玉琳交代孩子們的情況。

“……那个孩子主要是家庭对他太嬌生慣养了，”李老师說，“他家里就那么五口人：爸爸、媽媽、两个姐姐和他。在家里要什么就得給他什么，誰也不敢惹他。我們对他，别一下子就要求多么严格，要是他覚得受‘委屈’太多，他就不愿来学了。——孩子終归是孩子啊！至于刘文元，就是我昨天在堂上提問的那个孩子，則恰巧相反，他爸爸做木匠活常不在家，后娘对他一点也不温暖——唉，他后娘也眞够忙的，那么多孩子！——在学校里要多給他温暖，有时間，也多到他家里瞧瞧，对他后娘多安慰安慰。另外，王凤云，就是坐在第二張桌上的那个女孩子，常常脑子疼。眞是，小小孩儿家就脑子疼！注意别讓她用功过度。……还有，听說李保国暑假里在研究个什么捉魚器，我还沒顧着問清楚……”

“嗚！”火車的汽笛。“車到了嗎？”“这是貨車，”李老师說，“这趟車过去就是客車了。”

天亮了，农庄里的鐘声响了。当她們快要到火車站的时候，王玉琳奇怪了：怎么沒有人呢？依她的想法，孩子們一定都会来迎接的，可是却連一个孩子也看不見。

忽然，她看見鉄軌上站着两个孩子，可是忽然，那两个孩子又往回跑了。

她們越过鉄軌，走过了几座小房，啊！原来孩子們都在票房的西边站着。大家排得整整齐齐，鴉雀无声。車站上的人們不知是什么事，都圍过来看。

“拍拍拍！”一陣掌声。李老师激动地走过去。王玉琳也激动地跟过去。

"立正。"范福喜在队前喊。孩子們挺直胸脯站着，眼光集中到李老师身上。王玉琳看了看同学們，咬了咬嘴唇，一轉臉，站到同学們后边了。

"同学們，"李老师站到队前說，"謝謝你們，你們这样来送我，使我很生气，也使我很感动。我現在也沒有别的話給你們講，还是昨天給你們說的，希望你們好好听王老师的話，好好学习，好好作人……"

孩子們都回过头看王玉琳。王玉琳的臉一紅，接着，脑子轟地一声脹大了。李老师下面又講了些什么，她沒听清楚，只听見："……师范毕业……王老师……新教学方法……"后来，当李老师邀請她給同学們講些什么的时候，她才清醒过来。她覺得沒什么好講。她謝絕了。

看来。孩子們也不需要她講什么。孩子們一下子圍住李老师，各人贈送各人心爱的礼物。什么图画啦，花啦，紅枣啦，鷄蛋啦，有的甚至还抱来了一些甜瓜、西瓜、大南瓜。鬧得李老师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进退两难。

"李老师，西瓜不好拿，这紅枣装到口袋里就行。"一个孩子說。"李老师，我把这西瓜打开，你先吃了吧？"另一个孩子說。

王玉琳看着孩子們的那些礼物，心里又有一种說不出的感覺。在城市里，孩子們哪送过这样的礼物啊！他們在附小实习完以后，附小的孩子們送給他們的是一个大鏡框。王玉琳也想送給李老师点什么作个紀念，可是，她送点什么呢？难道能在日記本上簽个字嗎？

"李老师，"忽然票房里跑出一位戴紅袖章的魁梧的青年："票！"

王玉琳知道这是李老师十年前的学生，現在已經是火車站的

副站长了。李老师的行李，就是他昨天用車拉来的。也就是他去拉行李的时候，李老师把他向王玉琳介紹过。

“謝謝你，”李老师說，“車快来了吧？”“再有半个鐘头，”青年說着由口袋里取出发貨单，“再沒行李了吧？”“沒了，”李老师笑着說，“昨天連被子都是盖王老师的。”“李老师，”忽然远处一位中年人喊着跑来，“我以为你已經走了呢。小芸給你的信收到了吧？你要走，也不早給我們說一声。給，这是你的学生給你的禮物，”中年人取出一个鋼笔套子，“是小芸自己打的。唉，小芸吃了你买的那些藥，病快好了，清早她要来，我怕她迎了风……”

“对，先別讓她出来乱跑。”李老师說。接着就介紹：“这是秦小芸的爸爸；这是王老师。”

“好好，”秦小芸的爸爸說，“你們当老师的眞辛苦，整天跟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們打交道。有人說：‘当老师眞好，坐到屋子里，风刮不着，雨洒不着。’依我看啊，还眞不容易哩。小芸剛上学那时节，什么也不懂，光会累人，多亏李老师照应这四五年……李老师，小芸信上說那事……唉，你对她太好了。”

“可以，”李老师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倒很想要这个干閨女。不过，我走了还有王老师，王老师会照顧她的。”小芸的爸爸看了看王玉琳，王玉琳的心又猛一紧。

“叮鈴鈴”，时校长騎着自行車来了。

“李老师，”时校长一下車就說，“同志們都在家抱怨你呢！大家一早起来打算送送你，跑到你屋子里一看，走了。”

“我剛才还說，走的时候也不給我們說一声。”秦小芸的爸爸說。

“問問他們吧，”李老师笑着看了孩子們一眼，“他們四点鐘就都来了。”

“大家托我向你提个要求，”时校长笑了笑，接着說，“到省里研究什么好經驗，可得先告訴我們。”接着又轉向王玉琳，“王老师，昨天夜里沒有睡好覺吧？十二点的时候，我还看見你們点着灯呢。——唉，教育厅催的太紧了，剛开学，他們就一連打了几次长途电話。”

……天大亮了，东方現出一片紅霞。

“当当当当”，檢票的信号响了。

“呀，車快进站了，”李老师看了看手表，“孩子們，这些礼物算我都收下了。我也沒有别的礼物送給你們，我还轉送給你們吧。”

“要拿你也拿不走啊！”时校长笑着說。

王玉琳和时校长送李老师到票房里去。

孩子們有自己的經驗，他們一下子涌到那厚厚的冬青树“墻”外边站着。

当王玉琳走出票房的时候，孩子們正站在“墻”外边向車站里的李老师喊：“李老师，可别忘了我們。”“李老师，給我們写信。”

李老师沒有看見王玉琳，她在向孩子們說：“要記住，听王老师的話。”

“嗚——騰騰吐吐，騰騰吐吐，”車进站了。

当李老师上車的时候，孩子們的声音突然变了：“李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在車上給大家摆了摆手。王玉琳的鼻子突然酸了。

車开了。李老师要走了。

孩子們跟着火車一齐跑着、喊着……

王玉琳也想跟孩子們一起跑，可是跑了几步，腿一酸，站住。她看着火車，看着孩子們……

“王老师，”时校长走了过来，“咱們回去吧。”

王玉琳猛然回过头，輕輕地說："你騎車跑的快，我跟同学們一起走吧。"

"啊！你也是个軟心腸。"时校长笑了。

"什么?!"王玉琳有些奇怪，她摸了摸臉，不好意思地笑了。

"唉，孩子們就是这样啊！"时校长感叹地說，"每逢有老师走的时候，都要哭一場。李老师在我們学校工作时間最长，这一班，她由一年級，一直把他們教到五年級，感情当然会更深些。——怎么样？昨天夜里李老师把情况都給你介紹了吧？李老师的教学經驗是丰富的，也正因为这样，省里才調她去专門研究小学教育問題。……好吧，你等着跟他們一块走吧，先熟悉熟悉他們，熟悉孩子是頂重要的。"

时校长騎着自行車走了。王玉琳还在看着孩子們。

孩子們在远远的地方站着，看着那漸漸远去的火車。

王玉琳看着孩子們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想起了媽媽的話："农村孩子是粗野的。"——多么不公平啊！她抱怨媽媽太爱她，給她做这个，做那个，結果到校迟了。正因为她到校迟，李老师才延誤了到教育厅去的时間。李老师，李老师多么好啊！她想起她怎样向校长要求分配到城市里，她害羞了。她想起她現在已經成了老师，她害怕了。这五十个孩子，这五十顆心，全交給她了，她能教好嗎？如果她辜負了孩子們，那純厚的、天眞的、感情丰富的孩子們？那……

她看了看孩子們，孩子們还在站着，还在看着那远远的一縷縷的青烟。不知怎么，她心底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覚。这感覚是李老师給她的？还是孩子們給她的？是因为感动？还是因为害怕？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这些个的总合吧。不过她剛剛来到这个学校，还沒有开始上課，就想到她将来离开这个学校的时

候会是什么样子，却是奇妙而又奇妙的。她只感到自己現在好象有些脆弱，而以前她是乐观的、要强的。

忽然，她看見一个孩子向大家摆了摆手，好象还說了句什么，孩子們都回过头，朝她看。接着，那个孩子又向大家摆了摆手，孩子們都抬起手，在臉上擦着。

孩子們向她走来了。她也向孩子們走去。

当她走到孩子們面前时，張福珍背过臉，揉了揉眼，向她說：“王老师，我們回去吧。”

她撒开眼光，看了看每个孩子的臉，輕輕說了声：“好。”

他們跨过了鉄軌，走上了大路。农村里的路虽然有些尘土，下了雨也許会有些泥濘，但却也是那样寬广。

紅紅的太阳已放射出万道金光，玉米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显得那样晶瑩。

王玉琳在孩子們当中走着。她看了看一个个孩子的紅紅的臉，心里突然感到万分沉重。她覺得这些孩子不是在跟着她走，而是在她肩上放着。她把步迈得慢而大，重而稳，完全不象个剛滿二十岁的姑娘。是啊，她已不是一位普通的姑娘了，她挑着千斤重担，在生活的道路上走着。忽然，她挺了挺胸脯，向前看了看，喘了口气，把脚步加快了——挑着重担子的人，常常在换肩的时候，挺一挺胸脯，向前看看，喘一口气，把脚步加快的。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七年十月号）

进山

勤耕

一九四七年冬天，我随工作組到了白兆山。当时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把这一带山区开辟出来，作为前沿的后方。

我們的組长姓赵，他是本地人，抗日时期，就在这一带打游击。几天以来，他一直在研究着山里的情况。比方那条冲有几个塆子呀，那个塆子里有我們的老关系呀，甚至連哪儿有个山洞，哪儿有座庙，都想到了。对每条冲，赵組长都根据他自己的記忆，和几天来找老乡談的情况，画了詳細的地图。

山，就是这样。当你摸不清它的底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到处都是陷阱，簡直是寸步难行；可是等你熟悉了它之后，它便成了頂頂保險的地方了。比起我們平原地区的地道来，不知又强了多少倍！

情况研究的差不多了，然后就研究分工。

我分的那个地方叫礤子冲。据組长告訴我，这是一条最大的山冲，有二十多里地长。五师突圍时，冲里曾留下了一个負伤的同志，名叫張嵐。張嵐同志是这冲里人，又是党員，只要找到他，这一带山区的情况，就算摸着底了。

我清理了一下簡单的背包，檢查了一下盒子枪，压上一条嶄新的403子彈，上了頂膛火，張着大机头，关上保險机。一切安排

妥貼，便出发了。

早晨，飄着雪花，远望大山，黑压压，雾沉沉，半山腰里，纏繞着里三层外三层厚厚的烏云，沒边沒沿，沒头沒脑。山对我来說，还是一个謎。我在平原上长大，从小听人家講过許多山里的故事，我多么想到山里玩玩呀！可当我現在进山的时候，心里却紧張极了，說不淸是高兴还是害怕。

走了好半天，忽然听到一陣不平常的"嗚嗚"声，这声音只有在两个地方听到过，一次是过黄河，那湍急的流水声；另一次是碰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无数发动机伴合着鋼鉄的撞击声。抬头望时，原来到了山口了。从冲里流出来的一条小河，到这里漫过一条石墻，順着几丈高的山崖，笔直冲下来，流到山下的一个深不見底的水潭里。

石墻上，水只有脚面深，但水流却那么急，就連那么坚硬的石头，都被它冲刷得象鏡面一样光滑。光滑的石头上，长着一层綠苔，滑极了。从墻上走的人，一不小心，便有落到潭里的危險。可是要进山，就非从墻上走过不可，不然，就只有爬到几百丈高的山岭上去走。常說："宁繞十里远，不涉一步險"，对我来說，爬山虽說累一点，可是危險性要小多了。

我順着迤邐的山岭爬去。岭上，遍地都是金黄色的松叶，走起来又軟又滑，就象走在柔軟的地毯上。这里，到处都是丛生的树林，有孤傲的笔挺的松树，也有枒枒杈杈带刺儿的柏树。栗树的叶子快落光了，在那稀疏的黄叶子中間，有时挂着一两个沒有落净的毛包，就象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小刺猬。你看那木梓树！在那高大光秃的树干上，挂着一簇一簇的白木梓，开头我还当它是干枝梅呢。还有很多树直到現在我还說不出它們的名子。多么富丽的山啊！这里头不知蘊藏着多少宝貝！

那会，我可沒有心情欣賞这山中美景。一个人在这寂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走路，心里总是那么惴惴不安。在周圍，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监視着我！你听，那“吼——吼——”地叫的是什么？那是豹子。它叫得多么怕人！每叫一声，我的心都要抽动一下。哎呀！我看見它了，一只象小牛大小的黑花豹子，坐在对面的山崖上，两眼直盯着我，張着大嘴冲我打呵欠。我倒退了两步，一只扶着枪把的手，不由得打开了保險机，但是，我很快又把它扣上了。听人家說过，不管什么野兽，你只要不惹它，它是不会伤人的。可是你要一开枪，它便会順着枪音扑过来，把你咬死。果然，不大一会，它便站起来，伸了一个懶腰，蹣跚地走了。

我看了看組长自己画的那張地图，知道离我要去的地方还很远，我得快着走。我想到我要找的那个人，他的伤好了嗎？这一年半的光景，他是怎么过的呀？他是否受到了敌人的迫害？离开党这么长的时間，他会不会变了呢？如果找不到他怎么办呢？这一連串的問題，纏繞在我的脑际。

忽然，“嗥”的一声，吓了我一身冷汗。这声音是那么近，抬头看时，就在前面的一棵树杈上，挂着一个黄色的家伙，在那里紧一声慢一声的“嗥嗥”怪叫，等我走到跟前，它才把后腿一彈，象一支离弦的箭，嗖的一声跑了。一会儿，又在另一个地方叫起来。这是山羊子，它生着一对美丽的带杈的角，它常常是这样一踪，把角挂在矮树枝上，孤独地叫着。

在山里，你是經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的。有时你会迎头碰上一群野猪，成群結队的向你走来。有时，突然会从你的脚下飞出一只野鷄，拖着一根美丽的花尾巴，象炮彈一样，唿嘯着飞去。

我深深地愛上这山了，它能給你多么丰富的知識！我想等将

来胜利了，一定要在山里落戶，那时候，我买一支很好的猎枪，在山里打猎。我还想等我回家以后，对那些曾經給我講过山里的故事的人說："你講的那呀，可差的远哩。"

走着走着，眼前忽然一亮，連綿不断的大山，在这里断下来一个山腰。这是一截矮矮的山岭，岭上是一片不高的桐子树，山坡上开出来的小块小块的梯田里，長着綠油油的蚕豆苗儿。这一切告訴我，附近一定有个弯子。

在桐树下的一块大青石上，坐着一位年青的大嫂，她戴着一頂斗笠帽儿，穿一件补了又补的破棉袄，两只赤脚穿双草鞋，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离她不远，一只大水牛，在安閑地嚼着树下的枯草。

"嫂子，張家独屋在那儿？"我停了一会，走过去問道。

"懂不到！"她显然被我这个南腔北調的生人惊住了，两只大眼直瞪瞪的望着我。

"嫂子，我問的張——家——独——屋！"我怕她真的不懂我的話，便一字一字地重复問了一句。这回她似乎明白了一点，便朝着对面山腰里一指，說道："嘮！"我順着她的手指望去，就是在冲对面，在那綠葱葱的竹林中間，隐隐約約露出一点屋角，要不是她指給我，簡直不知道那里还有房子。

"到那里怎么走呢？"我又問道。

她嘰里哇拉地說了半天，用手比划了个大圈子，意思是叫我从山脑上繞过去。我說了声："謝謝！"便順着她指的方向走去。而她却赶着牛，下了山坡。

好容易才找到張家独屋，已經下午了。說独屋，眞是名符其实。就在这半山腰里，砌了两間石头小屋，屋頂上蓋着茅草。門敞开着，我喊了一声："有人嗎？"沒人答腔。我于是慢吞吞地走进

屋子。屋子里空落落地，只有几件簡单的家具：一張矮木桌，两把短脚竹椅。屋角里燒着一个大树兜子，上面挂着一口鼎鍋，鍋里冒着热气，显然剛才还有人坐在这里烤火。

看到这种景象，我頓时有一种冷落的感覺，这眞有点象旧小說里所說的那种修仙了道的生活，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在部队里生活慣了的人，他是怎样渡过这一年多的岁月的啊！

一陣冷风，吹得我打了一个寒噤。抬头开看时，那边还有一个后門，原先虛掩着，被风吹开了。

我走到后門口往外看，只見后山坡上，長着茂密的竹林。好多竹子呀！有几丈高碗口那么粗的，頂細的也有鷄蛋那么粗。山风搖曳着竹林，发出尖哨的嗚嗚声。这时我好象一个人置身在茫茫的大海里，虽然天气那么冷，我身上却滲出了汗珠，好象每根汗毛都竪起来了。

我冲着竹林連着喊了几声，还是沒人理。我心里就象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的，摸不清怎么回事。但是責任迫使我必須在这里找到他，我順着林間小路，一步一停地往竹林深处走了一段。突然，两只粗壮有力的大手，从背后把我拦腰抱住了。跟着，一个粗声粗气的嗓子說道："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无門自来投！么姑，拿繩子来！"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襲击，把我吓的够嗆，我极力想挣脫那双抱住我的手，但那双手却象环腰打了箍似的。我只好說道："你放开！别誤会，我是自己人。"

"哼！自己人，装得倒象！你們那一套鬼板眼，老子領教够了。"

这时，从竹林深处，走出一位年青大嫂，她右手拿根木棍，左手拿根棕繩。一面走一面說道："就是他，剛才向我問路的那家伙。"

“好，先把他捆起来，盘問盘問他，然后出出老子这几年的窩囊气。”

我听着他們的口气，心里慢慢明白了几分，便說：“你們放开我，是四哥叫我来的。”

“四哥？”他的手抽动了一下，但馬上又抱紧了說：“你找誰？”

“我找張嵐。”

他听着我叫出他这个名子，手慢慢地松开来，因为在这一带，是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子的，只有在部队上，才有人知道。这时，他轉到我的对面，两只手顫抖着但是紧紧地抓着我的膀子，激动地問道：“赵瑞来了嗎？”

他問的正是我們組长的名子，我高兴极了，便脱口說道：“来了！他便是我們的組长。”

剛才还是那样一个硬汉子，这时变得象小姑娘一样，两只深陷的眼睛，直盯着我，泪珠子在眼框里直打轉，忽然，一下摟住我的脖子，顫声說道：“你們……可回来了……！”随着那顫声掉落的眼泪，把我的胸前濕了一大片。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三月号）

典型报告

李德复

打去年起，咱乡的合作社就起劲得很，社員們眞是潑着命干，别看咱这个山窩窩，到秋收一結賬，一个劳动力就分了五百多块！我虽是个大老粗，可懂得馬列主义，一看这勁头，就曉得农村一定要来个大跃进。当然，那时咱还不会用"跃进"这个科学字眼，用我的話說，那就是农村要冲一伙子，要来个大变样！果然，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一天，我記得多淸呵），朱副主席講話了，他說："开发山区富源，建設山区，是全民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必須全党动員起来，大家一起动手，把建設山区的工作做好。……"我一看到这里，喜得跳多高，連說："对！对！咱山窩窩要露一手了。"朱副主席講的尽是我心里的話呀。那天晚上，我就召开了全乡的党員干部会議，要大伙学习朱副主席的报告，一学罢，我就要大家摆摆，看咱这山区要如何开发？如何建設？三个臭皮匠，凑个諸葛亮嘛，凑来凑去，咱們認为：在咱这个山冲里还是开发桐油和木耳好，这东西既値錢又能出国，是咱山区里的两个大元宝哩。

沒两天，县委張書記打电話来了，說："小杜，你們山区要大大地跃进，你曉得嗎？"我說："那怎不曉得，咱这支部書記早就动起来了，还召集全乡党員干部学习了朱副主席的报告呢。"他說：

"你准备咋跃进?"我說:"咱們是靠山吃山,还不是紅薯芝麻、桐油木耳,外加上等木炭,在这上头給它翻上几番,这不是大跃进了么?"我听到張書記在电話里笑了起来,我問:"你笑啥?咱这不算跃进么?"他說:"咋不算,只是跃不出圈子。"我听了好不服气,正要駁一家伙,他却要我听他的:"你那山窩里不是有这么个歌么:'刮民党时吃紅薯湯,解放后吃供应粮,什么时候变个样,自有大米卖余粮。'……"我說:"張書記,你唱这个歌是啥意思?"他沒解釋,要我自己想,說想好了过两天到县里开会。"咔嚓"一声就挂上了电話。

我想了一会:捉摸到張書記唱山歌的意思:他是想在咱这山窩窩里插秧种稻谷呀!一想到这里,我在自己的屋里蹦了起来,可脑子里却又跳出了这几个字:"不行!不行!"冷靜一考虑,确实是不行,你看,咱这山上缺水,气候寒冷,山坡陡:上粪滚粪,潑尿流尿。除了山脚下那几戶人家,咱这里的人都不会种水田,这咋能插秧种稻?不过,張書記这个想法可迷住了我,要是在咱山上也长出稻谷来,到秋季,滿山黃金,那多过瘾,那才算大跃进,才是个根本的改变!那两天,我日也想,夜也想,还跑到山脚下痴痴地瞄住我乡里唯一的五亩水田。我就在这五亩水田身上打了主意,想在这五亩水田四周的高地上再改它五亩田,把五亩水田的水引上来,这不是跃进了一伙子么?至于說在全乡大改水田,我是感到不行的,是不实事求是的。

临上县城的那一天,我很得意,我想,从盘古开天到如今,咱乡里一共只有五亩田,而咱們乡現在一家伙就能改五亩,这不是翻了一番,跃了一跃么?我想县委張書記听了,一定会要我做典型报告的。果然,到了县里,我向張書記一汇报,他笑着說:"这也是典型,你就到会上去談一談吧……"我說:"这当然是典

型，各兄弟乡一定要向我学习!”第二天，在报告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我說話是开門見山的，一上去，我就說:“同志們，咱們乡要大跃进了，馬上就要掀起一个改水田的高潮，这高潮有多高呢？要改五亩水田……”我話还沒說完，底下就“轟轟”地大笑起来。不知是誰在大声地說:“改五亩水田有个啥說头，我們乡改一百亩呢……”張書記止住大家的笑声，要我再說下去，可我再沒这个心思，沒到五分鐘，我就下台了，干嗎要大家来笑話我呢？最后，我听了張書記做了总結性的发言，說我的报告也是个典型，不过是一个保守典型！我坐在后面听着真不是味，本来是来做先进典型的，結果倒落到做个落后典型。眞是……

晚上，我睡在床上发悶。張書記亲自找我去談話，我們在县委办公室一直談到大天亮，他想打通我的思想，要咱乡多改几亩水田，我就在打通他的思想，告訴他，咱乡为啥不能改那么多水田，說改五亩还不容易呢，說改五亩决不是保守，是“因地制宜”。我的道理很多，总不下一百个，到鷄叫四遍了，我俩还在互相說服，我看張書記的坚持劲，实在沒有办法，就勉勉强强地加了一亩，說:“那就改六亩吧，这眞是冒到了頂，再不能加了。”張書記也沒办法，說:“好吧，回去先改六亩。还是多与群众商量商量，尤其要找老农，别主观主义。”我嘴里說“行!”可心里說:“我是在山窩窩里土生土长的，能改多少水田，我会不知道?”

第二天，我觉也沒睡，拔腿就赶回家去；一百二十里地，也許是气得慌，急得慌，我連走带跑的，天断黑就到了家。飯沒吃，就下通知：召集社支部書記和社长开会。等他們到来，我就一面端着碗，一面开会。首先我把自己做保守典型的經过摆了一番，后来說自己又勉强跃了一亩水田，准备馬上动工改，問大家是否有意見。我乡的社支書和社长倒沒笑話我，看他們的臉色，还同

情我呢！于是我心里稳了一点，要他們細細划算，看如何改？他們想过来想过去，这盘算那盘算，最后說，充其量只能改四亩半，說我在县里还冒进了，我說："乖乖，你們比我还保守呀，眞不得了！"但他們也象我对張書記那样，摆出了好多理由，老实說，那会儿我稳不住了，一句也沒吭声，就这样沒总結就散了会。这夜，我又沒睡着，狠狠地捶自己的脑袋。我爬起来，打开窗子，望着明晃晃的月亮发愁，我想，我从解放后到現在，从当通訊員到当乡支書，一向是先进的，难道这回改水田要变成个保守分子么？我又想，要是眞的在山区改了大量水田，粮食能自給自足，还能卖余粮，再加上土特产出国，社員該多富裕呵，那就眞要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可是水呢？水呢？何况山又是那么陡！想着想着，我伏在窗头上睡了，一閉上眼，尽梦到水……水……冲得"嘩嘩"地响，梦到滿山遍野长着稻谷……一会又梦到自己在做保守的典型报告，看到人家在"轟轟地笑我，看到張書記皺起那黑黑的眉毛，可是，一醒来，还是一盘明蕩蕩的月亮，还是我那四亩半，再多也不过是六亩……唉！我眞被这个混蛋的六亩卡住了！我望着月亮，看它慢慢地朝西走，我猛然想起咱山窩的西面有个"月亮潭"，这地方平常很少有人去，这陣子我对它細細地研究起来，甚至象知識分子那样咬文嚼字的。我想，"月亮潭"么，末尾是个"潭"么，就一定有水，要不，为什么不叫"月亮山"呢？想到这里，我象找到了宝，跑着去找"紅花社"的社主任，他的社就住在"月亮潭"旁边。

我兴冲冲地把"紅花社"的社主任王开发从床上掀起来，要他陪我上"月亮潭"，他眯起个眼問我是不是发瘋了，我說怎么是发瘋呢，是到"月亮潭"去找水，他說我硬是发瘋，說不光他沒在"月亮潭"見过水，就是他爷爷也沒在"月亮潭"見过水，現在哪里会找

出水来呢？我就把"潭"字的意思解釋給他听，他听了直摆头，打了两个干哈哈❶，但最后还是陪我去了。"月亮潭"很远，又是羊牯子小道，等走到那里，天已大亮；潭是个山洼，干枯枯的，連水影子都沒有。我还是一个劲的找，这扒扒，那摸摸，一上午过去了，滿手摸得毛刺刺地，連解渴的水都沒找到，肚子却餓得"咕咕"地响。王开发一遍又一遍地催我回去，我心里說："这一遭又白費了，还只能改四亩半。"我又憤憤地駡那个給"月亮潭"取名字的人（不知是誰），既然这儿沒水，为什么要叫"月亮潭"呢？干脆叫它个"干瘸洼"好了，害得我好找。

回到乡政府，日已斜西了。沒找到水，心里直冒火，我想起張書記的話，还是找几个老农民問問看，也許他們知道"月亮潭"有水沒水？吃罢飯，我正想挨門去訪訪王老爹、王四爷、杜白胡子这几个老前輩，还沒跨出門坎，想不到王老爹闖进来了，我以为他又和儿子吵架，要我去教訓他儿子的，想不到他急呼呼地問：

"支書，支書，你咋晚跟社主任到'月亮潭'找水么？"

"怎么，那儿有水么？"

"这……我的老爹在世时对我說过，說'月亮潭'以前有水，水还不小呢，說那时就有人想改潭下那片坡地，但沒改成，人心不齐嘛……"

"是眞的么？"我一下跳多高，直拍王老爹的肩。

"也不敢說，打我父亲这一代起，就沒見潭里有水了……唉！要是有水多好，改成水田，就再不要年年花上几百个工下山挑供应粮了。"

---

❶ 干哈哈：假笑、嘲笑的意思。

“一定有水，一定有……現在咱們再去找……”我又高兴又性急。

“光几个人找不行，你要号召咱們‘紅花社’全社的人去找，也許能找到。不过要把話說到前头，若白耽了工，可别怪我。”

“行！行！”我好象已看到水了。

当晚，我在“紅花社”做了动員报告，要大家上“月亮潭”去找水，那就是去找黄金稻呵，从群众的表情来看，大家都愿意干，只有少数几个在翻白眼，擤鼻子，斜着眼睛在嘲笑，可又不敢摆出反对的样儿。我决定第二天大家一起上山去找。这夜，我就住在王开发家里。据說，一开罢动員会，就有几个青年团員和民兵打起火把上“月亮潭”去找了。第二天天剛亮，“月亮潭”差不多要翻了过来，連七十岁的老婆婆也硬起个三寸裹脚，要上山去，怎么說也說不服。是呵，群众多想在山里种出稻来，多想吃自己种出来的大米，这是千万年沒有的事呀！

这样起早貪黑的一共干了四天四夜，把“月亮潭”的杂树杂草都刨光了，可水仍不出来，群众的干勁慢慢在倒退，好多人鼓起双莫可奈何的眼睛望着我，甚至有部分落后的富裕中农还編出歌来譏笑我，什么：“杜書記，沒事做，强迫群众来找水；水沒找到，看你咋搞？”什么：“稻谷甜，稻谷美，只怪咱們生就紅薯嘴，挖穿‘月亮潭’，也莫想喝口水。”我听了，气得很，对大伙說，将来找到水，种出了稻谷，准不給这些人吃，罰他們吃三年紅薯。

直到第七天夜里，王老爹用火把在“月亮潭”西角的山岩下照出了一块約丈把方圓的、湿潤潤的地方，上面长滿了青苔，王老爹說，說不定水就在这山岩下；于是，我命令全社的人都到这儿来挖，把岩石块統統掀开，到半夜四更时辰，当我們把一块最大的、根最深的岩石掀开时，“嘩啦啦”地便冲出了一股泉水……清

甜的泉水呵，那一陣子，简直把人喜煞了，有的人就象电影里照的那样，都抱着跳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差点把“月亮潭”震垮了，哎！那股水多爱人喲，眞是比自己的老婆还迷人……。还用說，第二天，咱們就修渠道，要把潭下的那二百亩包谷地統統改成水田。

回到乡政府，沒两天，就接到县委通知，要我到县委去开“大跃进經驗交流会”，我想，这回咱可有本錢了，再不是五亩水田了，而是两百亩，翻了个几十倍，这还不凶，不跃进？我要乡长把材料整好，甜甜地睡了一覚，第二日雄赳赳地赶到县城。

到县委見了張書記，我故意把那股喜劲隐在心里，可張書記一見面就看出来了，問我：

“这回該不是改五亩了吧？”

“当然不是，”我停了停，故意慢吞吞地說：“我想現在不向你汇报，到会上談行不行？”

“嘿！想到会上去吓我一家伙，行，我就到会上听你的吧。”

那天晚上，我住在县委招待所，睡到我旁边的是邻区“火花乡”的乡支書，他乡一向是猪尾巴，老落后，張書記过去不知批評了多少回，这会儿大跃进，不知他們搞得咋样了？到睡时，他問我：“小杜，你們乡这次改几多亩？”我驕傲的伸出两个指头，輕輕一笑。只見他把舌头一伸，說：“乖乖，眞了不起，你們山区改两千亩么？眞是模范乡，名不虛傳！你看，我乡虽然有一半平地，可目前只能改一千五百亩，这回又得向你們学习了。”

我听到这話，眞是哑子吃黄連，說不出話来，他还以为我跃两千亩呢！可是我們只跃两百亩呀，比起他一千五百亩还差得远得远……我无心回答他，从家里带来的喜劲完全被这桶冷水冲走了，我那二百亩还不跟上次的五亩一样。唉！我还想再上台去說

几句呢，幸亏碰到"火花乡"的支部書記，要不，这次又要做保守典型了。我睡到床上想，这跃进可眞熊，眞是坐着噴气式飞机跑；我們乡也在跑，可是用的是两条腿，跑的再快也赶不上飞机呵，你看，如今"火花乡"都跑到我这个"模范"乡前面去了。咱还算跃进什么呢？

"火花乡"的乡支書还在嘰嘰呱呱地跟我說什么，說我明天一定要做先进的典型报告罗，說在山区能改二千亩水田眞不簡单罗，說他回去一定要派人上山来学习罗……我越听越听不下去，用被蒙着头，不知咋搞的，眼里竟冒出两行眼泪来，我过去当通訊員的那股急脾气又冒出来了，可我現在是乡的支部書記，急不得，全乡的人都望着乡支部呢。

第二天开大会，我坐在老后头，听人家在台上談跃进：一开口，他們都是改二千亩、三千亩水田的，多的一个乡还改五千亩、六千亩，甚至七、八千亩的，报几百亩的簡直沒有。張書記在台上向我使了几个眼色，要我上台去，可我哪敢上去，赶紧写了个条給張書記，說自己要考虑考虑，不想发言了。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尽是二千亩、三千亩……七千、八千亩……多煩人呵。

那天中午，县委慰劳我們，杀了一头猪，每人可以吃四两大块蒸肉，可我一块也吃不下，誰叫我只是二百亩呢？

晚上，大会散了，我一人坐在招待所里，干着急，沒多会，張書記来了。呵，前头忘記介紹了，張書記是我的老首长，过去他当区委書記时，我是他的通訊員，現在他是咱县的县委書記，我是咱乡的乡支書了。他最了解我的心事，我啥时要高兴，或鬧情緒，他都捉摸得出。他这时来，准是知道我心里着急，給我打气的吧？嗨！不是的，想不到在这时候他还約我去听文化館的大鼓書，我說："我懶得去，沒心思听。"他說："小杜，还是去听听吧，

今天唱的不是'武松打虎'，也不是'林冲夜奔'，是新編的苏联大鼓呀。"

"啥苏联大鼓?"我确实是头一回听到，大鼓調也能唱苏联故事么?

好歹我还是跟着張書記去了。文化館的院子里坐滿了人，县里好几个首长都来了，看情况这場大鼓还滿翹呢。开始文化館那个年紀輕輕的女干部上台介紹了一番，說今天唱的鼓書是苏联故事，是改編什么卡达耶夫著的"时間呀，前进!"，还是为了配合咱們現在的大跃进的。起先，咱不管是苏联故事也好，是中国故事也好，反正我的五亩还是五亩、两百亩还是两百亩，也帮不了我的忙，我就心猿意馬的，人在說書場，心早就溜了。可那說書的眞有板眼，說着唱着，咦！眞怪，就把我的魂儿給抓住了，我被这故事捆上了，醉迷迷地望着說書人，任那說書人的两片嘴子摆布……这故事眞过瘾，說的那些事眞能打动人，那个易世……琴科眞英雄呵，可他們剛剛創造的新記录馬上被打破了，眞是"时間呀，前进!"我想起自己乡剛剛改了二百亩水田，以为是个新記录，不是沒上場就給人家打破了么?

大鼓一說完，張書記就拍拍我的肩膀，問:"怎么样?沒白来吧?"

"沒白来，我如今急着要回去!"

"对!快回去，快发动群众赶，我們的跃进是一个赶一个的，誰跑到前头現在还不知道呢!"

这时，我才慢慢地向他汇报了"月亮潭"旱改水的事，又向他提出保証：我要向那个苏联的易世琴科学习，說咱乡决不至于只改二百亩水田。他笑着問我:"那能在現有的基础上翻上几番?"我紅了臉，不敢回答，心中确还沒有很大的把握，但我終于鼓起勇

气說：

"再翻它一番、两番吧？"張書記見我回答得勉强，沉默了一陣說：

"要眞正向易世琴科学习，那就是先要敢想，然后就要敢作！你說对不对？"

我說："对！"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讓山区的大米能自給自足呢？这是个起碼的跃进呀！"

"这……那得要八千亩水田呵，咱想是想过……"

"好，只要想过那就行！现在只剩下'做'的問題了，你明天赶早回去吧！"

从这时起，我的脑子才算眞正地跃了一步，就是再想到要山区改它个七、八千亩水田，也不会吃惊了，虽然这种想法象不那么稳当（以前誰又敢想"月亮潭"下能改两百亩水田？），但一想到这里，不仅不会伸舌头，还能拍着心口說："总有一天能办到！"

我带着这顆信心回到家里，沒落乡政府的屋，就跑到"紅花社"去，社里除了几个老奶奶带娃子外，差不多都到"月亮潭"修渠去了。一到"月亮潭"，那才叫热鬧，山歌"鳴拉鳴拉"地一个接着一个；社員看到泉水，就象看到了稻谷，喝口清凉的泉水，就象喝了噴香的米酒。那劲头眞是大。我到县里沒几天，渠就修到了半山腰，水田也改了三四成。咱們沒請那个水利工程师，可水眞听群众的話，要它流到哪，它就流到哪。是呵，人民就是最偉大、最有办法的工程师，群众用竹筒、瓦片制的水平仪，那家伙和水利局花几百块买的德国貨一样准，我看这是很合科学的。咱們还准备寄一副給省里呢！

以前我是打山脚下那五亩水田的主意，这回，我就打"月亮

潭”的主意了。我召开了“紅花社”的老农会、干部会、青年会……要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高得很，一提就提了好几百条建議，有的建議再到“月亮潭”去找泉眼；有的建議如何省水、省人力；有的建議如何因地改田：陡坡改梯田，洼地改饅头田……有的建議如何用竹筒架空中自来水管，把水带过山岭，可以多改几亩山地……我日夜和社干研究这些建議，一項項地試驗、执行，不到半个月，又在“月亮潭”找出两口水泉，加之用水合理（我們眞把一滴水当成一滴血），估計有把握改二千亩水田，差不多把“紅花社”的山地改了三分之二，你看凶不凶？我人虽瘦了，可那个欢喜劲，簡直……唉！說不上来！

我打电話給張書記，把这个消息告訴他，当然罗，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但他很奇怪地問我：“你那乡难道只有一个‘月亮潭’么？”我說：“从古到今眞的只有一个‘月亮潭’，哪有多的，咱既不会扯白，也不会創一个出来。”他說：“倒不是要你扯白，却眞要你們創一个新的‘月亮潭’来。”我問：“咋創？‘月亮潭’是天生成的呀！”他說：“能創，就是不要老呆在‘紅花社’，不要在原地打轉，你那乡寬得很，山也多得很呀。”

咱們的張書記眞是咱們的張書記，他沒哪回沒点中我的，經他这一点，我就象魚儿得了水那么欢。是呀，咱为啥沒早点想到呢？为什么只迷住了这个老“月亮潭”呢？难道别的山就沒有“月亮潭”了？别的山就沒有泉眼了？何况咱这里是青山連青山，既然在一个青山里找到了綠水，难道别的青山就找不到綠水？前年在地委党校学习，教員告訴我“事物是联系的”，咱学到这理論，可沒用上，幸亏張書記給我点出来了，否則……嘿……張書記眞是个好領导。

打这日子起，我背起个被包圍着全乡轉，从这社到那社，从

这山到那山。由于“月亮潭”出了水，全乡都在热烘烘地談水利，我一到那里，那里的人就把我圍起来，以为我来了，就是水来了。社干也告訴我，現在大家的勁头足得很，都把“月亮潭”当作一面大旗，早就在自己周圍的山窩里找起水来，目前就是迫切需要乡支部的領导，来个統一規划。对呀！你看，群众要大跃进，难道我这个做領导的还不敢領导，那才是眞正的保守呢。群众推动了我，反过来我也推动了群众，在咱乡那陣子眞形成了“人人找泉水，社社修水利”。一談起水，就象看見了黃金稻。这日子眞火紅呵，群众遍山遍山地找泉孔，王二爹做各社找水的工程师，他眞是咱乡的水利諸葛亮，他說那里有水，一挖，哪怕开始不出，鬧别扭，狠挖深些，嗨，泉眼就出来了。沒一个月，各个社都在自己附近山窩里找到了泉眼，連“月亮潭”一起，一共找到了九个，那几个新泉，群众管它叫“跃进泉”、“幸福泉”、“北京泉”……都是咱們自己創造的新“月亮潭”呀，就連咱这儿最高的岭“摩天岭”也找到一眼泉，群众为这还編了一个歌：“摩天岭，岭通天，千万年来沒水田，共产党来了大跃进，一月改成一百三！”你說过勁不过勁，根据这九个泉眼，咱們稳打稳的可以改上一万五千亩水田，現在咱們已改了五千亩了；就是过元旦，过春节，群众也不愿休息，哪怕我支書再下命令，那也不中，那热情呀，就象那“幸福泉”的噴口，止也止不住呵……你問咱今后还能改多少？那可要問問群众，数字是他們規定的，說改个三万、两万亩的，也許是保守，你曉得咱山上有多少“幸福泉”？何况山上的人都是“响当当、呱呱叫”的。

如今，咱山里越来越美，以前山上的人都想下山安家，說山窩窩是穷窩窩，現在就是用八人大轎也抬不下了；山下的姑娘如今也想嫁到山里来了，这是哪一年也沒有过的事。你听群众唱

的:“九条銀泉全乡轉，賽似金龙戏玉帘，青山綠水风光好，一万五千亩坡地成良田，吃水不叫人来担，处处接上自来管，这样的日子呀，賽似做神仙。”要有照象那玩意儿，眞要照几張送給城里人看看。

前个把星期，張書記打电話来，要我上县城开会，又是經驗交流会。这回咱沒要求发言，可張書記偏把我安排上了，还是第一位。

我輕輕松松的走上台，这是胸有成竹嘛！开始就說:“咱山里起头跃进多少水田呢？五亩……”底下又是一片笑声，这回我不慌了，我說:“伙計，莫笑！听听咱現在跃多少？一万五千亩……”笑的人的嘴巴都閉不上了，有的还伸了伸舌头，沉默了分把鐘，就是一陣热烈的鼓掌，我看，总鼓了半餐飯的时間，于是我才总結一句:“要不怎么叫做大跃进？”底下的人就善意地笑了。我快快活活地做了两个鐘头的报告，安安稳稳地走下台来。会后，張書記又做了总結性的发言，他說我前两个月在那里做了保守典型的报告，而現在做了先进典型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不光是水田跃进了，連人也跃进了。是的，他說得对得很……想起我开头只想搞五亩水田，那确实会笑死人，日子呀，咋变得这美呢！？

回想起前两个月，可眞有意思，保守！保守！搞的我抬不起头！如今咱这儿說到“保守”就用“五亩”来代替，譬如說:“你这个人的思想还是‘五亩’呀！”“你們的小麦指标还是‘五亩’呀！”讀者同志們，你們呢？如今是“五亩”还是一万五千亩？我也想听听。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四月号）

姊 妹 情

谢 璞

半月春风，草綠了，桃花打苞了。

門前一畦豌豆綠的发黑，透明的藤管子里，能看到有清水在流动着。它們那細細的藤須在牵連着，一分一分的伸长着。

鳥儿的翅膀充滿了活力。它們要喝飽了活动的泉水，撒开了那被冬风箍紧的羽毛，浸沉到綠的海洋——春日田野里唱歌去了。

蓼河边那枇杷树上有一对温情的斑鳩：雄的，眼圈儿紅得多了，头上的冠毛被梳理得别致些了；雌的尾巴毛也换上几匹新鮮一点的了……

春来了，春来了，春色一天天濃了。

姑娘的心思多了。

这一对姊妹不能安静了。

姐姐一十九岁，妹妹十六岁。姐姐的辮子有一把粗了，拖得长长的，又柔和又烏亮发光；妹妹盘結在鬢边的两个花角蒂，也是烏黑烏黑的。她們穿一样的綠底大荷花袄，白底藍花格子褲。姊妹俩都很漂亮，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脸，她們丰滿的臉面上都有一对半圈儿形的酒渦。她們的睫毛都很长，遮护着一对黑閃閃的眼睛。但是它們的色彩略有不同；姐姐的，如象两潭春水，似乎藏着一种她还不大能理解的柔情。妹妹的却是坦率的、充滿着稚

气。妹妹好象是个捉不住的蹦蹦跳跳的小鹿。村里一些个老人曾当着姊妹俩的面开玩笑說:"……古时候，有兄妹二人很相象。妹被父母許嫁了个凭財势吃飯的二流子花花公子。哥哥从京城赶考回来，見妹妹哭，不肯嫁出去。哥哥便藏住了妹，扮成个妹妹模样，爹娘都分辨不出来。用花轎送到花花公子家，哥哥把花花公子的鼻子揍了几下子，揍得扁扁的，……你們是不是也有一个，将来要把人家的鼻子揍得扁扁的?"妹妹听了双手輕輕一合，哈哈大笑，笑的站不起，話不成句的，重复着說:"哈哈，有意思，揍得扁扁的……"姐姐呢，紅了臉，羞答答地說:"看你，尽笑話人家……"又用手背捂着嘴巴，輕輕的笑了起来。

姊妹俩的感情特别好，照妹妹的話說，她"是姐姐的保駕臣"。去年年关一个夜晚，俱乐部排一出花鼓戏。俱乐部剧团团长派她姐姐扮演剧中女主角。姐姐紅了臉，很高兴，但她不好意思立刻站起来說个"我同意"，她怕人家看穿了，因为她所爱的幼松，也在剧中扮了一个角色，而且正和她扮成一对夫妇。她高兴，可又怕人家不三不四的叫着"小两口";其实她又希望有人叫一句"小两口"……妹妹見姐姐紅了臉，想必姐姐是不高兴扮演，她这"不好欺侮"的，象从拉紧的弦上射出的一支利箭，站了起来，瞪着眼对团长說:

"团长，你是用职权，欺侮人不成?"

团长吓的睜圓了眼，敲着剧本說:

"池妹，你这是說什么?你——你开玩笑?我——"团长气的脖子有小提桶般粗。

"我有发言权，团长先生别打岔。"她一心要"保护"姐姐，很生气。接着說:

"鳴放你，应該記下来，好好整改，为什么阻止人家的鳴放呢?

……我問你，我姐姐去年七月，同幼松鬧了点意見，直到現在，还沒有多講話。你身为团长，知不知道？說呀！”她盯着团长。

“知道。你要怎样？”团长也憤憤地盯着她。

“那就对啦！旣然两个有意見，你故意把他們扮演一对要好的人，那不是牵攏水牯相斗嗎？……”

团长逼的沒法，一气之下，只得当众宣布：

“好吧，好一个温和的池妹，我立即整改。”他带报复性地提高嗓子，“我正式宣布，取消桂妹扮演女主角的决定”。

姐姐当然很不高兴；回家去的时候，妹妹又安慰姐姐：

“姐姐，别生气了，人家捉弄你，我給你报仇了。你沒看見我把团长批評的好狠？”見姐姐还是不高兴，她又說一句：

“哼，了得，誰跟幼松那黑泥鰍，扮个什么小两口！”

姐姐一听“黑泥鰍”这称呼，連忙反轉身子，要去捂住妹妹的嘴巴，可她又不敢如此大胆，迟疑了一会，改口道：“好池妹，姐姐領情了，明年摘个藜刺果果謝你吧。”

見姐姐領情了，妹妹又天眞地笑了。

其实这一晚，姐姐心里怪不自在：她一路想着，要是妹妹不說那些沒礼的話，能跟幼松扮一对，那滋味又是多么好呀！可这傻妹子，还当着我的面說着“黑泥鰍”，眞气人！

幼松是社里团支書，是个好青年：身体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从不落后，不怕吃苦，一身晒的黑紅。姊妹俩和他在一个团小組。桂妹和幼松彼此間很了解。过去都是大大方方在一起說笑或做事。可是自从幼松从心底下爱上了桂妹之后，見面时，就有点点面生似的，不知怎的，說話也拘束起来了。桂妹呢，并沒有发覚他这一点，她对他乐乐和和的，商量什么事，第一句称呼便是：

“幼松哥，我說……”远一点招呼时，便是:“喂！幼松哥你来呀！”

可后来被一个洗衣棒槌，給打破了。

那是六月天一个黄昏时候。天热的很。姊妹俩在蓼河边洗衣裳。洗了一陣，妹妹倡議:“姐姐，你瞧瞧，好多的毛毛魚，来咬我們的衣衫了，来吧，捞几个給花猫拌飯吃。”

姊妹俩一双脚浸在河水里，拉开了一件衣衫当作网，悄悄的，把一个筷子头般大小的魚捞进“网”里来了。每当捞到一个毛毛魚，姊妹俩便高声大叫，象平日見到那些快活的姑娘們互相在腋下格痒痒一般，爭吵着去捉“网”里的毛毛魚，扑打得水淋淋的。捉完了，姊妹俩上了碼头；这时候妹妹失惊地喊着:

“姐姐呀，不得了，棒槌被水冲走了！唉呀呀，拿什么来洗衣呢？”她气的把手里一个毛毛魚，用雪白的牙齿狠命一咬，咬去了一个火紅色的尾巴，頑皮地說:

“必須先处罰你，若不是你，洗衣的棒槌丢不了！”

棒槌是丢了，姐姐也沒法。可是，衣服还得洗，她們只好用拳头来代替棒槌了，在河边捶的沙布沙布的响。

晚上，天空嵌滿了銀星，陣陣清风吹来，凉快极了。姊妹俩捧来个大花面盆，舀了滿滿一盆水，妹妹帮助姐姐梳洗細黑的辮子。辮子拆开了，才澆上清水的一刹那，突然一个不大不小、二尺多长的木棒从墻外打下来了。先打在桂妹头上，又滚进了面盆，給池妹濺得一臉的水。姊妹俩吃惊不小，池妹抓了那个該死的木棒子冲出門去，叫喊着“捉住，捉住！”她准备把这个恶作剧的人抓住，狠狠的要打他个半死。可追不住，只見远处有个黑影在跑，她使劲把木棒摔过去。管它打着沒有，她又高高兴兴回屋里来了。姊妹俩又繼續議論着、梳洗着……

誰知道糟糕的“木棒子”事件，到此并沒有結束。第二天村里許多青年小伙子造謠了，一傳十十傳百。

“不坏不坏，团支書带头跟桂妹子恋爱了!”

“唉呀我的老先生老糊涂，他俩不曉得恋了多少个年头了!”

“是呀，我們早就相出他們蜜偷糖了!”

姊妹俩气的一身发抖，两个一把猛抓住一个叫“燥豆子”的毛躁鬼，吼道:“你这坏蛋，平空造謠，怕不怕烂嘴巴?”

毛躁鬼“燥豆子”吓的混身出冷汗，沒有胆量敢正視这对姊妹。这时候一个叫“牛胖子”的，却神气十足，背着手，慢声漫气說:

“請問，团支書太太——”

啪喳！不好欺侮的池妹給这位“牛胖子”打了一竹管子，憤憤地說:

“你这烂嘴巴的牛胖子，誰是太太?”

“牛胖子”摸摸头仍不認輸地說:

“不要生气，我有凭有証。”說罢他把背着的那只手握着的一个很漂亮的椆木料做的洗衣棒槌，伸到姊妹俩面前。这“牛胖子”指着槌把把上，逼視着姊妹俩，輕声問道:“上面刻的是什么？請你們念一念?”

姊妹俩見槌把把上刻着的是:“贈給桂妹·松”。

这明显是幼松搗鬼了！受了点伤的“牛胖子”忽然大笑了起来，深深向桂妹一鞠躬，故意做作地說:

“很对不起，冒犯了你——”見姊妹俩臉色很严肃，便把到嘴边的“太太”两个字咽回肚里去了。

姊妹俩气不过，四处找那吵事的幼松，沒找着，原来他吓到深山里借砍柴而实际上是避难去了。

桂妹为这事哭了一通，池妹說:

“哭什么！我有办法对付那‘黑泥鳅’的。”果然，言后有行，她四处建議要罢免幼松的团支書职务，可就是沒有一个人同意，姐姐也不同意。說：

“算了罢，少数要服从多数。”

就这样，幼松有半个多月，不敢見姊妹俩的面。

幼松原在河边做工，清清楚楚听到姊妹俩丢了棒槌，回来后，就馬上把一截好椆料削成个好棒槌，可又不便面送，一时想的不周到，便在把把上刻了那么几个字，趁着夜里丢过土墙。誰曉得这番好心，反招来这么多麻煩。从这时起，他再不敢同桂妹說話了。遇到一些事情，就常常同池妹說，托池妹去轉告。比如“池妹同志，告訴你姐姐，今晚开支部大会”。“池妹同志，今晚有事，只要是青年突击队的，一律要来”。池妹虽每次都如实同姐姐說了，但这毕竟是件麻煩事，后悔他的卤莽行动了。

桂妹呢，从那一天起，第一次明显注意到有一个青年在爱她了；这棒槌扰乱了她平静的心田。从那时候起，她就象一个种瓜人，注意着瓜籽儿怎样冒芽生叶那样，把一顆心思全用在爱他的那个“黑泥鳅”身上了。

去冬开展生产大跃进以来，社里有九十六个青年男女組織了一个“紅星青年突击队”，在社里突击积肥冬修。大家选幼松担任突击队长(应該声明：池妹并沒有举手)。

一天，下着盖天盖地的大雪。地面上冰勾勾有二三寸厚，青年突击队大清早带头去破冰积肥。动身前三十多个女队員大反了一下幼松的“保守”思想，因为他不批准女队員去洴泥塘挑塘泥。三十多个女队員拥上去把他批評得好狠。

“我問你，你身为支書，为什么还不知道男女平等？”

“我問你，突击队員，是干什么的？”

"是該烤火嗎?該睡懶覚嗎?"

"把这位封建支部書記用漫画画起来!"

桂妹見队員們你一句，我一句，越来越厉害了，心一急，也顧不得别人說閑話了，忙打断了說：

"說这些事有什么用?别耽擱时間了，挑着畚箕走吧。"誰知这句話起了很大作用，队长的圍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們九十六个人，队长在前头走着，一路滔滔向泱泥塘进軍。桂妹見先跳下塘的是幼松，他半截身子沉在黑泥浆里;干了一陣，把棉衣也脫了。桂妹見一块冰棱画破了他的大腿了，可他还沒覚得，鮮血直往外流。桂妹着急了，想用手帕去給包扎，但又怪不好意思，便大喊一声：

"同志們,我們要注意安全!"

这警告却使"牛胖子"注意到了队长的腿,他很快就給扎好了。爱打趣的"牛胖子"还眯笑眯笑向桂妹道一声謝。桂妹紅着臉心里想：

"是你'牛胖子'扎的,关我什么事!"

年关前，社管会提出了水利任务，必須过年前完成。突击队不分昼夜带头干，带动了全社，不到年二十八，就全部完工了。这些日子里，男社員还在工地搭了个草棚，在工地睡覚。桂妹見幼松瘦了不少，很心疼。一天她把妹妹叫过来，递一个大紙包給她，并恳求地說：

"好妹妹，你把这一包腊菜送給——"为了迁就妹妹恨着幼松的高傲性子，便說,"送給'黑泥鰍'吃吧。"

池妹吃了一惊，退半步，質問道：

"唉呀！送給黑泥鰍?!"

桂妹見妹妹不懂事，便說：

“不是的，我說錯了，是送給黑泥鰍他媽媽吃！他媽媽跟我們的媽媽，是要好的老姊妹……”

池妹見說的在理，便去了。

幼松的家就在她們屋子背后二丈地远。地基比她們的要高一些。两座屋子間有一株桃树，这株桃树有十八九年的年龄了，是幼松家的。桃树旁有一間猪栏。池妹听爹說过：桃树下有一口井，十八九年前，幼松他爹爹，在那里挖紅薯窖，挖了丈多深，鋤头便碰着了生根石，再攪挖了一陣，底下便噴出一支很大的水出来。可就在这个晚上，村里一个地主死了个崽，于是便闖了包天大禍了。那地主要幼松他爹出錢燒埋，說是他动錯了土，惹怒了地皮龙神，降罪降死了他的儿子。还强迫他用一口大荷叶鍋踏塞死那口“怪井”。幼松他爹在上面栽了一顆桃树，他希望子孙有一日能把它挖出来。可老头沒到解放，就累死了。解放后，村里有人几次提出来要挖这口井，但幼松他娘死也不答应：

“誰敢动一鋤，我把四两老命交給他。我只有一个独生子，惹怒了龙神，誰敢包圓？……我的桃树一年还要結三蘿沙糖桃，值的錢够吃几个月……”

池妹走过了桃树，正要向幼松家走，見幼松坐在門口扒飯，她便折轉了身子走回来了。桂妹問她为什么不給送去，她說：“幼松在家里；等他走了，我再去送。”

幼松走了，池妹又去了。她对幼松的媽媽說：

“姨母，媽媽和姐姐叫我送給你老人家一个人吃的，姐姐說过，你不能給幼松吃，他們俩有意見！”

好在幼松的娘耳朵有点聾，幷沒听清。

几天前，幼松的媽媽到河边去洗衣，桂妹見了，有意挑一担水桶到河边去。

到了蓼河边，她放下水桶，亲切地說：

“姨母，我給你来洗吧。”

她捋卷起衣袖滔着清水洗着、攞着、双手擦磨着，她認出了这是幼松的汗衫，她的手掌心忽的热了。

幼松娘說：

“桂妹子，儿大不从娘了，我八字丑，你那表妹要不死了，我不就有个帮手了？唉！命丑咧，儿子是靠不住的。人家那里曉得我的苦楚！我几次托人到別的地方給說个媳妇来，可宝貝儿子总是不准，好象活活要累断我的背脊骨，咽了我这口气，他才放手……”

桂妹回答說：

“不要紧，姨母有什么为难处，我可以来帮帮你老人家。”

“唉呀！命丑咧。”看样子老人家根本沒听見桂妹說了些什么。“我眞要拜他的天了，你看他瘦的；”說着說着，娘伤心的流眼泪了。“要是有伤寒毛病上了身，叫我靠哪一个?！”她扯着袖子抹着眼泪。

“不会的，他身子結实呢，若不是独子，去年还可以驗个甲等身体，当义务兵去。”桂妹一边扭衣衫一边說。

“嗯，指望老天爷有眼睛，”老人家不間断的說下去，好象根本不想叫人听她的。“保佑松宝儿一养成人，把心思收攏，早早成个家……”

桂妹大胆試探地問道：

“姨母，他，定表嫂了沒有？”

老人家笑了，滿臉的皺紋动彈起来，笑眯眯地說：

“燥豆子那伢子，告訴我——”

桂妹停止扭衣衫，急問：

“他告訴你什么？”

老人笑着說：“說松伢子与一个姑娘，要对象了。”

“姑娘叫什么名字？”

“忘記了。”

“哪里人？”

“嗯——沒有問，誰知他們是怎么对象的。唉呀，要对个好的媳妇倒是祖宗有德，要对象錯了——”

“那姑娘，你見过沒有？”桂妹急的打断了她的話說。

“什么，你是問見过那姑娘嗎？”

“嗯，就是。”

老人家搖搖头，叹叹气說：“就是老娘沒看过一眼，我才放心不下。”

桂妹也放心不下了，心里乱的象沒理好的厤絲。她挽了担河水回去了。

她想了好几天，却怎样也沒有办法打听出幼松找到了一个什样的对象。她情緒有点紧張了，象要失去什么似的。今天上午她鼓起勇气要去問幼松，可幼松見到她近来了，又甚罪借别的事逃开了。她很伤心。她越想越覺得不能失去这个“黑泥鰍”。她責备自己，为什么过去不主动的去向幼松表明，这时候，也許来不及了。

夜了，七姊妹星显現了。一弯新月如一只浮在平靜的湖面的小金船。春风吹过来，带着清新的野花香味；苦艾也冒芽了，春风里还夹杂着一点儿苦鮮味。

桂妹头有点儿燒，很不舒服，她睡在床上。

幼松在路上碰到池妹，他說：

“你們家里如果有共青团員，就来社委办公室开会。’

“喝，你还不知我們姊妹俩是共青团員？”

池妹这一次，沒去通知她姐姐，好讓姐姐多休息一会。

桂妹在床上思索着，猜想着，但越来越头痛了。她坐起来，对鏡子笑着說：

“为什么这样傻，不可以通信嗎？”

于是她鋪开了雪白的信箋，給幼松写信，再三声明她是怎样的爱着他的。一口气写下去，写到一半时，妹妹从外边回来了，她忽然生气地，把信一揉燒掉了，然后才去开門。

“池妹，上哪里去了？”

“开团員大会。”

“为什么不叫我去？”

“你有病呀！”

“我有什么病？”

“天知道？”

桂妹臉紅了。

池妹喝了一碗茶，清了清喉嚨，便向姐姐汇报：

“……我們县要搞水稻千斤县，我們社管会明晚要大家辯論生产指标。原是九百斤的指标，每亩下三百担肥料，現在看来，是落后了。我們要搞一千五百斤的先进社，每亩要下一千担肥料，要把每亩的土壤加高几寸，要革自然的命。团支部大会上是討論：团員要怎样对待大跃进？

“……我們突击队分成两个队，支部要你担任除四害的主任委員……我当面拒絕了，我說：我姐姐做工当个男人，为什么不讓她担任积肥的……可大家道理很多，左說服右打通，硬要我代替接受了……”

桂妹把心思全忘掉了，生气道：

“今晚上你应該通知我去开会的。我們共青团員应該有革命干勁……”

于是两姊妹便在灯下研究着如何样开展除四害的突击运动，一直熬到了大半夜。

池妹先睡，桂妹坐了很久才上床。

姊妹俩睡熟了，睡得甜甜的，做着两种不同的梦。妹妹还在梦里笑哩，她嘴角浮起了笑容。春风从紗窗上吹过来，温柔地吹拂着姊妹俩的臉蛋儿……

鷄叫二遍的时候，桂妹先醒来了。

但听到一种特殊的声音：噴噴洛洛地好象睡在桥上一般，床底下好象有水在响着。

她側起身用手电一照，失声叫起来了。

她們的鞋子在水面上蕩动着。床底下的瓶瓶罐罐都浮起来了。急的她往下一跳，水快浸到她的膝盖了。她大喊了起来，一边去慌慌張張的搖醒池妹。池妹双脚跳下，朦朦糊糊，打了个大冷顫，都不曉得出什么事了，一时灯也点不着。姊妹俩叫着：

“爸爸呀！你快来呀，有人欺侮我們！”

爹娘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披起衣服端着灯就奔了过来；見女儿哭哭啼啼，滿屋子是水，頓时气的跳起来，差点沒把瓦都冲烂了。

“什么样的鬼崽子，在欺侮我家的姑娘！”說罢忙把房子里另一扇門打开了，水很快就往外流走了。

爹娘跟踪着水路，发現是从那株有十八九年年龄的桃子树下冒出来的。幼松和“牛胖子”几个青年还在那里手舞足蹈。桂妹同爹娘板着臉走过去，打算狠狠的給他們点厉害。一看，原是他們砍倒了桃花树，拆开了桃树旁猪栏，赶出了母猪和猪崽崽，把那

口大井挖出来了。

頓时，爹娘都沒意見了，桂妹也沒意見了……

幼松向爹娘賠罪道：

“对不起，我們沒有事先考慮，先开好圳水再挖井，把您家淹成个大海了……”

爹笑着把幼松的光头敲了一下，說道：

“有功有功，我还要奖你八百个銅板。为什么这时候干？你老母亲同意了？”

幼松說：“沒有，先斬后奏，方便些；这口水井'它实在不能再听老娘的話了！队长，'它也要投进大跃进高潮了，'它可以灌溉十几亩田。”

爹帮他們开圳去了。

姊妹俩又回到她們房子去了。池妹对爹有点不滿，怪他沒有批評吵事的幼松。她說：

“他們是存心欺侮人，那里是什么……”

桂妹沒有說話，心里又甜又热。見有几个奶猪崽崽在嗡喂嗡喂跑动，便对妹妹說：

“池妹，你去把奶猪崽崽，捉到我們猪栏里来。”

这正合了池妹的心意，她高兴起来，說：

“对了，我們不給点厉害他看，就太不象話了。”

小鹿般活潑的池妹，不一会，就把七个奶猪崽崽，一籮籮捉来了；她对姐姐說：

“姐姐，他不低头認錯，坚决不退还，讓姨母罵死他才好笑……”

池妹忙着打扫房間去了。边打扫边罵着“黑泥鰍”。忙了一陣，覚得一个人不好对付，便大声叫道：

“姐姐！你要来帮忙呀！”

姐姐沒有回答。

“姐姐呀！你要来呀！”

“姐姐，我一个人干不了！”

还是不見姐姐来，她把扫帚丢了，在自家猪栏边找着了姐姐。姐姐靠着一只隔了一夜就开了几朵桃花的小桃树，象是等什么人似的站着。

池妹有了好奇心，停下来，藏在一捆茅柴背后。

过不久，池妹发現幼松在四处寻猪，他听到这儿有奶猪崽崽的叫声，他便寻过来了，一眼发現姐姐，便停住了脚步，对着明朗的天空說：

“我家奶猪崽崽也丢了。”

姐姐說：“这里有，是誰的？”她并沒有看他。

幼松走过来，連忙說：

“啊啊，謝謝队长捉住了。”

他又埋着头去捉他的奶猪崽崽。姐姐走过去，扒开他的手說：

“你家还沒做好猪栏，放在这里关几天，坏不了事。”說罢，迟疑了好一陣，又羞涩地問：“你对我有意見嗎？”

幼松退开一步，惊喜交作地睁圓明静的眼睛說：

“嗨唉！我敢——啊，你不怪我丢棒槌的事了？”

姐姐低着头說：“我早就不怪你了。”

池妹一鑽就鑽出来了，心里恍然大悟，装了副生气的相，双手向腰間一扠，忍不住笑起来了。說：“啊！姐姐，黑泥鳅眞不坏！”她冲到幼松面前，厉害地說：

“帮我扫干了地再說，姐包庇你，我可不通融。”

快活的幼松甜蜜地看桂妹一眼，羞怯怯地摸摸后脑；他突然

間把池妹的鼻子一刮，吹一声口哨，一蹦就蹦走了。

桂妹在妹妹面前，羞得臉蛋儿象一朵桃花了。池妹一对頑皮的眼睛，不住的把姐姐盯着……

春初的早晨，多新鲜啊！不远的蓼河上，白帆又升起了，升起来了……

田野越发美丽动人了……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四月号）

胡琴的风波

徐銀斋

紅光社，不簡单，打消自卑感，
闖出神秘关，排除万难办剧团。
不怕沒有胡琴手，自作胡琴自己鑽，
培养琴师十一个，誰說农民操琴有困难？

这是湖北省文化檢查团贈給我們剧团的一首詩。我相信大家念了这首詩，就想了解我們剧团的簡单历史和它現在的新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回想起来，我們这个剧团有过一大段很曲折的故事，下面我就来和大家談談。

一 五爪猪端午耍手腕

五五年农村合作化以后，我們紅光社开始組織了自己的剧团，并选我在剧团負責任，大家的热情很高，可就是沒有拉胡琴的人。一天晚上，我們召开演員会，一面布置工作，一面了解哪里有拉琴的。我的話音剛住，从人群中間走出来一位小姑娘对我說："老徐，我爹会拉琴，我叫他来試試好嗎？"这一下子可把大家乐坏了啊！十多个女演員連忙跑到那位小姑娘面前，拉着她的手說："凤蓮同志，你明天一定叫你爹来好嗎？"凤蓮說："我馬上就

去，不要等到明天。如果他会拉就好，要是他拉不好，我們就另想别的办法。”她說罢就拿着一个电筒蹦蹦跳跳的走了。我就問和她同塆的王明元:“凤蓮的爹叫什么名字?”“名字好得很啦，外号就叫‘五爪猪’。”这引起大家哈哈哈的一陣大笑，都覚得这名字很稀奇，便問老王:“他为什么叫‘五爪猪’呢?”老王說:“因为他一向爱抹牌賭博，好吃懶做，爱占便宜，欺人为己，群众送他这个外号，就是說他不干正事，凈耍……”正說話間，忽听門外傳来一陣声音:“老徐，老徐，我爹来了哇。”我就連忙打了一个手势，叫大家不要再乱說話。果然是他夹着一把胡琴来了。演員們拿椅子的拿椅子，倒茶的倒茶，拿烟的拿烟，象一位貴客到了一样。那“五爪猪”坐在上面，手里拿着茶，嘴里銜着烟，眼睛望着天，脚儿蹺着閃，好象旧社会八抬的官一样。我就走上前和他談了一下，接着他女儿凤蓮也把这事从旁向他解說了一番，叫他拉給大家听听。于是“五爪猪”就拉了几下，大家高兴的說:“好哇！現在有办法啦！我們可要好好的演戏啦。”“五爪猪”听了这話，認为自己很了不起，把头一扭，說道:“你們的勁头这样好，就怕我沒有閑工夫陪你們。自古說:‘八十岁的公公割艾蒿，一天不死要吃飯，两天不死要柴燒’……”凤蓮一听便知道他的心事，就頂他說:“爹！你不要把意思領会錯了，我們剧团是利用业余时間搞的，并不是专业剧团，一定不会耽誤工夫的。”“多嘴！你曉得个什么？我学胡琴未必沒花个成本来的?”一听这話，我就暗暗地把几个骨干分子拉了一下，到会計室去研究这个情况，金元說:“我看这不是个好家伙，还是另找一个吧。”老陈說:“难怪是个富裕中农，事情还沒做，看样子他想馬上就拿錢咧。”老張說:“荒年卖粮食，只有他硬，再沒有哪里可以找得到人，你又有什么办法?”我說:“同志們！为了广大社員过好文化生活，目前我們自己找点副业，賺几

个錢把給他，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正在談話間，“五爪猪”在前面就喊起来了：“你們怎么搞的呵？我要回去睡觉，明天还要生产。”凤蓮說：“你还說忙？白天有工夫到处玩！夜晚开一下会你倒‘忙’起来了。”我們連忙跑了出来对他說：“不要吵啦，只要你好好的干，不会叫你吃亏。如果生活有困难，我們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凤蓮撅着嘴說：“我家有个什么困难啦？就是为他一張嘴困难：整天一想买这吃，二想买那吃，你給他一籃子人民币，他一天就会用完的！”虽然他女儿这样諷刺他，但他只要能賺得到錢，并不和女儿慪气。从此后，每演一次戏就要先把錢給他，然后才来拉胡琴。他三天一拿，两天一要，三元五元，三角五角，不断的向我們要錢，把迟了一点他就不干了，我們剧团就象他的一个小銀行一样。演員們每月帮粮管所守仓庫，夜晚做土磚卖，可賺十多块錢，还不够他的身价。大家非常憎恨他，暗地还为他編了一个順口溜：“五爪猪，实在丑，耍着花样揩我油，眞象一粒老鼠粪，摻坏我們一鍋粥。大家快来攆出去，免得吃了会中毒。”但是表面还是和他說好話，怕他不干，群众就沒有戏看。

五五年阴历五月初三日，他向我要錢，我說手头沒有，他不說二話就走了。那时我們正准备端午的戏，当天夜晚排演，大家估計他一定不会来的，我正准备去找他，誰知他和他女儿一同来了，而且和大家一起排演时，有說有笑，情緒比往日还要好得多。大家認为他的思想有了进步了。到了端午节那天，我吃罢早飯就到他家去請他。他很客气的說：“好，好，我就来。你們先去化装吧。”我很高兴的轉到戏場来。只見那成千上万的观众，已經在等待着我們的演出，我就連忙上台去和同志們把鬧台一打，你看那四面八方的观众，象潮水一样的向戏場涌进来。我高兴的向后台喊着：“同志們！赶快化装吧。”只見那演員們，搽粉的搽粉，

戴花的戴花，扮古装的扮古装，扮时装的扮时装，不到半点鐘的时間，新、老戏的装都化好了。正准备演出的时候，老張問我："老徐，拉琴的来了沒有？"我滿台一看，沒見他的人影，我連忙跳下台又到他家去請。我走进他的門，他在装病了，正"嗯""嗯"的假哼着，我就对他說："老王！我們的装都化好了，等着你开演哩！快去！"他吼着說："你看到人家病了，还在这里吵什么？""老王！你要是走不得，我扶你去好吧？"他扭着头說："今天你就拿八抬轎子来抬，我也不能去的！"我好話不知說了多少，他堅决不去，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我又連忙跑轉来，还沒走进戏場，就听見观众一陣陣的吼声："搞快点罗！搞快点罗！中午飯熟了还不开鑼！"又听到一位演員向大家解釋：因为拉琴的沒有来，我們的負責人去找去了，来了馬上就开演，請大家等一下。我听了这些話，心里眞象刀絞一样，叫人眞是进退两难：到台上去吧，人又沒有找来，怎么回答观众咧？不到台上去呢，难道就把大家摆在台上出洋相嗎？还是上后台去叫凤蓮請她爹来。我剛走进戏場，只听見滿場的人声，有的說"来了，来了"，有的說"沒来，沒来"，有的喊着"开鑼罗，开鑼罗"，全場群众的吼声眞是震动了天地。这时从后台走出一位扮演祝英台的小姑娘，向观众解釋一陣，檢討一番，要求大家再等一下，她說她就去找拉胡琴的人。說罢也沒下装就跳下台去走了。她是誰呢？她就是共青团員、"五爪猪"的女儿王凤蓮。一会儿，观众又吼起来了："怎么还沒来呀？再派人去找罗！"接着小張和小李又跳下台去找，走在路上就碰見了凤蓮，便問："你爹来沒有？"凤蓮低声的回答："沒有来。"看样子凤蓮和她爹吵了嘴的，眼睛上还有泪迹。他三人又一同回到戏場，群众的吼声和批評声一陣接一陣，有的还跑到后台来問。这时社里的胡支書上台来向大家解釋，話沒說完，台下又吼起来了："不行

罗，不行罗，我們二三十里路赶来看戏，不唱怎么行咧。”胡支書便說道:“因为沒有拉琴的人，清唱一下好嗎?”下面的观众齐声答应:“要得啦，快搞吧。”我就走到后台叫演員們給大家清唱一下，誰知他們都不愿意清唱。这时凤蓮走出来說:“老徐，我倆去唱个‘送友’吧?”我說:“好!”我和她就出場唱起来了。戏快要演完的时候，听見台下的掌声和呼声:“唱的好哇，唱得好。”这时紅日已落西山，观众們才各自回家。

我們全体演員都轉到社里去开会。虽然有两餐沒吃飯了，但沒听到一人叫肚餓。一路上，演員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着，有的說:“現在算完了!”有的說:“真对不起群众。”有的說:“我硬想吃掉那‘五爪猪’!”有的說:“我們应当自己学胡琴，决不讓‘五爪猪’把我們剧团拆散!”……到社里以后，我坐在会計室里，想起今天对不起观众，也考虑到以后的困难，我就大哭了一場。胡支書知道了这事，就来找我談話。他說:“你哭什么啦？一个共青团員，見了一点困难就悲观失望，那还行嗎？应該将眼泪变成力量！难道說‘五爪猪’一出世就会拉琴嗎？我看也是慢慢学会的。我們就不能学啦?”这一下子可把我的心眼說亮了。从这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学习胡琴，但是又不敢和大家講，因为我以往百事都不曉得，文化水平又太低，怕学不会人家又諷刺我，只是自己思想上有这个想法。我走出会計室門，看見小李拿着胡琴几格几格的拉着玩，我走攏去說:“小李！給我拉拉試試，我們都来学习好吧?”小李就将胡琴給我了，我拉了两下，演員們都笑着說:“老徐，你拉胡琴有点象杀鷄一样，光只听几格几格的咧。”这时从門外走进来一个人，翹着嘴，垮着臉，进来就将我手中的胡琴夺了过去，嘴里还咕嚕着:“这是我私人的胡琴，誰叫你們拿来乱搞哇?”他轉臉对凤蓮說:“同我回去，看你将来会成野人了!”就这样将凤蓮带

着走了。这人就是"五爪猪"。大家都呆住了，問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說:"同志們！他私人的胡琴不給我們用，也不讓凤蓮参加我們的剧团啦。"大家听了很担心，有人說:"'五爪猪'不来还好說，凤蓮要是不干了，那我們剧团就去了一支左膀咧。"我說:"不会吧，凤蓮一定不会象她爹一样……"話还沒說完，凤蓮又进来了，她很高兴的說:"老徐，胡琴我偷来了，你拿去拉吧。"我剛剛把琴接过来，"五爪猪"随后赶了进来，又将琴搶去，并說:"我听着門一响，就曉得是你这个毛丫头偷琴！你怎么这大的胆啦？""偷来了怎么样？你自己不拉，人家借着学习一下也不行啦？"說罢凤蓮就赶过去把琴夺过来，"五爪猪"又夺过去，他倆扯扯拉拉的鬧起来了。我連忙上前去将凤蓮扯开，并說:"凤蓮同志，不要和他鬧吧，难道少了他一人我們就不能办剧团嗎？"接着大家吼着:"将他推出去，滚蛋！"于是那"五爪猪"夹着尾巴，歪着臉，一步一步向外走去。我就向大家鼓励說:"同志們！我們就象亲姊妹一样，难道說就这样讓他拆散嗎？不会的，古語說的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們下决心学习，一定会战胜困难。今天我們不能拉琴，以后一定能学会拉琴；今天暫时不能演戏，以后一定还能再演戏。希望大家不要松勁，繼續把台詞学好，积极作好准备。大家有信心嗎？""有信心。"我滿屋一看，四十多人只有十几个人答应，其余的人都是一口不开，准备散伙的样子。胡支書看到这个情况，便說:"大家思想絲毫不要动搖，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帮你們解决，現在都去休息吧。"于是大家各自回家去了。

二　徐銀斋深夜学胡琴

我回到家来以后，翻来复去的一夜沒有睡覚。我想：一个剧团离开了胡琴是不行的。自己学嗎？又沒有胡琴。再加上自己原

来一点基础也沒有，也不一定能学会。演員的干劲又不大。难道就这样算了嗎？怎么对得起党和群众呢？还是干吧，坚决和“五爪猪”比一比。最后决定第二天开始自制胡琴，苦練苦学，当夜还写了一首誓詞：“哪怕困难千万重，困难难擋决心人，一月定将琴学会，不获全胜枉为人。”

第二天早晨，我就把我母亲晒衣服的竹竿子鋸了一节下来，用大鉄釘打了一个眼，做成了一个胡琴筒子，又找了一个小竹棍做了一根胡琴柱子，砍了一棵小树条做了一对胡琴把子，合装起来倒还很象个胡琴样子咧。就是沒有找到蛇皮。我走东塆，到西塆，到处找遍了，沒找到蛇皮，这可眞把我急坏啦。我在东塆回来的时候，看見我小侄儿拿一个鷄泡(胃)在門前玩，我就哄着要来了，还惹得他倒在地上哭了一陣子哩。我将鷄泡撑在竹筒上，倒很好看，可是沒有馬尾，我就扯一些牛尾代替。就为了扯牛尾，我的鼻子还被牛脚踢破了，流了不少的血哩。沒有松香，我到对面山上弄了一些松油。就这样胡琴算試制成功了，但是还不知响不响。到了晚上，等我爱人和小孩子都睡了的时候，我就开始試音了。别看它沒有买的胡琴好看，可是拉起来还很响咧。我很高兴，就越拉越有劲，一个音一个音的慢慢摸索，誰知把我爱人吵醒了，她抬起头来說道：“你瘋了，深更半夜在屋里几格几格的吵死人！把灯油也点光了！要是把小伢吵醒了，你就带他去睡！”她一連說了五六遍，我象沒有听見一样。誰知她猛然起来将灯一口吹熄了。沒办法，我便輕輕地将門打开，搬了一張小椅，坐在大門前拉起来了。凑巧又碰上了塆里几位老爹爹在那里乘凉，也說是吵着他們了，一位老爹爹还对我說：“銀斋，这个門你不要想吧，这不是容易的手艺，自古說‘千日胡琴百日簫’，等你学会了道士，鬼也老了！”为了怕吵着人家，我又搬到山凹里去学。虽然深夜山

凹那么冷落，有时还听見狼叫，但我并不覺得害怕，还是“弄格弄”的拉着。这样学了几夜，我塆的演員徐兴元、徐水元都来問我:“胡琴响不响哇?”我高兴的說:“好得很啦。”“是不是能学会?”“慢慢的学，我們共同研究一下好嗎?”水元說:“我們三个分分工，一个唱，一个哼肉胡琴，你就跟音摸索。”我說:“好，那你就哼肉胡琴，兴元唱，我們就干起来吧。”就这样唱的唱，哼的哼，我跟音摸索着拉，感到很有兴趣，每次都是搞到大半夜才回去。最初有人給我編了一个順口溜:“你們胡琴拉得好，人人听了心煩恼，只望山凹去惹鬼，誰知鬼也吵跑了!”虽然有些人这样諷刺我們，但并沒有动搖我們的决心。这样坚持学习了十多个夜晚，白天生产和开会也带上胡琴，有空余的时間也拉，終于，学会了很簡单的楚剧和小調等琴譜。接着县里办文艺訓練班，我又去参加学了一下簡譜。并請汉剧团开了一个拉胡琴的指法和一些曲譜，这又大大的增加了我前进的力量。經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勤学苦練，楚剧、歌剧的曲譜基本都学会了。和大家在一起排戏时，演員們还說我拉得很好咧，我听了心里眞是說不出的高兴。

三 自己的乐队上了台

将近四十天沒有演戏，群众都担心剧团垮台了。我不管到哪个地方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問什么时候演戏，我就回答“快啦，快啦”，他們說:“沒有拉琴的就請一个吧，离了‘五爪猪’就不搞剧团了嗎?”我說:“有拉琴的，你們不要着急哇。”到处能听到群众对剧团关心的呼声。

一天，我們剧团宣布要演出了，这个消息就象一陣风，很快吹到每个角落。下午胡支書买了一把新胡琴給我們，并很关心的問道:“老徐，你夜晚是不是能上台拉啦?如果沒学会就去請个人帮一

下。”我滿有把握地說：“不請吧，我可以拉。”夜晚汽灯亮了的时候，只見那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象潮水似的向戏場涌进，小伢們喜得蹦蹦跳跳，老头們喜得胡子翘翘。据我們事后了解，当时在台下，有的說：“‘五爪猪’怎么又說好了哇？”“不是吧，听說是从罗田县請来一个拉琴的。”“哪里的話，听說是浠水汉剧团派来的琴师。”……全場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議論紛紛的。忽听后台老張喊着：“准备开演了。”全場立即哑静无声。几位青年鑼鼓手就咚咚鏘鏘的敲打起来了。我就拿着胡琴坐在台角調音，身子就象登上了九霄云端一样，心里又喜又慌，眞是說不出的高兴。演出开始了，扮演“妇女代表”中“桂容”的王凤蓮出場时，我就将琴拉起来了。只見台下那么多观众，都大睜着眼注視着我，忘記了看戏咧。戏演完后，我下台来，很多观众把我圍起来了，問我咋学的，他們說：“比‘五爪猪’拉得还好呢。”这时“五爪猪”也跟着来了，你看他气的翘着嘴，歪着臉，翻着眼，并且也插上嘴了：“难怪你們是外行，这胡琴拉的有什么好？我說拉的一点‘名堂’也沒有，旣沒有板，又沒有眼，完全是乱搞一套！”有人頂他：“你会拉，你怎么不上台拉去呢？”“五爪猪”見討了一个沒趣，就轉到一边去了，他边走边說：“哼！狗子能犁田，牛也不値錢。”那些圍住我的观众一听此話都吼起来了：“你是哪里的人喂？专在这里搗乱！”“把他轟出去！”气得“五爪猪”身发抖，臉发白，冷淸淸的溜回去了。

当晚，我就将全体演員带回社去开会，布置下段工作。大家多么高兴，边走边議論着：“现在再不怕‘五爪猪’揩我們的油了！”我剛走进社办公室的門，支部書記和社干們都上前来把我的手紧拉着，喜笑顏开的向我祝賀，象社里出了一件大喜事一样。胡支書还写了一首詩贈給我：“战胜困难破神秘，終于今天获胜利，祝

你努力再努力，胜利上面加胜利，我們都来向你学，争取社里建乐队。”这一下子就把几千年所說的“千日胡琴”的迷信全部破除了。在胡支書的带头下，共有会計、民办小学教师等十多人自愿报名参加乐队学胡琴。从此后，我們的队伍一天比一天的壮大起来了。

这天正准备散会的时候，“五爪猪”那个坏家伙从外面冲了进来，将凤蓮一把抓住，說道：“我不要你这样的女儿，深更半夜在外面搞么名堂！”凤蓮把两手一甩，很坚强的說：“你不为大家服务，难道要我也象你一样嗎？”气得那“五爪猪”两眼翻得象灯籠一样，指着凤蓮說：“不怕你这个毛丫头厉害，老子現在不养活你了。”凤蓮頂上来說：“誰要你养？去年你只做五百多分，我做了二千六百多分，你想想是誰养活誰？”只問得那“五爪猪”无話可答，象雷打着了一样的呆了半天，再猛向凤蓮身边一跳，說道：“不怕你狠，我明天把你送到婆家去，叫你去碰那硬石头！”“哪里是我的婆家？”“洪玉春家就是。”“洪玉春是个富农，是我們的敌人，誰到他家去啦！”“哎呀！你好大的胆子！你不去？老子捆也要将你捆去。”說罢就将凤蓮向外猛拉。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赶上前去将凤蓮的手拉开，对“五爪猪”說：“你在这里鬧什么？婚姻大事应該由她自己作主。她不愿意和富农結婚，你又有什么办法？”胡支書說：“是的呀，这也象你拉琴一样，你愿拉就拉，不愿拉就不拉。凤蓮不愿和富农結婚，是为了她美好的前途，也是青年团員的立場問題，完全应当。”“我的女儿你們管不了！”凤蓮說：“我自己的主張，胡書記，你帮我写个信送給洪家吧，叫他儿子另找对象。”“好。”“五爪猪”見胡書記去写离婚書去了，惊慌失措的說：“哪个帮她写字我就找哪个負責。”我說：“我負責，你去告我吧。”接着演員們都吼起来了：“滚出去，滚出去。”“好，看誰狠。”說罢他就一冲而去。大伙見他去势不对，就跟在后面瞄着他，看他搞个什么“板眼”。他

边走边說:“好狠，硬犟他不赢。拉琴这难的手艺，他个多月学会了。只望把我凤蓮带回家去，难他們一下，这下也完啦，唉!”我們在后面听見直是好笑，一直看到他到屋里去了才轉来。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凤蓮終于摆脫了資本主义婚姻。

从那时起到現在，因为大家勤学苦練，有十一个乐队队員都学会了拉楚剧和各种歌剧曲譜，很受群众欢迎。象沈坳乡全力社王明元說:“就是不看戏，光听你們的音乐我也愿意。”有时我們还去給邻乡邻社带徒弟，教胡琴。在演新戏方面，我們剧团也是突出的。我們还制低胡、二胡、京胡共六把，各种紙衣服紙帽子共十三件，这些东西都受到群众和党委的好評，在县展覽館也展出了。我們还能自己写剧本、歌曲、詩歌等文艺作品。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导下，下定决心，大胆創造，我們的力量任何困难都是阻擋不了的。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八月号）

双跃进

冯金堂

大跃进一开始，五保戶刘金荣老两口，說啥也得叫社长李貴給他找活干，社长笑着說："你們有了年紀，好好养着吧！"就为这，老两口貼了社长的大字报。老两口死纏活纏的，社长才答应叫老大娘帮托儿所看孩子。因为金荣老大爷躬背，走个路就很难，任他咋說，也沒給他找活做。

老大娘待孩子亲，对孩子照顧得周到，不两天就得到社长的表揚。她回家就向老汉說："社长表揚我了，大家也都夸我呢……"老汉胡子一撅："就你那点小功，可夸开了。"老婆得意的一笑，眼眯在一块說："嘿，你連那点小功也沒有。"老汉躬着背仰起头看看老婆："社长不給我活干，要是找着活干了嘛，孬好做做也比你那成績大。""光叫你用嘴說呀，走着路恨不得头扎到地下，腰躬的蝦虾样，你会弄啥！"老婆笑着說，把嘴撇得柿花儿一样："不是建立了高級社，我看擋不住活受罪。"老汉把胡子一撅："老东西，你不說，我还能不知道建立高級社好。不用你来給我上政治課，我死了也忘不了社里对咱的好处……"

到了正月，社里各項工作評模，老大娘被評上了模范，給她一个奖状。她乐滋滋的拐着两只脚走回家中，拿着奖状在老汉面前搖摆着，自豪地說："看看，能是对你噴的。"老汉望了望，沒看

清是啥:"一張紙就把你稀罕死了，有啥主貴?"老婆窩窩嘴一笑:"这是社里发的奖状，你眼气可不中!"她說着把奖状展开指給老汉:"这上边有乡政府的大印、馬乡长的手章，你可不能把这張紙看簡单了。"她說罢恭恭敬敬貼在桌子上边墙上，爱如珍宝。

刘金荣老汉見老婆得了奖状，嘴里沒說什么，心里可直发痒痒，他覚得自己在旧社会給地主干活，把腰都累駝了，也沒落过一句好話，老婆就光照顧照顧孩子，却受到政府和群众这样的尊敬。我老汉一輩子沒光荣过，大家都在跃进，我非和老婆比一比爭个光荣不中。

一天他碰到社长，老远就喊:"本貴，甭走，我有事找你。"社长知道他又是要求叫給他找活干，一面走着一面給他摆手說:"大伯，你回去吧，我忙着哩!"老汉看社长只管走，他仰起头大喊道:"本貴，我叫你有关紧事，你咋不理只管走呀?对我这五保戶不愿保了!"本貴听見他說这話，当他有了啥困难，連忙又拐回来到他跟前問:"啥事?"老汉見社长离他近了，上前抓住本貴的衣服笑着說:"今天你要不給我找活干，我可不放你走。"社长任說啥也辞不掉，沒法对老汉說:"場边队里那块自留地，給你一方种菜吧!""好，划給我一亩吧?""不行，不行!""至少也得半亩。""还不行，既然你要求，給你三分吧! 你爱种啥菜种啥菜，别一定要收多少，随便种种，全当你有活干了。"总之社长是关心他有了年紀，安慰他不愿叫他多出力。

金荣老汉量出来三分地，他就考虑着把它全部种成南瓜，将来供应队里吃，能节省粮食。于是每天拿着鉄釵去挖那三分地，先挖成漕子，然后把他拾的粪都一籃一籃倒在漕子內。又用土和粪掺匀，把行子整平，用鉄耙耬了七八遍，种前把南瓜籽生成芽子，才下到地里。

自留地有一眼井，不两天他就提着罐子要澆一次。社里人看他躬着背澆水整粪难，去帮他搞，他胡子一撅老是說："要再叫您們帮忙，我胜不种嗎？社里活多一个人頂几个人用，可不能打攪您們。"大家也只好由他自己去慢慢干。

麦子未熟以前，别人种的南瓜棵象小口样大时，他种的南瓜就伸秧了。收了麦，他听說这里麦子树立了紅旗，那里麦子卫星上天，心里考虑着我非叫种这南瓜弄个样子不中。于是他又把它平日积的肥慢慢弄到地里，捧到每棵上，澆了水，一刀一刀細細致致去压，南瓜地肥多水足，叶子都象芭蕉叶样烏黑，他天天躬着背在里边修理，一时也不愿离开南瓜地。一天上午，太阳毒辣辣的，他为了修理南瓜也不回家吃飯，老婆吃了飯該上工了，还不見他回家，心里急了，給他弄个罐罐提着飯送去，見老汉那脊背上晒得流油，嚷他說："我看你瘋啦，連飯也不知道回家吃，摆弄那几棵南瓜还能成啥大器，你别想把我这模范給搞垮。"老汉說："你吃了飯該走走嗎？我餓了自己回家吃，还用你操心。"老婆說他："給，快吃飯。"她看着老汉修理的南瓜結的都照行，象用手摆的一样，覚得也怪新奇，可是又想到种个南瓜也不过能吃算了，还能会有啥成績。

刘金荣以往也种过南瓜，可是以往每棵上秧子再好他只留一个，再結了就要拔掉它，这回他改变了以前的旧方法，在早起他把公花和母花都对在一起包住，是母花都叫結瓜，由于地肥水足，他勤恳的修理着，全部都长成了。初先叶子正旺时也沒人看見多少南瓜，只看到有几个大的，在叶子外面露着也不显。

社长本貴見金荣老汉整天不离那三分南瓜地，想看他种的南瓜啥样，便去問老汉："大伯，南瓜結的多不多？"金荣老汉說："你来看看吧！"社长走进南瓜棵，瓜儿乱絆腿，他扒住叶子一看，南

瓜滚满了一地，到那几个大的跟前看看，象石滚样粗大。他惊奇地喲了一声："大伯，你种这南瓜可不得了，明天得叫全社都来参观参观。"

刘老汉种的南瓜好，这消息馬上傳出去了，每天都有人来参观，訪問他的种法，可把他高兴透了，南瓜都长成了，到了卸瓜这一天，社长叫磅上放一个菠籮过秤，只見那南瓜上长得发着白霜，用指尖掐都掐不进去，頂小的南瓜一个人也不能抱两个，八十多斤的有四个，还有两个一百二十多斤以上的。三分南瓜地共收了二万四千三百多斤，叫人眞是难以想象，社长写了一个稿子，报上馬上登了出来。

刘老汉种的南瓜卫星上了天，每日来参观慰問和向他祝賀的人絡繹不絕。后来又特請他到县里作了报告，县长、县委書記，都和他握手，把他乐得直捋胡子，感激新社会給他这么大的光荣，等他回到家見了老婆，他可叨叨不断地自夸自耀說了个不完，老婆婆听的也傻了眼，老婆婆眞沒想到那两棵南瓜可眞成了大器了呢！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九月号）

过　考

李尔重

一

我們街上有两位出名的人物，一位叫刘一刀，一位叫吃五頓。

刘一刀是一个卖肉的同志，已經干了二十多年。論技术，宰、劈、割、剁、剔，件件精通；論分析猪肉成色部类，任是槽头、秋根、硬肋、肚囊、腐脊、五花、純肥、純瘦，处处分明。还有一件独到的本事，就是：不論你买的是一斤二斤三斤或是半斤四两，他只要一刀子割下来，一称就对，不多不少。他有这門本事，人們慢慢地就不叫他的大名刘汉卿，送了个綽号"刘一刀"。

刘一刀有一个对头人，就是吃五頓。他两人之成为对头人是解放以后的事情。解放以前，他俩之間并沒有矛盾。吃五頓本名張雅琴，她的爱人是机械厂的一名五級工人，每月收入总在八十元开外，两口人过日子，沒有小孩，日子当然很寬裕。張雅琴的父亲是个医生，娘家也还过得，自己小学毕业，在家里閑蕩了几年，长大了，就嫁了这个工人。她常听說：社会主义的日子明天要比今天好，幸福美滿在后头，又看到丈夫在国营工厂里做工，一輩子不会失业。从她一当家主事那天起，就立了个主意：生在幸福社会，就要多多享福。她常說："幸福鑽到屋里来，不会享福眞是呆。"誰也說不清从哪一天起，她养成了一个习慣：一天要吃

五頓。其实，說他日吃五頓是說的最低限度；她每天早上一起床，便到菜市場去买菜，一出門第一站就是豆浆油条攤，总要吃一次，再走向菜市場；菜市場跟前，有的卖炸干子，有的卖热干面、卖糍粑……这时，她至少要选上一种吃吃。把菜买好，回到家里，做早飯，再吃一頓。再加上午飯和晚飯，至少吃五頓，要是上午下午她还到街上走走，說不定还要加上一頓两頓。“吃五頓”的称号，便有名了。

吃五頓短不了到刘一刀的肉案子上去买肉，而且挑得仔細，花样也要的多，只要她去买肉，不論买一斤或半斤，总是三样两样的肉，而且必有一两样换来换去。解放后，吃肉的人多了，卖肉的就特别忙，尤其是早上。刘一刀往往累的滿头大汗，在肉案子上支应顧客，心里就有几分气，正如他自己发牢騷說的：“解放，还不如不解放呢！腰干子手腕子快累断啦！”吃五頓根本不管这一套，到了肉案子上，总是挑肥拣瘦，挑拣不完。刘一刀往往不耐煩起来，把割肉的刀子往案子上一拍，对着吃五頓发脾气。

“同志！也該有点群众观点，我能光为你一个人服务么？”

吃五頓的嘴巴是不讓人的，她的回話往往比割肉的刀子还厉害些。

“怎么？我要你为我一个人服务么？可我也是群众里头的一員哪？你們不是常常宣傳要做到：百問不煩，百选不厌么？我这才挑选了几下呀？同志！放冷靜点！”

这样的交鋒，在他两人中間时常出現，有时不分胜負地結束了，有时，刘一刀来个死将軍：“不卖啦！”

“你卖肉，就要卖！”吃五頓叫。

“頂多撤了我的差吧？撤了差，我也不卖啦！你厉害？把这把刀給你！”刘一刀把割肉的刀往吃五頓手里递着。“你敢把我的头割

下来?”

吃五頓虽然厉害，到这时，往往横不过刘一刀。

二

刘一刀这股子将劲，常常向吃五頓发出，可并不限于吃五頓。他既能压倒了吃五頓的威风，那些威风次于吃五頓的人，到了他的肉案子面前，只有听他指揮了：給好給坏，完全听刘一刀之便。所以，刘一刀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发展，群众給做了进一步的解說：

“买肉遇到刘一刀，
不用問来不用瞧，
好坏肥瘦非天定，
有情无情看一刀。”

整风运动一来，群众給刘一刀貼了几百張大字报，提出了批評。刘一刀呢？也給别人貼了五十四張大字报。他的大字报是向两方面貼的：对上級提出批評，要求上級关心他的疾苦，工作太累，应該加人；对群众也提出了批評，要求群众体諒他的困难，不可要求过高。

刘一刀一看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想采取一个退守的方針：任你糊出万張报，由我不理他一条。

这并沒有行得通，居民小組还是找他开会了。在这个会上，刘一刀遭到了大家的批評，开始他还执扭地講了几次自己的道理，到后来，越看越不行，索性一句話不說了。

会开到夜十二点，非散不可了。居民小組长关丽芬問刘一刀

有什么意見，刘一刀輕藐地看了看大家，搖了搖头。

“有意見你可以談，沒意見就要改！”

关丽芬小組长看得出刘一刀的不服勁，企图讓他表示一下好轉的态度，免得大家对他失望。可是他已經站起来了，面对着小組长問道：“我該走啦！明天还要上班呢！”他轉臉对着自己的老婆王芳說道：“还不走么？我走啦！”

还沒等小組长說話，他已經晃着膀子出去了。

三

王芳受了居民小組的委托，要对刘一刀进行帮助。

王芳是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有着解放前后的亲身体驗，她实心实意地想帮助刘一刀思想轉变。她懂得刘一刀的脾气，道理要是搞不通的时候，刀压到脖子上他也不能改口的。

那一天晚上开会回来，她帮助他洗了脚，喝了水，看着他的气色平静了些。王芳順势提了一句：“众人是圣人，众人是好心，总是該好好想想大家的話，不要認着自己的一条道走到黑！”

刘一刀不費力地也就答了一句：“我刘汉卿走南闖北，有头有脑的男将抵过无其数，一伙子娘們，……”他呷了一口茶：“我老实沒有放在眼里！嘁嘁喳喳講出个么道理呀？”

凭着二十年老夫妻的感情，刘一刀还是不肯把王芳怎样的。王芳着实地反复劝說了无数次，刘一刀总是一言不发。这本是刘一刀的老习慣了，只要心里不高兴，道理想不通，他就一言不吭。

这样过了有一个礼拜。很有可能因为王芳劝說的次数太多，道理也講得太重复了，刘一刀用和平的方式对王芳問道：“你，也不懂得我的脾气？”

“懂！煮不烂的牛筋，劈不开的木头！”

“不，人人都有五尺长，一定要我比别人低一节，就得截头去脚才行，可是我，死也不能干！”

“誰要截你的头，去你的脚呢？大家不是要你改过么？”

“我改过？要講为社会主义出力，我覚着还不一定誰多誰少呢！”

“可你并沒有把事情办到好处哇？”

“既然大家要享幸福，我也不能例外呀！”

“解放了，你沒有翻身？你还記得咱們俩鍋里煮蘿卜过日子吧？”

“我記得，可是我也記得大家都过过苦日子。那年头老百姓們不用說买肉，連想也不敢想啊！这年头，翻了身，能够吃肉了，又嫌吃的不自在。什么服务态度不好呀，不許挑选呀！我說这純粹叫做不知足！簡直都是吃五頓的思想！”

“我也辯不过你，我也不跟你辯……”

“本来是你沒有道理么！”

“我只希望你找先进的人去学一学！”

从这一次爭辯之后，刘一刀再也不言語了。王芳和居民小組长想了个办法，天天找一分报紙放到他家，他回到家里，不說話，就要看报。报紙上天天有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总会給他一些好影响吧？

事情并沒有她們想的那么順利，刘一刀不言不語，又繼續了一个礼拜。

有一个休假日的早上，他吃完了飯。王芳正迎接小組长关丽芬在屋里說話，刘一刀摸了摸口袋，还只有三毛錢，他走到了屋里，向王芳伸出了手，“給我三块錢，我要用！”

“干什么呀？”

"給我吧!不去嫖賭就是!"

他拿了三块錢就走了。王芳和关丽芬望着他的背影，誰也說不清他干什么去了。

四

刘一刀有个辨理的方法。他历来相信：眼見为实，耳听是虚，知心朋友的話屬实，众人傳說为虛。

看了报紙上許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刘一刀都是淡然置之。他也不是認为这些事是凭空捏造的，他是認为:"批評会上不說人好，追悼会上不說人坏，旣要登报表揚，总是要多加美言的。"

这一天——也就是他向王芳要錢的头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一个使他吃惊的消息，他的一个朋友汽車司机大轉变、大跃进了。

他俩是老朋友，老知心，也有共同見解。

"虽然說是八小时工作，这年头比过去可是累的多，你說是不是?"

"是呀! 那年头守着肉案子，只管睡覚，这年头，只要是有肉，保險你手脚不能停。"

"就說我們这一行吧，解放前，开起車来連溜带逛，連走带停，反正騙狗日的事，多輕閑。可現在，活又多，任务紧，一天忙的不亦乐乎。所以，我說自己不想法子休息，休息总找不上門来就是。"

这个見解支持着刘一刀，刘一刀就落后；这个見解支持着这位司机，他也就落后。

刘一刀明白这位朋友，連汽車輪盘上一个螺絲釘活动了，他都不愿伸手，他說:"这不是司机的任务，这是修理工的任务。"可是报上登了他的决心書:

保証汽車中修、小修全部包干，节約二千元。

保証一年不买零件，节省三千五百元。

保証一年之内不大修。

保証随調随到，不問工作时間，不要加班费。

保証利用业余时間帮助修理自行車。

刘一刀自从看了这个决心書，心里就想:“这是不是真的呢?”

他决心到朋友那里去看一看。朋友在一个机械工厂里开車，离刘一刀住地还有二十多里路，他要花費一天的时間去考察这个事情的眞假。

快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刘一刀犹疑了，他想先問，不如先看，明看不如偷看。他認为:“在他沒有准备时看到的东西，才更眞实。”

他决定先不找那位司机朋友，先找个别的熟人随便打听打听。他走近工厂附近时，看到工厂墙外空場上停着一輛卡車。这个車，刘一刀坐过，一看就知道：这正是那位朋友开的車。再往前走，他发現了，車底下正有人在修理，那个人正是他的朋友。他立即找到一个糖果摊子那里坐下来，假装走路人临时歇息的样子，买了人家点瓜子糖果，边吃边考察着。

那位司机和他的助手一直在工作着，刘一刀想听听他們說什么，他們只簡单地說着工作里必須說的几个字:“拿来”,“往上点”,“要四分螺絲”，“把千斤放低点”……刘一刀听也听厌了，他有点困，决定等他們修完了見面。

不知什么时候，司机朋友已經站到刘一刀身旁，把刘一刀拍醒了。刘一刀覚着很突然，有点不知所云。司机朋友也覚着他既

然来到这里又不找自己，有点奇怪，再一看他的愰惚不定的神气，便动了疑心。

“你怎么蹲在这里不找我呀？”

“我，我，我……”刘一刀簡直找不出合适的答案来。

司机朋友看出了他滿臉忧悒，根据自己的体会，准知道这位老朋友还抱着老見解原封未动，他誠摯地用力拍了一下刘一刀的肩膀，說道：“你，你，你……！”司机朋友語气沉重，臉带微笑，眼里的光芒逼住了刘一刀。

刘一刀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眼前站着的朋友，已經不是和自己抱着共同見解的人了。他好象失掉了重心，心神愰惚。司机朋友看見了刘一刀眼里从来未曾出現过的求助的神色，原来已經升起的对刘一刀进行批評的話鋒，不由地被煞住了。

“你精神不大好？”司机朋友問。

“你已經很輕爽？你不累？”刘一刀問。

“你不是看見了么？”

“看見了！怎么我这么泄气呢？”

司机朋友用力把刘一刀向旁边一拉，离开了糖摊子。站下时，他面对着刘一刀，滿面精神煥发，刘一刀完全被他征服了，要从他那里接受着安慰与鼓励。

“丢下咱們的老見解，等于卸下一个大包袱！”

“丢下咱們的老見解，等于卸下一个大包袱！”刘一刀重复着念。

“你記得活在反动派时代，咱們出一分力，也嫌多，总是渾身无力；現在，为社会主义，为自己幸福，要是还惜力，还能不懶散无力？”

司机朋友拉了拉刘一刀的手又說：

“丢下包袱，力大无边！”

五

王芳并不知道刘一刀到过什么地方，刘一刀的沉悶状况也沒有改变。

街道里举办的跃进大会，还是請王芳和刘一刀一齐参加了。这个会上，已經有十七个人上台表示了决心，哪一行的人都有。他們的决心和已有的事績，个个都不次于那位司机朋友。起初，刘一刀还在观望，慢慢地他兴奋起来了，大家看見了他鼓掌鼓得越来越厉害了。居民小組长有意地坐到了刘一刀的身旁，一再地向刘一刀夸奖每个上台講話的人。刘一刀一边点头一边鼓掌，到后来，他听得起劲时，不由地把身子站起来。

关丽芬用眼告訴王芳，要王芳鼓励他也上台去表示决心。王芳試探了两次，沒有成功。不知是誰，在旁边喊了一句："欢迎刘汉卿同志講話！"

人們不約而同地喊了起来。王芳心里在跳，惟恐把事情弄僵了。她看着刘一刀，刘一刀并沒有生气，他好象小孩似地靦覥起来，紅紅的臉上又有点兴奋，关丽芬从旁扶了刘一刀一把。

“去講吧！大家欢迎你呢！”

刘一刀眞的上了台，引起了全場的沸騰。刘一刀伸开两臂，用大手掌招呼着众人安静下来，众人摒住气息，等着听他的話，每个人的眼睛都对准了他。

刘一刀还沒有說話，有的人又要喊，主席制止了大家，大家惶惶不安。刘一刀的巨大喉嚨，突然响了："邻居們！过去，我錯了！今后，坚决地改！管挑，管选，一定不煩！早上卖，晚上卖，啥时来，啥时卖！”

他說了这三句話，一蹦，下了台，回到了王芳跟前。人們望着他，希望着他能够多說几句才好。

六

回到家里，王芳对于刘一刀担心的程度，比他沒有說这話之前更厉害了。她不敢相信他会变得这样快，因为这个变化太突然了。

“你这話是真的吧？”王芳問。

“当然！”刘一刀答。

“是从心里說出来的？”

“我要不想說，誰扒着我的嘴边也說不出！不說就不說，一字說出口，板上釘上釘！放心吧！”

在一个整夜里，这样的对話，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王芳还不放心，一則怕刘一刀的思想巩固不了，給自己造成更大的困难；一則她也生怕完不成关丽芬所一再叮嚀交待的任务。

“这回成功，失败，全看你的努力了！”

这是关丽芬夜来分手时最后嘱咐的一句。

不管王芳放心不放心，天还是亮了，刘一刀馬上就得站到肉案子上去服务，就要第一次过考。

刘一刀洗过臉，坦然地拔步要走。王芳的心噗通噗通跳得厉害起来。她一把拉住了刘一刀，心跳得使她喉嚨发啥。她用手輕輕地在胸口上拍了几下，才說出話来。

“你要照着会上說的办呀！”

“一定！錯不了！”

“不論碰到什么脾气的人，都要耐心到底！”

“瞧瞧，好吧！出了差錯，不回家吃飯！”

"誰叫你不回家吃飯的？……"王芳笑了。

"我是对你发个誓的意思！好啦！走啦！"

刘一刀头也不回地走了，王芳看望着他，越走越远，王芳的心上的石头，越压越沉重。她飞步跑上去，把刘一刀拉回家里来。

"怎么？不叫我上班了？"

"不是呀！你等一等！"王芳匆忙地到柜子里找出来一条紅色的毛綫，两手发抖地站到刘一刀面前。

"你把手伸給我！"

刘一刀伸出了左手，王芳把他的左手按下去，拉起了他的右手。在他的手腕上系了一条紅毛綫。刘一刀不明白王芳是什么意思，呆呆地看她。

"我不能到肉案子那里去看着你，我又着实地不放心，你千万記住这条紅綫，只要你心里一发躁，你赶快看它，它好提醒你，把躁劲压下去！"

七

今天和往日大不相同，王芳无論如何也坐不安稳。她决心到刘一刀附近去望望。

她走出了家，往刘一刀卖肉的地方走。在已經看到刘一刀肉案子的时候，她看到了关丽芬在和一个女人嘀嘀咕咕地說什么，这个女人王芳并不認識。王芳正想找关丽芬說話，关丽芬放开那个女人，迎住了王芳。关丽芬一把拉着王芳，把她引到附近一个角落里。王芳心里很不自在，偷眼望着刘一刀那里，将才和关丽芬說話的女人，已經到那里去买肉了。

王芳心里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有几分着了慌。

关丽芬的嘴始終沒有停，說这个事，又說那个事，好象在郑

重其事地和王芳商量問題，实际上所提出的問題 都 是 不 关痛痒的。談了上十分鐘，关丽芬还沒說完，王芳再看那个女人，也还沒有买完，你看她挑东拣西，正在来勁呢。

“关組长！我想到那边去买点东西，回头你到我家里去談好不好？”王芳想借故走开。

“不行！我今天白天一天沒有时間！你愛人这个轉变影响很大，你不但要認眞培养他，还要帮他总結經驗，将来要請他做报告呢！”

“咳！可别做报告吧，他的嘴是破帽子，沒有边，說走了，影响太坏！难得他眞的改了，也就念佛了。”

“你这人也太保守了，要相信人家的进步。这个事上一进步，除四害，講卫生，学文化，参加其他社会活动，一定都会积极起来。你的事情多着呢，培养他这一次带头，下一次别的事情上还要带头，左也带头，右也带头，最后，才成为一个名不虛傳的火車头，我們大家选你們夫妇做模范，請上級給你們带光荣花，多好！”

“組长！你别夸我啦！离着那个地步还差十万八千里呢！咱們下次再談吧！”王芳又看了看那个女人，她还沒有买完。

“别这么泄气！”关丽芬还是拉住了她：“你以为光荣花开不到咱們这个組里？我就想：咱們大家都象你愛人那样勇敢，一定能够都带上光荣花。”她看到王芳的臉忽然紅了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买肉的女人回来了。

“怎么样？”关丽芬把原来的話当垃圾一样地丢开了。

王芳的心跳到了喉嚨口上，心里直念佛。

“合格！完全合格！”

王芳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关丽芬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不錯！”她把嘴向肉案子伸了伸：“你的成績很好！”

正在她們三个人笑的时候，吃五頓提着个菜籃子过去了，走到刘一刀那里去买肉。王芳又紧張起来，关丽芬看出了这个，安慰她道：

“不要紧，吃五頓也受了教育，也有进步！”

八

吃五頓有十来天沒买肉吃了。因为街里人都劝她节約，劝她建立“五好”家庭，她进步虽不大，却也不好意思一切維持原狀。

她一站到肉案子前边，和刘一刀对了面，四目相視，两人都覚着有点新奇。吃五頓覚着刘一刀变了样，刘一刀也看不到吃五頓眼里原来有的怀恨的光芒。

“刘同志！是我的一个妹子生了个娃娃，滿月了，大家凑了四斤肉票！”吃五頓有意地解釋着。

“啊！过滿月，应該吃点肉，得顚配几样，有炒的，有燉的，还得有煨湯的？”

“可就是！要麻煩您家，得有半斤排骨煨湯，还得給我一斤五花……”

刘一刀下了两刀子，过了秤，滿足了吃五頓的初步要求。还沒等刘一刀发問，吃五頓就滿臉陪笑了。

“再給我称上一斤瘦肉，炒着吃，还要一斤槽头肉，做飽子吃，不是說这个肉做餡子頂好么？”

“是的！您家也是个內行！”

刘一刀按着吃五頓的指点，完成了任务。另外还有半斤肉票，她要半斤肥肚囊，拿回去炼油。

一切都完了。吃五頓站在案子前沉吟起来了。她摸了摸排骨，

又看了看瘦肉，对刘一刀笑了。

“我想起来了。喂奶的女人，煨湯吃还是用蹄膀才好，你看是不是把那个蹄膀給我称一称，我不要排骨，要蹄膀好不好？”

“可以！”刘一刀把那个蹄膀一称，整整二斤，折合肉票一斤有余。

“半斤排骨换不了这个蹄膀，怎么办？”刘一刀問。

“把瘦肉割下一块去吧！”吃五頓答。

刘一刀正在割瘦肉，吃五頓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她想起了家里还有猪油，肥肚囊可以不要，她要退了肥肚囊。这又需要刘一刀找还她一部分肉才对。

“你給我两个腰子好不好？”

剛剛碰巧，正有两个腰子，上秤一称，双方可以不多不少。刘一刀給了她。她忽然又想明白了。

“我怎么这么糊涂，一总这么点子肉，买这多样，回到家里，那样做出来也装不滿盘子，装不滿碗。还不如多买点五花，多燉点子，吃一吃倒好。我看瘦肉不要了吧，都换五花！麻煩您家。”

“您家想的周到！”刘一刀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在这个情况下說出恭維吃五頓的話来。

刘一刀照办了之后，心平气和地又問吃五頓。

“还需要什么？”

吃五頓滿意地笑着，一样一样地往籃子里收拾着。快收拾完时，她望着自己的手腕怔住了。好象从手腕上看到吊死鬼，臉上的笑容刷下子就沒有了。她好象打了个冷战。

她失神地站着，为难地望了望刘一刀。刘一刀簡直弄不清她又出了什么問題。只見她从籃子里把几块肉又撿了出来，只留下那块蹄膀在籃子里。刘一刀看着这几块肉，又看看已被他割得七

零八落的半扇猪肉，手摸着刀把压抑着将要启动的躁火。

“同志！这些，我不要了！”吃五頓說。

刘一刀的眼皮猛一跳，右手抓起刀就要拍桌子，他看見了手腕上的紅毛綫，輕輕地吁了一口气，持刀的手軟軟地回到案子上。

“怎么？嫌肉不好？”刘一刀的話还是平静的。

“不是！我一家怎么好买这多呢？别家还要吃呢！”

刘一刀万沒想到吃五頓会这样識大体，他望着她，不知說什么好。关丽芬、王芳和几个人已經站到跟前来。她們把这些情况早已看得很眞切。

“雅琴！你眞轉变了！”关丽芬拉着她的手。

“老刘！你也……行啊！”王芳摆动着两手对刘一刀說。

关丽芬拉起了吃五頓的右手，看到她手腕上拴着一条紅綫。便問：“你拴这个干什么？”

“我，我……”吃五頓不好意思起来，低下了头。

王芳看見了吃五頓手腕上的紅綫，明白了。她把刘一刀的手一拉，指着那条紅綫給关丽芬看：“你看，他也有一条！”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将才老刘的手，提的多猛，下的多軟，就是因为他看見了这条綫！”

王芳这一解釋，不但关丽芬明白了，吃五頓也了解了刘一刀，刘一刀也了解了吃五頓。几个人同时明白了，发出相同的声音。

“啊！……是这么回事！”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夜改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十月号）

工地主任

田　濤

一

王主任剛来工地，一下子人們就傳开了：

“新来了一个战斗英雄，做我們的工地主任。”

“是哪一个？”

“前头那个穿草綠色旧軍装的。”

人們都望着从大卡車上跳下来的几个人，穿一色旧草綠軍装，都是部队轉业来的。工地上的人不知为什么，一听說来了一批部队轉业的，特別感到兴趣，都对着这几个人望着。走在前面的一个，鼻子有点儿弯，額盖寬大，尖下頦，他就是那位引人注意的战斗英雄了。但人們一眼看去，并看不出他那儿象英雄，只看到他那条左胳臂有点儿不好使喚，象从战場剛負伤下来的一个普通战士，左胳臂不能拐弯儿，隐藏在衣服下的手，似乎也伸不直。人們看了以后会想着他这只手，不知为人民立了多少功劳呢。大家都以敬仰的眼光望着他。有的在說：

“和平常人一样。”

有的人却悄悄跟着他，往高爐工地三层楼房办公室走去，象要从他身上学点什么英雄气概似的。

战斗英雄在三樓走廊，問到了党委办公室，听說这就是“政治

处”，立刻把背来的一小捆行李放下，把身上的尘土拍拍，端正一下衣帽，庄严的对着門內喊了一声：“报告，”然后推門进去。工地党委書記和藹地向他迎上来，热烈地和他握手：

“你是王治同志？我們早就得到你要来的消息了，以后又听說你还沒有出院。怎么样？你的伤完全好了？”

王治把抬不起手来的左臂有意往衣服下隐盖着，害怕党委書記看出他左臂的伤还沒有全愈，因而不分配他工作，那么千里迢迢来到沸騰的建設工地，就不能实現他的志愿了。但是多少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对党有一顆赤誠的心，使他不能对党有半分欺瞞的。这时候，就又显露出他的爽直眞誠来了。

他笑道：“書記，我的伤还沒有全好。”

他这句話，显然引起了党委書記的惊异。王治很注意党委書記的神态，从他臉上的表情看来，王治似乎发現党委書記是个性子有些急躁而不大平靜的人，可是只一忽儿，王治就又感到党委書記是冷靜的用两眼望他的手了。这时候，他感到左手沒地方隐藏，索性把左臂伸出，在党委書記面前晃了晃，表示他的伤已經不碍事，可以工作了。党委書記說：

“医院里同意你出院么？”

听这話，使王治的臉立时緋紅，仿佛他的一切行动，已經叫党委書記識破了。王治說：

“書記，在医院里我实在忍不住了，你想，我听說我被分配到世界人民注目的高爐建設工地来工作，怎么能在医院里多待一天呀。——我的伤沒关系，只要每天活动活动，鍛炼鍛炼，胳臂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听到这里，党委書記笑了，他那寬額上笑起了一些皺紋，带着滿臉的热烈表情，亲切的說道：

“好，王治同志，坐下休息一会。”他随手从桌上拿来一个玻璃杯，倒了一杯开水，送到王治面前，說：“喝一杯开水。”

王治接过玻璃杯，感到水并不烫，一气儿把它喝完了。他看到党委書記房里一刻儿陆續进来四五个人，看神气都是等着要和党委書記談話的，他就問明了他在哪儿工作，然后他向党委書記行了一个部队上的室內礼，推开房門走了出来。

初到工地来，感到工地上格外新鮮，什么都是吸引人的，他从楼上的玻璃窗不停的朝工地望着，这里那里搭滿了脚手架子，到处堆着木料、磚瓦、石灰、构件、鉄器等。吊車高高仰着长頸，在向高空起吊机件。各地傳来的声音，叮叮当当，嘁嘁喳喳。火車头一忽儿叫，一忽儿又走远了。地下横横竪竪挖开了許多条土沟，旁边摆滿了又粗又大的管道，載重大汽車，在公路上揚起一溜尘烟，一輛接着一輛来往奔馳，紧張忙碌的在往工地运送材料。他真象来到一个有趣而紧張的世界，由不得被窗外这片紧張的工地場面吸引得发呆了。驀不防背后出現一个人喊他：“王主任，你的行李在哪儿呀？”

他回头看，一个又粗又黑的人，臉蛋儿紅紅的，露出一口白牙，笑着在望他。他赶快从地下把那捆行李卷用一只手一提，便甩上了肩，說：

“同志，你是……”

这个人两眼盯着王治，伸手要搶他肩上的行李，热情的叫着：

“行李我替你搬，我是三工地的工长，你的床鋪我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跟我去吧。”

王治用身子把这个工长一扛，搶着行李往前走。两个人走下楼来，一直走到工棚里。原来这个工长名字叫胡維广，是个木匠出身的老工人。王治在工棚里，就和他睡在一張竹排上。晚上他

們睡在一起，白天他們又一路到工地去，办公室也在一起。王治到工地第一个認識胡維广这个老木工，也就第一个深深爱上这位性格爽直的工长了。

二

工地办公室，在一所小草棚子里，因为这是临时棚，四周的墻壁都是用竹篾編的，抹了一层泥，里面摆起几張桌子，这就是办公室了。

王治的办公桌，放在一个光綫充足的玻璃窗旁边，这是他从部队轉业下来，第一次坐办公室。可是他从来沒有在办公桌旁坐过半小时，他对那整天在工地里和工人一起干活的工长胡維广說：

“老胡，你的办公桌在工人小組里，我的办公桌也要搬到現場去才行呀。”

太阳一出来，工地上被蒸晒得象蒸籠，王治戴着一頂安全帽，走到混合队工人施工現場，帮助混凝土工人推运混凝土石子，綁扎混凝土鋼筋。他一面和工人們一起劳动，遇到施工中有了什么問題，一面就随时召集工长、小組长开会，商議解决的办法。对于工地上的一切他都感到很新鮮，他看到一个老工人正拿着震动器在混凝土石子里操作，就走到老工人面前望着，他問老工人：

“同志，这东西好使喚么？”

“好使喚，你站在这儿試試。”

王治伸过手去，把震动器接过来，站在踏板上，弯下腰，探下半截身子，把手伸进鋼筋混凝土石子里，震动器开动起来，震得他的手直发麻。他把震动器向混凝土石子里伸进去，震动一会，又換一个地方，然后問問旁边的老工人：

“你看，我干得行么？”

老工人点头笑着:"行！很好，你只用一个鐘头就可出师了。"

王治听老师傅的話，心里乐滋滋的，对于工地上各样工作产生了无穷的兴趣。他拜老工人为师，学会了震动器的用法，又去学电焊。接过电焊机来，这玩艺儿可比震动器难使喚，拿在手里，首先感到沉重，又怕它走电，痲煩的是除了手上的技术，还得戴面罩，透过面罩望着火光中那一顆小白点，望着那一顆小白点下的鉄水熔化，用力大就沾住了，用力小了又发不着火。但是，他慢慢試着，試着，胆子也漸漸大了，力量也漸漸稳了，那顆小小白火点，也漸漸透过面罩看得清楚了。工长胡維广要往混合队里去檢查工作，路經这里，看見王治戴起面罩在燒电焊了，便站在旁边望着，一直等他那根电焊条燒完了，他才說:"王主任，你又学会电焊了么？你的办公桌当眞搬到工地来了。"

王治笑着，把面罩摘下来，放下电焊机，脫下橡皮手套，說:

"我的办公桌还要搬到你們混合队里去呢。"

胡維广粗壮的身体，站在王治面前，看起来要比王治高半头，但王治那两个精明的眼睛却显得是个情急多智，干什么事儿都有办法的样子。胡維广看他放下电焊机要跟他走，高兴的說:

"主任，走吧，正找你有事呢。你想到我們队里去当学徒么？这一次可要請你去解决問題的呀。"

"到哪儿去？"

"配料槽基地上去。"

"什么事呀？"

"队里工人們要請你解决一件大事情。"

王治一想，笑着說:

"我知道了。配料槽提前施工的圓木問題吧？"

胡維广瞪大两只眼睛，点了点头，呆望着工地主任王治。圓木缺乏，不能提前施工，混合队里的工人們就要窩工，就要影响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这是胡維广心里一个不能解开的大疙瘩，应該怎么办呢？王治看着胡維广臉上疑难的表情，也知道他心里在为什么問題遭难了，王治爽朗的說："走，找工人們去想办法。咱們有一道原則：第一，一定要加快建設；第二，不能叫我們的工人們窩工。眼前缺少圓木，按照原計划，圓木明年春季才能运到，料槽的施工日期也是在明年春季才能开工。根据眼前的跃进形势，那就不能按照原計划了。咱們一定要研究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解决圓木問題，也能使料槽提前施工。"

胡維广听了王主任的話，眼睛立刻明亮了起来，原来存在心里的一块暗云似乎被冲淡了許多，問題仿佛就可以解决了似的，他臉上露出了愉快的神情，他急切地对王治說："主任，那就要請你多帮助了。"

說着，王治和胡維广一同穿过高爐側面，向配料槽基地走去。配料槽基地上混合队的工人們，正在挖地基，王治問道："配料槽已經开工了么？"

"混合队里窩工呀，主任，能叫我們閑着不干活么？工地上都这么紧張，誰还閑得住呀！"

"那自然要干啦。我們的建設要提高一倍速度，可不能窩一天工，也不能閑一个人。"王治听到胡維广的話，心里有点发急了。"老胡，你有什么困难？你說吧，无論如何是不能窩工的。"

王治这一問，胡維广似乎又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不知从哪儿說好。过了一会，他才慢吞吞的說道："我們混合队呀，看着沒工作干，就自己动工挖配料槽基础了。我們想，眼下不是缺圓木么？大家伙想出办法来，用三根竹竿扎在一起代替圓木。技术

員搖着头說这不行，要是在施工中发生事故，他不負責任，他不簽字动工，他一定要叫我們停工待料，你看这怎么办呀？”

王治一听，原是这么一回事。这倒也使他感到有点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情，在他脑海里打起来一个漩渦，不过，一忽儿，他眼睛明亮起来，望着胡維广果断地說：“馬上把混合队里的工人們召来开会。”

混合队里工人們都集合在工地一角，坐在地下研究起用竹竿代替圓木的問題了。有一个老木工气憤憤的說：“技术員用大帽子压我們，說用竹子代圓木，要是在施工里出了事故叫我們負責任，他不同意就不簽字，这叫我們怎么干法？眼下沒活儿干，叫我們窩工，我們看見人家干得那么大的勁头儿，可閑不住。主任，你評評这个理，在大跃进的时候，还能叫我們待着睡覚么？我們可不是为的錢，全都看在高爐提前出鉄的緣分上呀。”

这一个說完了，那一个又說：“不行，咱們不能窩工，还是挖地基，打基础。他說竹子不能代圓木，咱們試試叫他看，三根扎綁起来，頂不頂得上一根圓木力量大？主任，我們可不是工程师呀，不懂得什么叫‘拉力’，什么叫‘年龄’？我們只知道三根竹子扎起来比一根圓木不差。”

“就試給他看呀，——咱們可不能閑着不干活，看看紅旗叫人家搶走了。”

会上越說越急，工人們的勁头儿，冲激得王治心里的火直冒，他象在战場上指揮战士們作战一样，响亮的說道：“同志們，咱們作个試驗，咱們一定要試驗成功，找到了代替圓木的东西，我們就可以提前完成配料槽的建設計划了。”

这天夜里，工地上的工人們虽然都下班去了，王治和混合队里的工人們，仍然很有兴致的在电灯光下扎圓竹，抬圓木，要把扎

起来的三根竹子同一根圓木作个同等重量撑力試驗。他們一直試驗到深夜，連飯都忘記吃了。

三

当天夜間，王治和胡維广回到工棚里睡覚的时候，王治心里还象挂着一个吊桶似的不安，想着那放了同样重量試驗撑力的圓木和扎在一起的三根竹子所撑起的重量，等到明天早晨，哪一种会发生变化呢？三根扎在一起的竹子，如果胜过了圓木，这配料槽提前施工，就沒有問題了。睡在竹排上，翻了一个身，又轉一个身，他听到他身边的胡維广，也是翻来复去，沒有睡着。过了一会，王治听得胡維广沒动静了，便从竹排上爬起来，咳嗽两声，假装起床去小便，穿起衣服鞋子，悄悄溜了出去。

睡在旁边的工长胡維广原来沒有睡着，早想起床出去看看究竟，王治起床走出以后，他也翻了个身，望望玻璃窗外，工地上灯明火閃，上夜班的工人們正緊張的劳动，从那里发出来各种声音，隐隐傳来。他睡不着，也披起衣服走出工棚，直朝配料槽工地走去，誰知他剛走到配料槽基地，便发現一个人影子站在那儿，他連忙叫道：

“王主任，你也来了？”

“老胡呀！”王治发出惊喜的声調，仿佛有了新的发現，“快来看，我們的配料槽可以提前施工了。你看，这三根竹子，一点沒动，比圓木一点都不差呀。”

胡維广听到这里，早已三步并作两步的走过来了，和王治站在一起，望着电灯光下扎在一起的三根竹子撑起来的重量，一点儿沒动，这已經証明它和一根圓木的撑力可以相等了。胡維广还在不相信这能是眞的，又仔細看了看，那竹子确实坚坚实实的一

点未动，他眞象发了狂似的，双脚跳起来了，磨拳擦掌的叫着：

"这一下技术員可沒話講了吧？明天咱們得叫他来看看，看他还反对我們用竹子代替圓木不？他要是再不签字，王主任，你签字就行了。"

在王治心里同样也恨不得把技术員馬上叫过来問問，但技术員不睡在工棚里，技术員的宿舍距离工地很远，对于这样的技术員，在他心里也有一股怒火在燃燒，他压了压火气，对胡維广說：

"咱們先回去睡覚，明天再說吧。"

第二天天不亮，王治就起了身，他一个人站在配料槽基地上，望着那已經試驗成功的三根扎在一起的竹子，走来走去，心里很激动。显然，竹子代替圓木的試驗的成功，已經把他这个工地主任的心全部吸引住了，他为这件事情在紧張、在兴奋，这是他来到工地第一件感到最高兴的事。竹子代替圓木的問題解决，配料槽可以提前施工半年，这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呀。这时候，他感到渾身是勁儿，那条不能弯曲的胳臂，自从他来到工地，每天練习弯曲，到今天这只胳臂活动得象好胳臂一样了。他眞象在战場上打了一次胜仗那么高兴，望着升起来的太阳，太阳光把工地上建筑物都照亮了，一直等工长胡維广走来，他才离开那扎在一起的三根竹子，他对胡維广說："吃完早飯，混合队的工人們来上班的时候，把发明竹子代替圓木的那个工人找来，他就是我們的技术員。"

胡維广听得王治这种命令似的語气，心里感到高兴、愉快，王治干事情可很符合胡維广的心意，他最喜欢这样痛快的人。他想，这一下他們混合队里的干勁儿可就鼓起来了。

吃过早飯，工长胡維广比往日都要精神，他从休息棚子里走出来，发現做竹子代圓木試驗撑力的地方，圍着一大群人。工地

主任站在那里，已經震着响亮的声音在对混合队里的工人們講話了：

"……同志們，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們大伙儿解决。竹子代圓木試驗成功了，这是我們工人阶級的胜利。从今天起，发明竹子代替圓木的韓延寿当我們的技术員，今天就正式动工，使我們的配料槽一定要提前完成計划……"

王治講完了話，一个濃眉大眼的大高个儿木工老师傅站出来，臉上露着和藹的笑容，这就是发明用三根竹子扎起来代替圓木的工人韓延寿，新任技术員。就这样，配料槽的建筑便正式开工了。王治在配料槽施工基地上和混合队里的工人們一块搭架子，扎鋼筋。他望着配料槽基地上的建筑物一天一天竪立起来，他心里高兴起来。他那只受伤的胳臂已經完全和那只完好的胳臂一样，可以搬抬重东西，可以干活儿了。

夏天一来，工地上格外炎热，在太阳下走路，就象被火爐儿烤烘着。施工越来越紧張了，王治白天夜間都沒离开工地。他脑子里所装进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他生来一副好記忆力，也跟着施工的紧張和复杂而更健旺，什么事儿他都記忆得十分清楚，大事小事，工人的姓名和每个工人家庭生活瑣事，施工进度情况等。……他有条不紊的把工地上一切都記在脑子里。在炎热的太阳下，他还是戴着一頂安全帽，在象被烘爐烘着的工地上奔来跑去，午睡便找一間装廢料的蘆席棚子，用安全帽代替枕头，眨一眨眼儿，不过脑子里装的許多事情，很快便又把他弄醒了。

四

配料槽施工不久，基地上的鋼筋便扎結起来，架子工人搭起安全架，在澆灌混凝土的时侯，配料槽建筑模型已經摆在眼前了。

混凝土一开始澆灌，施工格外紧張，工人們日夜在工地輪流換班，住宿在工棚里，不能离开。但是这紧張的工作，使混合队里的工人們更加愉快起来，人人都在想着提前完成建設計划，看着工地上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的配料槽建筑，干勁就更大了。

王治跑到工地，照例听了工长胡維广的汇报，胡維广把施工速度超过指标的情况汇报过后，也照例把工作上的缺点和存在的問題汇报一下。按照过去的习慣，王治听了这一部分情况后，他总是这样問一句："今后你們准备怎样做呢？"

但这一次王治却沒有这么說，原来他很注意工人們的思想情况，他听到混合队里有从东北来的工人，因为生活不习慣而鬧情緒，工作消极。胡維广汇报时虽然随便的就把这件事情談出来了，但王治听后却皺起眉头，最后他問道：

"鬧情緒的工人叫什么名字？"

"孙大明。"

"生活怎么感到不习慣呀？"

"在北方他們燒大鍋大灶，来到这里，他的老婆不会燒煤球儿爐子呀。"

王治在部队的时候，碰到战士因为家庭問題鬧情緒时，他总是和那个战士睡在一起做工作。但这可和部队不同了。他跑回办公的小草棚里去，坐在办公桌旁边仔細考虑了这个問題，不一会儿他便向混合队的家屬宿舍走去，他决定去帮助孙大明的老婆生煤球爐子去了。

过了两天，工地上都在傳說着工地主任王治教工人家屬生煤球爐的故事。工人孙大明干活儿也积极了起来。从这以后，混合队里的工人們，一見王主任来到工地，都笑嘻嘻的望着他，王治那两个精明灵活的眼珠，在工人們看来又添加了亲切和慈爱，寬闊

的額盖，更显得对工人們的忠誠，工人們也就将一顆赤热的心和他連結在一起。配料槽施工計划，到混合队里下了保証，保証再提前一个月完成，高爐料桥和二十四号轉运棧也突破了原施工速度。党委書記戴了安全帽，穿了工人服装，在配料槽建設基地上用小斗車推送混凝土石子。王治鑽进鋼筋网里，用手扒着那沒有震动匀的混凝土石子，把震动器伸进深处，进行震动，等他完成一項震动任务，从鋼筋网里爬出来，簡直变成了个泥人儿了。

王治从泥濘鋼筋里爬出以后，因为在泥水里待的时間过久，身体发起燒来了。他洗过了澡，回到工棚里，感到昏昏然，站立不稳了。医生嘱他休息，党委書記叫他躺在床上不准动，他睡在床上，也感到天地在旋轉，他平时很少被病魔困倒过。他喝了两口热水，想战胜这陣昏热，从床上坐起来，望見旁边坐着一个人影，听到窗外雷雨大作。旁边坐的原是工长胡維广，他从被燒得昏热的眼睛里望清楚胡維广的大个儿了。胡維广說：

“睡着，不要起来，外面下雨了。”

王治一听說下雨了，急着問道：

“落雨了？工地上还在干活儿么？地下管道还沒打好，注意防水。高爐卷揚机室下面的管道坑若是积了水，会影响卷揚机室混凝土柱子的，要是柱子一偏，事故就大了。”

外面雨下大了，装在王治脑子里的工地上一切与大雨有关的工程，都涌上来。他虽然还在发燒，但是听到外面的雷雨声音，他怎么也不能安定的睡在床上了，脑子里記忆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

雨漸漸小了，工地上跑来一个报訊的工人，他看見王治，就喘着气說：

“主任，快呀，卷揚机室下面沒安裝好的管道沟涌起水来了，卷揚机室可危險呀。”

任凭什么人，現在也阻拦不住王治了，他猛的从竹排上跳下来，穿起雨鞋，披起雨衣，一面往外走，一面象对战士們下命令，震着响亮的嗓音，向工棚里的工人們說：

“你們都出来，跟我跑步去搶險！”

有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一望見王主任的紧張表情，知道一定出了事故，也都跳出工棚去，飞快的跟在王治身后跑步往高爐工地奔去。

他們一气儿跑到高爐卷揚机室下面，挖开的管道坑沟，尙未下好管子，但两头已經接好管子的地下却不断往上冒水，眼看就要把坑沟灌滿，浸到卷揚机室的混凝土柱基上来，情况的危急，是叫人吃惊的。王治現在已經忘記他自己是病人，他那情急多智的两个精明的眼睛閃着耀人的目光，对着工人們象指揮作战似的下着命令：

“会水的都下水去，先堵水口。电工过来，抬水泵来抽水。上面的，准备浮木和塞水口的小麻袋。管道工人，要准备搶装地下管道。都不要慌，各就各位，开始行动。……”

噗噔噗噔，会水的人都抱着木柱跳下水去，上面的工人开始把装了泥沙的小袋子往水里輸送。

水泵抬过来了，很快通上了电，噗噗的响着，从下面抽起水来了。

雨下得很小了，蒙星蒙星的，但下面从管道涌起的水，却不因雨小而小起来，相反，它越涌越有劲。因为还沒有把水口堵住，虽然連續三四个水泵都抽起水来了，但水势还是一点儿不减。原来那下面游水的人，身子着不到底，沒法儿把沙袋往冒水的地下管道口塞去。王治在任何紧急关头，本来都能冷静的，但現在无論如何也不能冷靜下来了，他把雨衣往旁边一甩，把雨靴子也脫

了，党委書記早已經跑来搶險，看他要下水，一下把他拖了过来，說：

“你身体有病，不能下去。”

王治沒有看这是誰在阻拦他，只把手一推，一下便溜下水去，搬着一个沙袋，鑽进水底下去。一会儿，他从水里鑽出来，攀住一块木板，上到岸上来。地下管道的水口被他堵塞住了，三四个水泵抽水，眼看坑沟里水往下退了，一場紧張的战斗，轉危为安了。这时候他才发現党委書記两个严厉的眼睛在注視着他了。

几天后，王治恢复了健康，他和工长胡維广，又跑到配料槽工地，他拿起了震动器，又鑽进鋼筋网里操作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九年元月号）

春　桃

魏子更

第一回　打賭

山头上吹响了休息号，大伙儿象一窩蜂一样飞拥攏来，把我圍了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着，有的要我說鼓書，有的要我講故事；有的說，不論鼓書也好，故事也好，要新鮮的事，越新鮮越欢迎。

大家这样一說，倒教我为了难。因为今年要講最新鮮的故事，是不容易的，比方說，昨天是最新鮮的事，今天来說就不新鮮了；有的早上是新鮮事，晚上又不新鮮了。总起来說，一天十二个时辰，有二百四十个变化。你的高产惊人，他的比你更惊人。社里成天招待报喜的人，忙也忙不过来。新鮮事就象长江流水一样，一浪赶一浪，实在数不过来。这叫我怎样去拦头說起呢？可是，众人渴望的眼光象夜明珠一样望着我，欢迎的掌声逼着哑吧也要唱歌。我的心中眞不知怎样回答众人才好。沉思一会，有了，我想：就說一个不新不旧的故事給大家听吧！

我說："一九五七年在省人代会上，听了張省长的报告，說武昌青山某部会养猪，其中有一头猪，身长八尺，重有千斤。"大家听了，張口吐舌，齐声叫好。我講的正在兴头上时，忽听有人扑哧一笑，我踮足一望，不是别人，正是打歪眼、外号叫"臭虫"的游計安。

只見他縱着一副猪娘臉，鼻子一縮象棺材盖一样，分开众人前来問我:“大肥牛有多少斤重一头?”說罢皮笑肉不动的怪样子逼近我身傍，叫我回答。本来我对牛的估价沒有經驗，心里沒底，再加上他这样一問，就把我問住了。他見我无言对答，就閃着一双細眼睛瞄着我乘势一追，問我:“千斤重大肥猪是公猪、是母猪？是黑毛还是白毛？是哪里来的良种?”这样越发把我問住了。可惜我只听張省长在会上講过，沒有亲眼看到过，叫我怎样說出猪的模样呢。他見我如此，更加兴起，冷笑一声把大拇指竪得象笔杆一样，两只鼠眼向众人一扫，才張开嘴:“不瞞大家說，祖上几代人是开牛行的，我也当了几年牛販子，从来沒見过千斤重的大肥牛，何况說猪？頂大的肥猪，也不过三两百斤重。有千斤重的大猪王？你們大家信不信?”他見大家不理他，又說:“眞是风吹得他乱夸!”說罢，狂笑了一陣走了。众人也扫了兴，稀稀拉拉地走了。我眞想赶上去頂他两句，又見他走远了，只得算了。

我气极了，回到家里一夜沒合眼。心想，这个“臭虫”光放臭屁，嘴巴比刀子还快些。一九五四年我宣傳亩产千斤水稻，他說，要連草称，就有千斤。我宣傳要密插秧，他說，又大又密，兜头三粒，麻雀一过，白費气力。現在水稻产量更高了，他說，是碰上了好运气。总起来說，不論什么运动，他总有怪話說。明明是死青蛙，他也要爭出活尿来。

第二天，又在一块儿挑塘泥，只見他趾高气揚的，見人就講：“一头猪有千斤重，眞是不怕夸掉了下巴！光吹牛皮!”說了又笑，笑了又說，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同他爭論了几句。他見我不服气，把眼珠儿都瞪出来了。我也决不讓他一句，他車身对众人討好的說:“你們說，眞有千斤重的猪么?”众人含笑不語，他見大家沒說什么，更加有气，大声說:“你們都打着順风旗，不肯說直

話，我是决不信这个鬼打鉄的怪事!”我說:“不信你去青山看!”他听了头皮紅得象猪血样，說:“我沒有那么多功夫，你是好汉就养一头千斤猪給我看看!”这时，我正有此心，早想养一头試驗猪，就滿口应承下来。他見我滿口答应，毫不退讓，便把肚皮拍得比战鼓还响一些，說:“你养成了一千斤重的大肥猪，我送你一块光荣匾，还送你一千块錢。”說罢，气冲冲的站在塘岸上，象根乱树桩一样，一动也不动。我說:“养猪是养猪，誰跟你打賭!”他說:“我一定要与你見个高低!”这时，大家紛紛劝解:“計安大叔，你二人何必这样，硬要在豆腐里爭出血来！他縱然养出千斤重的猪，你哪有一千块錢把給他呢?”“臭虫”一听，怪叫着說:“你們太小看人了，一千块錢我就难办到?只要他能养出千斤猪，我情愿三年餓肚子，也要湊合一千块錢送給他。”大家听了，哄然一笑，他心中更是发火，連忙在地上拾起一根稻草掐成两截，一段送我，一段自己拿着，說:“此草为証，决不食言!”我沒办法，只好忍耐着接过手来，說:“好，大家作見証吧!”

太阳站在西山头上，大家收工回家。这天农忙，食堂加餐，添了很多好菜，我爱人高兴地說:“今天合口味了吧!”本来我爱吃魚，今天不但不想吃，見了心也煩。勉强吃了半碗飯，一盅酒，就和衣睡覚了。躺在床上，心中实在难过，要說不理“臭虫”吧，他光和我搗乱，我是党的宣傳員，要是沒有个千斤猪，被“臭虫”量住了，今后我的宣傳工作怎样开展？左思右想，只有下定决心养头大肥猪。現在是生产大跃进，能养头千斤猪，也能打破对养猪的迷信，起点促进作用，况且也可以給“臭虫”看看，敎育他一下。想到这里，恰巧我爱人从食堂回来了，我就同她商議。誰知她也不同意。我从天南說到地北，也是无法說通。倒引起她对我一場反駁。她說:“爭不尽的英雄气，爱不尽的好丰收，千万不要

与計安打賭。养猪，不比养牛那样松散，上山、下湖、吃草，猪要吃飼料。現在吃飯到食堂，連洗米水也沒有，白水怎能养猪呢？”我說：“并不是与他嘔气，大跃进嘛，我想养猪对社里多点貢献。一勤无难事，只怕心不坚，只要多找些窍門，总可以冲破难关。我們也不能叫‘臭虫’量住。”她听了低头不語，手掐指头心里在想什么。我也出神地望着她，盼她轉口。冷靜了一会，她抬起头来說：“‘臭虫’与你是不調和，他在前面搞自发，你在后面貼他的大字报，漫画，你說他是富农思想、保守派、怀疑派，他說你光吹牛不实际。你二人都是八两对半斤，对换不找搭头的人。本来，猪哪有千斤重呢？我也很难相信。就依你养一头試驗猪，万一不能成功，岂不惹火燒身，反助‘臭虫’兴味，那时后悔不及，倒不如就此收兵为妙。”我見她越說越泄气，实在听不下去，就生气地說：“算了算了，别泄气了。你怕困难，我就来养。”她見我下定了决心，难以更改，就叹了口气說：“不是不愿意养千斤猪呀，千斤猪要万斤骨架，哪里有这样的良种呢？”我見爱人口气活了，心里非常高兴，就滿有信心地說：“只要决心养，良种总找得到。”接着，我又講了一大堆理由，想了許多办法，来巩固我爱人的信心，最后她欣然同意了。

这样一来，我眞是又喜又愁，喜的是爱人同意了，可以同心协力地干，愁的是难找到猪种。一連跑了几天，到处找不到长条骨架的猪娃，又不好向人明說。“臭虫”見我沒有动靜，他非常高兴，一进食堂就高談闊論地諷刺我。沒有办法，我就找队长說明原委，队长非常关心这件事，也帮我到处打听着找良种，幷派我跑东走西找了好多地方。

有一天，我去县里开会。一路上有很多相識的人問我，“試驗猪长的好嗎？”我听了心中好生奇怪，我只和“臭虫”打过賭，怎奈

找不到良种，計划沒有实現，怎么大家都知道我养試驗猪呢？我正想着，突然有人在我肩上拍一把，掉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桂桥方云卿，只見他張口大笑說:“你的千斤猪长得好嗎?”說罢，咧着嘴吧望着我直笑。弄得我不好意思回他。他又在我肩上拍一下說:“不要做作，大胆革新試驗千斤猪，眞是光荣!”我听了更是莫名其妙，他幸灾乐禍的說:“瞞不住了，計安大叔老早就对我說了。”

我听了計安二字，心中明白过来。本想向他解釋一下，又一想，他同“臭虫”是一鼻孔出气的人。因此就同他乱扯一頓，才分了手。一路上心想：这事实在逼人，“臭虫”到处宣揚，多数人无意中来諷刺我，我心中好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弄得我开会时也人在会場，心在天外。

第二回　买猪

几天来，社里生产很忙，可是心里总是記挂着买猪娃的事。夜里睡在床上，梦里也梦見养猪的事。这天天还沒亮，我就醒来了。社里的汽車嗚嗚的叫着，要送社員們上地里去培育棉苗。陣陣歌声、笑声、車声混合一片，从窗口飞进来。这些天因为队长照顧我买猪，叫我打零工；地里很少去，不知棉苗长得怎样。我想到地里去做活，拿起家伙正要出門，迎面来了我們的队长。只見他手上拿着張紙条子摆动着，笑嘻嘻地說:“老魏，告訴你个喜事。我到社里开会，順便說起你养猪的事，饒兴祇社长与丁書記商議，說县农場有猪，是約克夏的良种，本来人家不肯卖，后来打电話与农場商量了半天，农場才答应卖一头。”說罢，把紙条交給我。我听說丁書記、饒社长这样关心，实在感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愛人也喜出望外。队长說:“你今天就去把猪娃买回来，叫桂芳同你一路去。要注意拿出眼力选好猪种。”听了队长的

話，眞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这几天，社里生产正忙，我和愛人都怕悞工，商量着早去早回，吃过飯換換衣服，带上錢就上路了。

到了县农場。看了介紹信，农場一位同志先領我們去看大猪，但見那头猪，声如雷吼，周身雪亮，眞是又肥又大。我愛人見了目瞪口呆的連声喝采。再到猪娃場一看，更是动人。見一群猪娃活象一群小白象出洞一样，搖头摆尾，惹人心愛。我愛人目不轉睛的看着，一面喝采叫好。其中有头公猪娃，格外惹人心愛，滿身油光水滑的，引人着迷。我愛人越看越出神，我故意拍她一下說："莫把猪栏挤倒了!"她扭过头来，滿面春风地指着那头猪娃說："你看这头猪娃多好，就买它回去好啦!"农場的同志看我們选好了，就当面过秤，恰好一十四斤。我愛人不等秤鉈落地，就搶上前去把猪娃抱在怀里，这头猪娃也象嬰儿貼在娘怀里一样，輕輕的哼了几声就沉睡了。算了錢，向农場的同志道了謝，我同愛人換手抱了回家，一路上說說笑笑，眞是高兴。一口气走了十多里路，翻山过坳轉眼到了桃花林。因为久雨初晴，太阳格外厉害，又是中午，我就同愛人走进桃林休息一下。我坐在桃树根上，抱着猪娃两手不閑，愛人掏出手巾給我擦汗。我俩同坐在一条树根上。眼看桃花怒放，游蜂如蟻，鳥語花香，逼人兴起，就以桃花为题作詩一首。詩曰：

"千朵桃花一木生，
夫妻养猪共条心，
副业来个大跃进，
养猪超过一千斤。"

桂芳見我作詩，她也兴起，作了一首：

“桃花怒放十里香，
买头猪娃世无双，
养得要比牛还大，
明年要称猪大王。”

这时朝霞反射桃树，花影映在猪娃身上，格外美观，好象婴儿着上花袍一样引人着迷。我爱人高兴了，手指桃花自己恭賀自己說：“今日桃花怒放，必結甜美的盛果，今天买这头猪娃，說不定长得超过千斤呢。”我听她的話正合我心，我和爱人商議以桃树为題，給猪娃取名“春桃”。

說也奇怪，以后这猪也习惯了，不論你是張三李四，喊上一声“春桃”，它就昂头摆尾連縱带跑的到你脚跟前乱轉乱哄的。桂芳更把它打扮得象一支花样，把我的紅墨水刷在猪娃的头背上，远看象披上了一匹大紅緞子一样，紅白交加，光輝灿烂，更是惹人心爱。可是春桃就有个毛病，会鑽会出，只要你一眨眼就不見了，接着有人說瓜藤咬断了，有的說菜吃光了。我爱人成天向人說好話。有一次，我爱人因听了閑話，实在恼火，把春桃关在屋內，举着竹棍大叫：“春桃，我要打死你，天天为你慪气。”春桃听了，伏在面前輕輕的哼，好似小伢向娘討饒一样。我爱人手軟了，下不得手，一下也沒打它，反过来又把它抱在怀里，如訓小孩子一样，千言万語的哄劝着說：“不要乱跑，再不要去惹禍。……”

第三回　冒險

春去夏来，春桃一天大一天，飼料就一天比一天困难。我爱人积蓄了一点谷糠，是准备喂鷄的，也被春桃吃光了。食堂养的

猪多，只能提少数的米湯和洗米水給春桃吃。田地生产又抓得紧，不能抽出多的时間給春桃办飼料。我們怕春桃出外吃了人家的瓜菜，原来是把春桃关在屋里的，后来沒办法搞飼料，就放出来吃青草，当作养牛一样，一天只喂两餐。春桃吃不飽，当然更是到处乱鑽乱闖的找口粮吃。这天，我同爱人到地里挑粪土，一不小心，春桃跑进了狐狸精的菜园內，把她一棵开花的方瓜藤咬断了，眞是闖下了滔天大禍。这个狐狸精，就是"臭虫"的爱人。自古道：一床被子不盖两样的人。这狐狸精比"臭虫"还要厉害，社員們給她編了首順口溜："提起狐狸精，听了脑壳痛，无风三尺浪，嘴巴似鋼針。"只要你动了她一根稻草，她要駡十天半月还不干休。今天把她一棵最心爱的瓜藤咬断了，犹如咬断了她肚內一根大腸。她恶狠狠地扛着大鋤，跑进园內，恨不得将春桃一口吞了下去才解恨。恰巧这时"臭虫"放工回家，一見春桃，举起扁担就打，幸喜春桃会鑽会溜，沒能打中。搞了半天不能出气，狐狸精堵住春桃还要截打，一面拉开嗓子象山羊叫样大喊："打，打!""臭虫"狠命追打，逼得春桃上天无路，入地无門，乱鑽乱闖。"臭虫"高举扁担逼近春桃，照着头上拚命一扁担，春桃乘势狠命一鑽，恰巧从"臭虫"胯襠里溜过去了。一下子把"臭虫"的一只烂脚碰得血直流，痛得他怪叫起来。狐狸精一見，也顧不着打春桃了，慌忙上前給"臭虫"包脚。春桃趁着空子一鑽出了园門。引起二人火发，"臭虫"咬紧牙关忍着痛，賭咒要打死春桃。我同爱人得着这个消息，恨不得插翅飞上前去。远望"臭虫"同狐狸精穿梭样赶打春桃，并且嘴里大叫："你往哪里跑!"两人把春桃逼在山坡边，坡下几丈高，心想：这回可能收拾你啦，縱然打不死你；跳下去也跌死你。春桃見"臭虫"举起扁担，就朝狐狸精身边讓，"臭虫"逼进它身边狠命一下打去，只听狐狸精一声喊："要死的杂种，你瞎

了龟眼，打断了老娘的脚，要你坐穿牢儿!”吓得“臭虫”目瞪口呆，打了一个寒战。正好我同爱人都赶到了，見“臭虫”的脚血染紅了褲子，又見狐狸精坐在地上捏脚，見了我二人，口里不干不淨的連說带罵。我同爱人只好忍着，細問原故，才知都是为打春桃吃了大亏。“臭虫”說:“你看，我这病脚是給春桃撞破了的。”狐狸精說:“我这脚沾春桃的大光，要死的老杂种打春桃把我的脚扫了一层皮，痛到老娘心里来了，春桃的一根毛也沒沾着，你看气死老娘不!”我和爱人听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向他們道罪賠祇，又把他二人搀扶回去，这才滿天烏云吹散了。

回家以后，我們就把春桃拴住不許它乱跑。春桃也象小孩子受了一次大教訓一样，再也不乱闖了。这样飼料办不来，更是困难了。后来社里知道了这情形，就馬上撥給一部分飼料。我又到各地去学习經驗，爱人又找了很多野生飼料，野芋禾，虾須草，再加上种了一百多棵方瓜，問題就慢慢的解决了。为了給春桃增加鈣質，我們还用牛猪骨头、鷄蛋壳子研成沫，制成混合飼料給猪吃。說也奇怪，春桃长得又肥又胖，一天变一个样儿，众人都夸它长得好，只有“臭虫”俩口不言語。

第四回　中毒

轉眼又是桃花怒放的季节了。果然春桃长得膘滿肉壮，好象一匹銀鬃战馬一样，远近全知。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七百斤，有的說八百斤，有的說，“这眞是巧事，半年猪儿六十斤，一年难养二百斤，春桃一年有八百斤。”还有人說，“这才是一样的水养出百样的魚，我同他一天买的猪娃，一年光景，天差地隔。”我听了心中非常愉快，我爱人不消說得，出門就有人夸她是养猪能手。社委、队长常来鼓励她，县粮食局长陈福初同志听說了，亲身来看，

并批准供应飼料。这样我同爱人信心就更大了。

这天又挑塘泥，这口塘是历年未干过的官塘，因为过去社小力不足，过去总沒車干过。今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人多力大，一天一夜就車干了。挑泥的人多了，也不是光用人挑，多数用天綫来运。我是搞天綫带搞工地宣傳的，听了休息号，就架起鼓板說唱起来。大家欢天喜地要听新故事，只有“臭虫”象螞蟻扒上了火灶一样行坐不安，等我說完一段，有人就向“臭虫”打趣起来，問他說：“你的光荣匾办了沒有？一千块錢在哪里放着？”有的說：“去年你們打賭，叫我們給你做証人，鑼鼓乐器我們帮你办好了，只等你的光荣匾、千元錢啦！”說罢大家哄然大笑。“臭虫”臉上一紅一白的，象落水狗一样低着头走了。

第二天又在一块儿挑泥，大畈中間人多嘴多，你一言他一語，說得“臭虫”实在受不了，他就强打精神冷笑一陣，說：“你們不要象打瘋狗一样，見了猫儿就喊老虎，一年的猪就有七八百斤重，不怕你們帮他吹，再吹狠一些也不行。”大家看他还要硬爭，都笑他。他說：“不是我硬爭，事实也是如此，猪长到几百斤重就推車抵了岸，再不能长了，不信往后看，不要替我操心。人常說，猪是百日虫，养了一年不杀就会死。”众人都笑着說：“猪倒不会死，只怕人会急死。”“臭虫”見势不好，就說：“算了，算了！”回到家見狐狸精坐在床上，似哭非哭的头发吊在鼻子尖上，露出猪娘嘴，見了“臭虫”，火上加油的大罵：“老杂种，你吐膿吐血惹得众人說老娘，老娘一生不喜欢听人的閑話。”“臭虫”在田畈里碰了釘子，想着回家同她說說，誰知脚沒进門，狐狸精的嘴象江堤潰口一样，一时擋不住話头，只好由她咒罵。等罵够了，她見“臭虫”象小学生听課一样低头不語，才住了口。“臭虫”抬起头来說：“我的媽呀，你搞了半天究竟为了什么？”他这一問，又惹起狐狸精的气

来:"老杂种，你反問我，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賭一千块錢，送光荣匾？眞是气死老娘，今天在地里干活，大家冷一句热一句，問我几时送光荣匾？这話叫我么样回答呢?"臭虫說:"不要埋怨我，事已如此，总得想个办法。"

有一天，我同爱人去打虾須草，把春桃拴在竹林內，狐狸精撥一碗飯拌着六六粉的杀虫藥，偷偷的送給春桃吃，以为可以一箭射中。誰知春桃不象一般的猪，它从小在县农場就打針吃藥，因而嗅見有藥味的东西，是根本不吃的。这时春桃一聞，扭头就走。狐狸精还不甘心，逼近春桃按住猪嘴硬叫它吃，引起春桃性发，照准狐狸精的大胯猛咬一口，痛得她在地下打滾，又不敢大声叫痛，她只得咬紧牙关，撥着碗象杀猪似的哼着，一面叫"臭虫"向队长說，大胯生了癤子，不能出工。一碗飯擱在床头下，不防自己养的小猪摸进房来吃了。第二天，"臭虫"喂猪时不見了猪，喊破了喉嚨也沒听猪应声。找到大門洞里，才知道猪死了。細看猪嘴上粘的有飯，才知道是中了毒。眞是火燒烏龟，痛在心里。狐狸精又加上了心痛病，伏在床上大哭一場。"臭虫"伏在桌上掉了几滴伤心泪。一計不成，二計又来。"臭虫"內心暗語說：回想过去当牛經紀，不光日子过得松松活活，而且人前背后，一向說話有人听，今天人都說我投机取巧、不想劳动，想走个人发財道路。亲友变成了生人，往后說話誰相信我呢？岂不越发被人压下去？本来沒听人傳說猪有千斤重，誰知新社会百事不同，說有就有，可是这生产大跃进我就是不习慣，跃得越快，自己越吃亏。春桃存在一天，我的面子一天比一天丑下去，一定要想办法。

第五回　工地上

春季，我参加了修水庫的工作。

老天久雨不晴，水庫工地上一片泥濘，一万多民工不能上堤。布谷鳥一声赶一声的叫，民工們心都急炸了，恨不得推两座大山塡滿大垻，完成任务回社生产。空人走堤上滑得象划船一样，县委徐書記同郑区长研究，用大鋤刮去泥浆，鋪上一层木板，人車好走。众人听了欢天喜地，向党宣誓：大战八天八夜完成四十天的任务。

县委派我下乡去买板子，一連跑了几个村庄，到处都在发猪瘟，死的猪很多。我的心里直发慌，倘若春桃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想到这里，恨不得插翅飞回去看看才放心。板子买好了，回到指揮部，心想請假回去看看。誰知有个民工病得很急，徐書記叫我領个医生赶到汪家冲去看看，回来正碰上夜班，时鐘打过了十二点，山上吹响了接班号，深夜的天空黑得象鍋底一样。工地上万支灯光照射着夜空，陣陣寒风刺骨也擋不住人們的干勁，一个一个的从热被窩內爬起来，高唱着大跃进的歌声涌向幸福水庫。我同小李下了班，回到指揮部，徐書記同郑区长正在研究空中运土法和輕便鉄道运土法，我进去会报了工地情况，再到寢室安排明天的工作。事情安排好了，又想起春桃，心想回去一趟，怎奈工地不能分身，只好盼望早日完工回去。

时鐘打过了下一点，我才上床睡觉，剛一合眼，就梦見了春桃。只見春桃昂首摆尾与人亲近，活跃非常，我的心中非常快活。我正和爱人談得高兴时，忽听咔打一声，醒来原是一梦，心中更不平静。正要下床，又听見門响，有人連声大喊："老魏，家里来了电話。"我一听，心里就蹦跳起来，深夜来电話决不是好事，不是爱人发了急症，就是春桃不利。想到这里更是心慌，一到电話室，果然如此，原来是我爱人打来电話，說是春桃病重得很危險，十根黃絲断了九根，叫我赶紧想办法去請兽医。我得了这个凶信，

犹如万丈高楼失足。倘若春桃不测，不但造成很大損失，并且也眞給保守派助了兴。本要回去看看，怎奈工作紧張，一万多民工苦战了几个月，这是最后决战阶段，我又是战将一員，担任宣傳、保卫、卫生股长，这三項工作在工地上很重要，离不开人，况且发生过几次事故。春桃虽然重要，工地更重要。假若松了一口气，不搶起大垻来，山洪暴发損失无偿。不能因为个人小事耽誤大事。想到这里，我下定决心不回家。还沒离开电話室，忽然爱人又打来了电話。桂芳带着悲腔說："你万一沒有时間回来，也得請几点鐘的假回来交代一下再去。"我想十里多路，来去在家总共打五个鐘头，赶来也可以。这时已下四点，就要天亮了，赶紧去向上級請假。走到县委徐書記寢室，見桌上灯还未熄，只見徐書記和衣靠在床上，手上还拿着图紙，看样子是划完空中运土与輕便鉄道的地图刚合眼。我想，县委書記日夜辛苦，为我們工作，怎好去惊醒他呢？左思右想，只好退出寢室，先去工地和股內同志們商量工作。誰知脚未出門，正碰上小湯报信。只見他面如土色手似搖鈴說："股长，广播站起了火。"我听見起火二字，吓得魂飞魄散，广播站連着几座工厂，特别离发电厂最近，都是草房子，广播站一起火，工厂傾刻也会变成灰地。此时也顧不了春桃了，脚沒点地的往广播站跑。抬头一望，我的媽呀，天地一片紅，人声嘈杂，火花乱飞。我正拚命向山上跑，不防一足插在岩谷里，头朝下足朝上，跌了个倒栽葱。一丈多高的岩谷，岩下面都是乱石尖，幸喜掉在水沟里，喝了几口冰水，爬起来又爬上河岸。身上衣服变成了牛皮，头发变成了鉄絲絆。忍着痛和冷一路跌着跤，赶到山前，人多手多，一陣扑救，总算保住了发电厂，广播站全部燒光了。此时天已大亮了，郑区长也亲自跑来了，要我追查起火的原因，原来是保卫員小蔡巡查工地，将土壶灯挂在門外照路，大风

一吹，火苗鑽进草房，因此失了火。虽然事情查出了原因，自己还是有过失，我負責保卫工作，連一座广播站也沒保住，有何責任心呢？指揮长吩咐，六点鐘以內要建起广播站，好开大会，我自己带头，大家动手，才算完成了任务。

小李送来早餐給我吃，此时双病齐来，脚痛得不能沾地，头痛身子发寒战，那里还想吃飯！身子越来越沉重，心里越想越发慌，上級关心我的身体，要我去休息一会，我进房一睡，我的媽呀，滿身疼得厉害，心里又着急工地工作，又着急春桃，剛想到这里，小夏又来了。“股长，你愛人一連来了几次电話，因工地失火，我沒向你說，她一定要你馬上回去。”听了这話，心里不知怎样打算才好。过了一会，小李又跑去給我端飯来了，“股长，两餐不吃不行啦，人是鉄飯是鋼，飯飽渾身气昂昂。”他小臉笑得象罗汉一样，我見了心里也不过意。“小李同志，謝謝你，我連滴水也吞不进。”說罢把眼睛一閉。他在床边站了一会，才輕輕把門带上走了出去。

第六回　搶救

我見小李走了，心里又后悔起来，不当扫他的盛意。时鐘打过了下三点，我再也顧不得身上痛了，打算上工地去看看。还沒起身，小李又跑进来笑嘻嘻的說：“股长，郑区长同徐書記商量叫你赶紧回去一趟，接兽医給春桃治病。”我心想这个小鬼大概又是来給我开心的，还是不理他。又听他說：“不信，郑区长来了。”我剛爬起床，郑区长就跨进了門，他安慰我說：“老魏同志，心里不要难过，今天广播站失火，当然你有責任，不过事实經过已了解清楚了，下次注意就是。你的試驗猪病得很厉害，这也是要紧事，赶快回去找兽医看看，明天一早赶来。”我听郑区长这样一說，心里实在难过，党对我这样关心，我怎样来感謝党呢？

太阳站在西山头上，映得菜花一片金光，大地象鋪上了一层黄沙一样。我迈开大步顺着馬路走，轉眼太阳不見了。天上挂下了藍色的帳幔，我的心更慌起来了。这里到魚塘集鎮还有五里路，此时也顧不得脚痛了。不一会儿天又黑了，大路也看不清。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心里煩得厉害。又怨自己忘記带手电，弄得我进退两难。正在发愁，远远望見三支电筒放出亮光，移动得非常快，看样子是朝我这边来的。眨眼間听見了人声，再一听，象是我們队长的声音。我高兴地喊了起来，走近来一看，果然是队长。后面跟着的两个人，好象認識。队长見了我喜出意外地說："哎呀，你也回来了，我在县里开了五天会，听說家里死了很多猪，今天又听說春桃病了。又想到你正在水庫上回不来，恰好今天会开完了，我先赶紧回来了。"說罢，指着身后两个人給我介紹說："这是兽医站站长徐定云同志，和食品公司陈正中同志，我請他們二位来給春桃治病。"我听队长这样說，心里眞是感激。队长又問我水庫起火的事：我一五一十向他說了。队长听說火已經扑灭了，拉着我就走，队长又怕我着急。一路上对我說了許多寬心話，徐站长、陈同志都說春桃死不了。夜里赶路，脚痛心煩，加上几天沒吃飯，实在走不动了，队长又扶住我走。老陈同志握着电筒在前面照路。走了一程，远望村上灯光閃閃，人影搖搖，走到塘下，听見捶猪的声音，我一听，头发都竪起来了，心好象被捶声击打着要碎一样，脚軟得象抽了筋，一步也难走了，上塘比肩挑重担上高梯还难些。老陈、老徐以为是我的脚痛难走，就一人一边扶住我走。走到門前一看，見是副队长家的小猪死了，自己在动手收拾，这才放了心。队长見社里又死了猪，心里越发难过，我也心慌得厉害，正要进門，忽听屋內春桃大叫起来，慌忙跑进屋去，几个人按住春桃正要宰杀。我和队长紧跑几步搶上前一看，不是

别人，正是食品公司开除回家生产的狗屠戶同“臭虫”，他們拿着尖刀凶狠狠的在杀春桃，他們捆住了春桃的四只脚，尖刀已对准了春桃的咽喉就要杀下去。我和队长一見几乎是同时大声喊道：“不許动手！”他两人一听是我和队长。才慌了手脚，赶快放下尖刀站在一旁。队长厉声斥責他們說：“誰叫你們杀春桃的！”我爱人听見我的声音，連忙跑了出来，望望我又望望“臭虫”，再用泪眼扫射一下队长、老徐和陈同志，才对我說：“你去坐牢了，怎么又回来了？”我一听話里有文章，就問：“誰对你說我去坐牢？”她狠扫“臭虫”一眼，“臭虫”心里明白，强打精神咳嗽一声說：“我是听别人說水庫工地起了火，广播站燒光了，大概你不能回来了。”我听了，心中更气，又見他杀春桃，眞是气得两眼冒火，說：“明明是你造謠，誰叫你来杀春桃？”队长也气憤地駡道：“你不去好好劳动，誰叫你来造謠！”“臭虫”臉上一下变成了土色，說：“好人做不得。”我爱人連忙說：“莫怪人家，是我叫的。”我又問狗屠戶：“你是哪个叫来的？”狗屠戶睜着一双鱔魚眼吞吐一会，手指“臭虫”說：“他。”“臭虫”說：“哎呀，大家都是来帮忙的，講什么你、他？”說罢，气冲冲地走了。我爱人見“臭虫”走了，心里覚得不安，埋怨我說：“盼望你回来帮忙的，你回来反而追七問八的，是怎的啦？”老陈問狗屠戶：“你把猪杀了，准备怎么搞？”狗屠戶半天不能回答。老陈見他不响，又說：“这把杀猪刀我带去，照价給你的錢，以后不准你乱杀猪。”狗屠戶連連点头如鷄食米，諾諾連声地走了。我爱人見狗屠戶也走了，連忙說：“莫怪人家，你們都不在家，是我叫人家来的。”老陈同志說：“你不要听他們的話，狗屠戶是我們开除了的坏家伙。”徐站长說：“快看看春桃吧！”說罢动手解开春桃的四只脚，給春桃檢查起来。他二人把春桃周身檢查了一遍，然后你望我、我望你都是含笑不語。我爱人見二人互不出言，以为是沒救了，

說:“么样？‘臭虫’說了病症大，天仙也无藥医治。”我听見“臭虫”二字，心就煩起来了，說:“你怎么光听他的話!”她也不耐煩地說:“你光看他是个人发財主义，也不問人家的好处，你不在家时我病了，人家夫妻来帮忙买藥煎藥，这不是好心嗎?”我听了迷惑不解，怎么桂芳忽然說起“臭虫”夫妇的好处来了？我剛在工地呆了一个多月，爱人就同他們亲密起来了？当着大家面我也不好問桂芳，但心里却有了一个問号。队长也不耐煩地說:“桂芳，你怎么喜欢听他的話?”。徐站长說:“大嫂，你說‘臭虫’是好人么?”老陈說:“不要上了别人的当呀！大嫂，春桃是在家里关着？还是在外边关着?”桂芳說:“先是在外面拴着，后来見到处发猪瘟，就把它关在家里，連拉屎屙尿也得选个洁淨地方。”老徐說:“照你說春桃的病从何处来呢?”老陈說:“春桃可能是吃了死瘟猪的东西，受了傳染，才能生这样大病，幸喜我們来得早，若迟到一点鐘就完了。”說罢就动手給春桃打針。說也奇怪，打針不到半点鐘，春桃就大声哼着爬起来，并动口吃起菜来。我爱人見了，欢天喜地的摸摸春桃，說:“我的活宝貝，你死不了啦!”我心里的一个大疙瘩才松开了。队长望着春桃高兴地說:“好了，好了，能吃食了，病中不能吃多了!”这时已是深夜三点鐘了，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老陈和老徐又嘱咐了一些照护春桃应注意的事，留了几包藥就走了，我同队长送走他們，回过头来，又給春桃化藥吃。春桃嗅着藥味是不吃的，沒办法，队长說:“用紅糖把藥化成糖水，試試看怎样?”桂芳照着做了，果然哄着春桃吃下去了。回到房里，我和队长又問起春桃的病源，桂芳也說不出个道理来。我心里很是納悶，队长也感到臭虫这些行徑有些可疑，就問桂芳，我离开家这才不几天，怎么同“臭虫”这样亲近起来了？桂芳見我們的疑惑还沒有消解，就从头至尾把我去工地以后“臭虫”夫妇对她的好处，和“臭

虫”帮助杀春桃的事全部說了出来。

第七回 病因

原来自从我上水庫工地以后，“臭虫”便与我爱人格外亲近起来，狐狸精也变得和气了，时常和我家里往来。我爱人見他們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心里也安靜了。有一次我爱人病了，因为我不在家，医生开了藥方，队里生产忙，又不好托人去买藥，我爱人心想，自己害病不能出工，还能要別人替自己买藥嗎？別的社員也都在日夜忙着。因此好几天沒吃藥。誰知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心想等我回家。正在思念，忽听門响，抬头一看，不是別人，原来是狐狸精，她提了壶茶进来，滿臉堆笑說：“大嫂，几天沒見你出工，問起原因，說你病了。大哥又不在家，热茶热水很不方便，虽然食堂有，怎奈你又一声不吼，誰知道呢？”說罢，把热气騰騰的香茶送到我爱人嘴边。我爱人正缺东风，千謝万謝她一片好心。狐狸精又一眼瞥見了桌上的藥方，惊訝的說：“呀，大嫂，医生开了方子，怎么不叫人去买藥呢？”不等我爱人开口，她就說：“队里搞三搶忙得很，我就代你跑一趟吧。”說罢，順手将藥方拿了去。临出門时又說：“大嫂，买藥的錢我先替你給了，回来你再还我。”不到几点鐘，狐狸精就回来了，她又給我爱人煎了藥。果然藥到病除。从此以后，我爱人就放心和她来往起来。

猪瘟流行得厉害，队上死了很多猪。我爱人担心着急，把春桃关在家里，生怕沾上傳染症。这天，我爱人正給春桃上食，突然有人喊：“毛狗拖鷄子啦！后山上鷄子乱飞乱叫。”我爱人慌了手脚，出外赶毛狗子。因为昨天我家一只正在生蛋的大鷄婆被毛狗拖走了，今天又听鷄叫，恨不得打死毛狗子。她三步两步赶上山后去了。我爱人回来喘了几口气，就去看春桃吃完了食沒有，一

看食盆，比洗了还干净一些。她望着春桃发笑說:“餓极了么？再找上几瓢食，也吃光了。”

第二天又給春桃喂食，它一口也不吃。我爱人以为是昨天吃足了，也沒注意，誰知一連几天都不吃。她这才着了急。找了很多单方給春桃吃，怎奈它閉口不开。“臭虫”同狐狸精知道了，也显得很着急，夜里也来帮忙陪着守春桃，并且殷勤地說:“大嫂不必耽忧，春桃不会死的，过几天就好了。”还叮嘱桂芳說:“也不要打电話給大哥，他在工地非常忙，你若捎信去，会叫他不安心。”我爱人平时就很关心我，听了这話，几天沒給我知道，只盼望春桃早日好轉。但看看春桃，命快断的样子，她才大吃一惊，忙去給我打电話。“臭虫”又劝她說:“人到老了必死，猪到老了必亡，何必如此！說句直話，猪不怕病，就是怕乱腸瘟，要是乱腸瘟，就得早些想个办法。”“有么办法可想呢？”我爱人急忙問他。“臭虫”不慌不忙的說:“三十六計，托本为妙。趁春桃未断气，赶紧杀上一刀子，放出毒血，然后再卖肉，就有人买，不然的話，死了鬼也不敢吃它。你想，血一染了皮肉，你也不愿要吧？这大的猪，錢到了手，要不杀就要白丢！那才划不来哩！”我爱人見他說得有理，半信半疑地沉思良久，說:“大叔，你知道是乱腸症嗎？”“臭虫”連忙說不知。“要不是乱腸症能死么？”“臭虫”說:“不是，不会死，不过看样子病式大半是的。”我爱人心里如刀割，眼泪滴滴的說:“不瞞大叔說，为了突破千斤关，我們不知用了多少心血，队长和社里領导給了多少帮助。虽然他与你打賭，事实上并非与你賭气，他也不会要你的光荣匾、千块錢，只是一心想做个养猪榜样，給社里爭光。”“臭虫”沉不住气，臉上五花八色都現出来了，他强打精神說:“不，不，我知道大哥不会这样想，况且我也沒有那些东西贈送！我为猪病了也很着急，誰不想給社里养大猪呢？”

我愛人自知把話太說直了，連忙轉口:“大叔，說了就无事了，誰也不要記心上。”“臭虫”說:“事情說明了，心里快活些。”我愛人說:“事已如此，究竟怎样好呢？大叔，我已打了几次电話，等他回来再說吧!”“臭虫”連声說:“好，好。”說罢出門走了。

一轉眼，狗屠戶进門来了。我愛人一見，忙問:“你会看猪症么?”狗屠戶說:“什么症我都知道。”“你看春桃么样?”我愛人又問。狗屠戶上前仔細一看，大惊失色地說:“哎呀！你眞不知輕重，春桃是乱腸症，怎不搶本啦？你看，你看鼻子沒有汗，嘴里沒有大气，若不赶快想办法，本就要全部丟完。”我愛人說:“硬是乱腸症嗎?”狗屠戶說:“我杀了这多年的猪，还不知道猪症么？这些时虽然沒杀猪了，食品公司有事还要找我去帮忙呢。”我愛人說:“你去代我把食品公司的人找来行不行?”狗屠戶連声說:“行倒行，就是不好找，因为猪瘟流行很厉害呀，誰知道他們跑到哪里去了。”“那怎么办呢?”我愛人越发着急地問。狗屠戶吞吐一会說:“办倒好办，就是沒有个对手。”我愛人問:“有了对手，治得好么?”狗屠戶說:“天仙也难治乱腸症，我是說有了对手，杀了托本。”我愛人沉呻了一会，說:“去找大叔来帮忙。”“臭虫”在門外說:“来了。”說着就走了进来。狗屠戶大笑說:“老哥，眞凑巧，說曹操曹操就到了。”“臭虫”說:“我老早就来过了。”我愛人見二人一口同音說是絕症，就要求本。于是就讓“臭虫”与狗屠戶动起手来。

狗屠戶跑回去拿了一把放生刀，“臭虫”掇块石片。鋼刀磨得雪亮，卸了扇大門做杀猪案，正要动手杀，我愛人說:“請你們坐一会，我已打了电話，馬上等我的愛人从水庫回来，再动手杀。”“臭虫”冷笑一声說:“大嫂，大哥今天回不了!”我愛人說:“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回呢?”“臭虫”說:“你不要追着問，保險不能回。”我愛人見他話里有因，心里很着急，心想，未必我又病了？想到这

里，一声連一声的問。“臭虫”吞吐一会説:“工地出了事故。”我爱人一听更慌了:“么事？快説!”“臭虫”有意难为她，話到嘴边又吞进去了。急得我爱人蹬足捶脑的問。“臭虫”才説:“工地失了火，广播站燒光了，这是多大的事！他是广播站的負責人，説不定他要坐牢哩!”我爱人听了这个凶信，就到房內拿出一把鎖，要鎖門到水庫去看眞假。“臭虫”一把扯住説:“不必性急，事情总有个水落石出，眼看猪要死，本錢要丟光了。”我爱人喉头哽咽的説:“未必猪的事比人还重要嗎？我要去看看，猪死了算完!”説罢她就要走，“臭虫”拉着説:“不要慌，工地失火有这回事，坐不坐牢，事不全眞。”我爱人説:“你当面告訴我，还説不眞么?”“臭虫”轉口説:“我是听别人説的。”狗屠戶説:“事已如此，急也无益，还是赶紧处理好一件，再做另一件事。”“臭虫”説:“对啦！你着急，我們也不能袖手旁观。你要一走，春桃在家一死，还得回家埋猪，倒不如先杀了猪卖几个錢，再上水庫。有了錢也好办事。”狗屠戶説:“不錯，公家要賠損失，有錢能替人説話，快去燒开水，我們动手。”我爱人听他們这样一説，心想，燒了公家的草房子，卖了猪肉的錢，能賠偿也好。她叹了口气，进厨房燒水去了。狗屠戶把尖刀往桌上一撂，“臭虫”把凳子一放，我爱人的心往下一垮，連忙提壶热茶出来，叫他們喝了茶再动手。她心里爱春桃，不忍心叫杀它，一連几次叫等会再杀。狗屠戶不耐煩的説:“大嫂，到底杀不杀？你三回两轉的吞了怕是骨头，吐了怕是肉，我是今天找队长有事，順路跑来遇見的，不是特来給你杀病猪的。”説罢，拿着尖刀就要走，“臭虫”一把拉住説:“哎呀，怎么这性急，大嫂是舍不得杀，只怪猪得了絕症，沒办法才杀它。”説罢，又轉向我爱人説:“大嫂，你若把好心当了驴肝肺，不是跟你同鍋吃飯的人，算懶得管这个閑事。”我爱人見他要走，又怕猪死了白丟了，杀吧，又舍不得杀，沒办法只好抱

着头鑽进房里哭起来。“臭虫”和狗屠户一見，才嘻笑顏开。他二人卷起袖口，忙动手将春桃四只脚捆起，用杠子拚命往杀猪凳上抬，可是抬了半天，春桃一动也不动。二人怎能抬得动八百斤重的猪呢？沒办法，两人商議着就在地下杀。于是他两人拿着尖刀，伏下身去，按头按脚的就又动起手来。

我同队长听桂芳原原本本說了一遍，心里越发捉摸不定。这时天已透亮，队长对我說：“明天先莫上水庫去，我打电話給郑区长再請天假。咱們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

第八回　追查

翻来复去，心里总在捉摸昨天的事。吃过早飯，爱人出工去了，叫我坐在家里休息。队长要我把春桃的事弄个水落石出再走。左思右想，“臭虫”与狐狸精是一向会做把戏的人。这事不光为了春桃，象“臭虫”这样的人，凡社里有什么新事，他都处处作对，若不揭穿，为害不小。怎奈爱人对他們有了感情，若說是“臭虫”故意害的，又无凭証，难以揭穿。提起“臭虫”与我打賭，先是量我，說千斤猪是吹牛，現在見春桃迎风长，他就又嫉又恨。我想，他为什么忽然与我爱人这么亲近？况且他一向为人不善，又为什么对我爱人这么好？显然这里面有文章。想到这里，我就四处观察起来。打开后門一看，見后門外沟下阴湿的地方有几个脚迹。脚印儿深一个淺一个，看样子是跑的脚迹。我順着脚印找去，陡岸上也出現了人抓的手印，可見有人曾从这里爬上岸去。我也照着扒了上去，見草丛里扔着一个碗，里面粘着臭猪腸子，都生了毛。心中仔細一想，这碗就是綫索。我这后門一向沒人路过，一定是坏人偷走过的。我看毕把碗撿起带回房里，等我爱人回来再問。恰巧这时队长来了，我叫他看了碗，又引他到后門看了脚印。队长說：“今

天有这个碗和脚印，就是凭証，得好好追查一下。”正說时，我爱人回来了。她見了我手上拿的碗，說：“你怎么把‘臭虫’家里的碗掇来了？”我听她这样說，就問：“你怎么知道是‘臭虫’家的碗？”我爱人說：“你不相信，看碗上有个細裂縫儿。”我仔細看，果然不錯，有点裂縫。我爱人笑嘻嘻地說：“我病的时候，狐狸精就用的这个碗送糖給我泡水喝，放在我家几天才拿走，我就認清了。”队长听了，拿起碗看看，果然有个細裂縫儿。我看了吓的目瞪口呆，大惊失色說：“呀！你險些被‘臭虫’害死了，春桃是他送来的瘟毒，不信你看，这碗底粘有猪腸片，已經生了毛。”我爱人听了，呆呆地望望队长，又望望我，一言不发。我說：“你不消望，到后門外去看看吧！”她到后面看了脚印和手迹，才恍然大悟地蹬脚說：“不錯，那天‘臭虫’站在山腰喊着毛狗子拖鷄了，本来隔天拖走了咱一只鷄，我正在給春桃上食，听見喊毛狗来了，又听鷄叫，慌忙跑去赶毛狗，回头見狐狸精从这里扒起。我見她顏色不正，也不好問她，回家查看东西，一样不少。第二天春桃就病了。”我听了暗想：“臭虫”心眞狠，竟然下此毒手！队长說：“他这是調虎离山之計。”我爱人气得咬牙切齿，要去跟他辯理。队长想了一会說：“不忙，現在事实凭証也够追根了，我先到社里和党委研究一下，回来再处理。”

晚飯后，食堂里点上了汽灯，照得滿屋通亮。全队的社員挤滿一堂，在揭发“臭虫”毒杀春桃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剛才我爱人对“臭虫”夫妇的揭发，事实和人証物証俱在，引起社員們很大气憤。“臭虫”和狐狸精低着头站在大家面前，不敢声响，他們装瘟猪腸子的那只瓷碗，就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几个男女社員发言除了严厉地批判他們毒杀春桃的活动以外，又揭发了他們許多消极怠工和投机取巧的事实。狐狸精听了，早已吓得面色灰白，她偷偷

地斜着眼睛直瞅“臭虫”。“臭虫”縮着鼻子老着脸，还想抵賴，但狗屠戶也被叫了来，就坐在他的面前。我想起他恶毒的心腸，气得咬牙，正待上前与他辯理，群众見他不肯坦白，气憤地吼了起来，紛紛提出要求懲办。队长、党支書和公社副社长从台上严厉地注視着“臭虫”夫妇，队长督促“臭虫”說：“大家叫你坦白，听見了沒有？”狐狸精見群众一吼，更加害怕，她看了看“臭虫”抖着声音說：“他……他不說，我說。他跟老魏打賭，先还只是慪气，不相信这事，后見春桃迎风长，心里慌了。叫我用六六藥粉拌飯，給春桃吃。我認为一箭射中免費口舌，誰知凑巧我家小猪吃了毒死了。后来，他拿回了臭猪腸，叫我切碎炒熟，我趁他在喊毛狗子拖鷄的空儿，偷送到桂芳家里給春桃吃了。这个碗是我的，脚印也是，都是这不死的連累了老娘。”說罢，她嗚嗚地哭了起来。群众一听又嚷了起来，有的要打“臭虫”，队长給制止了。党支書問“臭虫”：“你还有什么說的？”“臭虫”見抵賴不过，再不坦白，怕加重自己罪名。他故作痛苦地說：“我和老魏打賭，原是不服气他宣傳的新事，我不喜欢劳动，光想图清閑，他光宣傳大跃进，怕他养猪成功，拖得我在后面跑不贏，就与他做对，誰知他眞养了春桃，越长越大。群众都打順风旗，嘰笑我，我以后說話还有誰听。我用六六粉藥死了自家的小猪以后，就更加仇上加恨。老魏上了工地，我們就跟桂芳亲近，瞅机会下手。恰巧村里正发猪瘟，細毛的猪死了，肚腸丟在山后塘內，我撿了些回来，叫她送給春桃吃。”說到这里，狗屠戶也站起来插嘴說：“杀春桃也是他叫我来的，他說杀春桃，不必經过食品公司，这样我二人可以从中撈到一笔油水。”“臭虫”点头哈腰地說：“是，是！我該死，我破坏了公社生产。”

“臭虫”坦白完了，会場里沸騰了起来，大家紛紛地議論着，

有的还嚷着揭发他偷社里的甘蔗、紅薯的事。討論处理問題了，有的社員說，他这是破坏公社生产，送去法办除个禍害！有的說，“臭虫”一肚子坏主意，又投机取巧，送去坐牢算了！有的說他夫妇倆都游手好閑，不爱劳动，交群众管制劳动生产。經領导研究以后，最后由公社副社长代表社党委和社委会講話。他严厉地批評了“臭虫”夫妇一貫游手好閑投机取巧的坏思想，說他們想毒杀春桃，实际上是对生产大跃进不滿，是破坏公社生产的犯罪行为。根据群众意見、党的政策和“臭虫”夫妇坦白的結果，最后他宣布将“臭虫”夫妇交由队里群众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大家听了一陣热烈鼓掌，都拥护公社的决定。

第九回　展覽

这些天，公社正在打扫战場，迎接五九年生产更大跃进。各項生产竞放卫星，眞是地动天翻。县委召开群英大会，英雄模范聚集一堂，全县八个人民公社，在英雄会上办了八座农业展覽館。公社丁書記和饒兴礼社长研究，要叫春桃去参加展覽。得着这个喜信，我和爱人眞是欢天喜地。爱人象打扮姑娘出嫁似的，用花把春桃头上身上都扎滿了，又用紅水点花，眞是好看。队里的老人、小伢、姑娘們都跑来看，眞是热鬧非凡。我一时兴起，写了几首詩：

鞭炮一响火花翻，
鑼鼓敲得震地天，
春桃走在人群里，
歌声飞上九重天。

去年三月二十九，

怀抱春桃喜心头，
大家拥上把它看，
都說象个小白兎。

新旧养了一年半，
长病一月在里面，
大队派人来过驗，
春桃重有一千三。

一路上人山人海要看春桃，特别是到了魚塘集鎮，人們都爭着来看，行人拥挤不开。我一見此情景。又写詩一首：

春桃前来到魚塘，
男女老少筑成墻，
老人要看新鮮事，
小伢要看猪大王。
人說春桃长得美，
果然模样惹人瞧，
远看獅子滚綉球，
近看蛟龙把尾搖，
展覽回家再来看，
春桃还比黄牛高。

送春桃到展覽館以后，街上天天有人去看，我要人送春桃，去一路上好照护它。后来，县委唐書記在英模会上作报告，說一九五九年生产大飞跃，雄师勇将要爭强比武，挑战比賽，訂出一九五九年生

产规划。社与社挑战，队与队挑战，人与人挑战，当場下战書，誰也不讓誰。大家訂的規划里，各項生产都比一九五八年有了更大的跃进了。我除了生产規划以外，还把春桃規划成了双千斤試驗猪。这样一来，有人給我写了这样一首詩：

有了一千想两千，
爬上高山想泰山，
世事若由人幻想，
孔明延寿万万年。

我也立刻还他一首：

自古生猪寿不长
三百斤重算猪王，
今日請你当面称，
千斤肥猪滿村庄。

突破千斤不費难，
养猪潜力比海深，
不信上山野猪看，
无人喂养长千斤。

老虎見它三分怕，
豹子見它胆战惊，
試問保守迷信者，
人养怎不长两千？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九年三月号）

063号售貨員

郑克西

百貨商店的玻璃柜台上，摆有一种顧客鉴定牌，牌上写有各售貨員的号碼，号碼底下各插有不同数量的小紅旗，这是顧客表揚售貨員的光荣紅旗。在鉴定牌上，063号并不是插紅旗最多的一个，可是她的服务态度却是全店最好中的一个。这是因为单純从顧客的数量看，电工器材部和化妆用品部等等根本沒法摆在一起比，但就麻煩程度講，他們就很难分高低。一位顧客化三角八分錢买一条伞牌洗衣肥皂，决不至掂在手里忖酌老半天，然而要讓他掏一百一十元买一架上海出品的五灯收音机，也許他費了十个星期跑了十趟还沒打定主意。第十一趟拉了个朋友来当参謀，将架子上的样品全試听一遍，还不时提出各种古怪的問題，售貨員要解答的滿意了，这才心滿意足的抱了一个回去，否則，很可能还不成交。这样的顧客多半是普通劳动者。一个勤儉持家的工人家庭，經过一个时期的积累想能購买一架收音机或一台縫級机，也許两者兼有。反之，收入不少，却月月入不敷出，更談不上收音机什么的了。063号深知顧客的心理，所以她永远能和顏悅色地来对待顧客的挑挑拣拣，就象柱子上的标語所写的：百挑不厌，百問不煩。

一个星期日。

象任何新建城市一样，百貨商店和新华書店总是最先建立起来的一批服务性行业，可見得在我們的国家里，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人民来說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星期日这两个地方显得尤其热鬧。两个不相識的人剛在書店碰过头，一会儿又在百貨商店見了面。也有人只跑書店不跑百貨商店，或只跑百貨商店不跑書店的，自然这也不能說这些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統一。例子之一便是：百貨公司电工器材部的大批收音机，它既供应了顧客的物質需要，又滿足了人們的精神享受。还有，文具部的笔墨紙張……

星期日的电工器材部是特别热鬧的，顧客試听时收音机一打开，总能吸引不少人，对于每一个眞正打算买一架收音机的顧客，063号也是有打算的，她决不讓他空手走出大門而到另一家无綫电行去。有时偶而漏过了一位顧客，那么她难受的程度相当一个生产工人出了廢品时的心情。

謝天謝地，一天总算又过去了。計算了一下，一共出售了二十八架收音机，三打零一只喇叭，十四座台灯，以及其它如灯泡、开关、电綫若干。快近下班时，顧客少了許多，她有时間来复核一下一天的賬目，也有工夫来考虑一些屬于个人的事。明天是星期一，是她的輪休日，白天她是无处可去的，上午打算洗洗衣服，她們集体宿舍的地板也該擦洗了，下午呢，如果天好，打算到公园去，一边晒太阳一边把"青春之歌"看完。晚上早和他約好了——年輕的姑娘心目中总是有他的——看电影"靜靜的頓河"。想到和他的見面，她心里充滿着一种初恋的快活。由于他們的輪休日不在一天，一对情人一星期只有星期一晚上短短几小时的相叙，是常会叫人产生相思的。照理她尽可以在星期一白天到新华書店借着买書的机会去看看他；他也尽可以在星期日到百貨商店

柜台前和她見見面，可是由于是初恋，而初恋多半是保守秘密的，她既不允許他到柜台前来，也羞于到書店去。这样，一星期一次的見面两人都愿意給对方一个好印象。年輕的姑娘是好打扮的，可是 063 号在星期一晚上并不特别打扮。和平常一样，朴素大方，和顏悅色，她对情人从不忸怩作态。“情人眼里出西施”好印象是自然而然地获得的。

然而，这一次即将到来的見面，她考虑到必須买一双新皮鞋。

任何一个精明的顧客，他隔着柜台是发現不了售貨員穿的什么鞋，任何一个粗心大意的情人，即使閉上眼睛，也能立刻浮起和对方最后一次会面时的形象。063 号的皮鞋已經坏得不象样了，一星期擦一次鞋油也掩盖不了鞋面上日漸增多的裂紋。上次見面对方无意中看了她的皮鞋一眼，她臉紅了。这倒不是虛荣心，这是姑娘們爱美的天性。

她是节約的，同时要供一个弟弟上中学，經济不是很寬裕的。但是这个星期她拿到了一笔年終跃进奖金的时候，她下决心非买一双新皮鞋不可了。然而，她对新皮鞋的挑剔是严格的，正象那些买收音机的顧客一样。这个星期里，她到鞋帽部看了好几次，那种既便宜貨色又好的皮鞋簡直沒有。她打算下班后再到那边看看，今天无論如何要做最后决定了。

离下营业时間还有十分鐘，有一对青年男女打断了 063 号的遐想。他們俩穿着一色的派克大衣，面貌也十分相象，好象亲兄妹似的。但 063 号立刻发現她判断的謬誤了，那男的胁下挾着一包床单和一对枕套，凭 063 号在百貨商店服务多年的經驗和姑娘們特有的敏感，錯不了，那准是一对正在筹划結婚的情人。

果然，那男的一边走近柜台，一边对那个姑娘說：

“上个星期我都沒敢买，要讓你自己挑一个。”

“算了吧！为我一个人买个收音机太浪費了！”那姑娘嫣然一笑回答，臉上露出一对动人的酒窩。

“那怎么算浪費，”那男的显然很不会講話，結結巴巴地說：“你爱听音乐，我还可以学俄文，我們俩都需要。”

那姑娘还是笑的那么甜，她同意了。

“拿下来試試吧！”063号和顏悅色地对姑娘說，她知道在这种場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位姑娘。沒待姑娘回答，她从架子上搬下一架南京出品的熊猫牌五灯收音机来。

“要这个！”男的指着上海出品的一百一十元的那种收音机說。显然是他早已看中了的。

“这是新产品，音色好，柔和动听，收听音乐是特别好的。”063号一边解釋着，一边尊重顧客的意見，又搬下一架上海出品的来。

“这两种都是新产品，可以連續收听八个小时……”

那姑娘忽然又笑起来了。

“啊呀！誰有时間連續收听八小时呀，每晚上能听半个小时也差不多了。”

“星期天可以。”那男的补充說。

“星期天也不会听一天。”

063号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繼續介紹：

“这收音机不錯，可以不用安裝天綫就能收到全国主要城市的广播电台的播音。”

上海出品那架收音机先响了。063号有意地越过几个电台，忽然喇叭响起幽雅的广东音乐来。她調整了音量，因为她听出那姑娘說話带有一点广东口音。

姑娘有点兴奋起来，她認直地諦听着，这不是在檢查收音机的質量，而是对家乡音乐的迷恋。这时，063号打开了熊猫牌，撥到了同一波长，很显然，两架收音机里播送出来的同一曲調，音色是有区别的，熊猫牌的音色，仿佛乐声从水面上飄过，柔軟，和潤。那姑娘分别的諦听着。忽然，她将两架收音机的波长撥到莫斯科电台，一陣陣的俄罗斯口音响亮而急促地响了起来。

突然之間，063号不明白那姑娘为什么同时收听莫斯科电台。可是，不一会她立刻明白了，姑娘是撥給那男的听的，因为一个人对他最熟悉的声音是最敏感的。而这是最便于試辨收音机的音色的。那姑娘有情人的心腸，却也具备着售貨員的才能。

事情很快就决定了：买熊猫牌。但当付款子的时候，那男的忽然露出一付尷尬的神色。

一陣急促的低語，两个人显然取得了一致意見。

那男的点了一下錢，把几張零票放回口袋。对063号說：

“对不起，还是要那个上海造的。”

“为什么？”063号已把熊猫牌装到一只紙盒里，正要包装。

“因为多买了点东西！”那男的为了証明他的話似的，将床单和枕头推了推說：“錢不够了。”

下营业的鈴声响了。

为了怕鞋帽部的058号走掉，063号想赶紧結束这桩生意，然而又覚得应該对顧客負責。

“那沒有关系，我放在这里，你們明天来拿好了。”她繼續包装說：“听音乐么，这个好。”

“可是，我們离城太远了。明天我們都不会有时間。”那姑娘誠心誠意的看中了那架收音机：“你能保存到下星期么？”

“那不一定呀，这种貨买的人可多哩！”063号慨叹着。她发

現姑娘臉上的酒窩不見了，显然是由于失望的緣故。

忽然，一种思想的火花在063号脑海中迅速閃过，她强烈地意識到他們是一对卽将結婚的新夫妇，买架收音机也許是他們向往已久的愿望。今天他們如愿以偿了，一同来买一架一百一十元的，自己为了使他們的愿望滿足得更称心如意，給他們介紹一种一百三十元的熊猫牌。可是現在看来，她的打算落空了，反而給她們增加了一些不快。要下星期再来，可能那架收音机已給别人买走，也可能他們早結过婚了。而結婚应該是十全十美的，事事称心如意的，她能为他們做些什么呢?

"你們拿走吧！不够的錢下星期拿来好了。"她說，将包装的繩子打了最后的一个結。

象一朵花开放似的，姑娘臉上又出現了笑容。

"这不合适吧！你們有会計制度。"那男的不好意思地結巴起来。

"沒有关系，我給你們墊上。"063号双手将包装好的熊猫牌收音机給那姑娘說："我們做个朋友吧!"

姑娘感謝地微微一笑，贊許地看了那男的一眼，那男的立刻将一迭早已点过数的款子交了过来。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張工作証說：

"我是机械厂的工人，这是我的工作証，下星期我一定送錢来。"

063号瞟了一眼那張工作証，很想接过手来抄下他的部别和姓名。但她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她覺得售貨員和顧客間应該彼此信任。百貨商店大門口不是有"顧客之家"四个霓虹灯大字嗎？而一家人之間是不应該不信任的，更何况对方是先进厂的工人。这样一想，她就接过了款子，推开了工作証：

“我相信你們，不用看工作証了。”

接着她还热心地向他們交代了收音机的使用和保护，如不要临窗放置，因为阳光和雨水虽然对农作物有益，但对收音机零件却有損无益，最好放在屋角，但也不能潮湿。收音机底座最好垫一块絨布或橡皮，这样就可以减少震动，如此等等。

大門已經关上了。从边門送走这对未婚夫妇之后，063号从玻璃皮包里取出二十元錢，那就是她打算用来买皮鞋的奖金。錢是用紅紙包的，嶄新的二十張紅色的一元票。她将錢归入了公款，长长的舒了口气，好象很滿意自己的行动。

下班以后，她还是忍不住的到鞋帽部去了一趟，058号还沒走，一見063号便喊住她說：

“喂，告訴你一个好消息，你喜欢的那种皮鞋到貨了。”一边还指指玻璃柜里閃閃发光的皮鞋。这是一种深腰的黑色半高跟皮鞋，这种皮鞋在冬天穿，既不象棉皮鞋那样会出脚汗，又不似淺口皮鞋那样要害冻疮，而且式样也挺好看。

063号从心眼里看上了那双皮鞋，可是她却搖搖头說：

“我下星期买吧！”

“下星期可能卖光了！”058号說。

“卖光就算了，讓顧客方便吧！”063号說着就出門了。

下星期日一早百貨商店剛开門，那一对男女就匆匆赶到电工器材部来了。从他們冻的通紅的鼻子看，可見他們在大門口等了許久。那男的向063号归还收音机款子的同时，那女的給了她一袋喜糖。这証明他們已經結过婚了。

“恭禧你們新婚快乐。”063号高兴地向他們祝賀。

“謝謝你。”新娘臉上笑出了酒窩：“本来我們想請你参加我們的婚礼的……”

为什么沒邀請063号参加，新娘可沒說下去。也許是初次相識，沒好意思邀請吧！

目送着新婚夫妇离开柜台，063号对他俩忽然羨慕起来。她觉得今天一定得买双皮鞋，因为明天又是她的輪休日了。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选自"长江文艺"一九五九年三月号）

統一書号:10107·146
定　　价: 0.95 元

